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四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# 元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二册

(28)

俗調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(改版後)四版

元史通俗演義

全書  
二册

定價大洋一元

外埠  
郵費  
加半

有  
著  
權

著 蔡 東 藩  
作 者

校 通俗圖書刊行社  
勘 者

發 徐 寶 魯  
行 人

印 會文堂新記書局  
刷 所

總發行所  
上海  
三馬路  
會文堂新記書局

分發行所  
北平  
琉璃廠  
會文堂新記書局  
天津  
法租界  
會文堂新記書局  
漢口  
英租界  
會文堂新記書局  
廣州  
長沙  
會文堂新記書局

### 第三十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儉言立儲背約

却說鐵木迭兒，奉太后弘吉剌氏敕旨，得居相位，起初還算守法，沒甚舉動。惟仁宗巡幸上都，留鐵木迭兒等留守，鐵木迭兒援丞相留治故例，出入張蓋，頗爲烜赫。廷臣不甚注目，統以爲故例如此，不足爲怪。越年鐵木迭兒偶然得病，自請解職。寶德初，病復，宣宮禁，宜其勢利。乃以忝魯魯代相。至延祐改元，忝魯魯免官，仁宗擬命左丞相哈克織任，哈克織自言非世勳族姓，不足當國，請再任鐵木迭兒。仁宗乃復拜他爲開府儀同三司，錄軍國重事。居數月，仍進爲右丞相，他即想出一條理財政策，毅然上奏道：

臣蒙陛下垂憐，復擢首相，依阿不言，誠負累眷。比聞內侍隔越奉旨者衆，倘非禁止，致治實難，請敕諸司，自今中書政務，毋輒干預。又往時富民往諸番商販，率獲厚利，商者益衆，中國物輕，番貨反重，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，發舟十綱，給牒以往，歸則征稅如制，私往者沒其貨，又經用不給，苟不豫爲規畫，必至愆誤。臣等集諸老議，皆謂鈔本則鈔法愈虛，加賦稅則毒流黎庶，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，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，及各冶鐵貨，庶可以足今歲之用。又江南田糧，往歲雖嘗經理，多未覈實，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，置使事嚴限格，信罪賞，令田主手實切畝狀入官。諸王駙馬學校寺觀，亦令如之，仍禁私匿民田，貴戚勢家，毋得隱隱論。敕臺臣協力以成，則國用足矣。謹奏。

據奏中所言，不過清釐宿弊，澈查私販，有益國用，無損平民，看似正當不易的政策。無如中國官吏，多是貪賄，贖貨，凡遇計臣當道，變更舊制，往往被貪官汙吏，乘間營私，無論若何良法，總歸弊多利少，結果是民生受若國庫仍枵，所得金銀，都入一班狗官的囊橐。歷代以來，俱照此轍，惟前代食可中飽之實，尚在本國流運所調楚得楚失，揭被注透，雖不足爲

則多寄存外國銀行，自備財源，其思甚長。

做皇帝的身居九重，那裏曉得許多弊竇，卽如元代仁宗，好算一個明主，寬了鐵木迭兒奏請，也道是情真語當，立准施行。鐵木迭兒遂分遣屬吏，循行各省，括田增稅，苛急煩擾，江西使臣呢廐馬丁，酷虐尤甚，信豐一縣，撤民廬千九百區，夷墓揚骨，作爲所增田畝，居民怨恨人骨。

贛州土豪蔡五九，素有武力，且頗任俠，鄉民推爲首領，抗拒官長，一夫作難，萬衆響應，頓時江漳諸路，四起爲亂，蔡五九乘此機會，佔奪汀州寧化縣，戕殺有司，居然稱王建號，號令四方。查了一縣，就想爲王，器量如此，安能成事。行省平章張瑄，奉旨往勸，五九也率着衆人，前來抵敵，究竟一時烏合，敵不住多大官軍，戰了數次，弄得十八九死，那時五九勢窮力蹙，逃入山谷，被官軍躡迹追尋，生擒住，訊實正法，做了無頭之鬼。

張瑄上章奏捷，仁宗纔覺心懶，惟臺臣上言五九作亂，由括田增稅所致，乞罷各省經理，有旨准奏，只鐵木迭兒攬權如故，反且貪虐加甚，凶穢愈彰，朝野雖然側目，可奈鐵木迭兒氣儀薰天，欲要把他彈擊，好似蒼蠅撞石，非但不能動他，而且還要滅身，大家顧命要緊，自然相率箝口。

尋復由太后下旨，令鐵木迭兒爲太師，中書平章政事張珪，向來嫉惡如讎，至此不禁進言道：「太師論道經邦，須有才德兼全的宰輔，方足當此重任，如鐵木迭兒輩，恐不稱職。」仁宗本器重張珪，奈因迫於母命，不便違忤，只好不從珪言，加鐵木迭兒爲太師，兼總宣政院事。中國古史，夫死而子克，仁宗身爲人主，豈可依前母后尊禮，始徒知有顧不知有孝者。會仁宗如上都，徵政院使失列門，一作錫哩，錫哩，錫哩。傳太后旨，召珪切責，珪抗論不屈，惹得失列門性起，竟喝

令左右加杖，可憐這爲國盡忠的張平章，半白無辜的受了一頓杖責。古時刑不上大夫，張珪身爲平章，乃遭辱臣代責，可嘆可恨。皮肉血出，奄奄歸家。次日卽繳還印信，挈了家眷，徑出國門。珪子景元，隨駕掌櫃，宿衛左右，聞父因杖創乞休，遂奏請父病垂危，懇卽賜歸。仁宗驚問道：「卿別時，卿父無病，怎麼今稱病篤了？」景元頓首涕泣，不敢言父被杖事。仁宗心知有異，乃遣使賜珪酒，進拜大司徒。珪已回籍養病，上表陳謝便罷。

至仁宗還都，並未追究失列門，廷臣心益不平。會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，納賄鐵木迭兒，鐵木迭兒遂密遣家奴脅上都留守賀巴延，令他釋弼。巴延不肯，據實陳奏。侍御史楊朵爾只已升任中丞，與平章政事蕭拜住、蕭志除奸，遂邀同監察御史四十餘人，聯銜抗奏道：

鐵木迭兒，桀驁好貪，陰賊險狠，蒙上罔下，盡政害民，布置爪牙，威響朝野，凡可以誣害善人，要功利己者，靡所不至。取晉王田千餘畝，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，衛兵牧地二十餘畝，竊食郊廟供祀馬，受諸王哈喇班第使人鈔十四萬貫，寶珠玉帶氍毹幣帛，又值鈔十餘萬貫，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，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。且既已位極人臣，又領宣政院事，以其子巴爾濟蘇爲之使，諸子無功於國，盡居貴顯，縱家奴凌虐官府，爲害百端，以致陰陽不和，山移地變，災異數見，百姓流亡。已乃恬然略無省悔，私家之富，在阿合馬、桑哥之上，四海疾怨已久，咸願東襲斬首，以快其心。如蒙早加顯戮，以示天下，庶使後之爲臣者，知所警戒，臣等不勝迫切得命之至！

仁宗覽了這奏，震怒有加，立即下詔，逮問鐵木迭兒。鐵木迭兒至此，也不免惶急起來，忙跑到興聖宮內，向太后下跪，磕着響頭，如同搗蒜。如搗馬乞憐一般。太后驚問何事，鐵木迭兒道：「老臣赤心報國，偏遭臺臣嫉忌，誣臣重罪，務乞太后爲臣剖白，臣死且感恩！」赤體報后則有之，素心報國則未也。太后道：「皇兒難道不知麼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皇上已有旨，逮問老臣。」太后道：「何故這般糊塗！」如非糊塗，恐不令太后胡行。鐵木迭兒道：「臺臣聯銜奏請，怪不

得皇上動怒。」太后道：「你且起來，無論甚麼大事，有我作主，怕他甚麼！」鐵木迭兒碰頭道：「聖母厚恩，真同再造，但老臣一時無可容身，奈何？」太后笑道：「你這老頭兒，也會放刁，你在宮中時常進出，今日便住在宮內，自然沒人欺你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明日呢？」太后道：「明日也住在這裏，可好麼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老臣常住宮中，不更要被人議論麼？」太后把他瞅了一眼，便道：「你怕議論，快些出去，休來惹我！」那時鐵木迭兒故作驚慌，抱住太

后玉膝，裝出一付淚容，大是之謂奸臣。果然太后俯加憐恤，用手把他扶起，並命貼身侍女，整備酒肴，替他壓驚，是夕命鐵木迭兒匿宿興聖宮。一語了。

越日，楊朵兒只復入朝面奏，略說鐵木迭兒，匿居禁掖，非皇上親自查拏，餘人無從逮問，說得仁宗動容。退了朝，竟躡入興聖宮來，侍女得知消息，忙去通報太后。太后即命鐵木迭兒，避匿別室。待仁宗進來，佯若無事。仁宗謁母畢，由太后賜坐，略問朝事，漸漸說到鐵木迭兒。仁宗遂啓奏道：「鐵木迭兒擅納賄賂，剝剝吏民，御史中丞楊朵兒，只等聯銜奏劾，臣兒令刑部逮問，據言查無下落，不知他匿在何處？」太后聞言，怫然道：「鐵木迭兒，是先朝舊臣，現在入居相位，不辭勞怨，所以我命你優待，加任太師。自古忠賢當國，易遭嫉忌，你也應調查確實，方可逮問，難道憑着片言，就可加罪麼？」仁宗道：「臺臣聯銜，約有四十餘人，所陳奏牘，歷敘鐵木迭兒罪名，想總有所依據，不能憑空捏造。」太后怒道：「我說的話，你全然不信，臺臣的奏請，你却作爲實據，背母忘兄，不孝不義，恐怕祖宗的江山，要被你送脫了！」情詞奪理說至此，便撲簌簌的流下淚來。老婦也會撒嬌仁宗素具孝思，聽這形狀，心中大爲不忍，不由的跪地謝罪。太后尚嘮嘮叨叨的，說了許多，累得仁宗頓首數次，方纔趨出。

越日詔下，只能鐵木迭兒右相職，令哈克繼代任，又遷楊朵兒只爲集賢學士，臺臣相率嘆息，無可如何。

會接陝西平章塔察兒急奏，報稱周王和世球，勾結陝西，變在旦夕了。原來和世球係武宗長子，從前武宗嗣位，既立仁宗爲太子，丞相三寶奴欲固位邀寵，曾與康里脫脫密談，擬勸武宗舍弟立子。康里脫脫道：「太弟安定社稷，已經正式立儲，入居東宮，將來兄弟叔姪，世世相承，還怕倒亂次序麼？」持正不阿，難爲脫脫三寶奴道：「今日兄已授弟，他日能保叔姪無嫌麼？」康里脫脫道：「古語嘗云：『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。』我不負約，此心自可無愧。人若失信，自有天鑒。所以勸立皇子，我不便贊成。」三寶奴嘿然而退。

至延祐改元，欲立太子，仁宗頗覺躊躇，以情理言，當立和世球，何待躊躇。鐵木迭兒窺邊上旨，便密奏道：「先皇帝舍

子立弟，係爲報功起見，若彼時陛下在都，已正大位，還有何人敢說！就是先皇帝亦應退讓，今皇嗣年將弱冠，何不早日立儲，免人覬覦呢？」仁宗道：「姪兒和世珠，比朕子年齡較長，且係先帝嫡子，朕承兄位，似宜立姪爲嗣，方得慰我先帝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宋太宗舍姪立子，後世沒有嘗議，况宋朝開國，全由太祖威德，太宗無功可錄，加以金匱誓言，彼此遵約，他背了前盟，竟立己子，尙是相安無事。今如陛下首清宮禁，繼讓先皇，以德以功，應傳萬世，難道皇姪尙得越俎麼？」仁宗聞言，尙是沈吟，鐵木迭兒又道：「陛下讓德，卽始終相繼，恐後代嗣君，亦未必長久相安。老臣爲陛下計，并爲國家計，所以不忍緘口，造膝密陳。」仁宗不待說畢，便問道：「你說舍子立姪，不能相安，莫非是爭位不成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誠如聖論，自古帝王，豈必欲私有天下，特以儲位未定，往往有豆箕相煎，骨肉相殘的禍端。卽如我朝開國，君位相傳，非必父子世及，所以海都朮魯，三汗連兵，爭戰數十年，至今尙未大定，陛下何不懲前愆，後，安立弘規，免得後嗣爭奪呢？」依臣之言，最易入耳，非明目達聰之聖主，鮮有不噴入彀中，試觀鐵木迭兒之反覆陳詞，何一非利害關係，動人聽聞，此機口之所以可畏也。仁宗矍然道：「卿言亦是，容俟徐圖。」已入迷風。鐵木迭兒乃退。

靜候年餘，未見動靜，不免暗中惶急，遂私與失列門商議。石官，你道失列門是何等人物？就是前日傳太后旨，檀杖張珪的徽政院使。原來太后老而善淫，因鐵木迭兒年力垂衰，未能逞慾，有時或出言埋怨。鐵木迭兒善承意旨，遂薦賢自代。彷彿品不羣之鶴，國毒。太后得了失列門，甚爲合意，大加寵幸。因此失列門的權勢，不亞鐵木迭兒。鐵木迭兒與他晤談，敘述前日密陳事，失列門笑道：「太師的陳請，還欠說得動人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據你的意思，應如何說法？」失列門道：「太師才高望重，難道不曉得釜底抽薪的計策麼？目今皇姪在都，無甚大過，你教主子如何處置，在下恰有一法，先將他調開遠道，那時疎不問親，自然好立皇子了。」鐵木迭兒喜動顏色，不禁拱手道：「這還要仰仗你呢！」失列門道：「太師放心，在下有三寸舌，不怕此事不行。」一盤轉似一盤。果然過了數日，有旨封和世珠爲周王，賜他金印，出鎮雲南。失列門之入處用虛寫。



過了一年，復立皇子碩德八剌。一作碩迪巴拉。爲太子，兼中書令樞密使。和世琜在雲南，已置官屬。聞仁宗已立太子，頗滋怨望，遂與屬臣忒魯魯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甘丁哈八兒、忒教化等會議。教化即常魯道：「天下是我武宗的天下，如王爺出鎮，本非上意，大約由讒構所致。請先聲聞朝廷，杜塞讒口，一面邀約省臣，即速興兵，入清君側，不怕皇上不改前命！」密保魯君亦非臣道。大衆鼓掌稱善。教化復道：「陝西丞相阿思罕，前曾職任太師，被鐵木迭兒排擠，把他遠謫，若令人前去商議，定可使爲我助。」和世琜道：「既如此，勞你一行。」

教化遂率着數騎，馳至陝西，由阿思罕問明情形，很是贊成。當下召集平章政事塔察兒，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，中丞脫歡，共議大事。塔察兒等聞命後，口中甚表同情，還說得天花亂墜，如何徵兵，如何進軍，不由阿思罕不信。議定發關中兵卒，分道自河中府進行，誰知他暗地裏寫了奏章，飛驛馳報，俗語說得好：

畫虎畫龍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未知元廷如何宣敕，請看下回表明。

鐵木迭兒之奸，中外咸知，仁宗亦豈不聞之？况臺官劾奏，至四十餘人之衆，即賢明不若仁宗，亦不至祖庇權奸，違衆懷諫。如此，就令卓以得意，不忍遽逐，而左遷楊朵兒只，果胡爲者？讀史者或以忠孝譏之，實則猶未揭仁宗之隱，迨駭舍奸立子之舉，出自鐵木迭兒之密陳，乃知仁宗之心未嘗不以彼爲忠，私念一起，宵小得而乘之，是殆所謂木朽而蟲生者。然則仁宗之心，得毋謂婦人之仁耶？前回敘仁宗之善政，不忍沒其長；此回敘仁宗之失德，不敢諱其短，瑕不掩瑜，即此可見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善類一空

却說陝西平章塔察兒，馳奏到京，當由仁宗頒發密敕，令他暗中備禦。塔察兒奉旨遵行，伴集關中兵，請阿思

罕教化兩人帶領，先發河中，去迎周王和世球，自與脫歡引兵後隨，陸續到河中府，待與周王相遇，託詞運糧，雲南軍求周王自行檢查，周王偏委着阿思罕教化兩人代爲察收，不防軍中統轄着兵械，一聲暗號，軍士齊起，都在軍中取出兇器，奔殺阿思罕教化手下，只有隨騎數十名，那裏抵敵得住，一陣亂殺，將阿思罕教化兩人已剝作數十段。塔察兒遂麾軍入周王營，誰知周王命不該絕，已得逃卒稟報，從間道馳去。後來入都嗣位，雖僅半年，終究係一代主子，所以得免於難。

塔察兒搜尋無着，還道他奔回雲南，飭軍士向南追趕，偏周王望北急奔，待至追軍回來，再擬轉北，那時周王已早這避了。塔察兒一面奏聞，一面再發兵北追，馳至長城以北，忽遇着一枝大軍，把他截住，以逸待勞，竟將塔察兒軍殺死了一大半，剩得幾個敗殘兵卒，逃回陝西。

看官！你道這支軍從何而來，原來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，遣來迎接周王的大軍。也先不花，係篤哇子。篤哇在日，曾勸海都子察八兒，共降成宗，事見前文。應二十七回。嗣後察八兒復蓄異謀，由篤哇上書陳變，請元廷遣師夾擊，察八兒時成宗已歿，武宗嗣立，遣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兒發兵應篤哇，至也兒的石河濱，攻破察八兒，察八兒北走，又被篤哇截殺一陣，奔到窮蹙無歸，只好入降武宗，窩闊台汗國土地，至是爲篤哇所併。篤哇死後，子也先不花襲位，又反抗元廷，初意欲進襲和林，不料弄巧成拙，反被和林留守，將他東邊地奪去，他失了東隅，轉思西路，方侵入呼羅珊，適周王和世球奔至金山，馳書乞援，於是返旆東馳，來迎和世球。既與和世球相會，遂駐兵界上，專待追軍，果然塔察兒發兵馳至，遂大殺一陣，掃盡追兵，得勝而回。和世球隨他入國，與定約束，彼此頗是親暱，安居了好幾年。元廷也不再攻討，總算內外靜謐。

無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周王和世球已經北遁，魏王阿木哥，却又東來。這阿木哥是仁宗庶兄，順宗少時，隨裕宗即故太子真金入侍宮禁，時世祖尚在，鍾愛會孫，特賜宮女郭氏，侍奉順宗。郭氏生子阿木哥，順宗以郭氏出身微賤，雖已生子，究不便立爲正室，乃另娶弘吉刺氏爲妃，便是武宗仁宗生母，隨養興聖宮中，恣情娛樂的皇太后。

仁宗被徙懷州時，阿木哥亦出居高麗，至武宗時，遙封魏王。到了延祐四年，忽有術者趙子玉，好談讖緯，與王府司馬脫不台往來，私下通信，說是阿木哥名應圖讖，將來應爲皇帝。脫不台信爲真言，潛蓄糧餉，兼備兵器，一面約子玉爲內應，遂偕阿木哥率兵，自高麗航海，通道關東，直至利津縣。途次遇着探報，子玉等在京事洩，已經伏法，於是脫不台等慌忙東逃，仍至高麗去了。

仁宗因兩次變亂，都從竹月啓釁，不禁憶起鐵木迭兒的密陳，還道他能先幾料事，思患預防，幸已先立皇子，方得臣民傾響，平定內訌，事後論功，應推鐵木迭兒居首。因此起用的意思，又復發生。這鐵木迭兒雖去相位，仍居京邸，與興聖宮中嬖倖，時通消息，大凡諸臣媚子，專能窺伺上意，仁宗退息宮中，未免提起鐵木迭兒的大名，那班鐵木迭兒的舊黨，自然乘機湊合，攬撥仁宗，復用這位鐵木迭兒。仁宗尚有些顧忌，偏偏這興聖宮中的皇太后，又出來幫忙，可謂有情有義。傳旨仁宗，令起用鐵木迭兒，再爲右相。仁宗含糊答應，暗思復相鐵木迭兒，臺臣必又來攻訐，不如令爲太子太師，省得臺臣側目。主意已定，便即下詔。

越日即有御史中丞趙世延，呈上奏章，內陳鐵木迭兒從前劣迹，凡數十事，仁宗不待覽畢，就將原奏擱起。又越數日，內外臺官陸續上奏，差不多有數十本，仁宗略一披覽，奏中大意，無非說鐵木迭兒如何奸邪，不宜輔導東宮，當下惹起煩惱，索性將所有各奏，統付敗紙籠中。適案上有金字佛經數卷，遂順手取閱，展覽了好幾頁，覺得津津有味，私自嘆息道：「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，所以我佛如來，厭住紅塵，入山修道。朕名爲人主，一日萬幾，弄到食不得安，寢不得眠，就是任用一個大臣，還惹臺臣時來絮聒，古人說得天子最貴，朕想來有甚麼趣味！到不如設一良法，做個逍遙自在的閒人罷。」說畢，復嚶嚶的想了一番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一有了，就照這麼辦，便掩好佛經，起身入寢宮去了。」一作作聖筆。

小子敘述至此，又要敘那金字佛經的源流。這金字佛經，就是維摩經。仁宗嘗令番僧繕寫，作爲御覽，共慶金

三千餘兩。一部雜劇，需費如此元價之多，財可知。此時已經繕就，呈人大內，所以仁宗奉若祕本，敬置覽奏室內，每於披覽奏牘之餘暇，諷誦數卷，天子念佛，實甚多事。這且不必細表。

且說仁宗有心厭世，遂詔命太子參決朝政。廷臣見詔，多半滋疑，統說皇上春秋正富，爲何授權太子，莫非鐵木迭兒從中播弄不成？當下都密託近侍，微察上旨。侍臣在仁宗前，嘗伺候顏色，一時恰探不出甚麼動靜。只仁宗常與語道：「卿等以朕居帝位，爲可安樂麼？朕思祖宗創業艱難，常恐不能守成，無以安我萬民，所以宵旰憂勞，幾無暇晷，卿等那裏知我苦衷呢？」仁宗之心，不善，但受制於后，兩父子嗣，終非治安之道。侍臣莫明其妙，只好面面相覷，不敢多言，過了數天，復語左右道：「前代嘗有太上皇的名號，今太子且長，可居大位，朕欲于來歲禪位太子，自爲太上皇，與爾等遊觀西山，優游卒歲，不更好麼？」想了多日，原來爲此。左右齊聲稱善，只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道：「陛下年力正強，方當希蹤堯舜，爲國迎庥，爲民造福，若徒慕太上皇的虛名，實屬無謂。如臣所聞，前代如唐玄宗、宋徽宗，皆身罹禍亂，不得已禪位太子，陛下爲甚麼說此念頭？」這一席話，說得仁宗瞠目無詞，纔把內禪的意思，打消淨盡。嗣是復勤求治道，所有一切佛經，也置諸高閣，不甚寓目。

會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，令作佛事，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，事爲仁宗所聞，嘩然道：「這是歷年弊政，若長此不除，人民都好爲惡了。」想是同光惡照，所以有此清明。遂頒發嚴旨，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，仍追所釋囚，還真獄中。既而中書省臣奏請白雲宗總攝沈明仁，強奪民田二萬頃，誑誘愚俗十萬人，私賂近侍，妄受名爵，應下旨黜免，嚴法僧徒，追還民田等語。仁宗一一准奏，并詔沈明仁姦惡不法，飭有司逮捕從嚴，毋得庇縱，違者同罪。這兩道詔敕，乃是元代未曾見過的事情，不但僧侶爲之咋舌，就是元廷臣僚，亦是意不及料。

到了延祐七年元旦，日食幾盡，仁宗齋居，損膳命輟朝賀，甫及二旬，仁宗不豫，太子碩德八剌焚香禱天，默祝道：「至尊以仁慈御天下，庶績順成，四海清晏。今天降大厲，不如罰殛我身，使至尊長爲民主，天其有靈，幸蒙昭鑒！」

「叙及此語，不覺孝思。祝畢，又拜跪了好幾次。次夕，拜祝如故。無如人生修短，各有定數。既已祿命告終，無論如何祈禱，總歸沒有效驗。太子禱告益虔，仁宗抱病益劇。正月二十一日，駕崩光天宮，壽三十有六，在位十年。元世祖崩於正月，成武仁三宗亦然，這也是元史中一奇。史稱仁宗天性慈孝，聰明恭儉，通達儒術，妙悟釋典，不事游畋，不喜征伐，不崇貨利，可謂元代守文令主。小子以爲順母縱奸，未免愚孝；立子負兄，未免過慈；其他行蹟，原有可取，但總不能無缺點呢！得春秋責備賢者之義。」

仁宗已殂，太子哀毀過禮，素服寢地，日歡一粥。那時太后弘吉剌氏，便乘機宣旨，令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爲右丞相。越數日，復命江浙行省黑驢一作勃魯爲中書平章政事，黑驢平時沒甚功績，且亦未有令望，只因族母亦列失八，在興聖宮侍奉太后，頗得寵信，因此黑驢迭蒙超擢，驟列相班。爲下文謀逆張本。自是鐵木迭兒一班爪牙，又復得勢。

參議中書省事乞失監，素諂事鐵木迭兒，至是倚勢鬻官，被臺臣劾奏，坐罪當杖，他卽密求鐵木迭兒，到太后處說情。太后召太子入見，命赦乞失監杖刑。太子不可，太后復命改杖爲笞。太子道：「法律爲天下公器，若稍自徇私，改重從輕，如何能正天下！」卒不從。太后言杖責了案。

徽政院使失列門，復以太后命，請遷轉朝官。太子道：「大喪未畢，如何卽易朝官！且先帝舊臣，豈宜輕動，俟卽位後，集宗親元老會議，方可任賢黜邪。」失列門慙沮而退。

於是宮廷內外，頗畏太子英明。獨鐵木迭兒，以太子尚未卽真，應乘此報怨復讎，藉洩舊恨。當下追溯諸人，第一個是御史中丞楊朵兒只，第二個是前平章政事蕭拜住，第三個是上都留守額巴延，第四個是前御史中丞趙世延，第五個是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。上都距京稍遠，不便將賀巴延立逮。趙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政事，李孟亦已謝病告歸，獨楊朵兒只肅拜住兩人，尚在都中供職，遂矯傳太后旨，召二人至徽政院，與徽政使失列門，御史大

夫秃禿哈。坐堂鞠問，責他前途。太后救命，應得重罪。楊采兒只勃然大憤，指鐵木迭兒道：「朝廷有御史中丞，本爲除奸而設，你意圖殃民，罪不勝言，恨不卽斬你以謝天下！我若違太后旨，先已除奸，你還有今日麼？」鐵木迭兒聞言，又羞又惱，便顧左右道：「他擅違太后，不法已極，還敢大言無忌，藐視宰輔，這等人應處何刑？」旁有兩御史道：「應卽正法。」采兒只唾兩御史道：「你等也備員風憲，乃做此狗彘事麼？」蕭拜住對采兒道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？我輩今日不幸遇此，還是死得爽快。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！」兩御史不禁俯首。

鐵木迭兒怒形於色，頓起身離座，乘馬入宮。約二時，卽奉敕至徵政院，令將蕭拜住、楊采兒只二人處斬。左右卽將二人反縛起來，牽出國門。臨刑時，楊采兒只仰天嘆道：「天乎！天乎！我采兒只赤心報國，不知爲何得罪，竟致極刑？」蕭拜住也呼天不已。元皇大率信天。

旣就戮，忽然狂飈陡起，沙石飛揚，嚇得監刑官魂不附體，飛馬逃回。都人士相率嘆息，暗暗稱冤。

楊采兒只妻劉氏，頗饒姿容，鐵木迭兒有一家奴，曾與觀面，陰加醜羨。至此稟請鐵木迭兒，願納爲己婦。鐵木迭兒卽令往取。那家奴大喜過望，趕車徑去，至楊宅，假太師命令，令劉氏赴相府。劉氏垂淚道：「丞相已殺我夫，還要我去何用？」家奴見他淚珠滿面，格外憐惜，便涎着臉道：「正爲你夫已死，所以丞相憐你，命我來送，並且將你賞我爲妻，你若從我，將來你要什麼，管教你快活無憂。」此奴似爲成精。

劉氏不待言畢，已豎起柳眉，大聲叱道：「我夫盡忠，我當盡義，何處狗奴，敢來胡言？」說至此，急轉身向案前，取了一翦，向面上割裂兩道，頓時血流滿面，復將髮子剪下，向家奴擲去，頓足大罵道：「你仗着威勢，敢來欺我，須知我已視死如歸，借你的狗口，回報你主，我死了，定要伸訴冥王，來與你主索冤，教老賊預備要緊！」聽得痛快，我亦一場。家奴無可奈何，引車自去，旣返相府，適鐵木迭兒在朝辦事，便一口氣跑至朝房，據實稟陳。鐵木迭兒大怒道：「這般賤人，不中抬舉，你去將他拿來，令他人鬼門關，自去尋夫便了。」旁有左承張思明，聞着這言，便向鐵木迭

兒道：「罪人不孥，古有明訓。況山陵甫畢，新君未立，丞相恣行殺戮，萬一諸王駟馬等，因而滋疑，託詞謀變，丞相還能諉咎麼？」鐵木迭兒沈吟半晌，方悟道：「非左丞言，幾誤我事。」遂叱退家奴，家奴快快日回，楊妻劉氏纔得守節終身。張左丞保全不少。

鐵木迭兒毒心未已，復奏白太后，捏造李孟從前過失，誹謗宮闈，不由太后不信，遂命將前平章政事李孟封爵，盡行奪去，并將李孟先人墓碑，一律仆毀，總算爲鐵相稍稍吐氣。只趙世延出居四川，一時無隙可尋，他就百計圖維，陰令黨羽賄誘世延從弟，前來誣告世延。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，利令智昏，竟詣刑部自首，只說世延如何貪婪，如何誕妄，其實就是無中生有，滿口荒唐。刑部早承鐵木迭兒微意，據詞陳請，詔旨不得不下，飭緹騎至四川，逮問世延。小子有詩刺鐵木迭兒道：

賢奸自古不相容，欲顧君門隔九重！  
尤恨元朝鐵帥相，貪殘已甚且淫兇。

仁宗本一守文主，其不能無失德者，類由鐵木迭兒一人煽蔽而成。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，非中智以上之君，末由燭其奸詐。仁宗第一中智者耳，故一用不已，至於再用，再用不已，猶且令爲太子太師。雖曰太后之主使，要亦仁宗之偏聽不明，有以致之也。兩藩之變，幸而即平，否則喋血宮門，寧俟他日耶？至仁宗崩逝，鐵木迭兒更出爲首相，誣訛必報，妄戮忠良，英宗雖明，內迫於太后，外制於師傳，且因居喪盡禮，無暇顧及是英宗之縱奸情，可曲原而仁宗之賄謀，不感未能諒咎，可知也。讀此回猶慨然於仁宗之失云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隆孝養迭呈冊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

却說趙世延爲四川平章政事，雖經遠間，究竟燕蜀遼遠，往返需時，未能刻日到京，京中帝位已虛，太子應承大統，自然擇日登陞，遂於三月十一日即帝位于大明殿，循例大赦，當即頒詔道：

洪維太祖皇帝，膺期撫運，肇開帝業，世祖皇帝，神機睿略，統一四海，以聖繼聖，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，涵濡羣生，君臨萬國，十年於茲，以社稷之遠圖，定天下之大本，協謀宗親，授予冊寶，方春宮之興政，遠昭考之資天，諸王貴戚，元勳碩輔，咸謂朕宜體先帝付託之重，皇太后擁護之慈，既深繫於人心，詎可虛於神器，合詞勸進，誠意交孚，乃於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，可大赦天下，咸與維新，此詔。

即位後，追號先帝爲仁宗皇帝，尊皇太后弘吉刺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鴻吉哩氏爲皇太后，先是皇太后擬專國政，以和世琜少有英氣，恐不易制，不若太子碩德八剌，較爲謙和，因此亦勸仁宗舍姪立子，仁宗既受權好的，慈惠復承母后的勸告，所以決定主意，立碩德八剌爲太子。

至仁宗殞後，太子居喪，所有政務，太后擬專任，鐵木迭兒獨斷獨行，偏太子嘗出來干涉，免不得有些介意，到了即位的日子，太后也算來賀，太子見了太后，詞色少嚴，太后回至興聖宮，暗自悔恨道：「我不該命立此兒！一死多活少，亦可少休。」嗣是太后變喜成憂，漸漸的釀成疾病了。惟太皇太后册文，元代未有此舉，乃由詞臣珥筆，敬謹撰

成，其文云：

王政之先，無以加孝，人倫之本，莫大尊親，肆予臨御之初，首舉推崇之典，恭維太皇太后陛下，仁施溥博，明燭幽微，爰自居淵潛之宮，已有母天下之望，方武宗之北狩，適成廟之寶天，旋克振於乾綱，諒再安於宗祏，雖有在躬之歷數，實司創業之艱難，儀式表於慈闈，勳協謀於先帝，莫究補天之妙，尤如扶日之升，位履至尊，兩翼成於聖子，嗣登大寶，復擁佑於親躬，矧德邁塗山，功高文母，是宜加於四字，或益衍於徽稱，謹奉玉册玉寶，加上尊號，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佑太皇太后，於戲茲雖涉於虛名，庶庸申於善頌，九州四



海，養未足於孝心，萬歲千秋，願水膺於壽祉。錄太皇太后册文，所以愧之也。

又有皇太后册文一篇，亦寫得玉潤珠圓。其文云：

坤承乾德，所以著兩儀之稱；母統父尊，所以崇一體之號。故因親而立愛，宜考禮以正名。恭惟聖母溫慈惠和淑者端懿，上以奉宗祧之重，下以敘倫紀之常。依王化於二南，嗣徽音於三母，輔佐先考，憂勤警戒之慮深，擁佑眇躬，撫育提攜之恩至。迨於今日，紹我不基，規模一出於慈闈，付託益彰於祖訓。致天下之養以爲樂，未足盡於孝心，極域中之大以爲尊，庶可尊其懿美。式遵貴貴之義，用罄親親之情，謹遣某官某奉册上尊號曰皇太后。伏維周宗綿綿，長信穩穩，備洛書之錫福，榮坤極之儀大，啓佑後人，永錫胤祚。元代之立皇太后，莫如仁宗后之正，且亦以合終故亦舉册文並錄之。

太皇太后及皇太后，遞受諸王百官朝賀，說不盡的繁文縟節，小子也不必細敘。

單說太子碩德八剌，既已嗣位，因身後廟號英宗，小子此後遂沿稱英宗二字。英宗大赦後，復封賞羣臣，特進鐵木迭兒爲上柱國太師，並詔中外毋沮議。鐵木迭兒敕令鐵木迭兒愈加橫行，降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，召他就職。在鐵木迭兒的意思，逆料李孟必不肯來，就好說他違旨不臣，心懷怨望，大大的加一罪名。不料李孟聞命欣然就道。途次遇着翰林學士劉廣，正來慰問，遂與偕行至京，立赴集賢院中。

宣徽使以聞，并奏請李孟到任，例應賜酒。英宗愕然道：「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麼？」適鐵木迭兒子巴爾濟蘇在側，便與語道：「你等說他不肯奉命，今果何如一巴爾濟蘇俯首無言。英宗復召見李孟，慰勞有加，由是議不得行。李孟嘗語人道：「老臣待罪中書，無補國事，聖恩高厚，不奪俸祿，今已老了，欲圖報稱，恐亦無及了。」英宗聞言，格外稱善。未幾卒於官，御史累章辨諍，有旨復職，尋復追贈太保，進封魏國公，諡文忠。史稱皇慶延祐時，每一亂命，人必謂由鐵木迭兒所爲，得一善政，必歸李孟，所以中外知名。可奈母后擅權，僉人用事，以致懷忠未遂，費志以

終，這也真是可惜呢！究竟說芳百世，不同這臭萬年人，亦何苦爲鐵木迭兒，不爲李道復耶。

是年五月，英宗幸上都，鐵木迭兒隨駕同去，他暗中害留守賀巴延，使人往報，故意遲延一日。巴延計算道：「須五日方到，不料第四日午後，車駕已抵上都，累得巴延手忙脚亂，不及衣冠，先迎詔使，隨後方穿了朝服，出迎英宗。俟英宗入居行宮，鐵木迭兒即劾奏巴延，便服迎詔，坐大不敬罪，請即嚴懲。英宗不欲究治，偏鐵木迭兒抗聲道：「如此道臣，還好姑息麼？此時不嚴行究辦，將來臣王玩法，如何處治？」說得英宗不能不從。遂將賀巴延褫職，下五府雜治。鐵木迭兒密囑府吏，令將巴延置死，可憐秉正不阿的賀留守，爲了張阿一案，觸怒權奸，竟被他傾陷，冤冤枉枉的慘斃獄中。府吏報稱巴延病死，由鐵木迭兒作證，就使英宗知他舞弊，也只好模糊過去。

嗣鐵木迭兒，聞知趙世延已械繫至都，飛飭刑部從嚴審訊。刑部又暗囑世延從弟，教他堅執前言，不得稍縱。於是世延從弟，益兒哈呼，與世延對簿，全不管弟兄情誼，一味瞎造，咬定世延罪狀。食利之徒，人心術子，如此世延，先與爭辯，嗣見刑部左袒從弟，轉忿爲笑道：「我的弟兄，從前還是安分，不敢如此撒謊，今日驟然昧良，必是有人導壞，我想你等官吏，也須存點公道，明察曲直，不要專附權奸，構陷善類。須知天道昭彰，報應不爽，一時得勢，能保得什將來麼？」刑部猶大聲呵叱，世延道：「何必如此！鐵太師仇我一人，只教我死便休，必尋人爲非，嗾吏作奸，計亦太拙呢！」益兒哈呼聞着兄言，到也自知理屈，寂然無語，偏刑部鍛鍊成獄，奏請置諸極典。會英宗已返燕都，覽刑部奏牘，批諭世延犯法，已在赦前，現經大赦，毋庸再議等語。

看官，你想這鐵木迭兒，用盡心思，想害世延，如何就肯干休？當下入奏英宗，以世延罪符十惡，不應輕赦。英宗不從，鐵木迭兒復命刑部屬吏，威嚇世延，逼令自裁。世延道：「我若負罪，應該明正典刑，藉伸國法，何必要我自盡？」刑部亦弄得沒法，尋思暗殺世延，偏英宗下詔刑部，飭他慎重羈囚，不得私自用刑。想亦由巴延毀譽之故。世延乃得安住獄中，鐵木迭兒復令侍臣伺問奏請，會英宗出獵北涼亭，臺官或上書諫阻，英宗不允。侍臣遂乘間進言道：「

獷狩是我朝祖制，例難廢絕。臺臣無端諫阻，借此遺名，此風殊不可長。即如前御史中丞趙世延，遇事輒言，朝右都稱他敢諫，其實都是沽名釣譽，舞文弄法呢。」英宗道：「你等爲鐵木迭兒作說客麼？」世延忠誠，先帝尚敬禮有加，只鐵木迭兒與他有嫌，定欲加他死罪，朕豈肯替鐵木迭兒報復私讎？你等亦不必向朕饒舌。」英宗不愧英明，但既明知世延無罪，何不卽爲昭雪，立命釋放？想是明哲有餘，剛斷不足，所以後卒逸獄。侍臣被英宗窺破私情，不禁面頰發赤，忙跪下叩首，齊稱萬歲。藉此道蓋亦是一法。

嗣後世延從弟，自思言涉虛誣，不敢再質，竟爾逃去。後來世延尙囚繫兩年，至拜住入相，代他伸冤，方得釋放。這且按下。

再說鐵木迭兒欲殺世延，始終不得英宗聽信，心中很是憤悶，隨入見太皇太后，適太皇太后抱病奄臥在牀，由鐵木迭兒慰問一番。太皇太后也無情無緒的答了數語。鐵木迭兒復與談起朝事，太皇太后長嘆數聲。鐵木迭兒道：「嗣皇帝很是英明，慈躬何故長嘆？」太皇太后道：「我老了，你亦須見機知退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休得自權羅網！」爲鐵木迭兒計，恰是周到。鐵木迭兒開了這語，恍似冷水澆頭，把身上的熱度，降至冰點以下，頓時瞠目無言。

忽閃出一老婦道：「太皇太后慈體不寧，正爲了嗣皇帝！一語未說完，已被太皇太后聽着，便瞋目視老婦道：「你亦不必多說了，我病死後，你等不必入宮，大家若有良心，每歲春秋，肯把老身紀念，奠杯清酒，算不枉伴我半生！」言至此，潸然下淚。這等情形，都是激動人心，後來謀逆不得謂非彼釀成。那老婦亦陪着嗚咽。鐵木迭兒也不知不覺的淒楚起來。石官欲知老婦名氏，由小子乘暇補出，此婦非他，就是上文敘過的亦列失八。

亦列失八嗚咽了一回，便對着鐵木迭兒以目示意。鐵木迭兒卽起身告別。亦列失八也隨了出來，邀鐵木迭兒另入別室，彼此坐定。亦列失八道：「太皇太后的情狀，太師曾瞧透麼？」鐵木迭兒無語，只用手理髮，緩緩兒的拂拭。檢出奸狀，惹動亦列失八的焦躁，不禁冷笑道：「好一位從容坐鎮的太師，事近燃眉，還要理鬚何用？」鐵木迭

兒道：「國家並沒有亂事，你爲何這般慌張？」亦列失八道：「太皇太后的病源，實從嗣皇敬成。太皇太后要做事，嗣皇帝多半不從，太帥身秉國鈞，理應爲主分憂，奈何袖手旁觀，反不若我婦人小子呢？」亦列失八也是一長舌婦。鐵木迭兒道：「據你說來，教我如何處置？」亦列失八道：「這是太師故作痴呆哩。」再激一語。鐵木迭兒道：「我並非痴呆，實是一時沒法，既蒙指示，還須求教。」亦列失八道：「我一婦人，何知國計！就使有些愚見，太師亦必不見從。」又下激語。鐵木迭兒道：「古來智婦，計畫多勝過男子，彼此相知，何必過謙！」亦列失八欲言又默，沈吟了好一歇。鐵木迭兒起坐密語，亦列失八道：「有話不妨直談，無論甚麼大事，我誓不漏風聲！」亦列失八道：「果真麼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有如天日！」亦列失八正要吐謀，復出至門外，四顧一周，然後轉入室內，與鐵木迭兒附耳密語。鐵木迭兒先尙點頭，繼即搖頭，又繼即發言道：「我却不能！」亦列失八道：「太師不洩秘謀，料可行得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我已宣誓，你休疑心，只我不便幫忙，你等須要諒我！」一置身局外，刁狡尤甚。亦列失八道：「一事若得成，太師亦與有力，但未知天意何如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我不任咎，何敢任功！」隨即辭出。

亦列失八遂與平章政事黑驢、徽政使失列門，及平章政事哈克撒、御史大夫脫武哈，密議了許多次，專待機會到來，以便發作。不意英宗運祚未終，偏出了一位開國元勳的後裔，翊佐新君，窺破姦謀，令一場弑逆大案，化作霧盡烟消。這人爲誰？名叫拜住，乃是木華黎後嗣安流之孫。每敵大患，大好必能重出名，此是作者令人注目處。

拜住五歲喪父，賴母教養成人。母怯烈氏年二十二，寡居守節，拜住有所動作，必稟承母訓，偶一越禮，母即讎訶不少，以此儆躬維謹，鍊達成材。不沒賢母。初襲爲宿衛長，尋進任大司徒，熟諳掌故，饒有聲望。英宗在東宮時，已聞拜住名，遣使召見。拜住道：「嫌疑所關，君子宜慎，我掌天子宿衛，私自往來東宮，我固得罪，皇太子亦干不便，請爲我善辭。」來報返報英宗，英宗稱善不置。

既卽位，卽擢拜住平章政事，且隨時召見，令他密訪姦黨。拜住日夕留意，既略聞黑驢等事，便入奏英宗。英宗

命內外官吏設法偵查，果得黑驢等謀變詳情。原來英宗有心報本，擬四時躬享太廟，命禮部與中書翰林等集議典禮。議畢覆奏，無非踵事增華，所有法駕祭服，應格外修飾，先祭三日，宜出宿齋宮，表明誠潔等情。英宗自然准奏。黑驢等既已開命，便與失列門商議，將乘英宗出宿齋宮遺盜入刺，會英宗復擇拜住爲左丞相，把哈克繼罷職，命出任嶺北行省。哈克繼悻悻不平，走告失列門，失列門卽引爲同志，復陰報亦列失八，決議提早行事，改圖廢立，謹知謀變益亟，漏洩愈快。

英宗既知此事，立召拜住入議。拜住道：「這等奸人，擅權已久，早應把他誅戮，今幸上天殛惡，得洩逆謀，及此不除，更待何時！」英宗尚未及答，拜住復道：「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，萬一姦黨生疑，弄兵構禍，恐怕都門以內，必致大亂。」英宗動容道：「朕志已決，卿爲我効力，擒此姦邪。」拜住卽退，召集衛士千名，四處擒擊，不到一日，已將黑驢、失列門、哈克、繼、脫、忒、哈等，一律拏到，復把亦列失八，亦擒出宮中。罪人既得，卽覆奏英宗，請交刑官鞫問。英宗道：「他若借太皇太后爲詞，朕反措詞爲難，不如速誅爲是。」此言甚是。拜住領命，卽飭將四男一婦，如法捆綁，推出國門外，斬首伏法。小子有詩咏此事道：

上蒼覆轉本無私，莫謂天心不一知。  
禍福惟憑人自召，及身幾沒悔嫌遲。

五猖伏法以後，未知鐵木迭兒有無獲罪，容至下回敘明。

本回歷敘前文，仍是敘述姦黨肆行不法事。附首錄太皇太后冊文，所以明禍階之有自。太皇太后爲順宗正妃，母以子貴，篤宮、顯、懿三子一孫，皆爲天子，自來后妃之極遇，鮮有逾此者。乃東朝既正，淫恣無忌，內則亦列失八用事，外則鐵木迭兒、失列門、哈克、繼等朋比爲奸，至於宮廷謀變，幾成大逆，儼承相拜住，不待南坡之弒，而英宗已飲刃矣。故本回爲羣奸立傳，實不啻爲太后立傳，宮闈濁亂之弊，固若若是其甚者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滿惡貫奸相伏冥誅 進良言直臣邀主眷

却說鐵木迭兒於黑驢等謀變事，本是置身局外，坐觀成敗。因此黑驢等同日授首，鐵木迭兒不遭牽累，反得了許多賞賜。這賞賜從何而來，因黑驢失列門哈克繳家產，盡付查抄，不得藏匿。各家擁貨甚富，失列門平日仗着太后寵幸，所有內府珍玩，統移置家中。最寶貴的樂器，猶令嘗試，何況珍玩。外此如金銀鈔幣，裝馬珠寶，幾不勝數。此次經拜住督率衛士，一律抄出，半充國帑，半給功臣。鐵木迭兒身居首輔，所得賞給，自然較多。又是他的運氣。拜住以下，頗賜有差，奸黨失勢，正士揚眉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到了冬季，英宗始被服袞冕，親祀太廟，先期齋戒，臨事禱臬，這是元代第一次盛典。禮畢還宮，鼓吹交作，道旁人民，莫不聳觀。英宗卽下詔改元，年號至治。其文道：

朕祇喬貽謀，獲承丕緒，念付託之維重，願繼述之敢忘。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，被服袞冕，恭謝於太廟。既大禮之告成，宜普天之均慶，屬茲踰歲，用協紀元，予以導天地之至和，予以法春秋之謹始。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，特此布敕，宣告有衆。特錄英宗改元詔，因其在親祀宗廟之後，報本反始，嘉其知禮也。

至治元年元旦，英宗御大明殿，受諸王百官朝賀。越日，卽令僧侶在文德殿修佛事。朝右諸臣，已有遺議，只因元代素重佛教，不便奏阻。兼且英宗嗣位，曾飭各郡建帝師拔思巴殿，規制視孔廟有加，大家微窺上意，那個肯來抗爭，轉瞬間已近元宵，英宗欲燈燭禁中，疊成鰲山，於是禮部尚書兼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，忍耐不住，繕具奏疏，親至左丞相拜住宅中，託拜住入陳，拜住先展開奏牘，略去起首套語，覽讀要文道：

世祖臨御三十餘年，每值元夕，閤閣之間，燈火亦禁，况闕庭之嚴，宮掖之邃，尤當戒慎！

讀至此，顧張養浩道：「你思奏阻張燈，應聞主子已命籌辦，恐怕未必照准。」隨又讀下道：

今燈山之構，臣以爲所斲者小，所繫者大，所樂者淺，所患者深。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，以喜奢樂近爲戒，國家幸甚，臣民幸甚。

拜住又道：「說得痛切！」張養浩接着道：「大事多從小事起，今日張燈，明日酣歌，色荒酒荒，不期自至。公爲大臣，蒙主親信，所以養浩特來親託。若主子肯納芻言，就是杜漸防微的至計。公意以爲何如？」拜住道：「此等美舉，自當玉成，我當即刻進去，奏聞主子便了。」養浩稱謝而別。

拜住果即袖疏入宮，由英宗特別命見，問他何事。拜住即陳上養浩奏章。經英宗覽畢，勃然道：「朕以爲什麼要政區區張燈的事情，也來諍阻，難道做主子的只可日日愁勞，連一日消遣，都動不得麼？」拜住免冠叩首道：「孔子說的爲君難，爲君有甚麼難？只因一舉一動，史官必書，寧善毋惡，寧得毋失，所以稱作難爲。張燈雖是小事，怎奈一夕消遣，千載遺傳，倘後王因此藉口，以致縱欲敗度，豈不是貽譏作俑麼？還求陛下明察！」英宗乃改怒爲喜道：「非張希孟不敢言，非卿亦不能再諫，朕即命他停辦罷！」拜住復叩首而退。希孟係養浩字，呼字不呼名，係特別敬重的意思。

越宿，又詔賜張養浩尚服金織幣帛各一襲，旌他忠直。君明臣良，故特書之。未幾，復飭改建上都行宮。拜住又進

諫道：「北地苦寒，入夏始種粟麥，陛下初登大寶，未曾軫恤民瘼，先自勞動大役，恐妨害農務，致失民望，不如寬待數年，再議興工。」英宗點首稱善，亦命停止工役。惟敕建萬壽山大刹，驅役數萬人，并冶銅五十萬斤，鑄造佛像。

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及成球、李謙亨等，上書直諫，大旨以連歲浩飢，宜休民力，且時當春季，東作方興，更不應病民動衆。這書入奏，偏惱動英宗性子，把書駁斥，遞鐵木迭兒次子領南，爲治書侍御史，與觀音保等有隙，密奏他誦上沽直，坐大不敬罪。英宗便飭速觀音保等，親加鞠訊。音保道：「諫諍是人臣的職務，臣甘爲

龍逢比干，不願陛下爲桀紂！鎖咬兒哈的迷失道：「一筆殺以下，僧侶橫行，陛下還要這般迷信，難道靠着這班禿頭，果可治國安家麼？如治御史鎖南，勳臣等論上不敬，鎖南專逢君惡，臣等願格君非，孰爲有罪，孰爲無罪？就使一時不明，後世自有公論呢。」英宗道：「你等謗朕，猶可，祇僧及佛，實是有罪，朕不便寬恕！」僧徒比皇帝尤大，無怪不宜謗毀，便命交刑部讞罪，刑部覆稱應加大辟，遂詔殺觀音保及鎖咬兒哈的迷失，只成玗李謙亨兩人，罪從未減，杖徒遼東奴兒干地。

鐵木迭兒以鎖南得寵，自己亦好乘此圖謀籠絡英宗，左思右想，復將從前做過的把戲，再演一齣，看官曾記德周王和世疎麼？仁宗爲了鐵木迭兒一言，把和世疎調往雲南，激成變釁，逐出漠北。還有和世疎胞弟圖帖睦爾，安房燕都，未曾受累。偏鐵木迭兒暗裏藏刀，又想將他驅逐出去，當下與中政使咬住商議，咬住本是個蔑片朋友，見了鐵木迭兒，非常奉承，至談及圖帖睦爾事，咬住道：「不勞師相費心，但教晚輩一言，包管他徒謫遠方。」鐵木迭兒大喜，拱手告別。

咬住卽密上奏疏，果然一牘甫陳，詔書卽下，命圖帖睦爾出居瓊州。瓊州係南海大島，屬粵東管轄，與京師相距七千餘里，地多蠻瘴，炎熯逼人。廷右諸臣，尚不知圖帖睦爾犯了何罪，充放到這般遠地，嗣復接讀詔敕，係禁術士交通諸王駙馬，并掌陰陽五科吏士，不得妄洩占候，大衆繞有些覺悟起來，嗣復偵得咬住密奏，係說圖帖睦爾與術士往來，恐將謀爲不軌，魏王覆轍，可爲前鑒。歷三十二回請先事預防，毋致噬臍等語。看官！你想九五之尊，誰人不欲英宗的位置，本是從武宗兩子中，攘奪而來，他在位一日，防着一日，此次得咬住密疏，比槍矢還要利害，不論他是真是假，究不若先發制人，因此把圖帖睦爾充發遠方，免得他在京作梗。這是人情同然，不要怪這英宗呢！刺得妙。

鐵木迭兒以事事得手，復思專寵，并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，作爲臂助。思明忌拜住方正，每與黨人密謀，



設計構陷。或告拜住預爲戒備，拜住慨然道：「我祖宗爲國元勳，世篤忠貞，百有餘年，我今年少，叨受寵命，無非因皇上念我祖功，俾得相承勿替。每念國家大利，莫如大臣協和。今若因右相讎我，我便思報，是朝局水火，自召紛爭，非但吾兩人不幸，就是國家亦必不利。我惟知盡我心力，上不負君父，下不負士民，外此一切功怨，非我思存，死生憑諸命，禍福聽諸天，請你等不必多言。」言詞甚是，然殺機已伏於此。自是拜住愈加効力，張思明等亦無隙可乘。會鐵

木迭兒奏請殺平章王毅，右丞高防，英宗密問拜住，是否當誅。拜住驚問何事。英宗道：「據原奏言在京諸倉，糧儲虧耗，王高兩臣，責任清理，負恩溺職，罪在不赦，所以應加嚴刑。」拜住道：「平章右丞，統是宰臣的副手，宰相應論道經邦，不應責他錢穀瑣務。況且王高二臣，曾由右相奏委，莫非他不善逢迎，因成嫌隙，否則何故出爾反爾，前日奏委，今日奏誅？」料事如見。英宗沈思良久道：「卿言亦是。」遂不從鐵木迭兒言。

鐵木迭兒大爲失望，便奏請病假，數日不朝。英宗亦未嘗慰問，只冊立皇后，亦啓烈氏，命他持節往迎，專授冊寶。立后禮成，鐵木迭兒仍稱疾不出。會拜住奉旨回范陽原籍，爲祖安童立忠憲王碑。鐵木迭兒覺乘輿入朝，至內門，英宗遣左丞速速賜以酒道：「卿年老，宜自愛，重待新年入朝，亦未爲晚。」鐵木迭兒快快退出。

是時姦黨布滿朝端，遇有政務，必至鐵木迭兒家，稟陳底細。鐵木迭兒屢思傾陷拜住，無如拜住方得需用，任他百計營謀，終不得遂。因此這位鐵師相，也弄得神志悽悽，咄咄書空。不到數旬，竟爾疾病纏身，臥床不起。假病弄成真病，偏偏不如意事，雜沓而來，他的心腹張思明，隨英宗至上都，被拜住奏了一本，杖責數十，遂回原籍。鐵木迭兒聞着，已經不安，不意拜住又疊奏兩案，都牽連鐵木迭兒。那時鐵太師不是病死，也要氣死。一案是司徒劉夔買田數千畝，賂宣政使八刺吉思，託詞買給僧寺，矯詔出庫鈔六百萬貫，償付田直。八刺吉思免不得與鐵木迭兒商量，鐵木迭兒父子，及御史大夫鐵失，共得贓鉅萬，經拜住訐發，劉夔、八刺吉思自然坐罪，不得復活，只赦了鐵失一人。何不將他併除。一案是術士蔡道秦，私通良家婦女，妒姦殺人，獄已備具，道秦論抵，他偏私賂鐵木迭兒，打

通關節，運動獄官，改供緩獄，又經拜住許發，立誅道泰，獄官亦坐罪。鐵木迭兒雖未曾擊問，畢竟賊膽心虛，又驚又愧，又恨又悔，懣懣林黃，服藥無靈，結果是一命嗚呼，魂登鬼錄！一不服刑，難逃冥報。

事有湊巧，那太皇太后弘吉刺氏，亦病勢沉重，奄然逝世。距鐵木迭兒病死，不過一二十日。總算親戚。原來太皇太后，自英宗即位後，便已得病，接連是失列門伏誅，失了一個貼肉的侍臣，亦列失八駢戮，又少了一個知情的伴，一枕淒涼，萬般苦楚，且又不便說明，好似噎子吃黃連，只有自知，無人分曉。虧得參苓等物，朝晚服餌，總算勉強強強的拖了一年，嗣復聞得鐵木迭兒身死，不禁唏噓道：「痴兒負我，痴兒負我！」嗣是病益加重，困頓了十數日，也即告終。英宗仍照例舉喪，追諡昭獻元聖皇后。特錄法與上敘述書文意同。

禮官以十月有事太廟，奏請國哀期以日易月，待旬有二日後，乃舉祀事。英宗道：「太廟禮不可廢，迎香去樂便了。」冬祭後，特授拜住爲右丞相，兼監修國史。拜住辭不敢受，英宗道：「卿佐朕二年，不避權貴，敢任勞怨，朕看滿廷王公，無出卿右，意欲授卿公傅，爲卿酬勞，至若右相一職，除卿外，還有何人，卿毋再辭！」拜住頓首道：「陛下必欲以右相授臣，臣敢不祇遵上命，若三公秩位，所以崇德報功，臣無功德，何堪當此？」英宗道：「朕知道了！」

越日，即以立右丞相拜住，頒詔天下。惟左丞相一缺，不另設人。在英宗的意見，實是倚畀獨專，不使掣肘。拜住亦感激圖報，首薦張珪，令復爲平章政事，并召用舊臣王約、韓從益等，令他食祿家居，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。又起吳澄爲翰林直學士。澄年已老，因開拜住求賢若渴，乃杖策入朝。

會英宗命寫金字藏經，令左丞速速代傳詔旨，飭澄爲序。澄瞿然道：「主上寫經，爲民祈福，原是盛舉，若用以追薦，臣所未解，如佛氏好言輪迴，不過謂善人死去，上通高明，光齊日月，惡人死去，下淪汙穢，微等蟲沙，徒侶不明此旨，反謂誦經設醮，可以超薦靈魂，試思我朝的列祖列宗，功德蓋世，何用薦拔？且自國初以來，寫經追薦，已不知若干次，若謂未效，是爲蔑佛；若謂已效，是謂誣祖，是此兩難，教臣如何下筆？就使遵旨撰就，也是一時欺人，不能示

後，請左丞爲我覆奏罷！」至理名言。

速速據實奏陳，適拜住在側，便道：「吳學士的言語，很有理，從古以來，帝王得天下，總以得民心爲本，失民心便失天下，若徒索慮無，何關實際？梁武帝以佞佛亡國，願陛下詳察！」英宗道：「近有人謂佛教可治天下，難道此言不確麼？」拜住道：「清淨寂滅，只可自治，若要治天下，除仁義道德外，殊無他法。陛下試想佛教宗旨，無君臣無父子，無兄弟夫婦，天下若照此通行，人種都要滅絕，還有什麼綱常呢？」劉切詳明英宗道：「唐太宗時有魏徵，不惟諫臣，卿亦可算一魏徵了！」拜住道：「黎圓水圓，孟方水方，有納諫的太宗，自有敢諫的魏徵，陛下能從諫如流，臺官中不乏忠臣，何止一臣呢！」英宗道：「卿言甚善，朕當聽卿，所有政務，亦願卿熟慮慎行！」拜住遵旨而退。

越數日，監察御史蓋繼元、宋翼奏言：鐵木迭兒奸貪負國，生造顯戮，死有餘辜，應追奪官爵，籍沒家貲等語。英宗復問拜住，拜住道：「誠如御史等言。」英宗便詔奪鐵木迭兒原官，並一切封贈，又令衛士查抄家產，金珠玉帛價值累萬。於是鐵木迭兒的遺黨，人人自危，朝思夜想，彼籌此畫，遂鬧出一場天大的逆案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芟惡宜如芟草嚴，胡爲奸黨未全殲？須知蜂蟻猶留毒，一誤何堪再誤添？

欲知逆案詳細，請看下回便知。

英宗之失德，莫如殺觀音保等一事。然觀音保等之死，實鐵木迭兒父子構成之。元自世祖以來，阿合馬、屈世榮、桑哥等，相繼爲奸，累遭顯戮。至如鐵木迭兒之貪淫伎虐，較阿合馬等爲尤甚，而乃權寵終身，安死隴下，後雖宦官籍產而放恣一生，竟逃國法，未始非仁英二宗之失刑也。拜住專任相職，不可謂不得君觀其任賢去邪，陳善納諫，亦不可謂不盡忠。然朝右奸黨未盡，芟逐死灰尚且復燃，能保奸黨之不肆反噬乎？故本回爲英宗君相合傳，而衷中寓貶，自有微意。讀者可於言外見之。毋徒視作斷爛朝報也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集黨羽顯行弒逆 扈鑾蹕橫肆姦淫

且說御史大夫鐵木，是鐵木迭兒的走狗，嘗拜鐵木迭兒爲義父，自稱乾兒。至鐵木迭兒奪官籍爵，其子鑽南亦免職，兩人很是怨憤，恨不得將英宗拜住兩人立刻掙去。無如君臣相得，如漆投膠，拜住說一事，英宗依一事，拜住說兩事，英宗依兩事。鐵木只恐拜住再行奏劾，重必授首，輕必加譴，因此日夜籌謀，時思下手。還有樞密院事也，先鐵木兒，大司農失兒，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，前雲南平章政事完者，典瑞院使脫火赤，樞密院副使阿散，僉書樞密院事章台，衛士禿滿及諸王梭梯不花，李羅月魯不花，曲呂不花，兀魯思不花，及鐵失弟索諾木等，統聯結一氣，伺機待發。巧值英宗幸上都，拜住隨去，奸黨或從或不從，內外煽謀，勢愈急迫。

一夕，英宗在行宮，忽覺心驚肉跳，坐立欠安，上牀就寢，彷彿似有神鬼在側，餘寐倏醒。爲發試預兆。自思夜睡不寧，莫非有魔障不成，遂於次日起床，飭左右傳旨，命作佛事。拜住聞命，卽入奏道：「國用未足，佛事無益，請陛下收回成命。」英宗遲疑半晌，方道：「不作佛事也屬無妨。」拜住退後，不到半日，又有西僧進奏，略言陛下驚悸，國當有厄，非大作佛事，及普救罪囚，恐難禳災徵福。英宗道：「右相說佛事無益，所以罷休，你去與右相說知，再作計較。」

西僧奉旨，卽往與拜住商議。拜住瞞口道：「你等專借佛事爲名，謀得金帛，這還可以曲恕；惟一作佛事，便赦罪犯，你想朝廷憲典，所以正治萬民，豈容你僧徒弄壞縱庇一囚，貽害數十百人，以此類推，釀惡不少，你等藉此欺財，佛如有靈，先當誅殛！我輔政一日，你等休想一日，快與我退去，不必在此喫舌！」

西僧擡了一鼻子灰，便出去通知奸黨。原來西僧進言，實是好黨主使，意欲藉此赦罪，免得譴戮。偏偏拜住鐵

面無私，疾詞呵斥。那時奸黨憤不可遏，齊聲呼道：「不殺拜住，誓不干休！」鐵失時亦在場，便道：「你等亦不要瞎鬧，須計出萬全，方可成功。今日的事情，只殺一個拜住，也恐不能成事，看來須要和根發掘呢！」孫人除善，唯恐不盡，故小則廢主，大則弑君。大衆連聲道：「甚好，這等主子，要他何用，不如併殺了他。」鐵失道：「去了一個主子，後來當立何人？」這一語，却問住衆口。鐵失笑道：「我早已安排定當了。」晉王現鎮北邊，何妨迎立？」大衆都齊聲贊成。鐵失道：「晉王府史倒刺沙，與我往來甚密，他子哈散，曾宿衛宮中，我前已令哈散回告乃父，繼復使宣徽使探忒密語。」

晉王，諸已接洽，總教大事一成，便可往迎。」大衆道：「嗣皇已有着落，大事如何行得？」鐵失道：「聞晉王將回燕京，途次便可行事。好在我領着阿克蘇衛兵，教他圍住行帳，不怕兩人不入我手，就使插翅也難飛去。」言畢，呵呵大笑。大衆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但也須遣人密報，免得臨事倉皇。」鐵失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便着人去報便了。」當下派遣幹羅思北行。

幹羅思即日還程，一行數日，方到晉王府中。聞晉王出獵，只探忒留着，兩下接談。探忒道：「我與倒刺沙已議過數次，倒刺沙很是贊成。只王意尙是未定。」幹羅思道：「倒刺沙內史，想伴王同去。」探忒道：「是的。」幹羅思道：「一事在速行，我與你同去見王，何如？」探忒應着，便跑至秃剌地方，入見晉王。

晉王問有何事，幹羅思道：「鐵御史令我前來，致詞王爺，現已與也先鐵木兒失秃兒哈散等，謀定大事。若能成功，當推立王爺爲嗣皇帝。」這話說出，總道晉王笑臉相迎，不意晉王顏色驟變，大聲叱道：「你敢教我謀死皇姪麼？這等奸臣，留他何用，快推出斬訖！」幹羅思被他一嚇，身子似殺雞般抖將起來，但見旁邊走過一人，跪稟晉王道：「王爺如誅幹羅思，轉使皇帝疑爲擅殺，不如因解上都，使證逆謀，較爲妥當。」晉王視之，乃是府史別烈迷失，便道：「你說得很是，便命你押解去罷。」於是命左右擡過檻車，把幹羅思加上鐵鐐，推入車內，由別烈迷失帶了衛卒百名，解送上都。

看官欲知晉王爲誰待小子補敘詳明。晉王名也孫鐵木兒。一作伊顯特穆爾。係裕宗真金長孫。晉王甘麻剌嫡子。甘麻剌曾封鎮漠北管轄太祖發祥的基址。領四大鄂爾多地。蒙語稱爲四大幹耳朵。世祖殞時甘麻剌聞計奔喪。至上都。擁立成宗。大德二年甘麻剌歿。子也孫鐵木兒襲位。仍鎮北邊。武宗仁宗先後嗣立。也孫鐵木兒統共翊戴。立有盟書。至是不願附逆。因囚遣幹羅思。赴上都。偏值英宗南還。禍機已發。好好一位英明皇帝及一個忠良右相。竟被鐵失兄弟等害死南坡。一擊河諸子。

原來南坡距上都約百餘里。英宗自上都啓蹕。必至南坡暫駐。這日夜間。鐵失已密命阿克蘇衛兵。守住行轅。他卽率領奸黨。持刀而入。拜住正要就寢。聽外面有喧嚷聲。卽持燭出來。只見鐵失弟索諾木。執着明晃晃的刀。首先奔至。拜住厲聲喝道：「你等意欲何爲？」言未已。索諾木已搶前一步。手起刀落。將拜住持燭的右臂。剝落地。上拜住大叫一聲。隨仆于地。逆黨乘勢亂砍。眼見得不能活了。拜住已死。鐵失復帶着逆黨。闖入帝寢。英宗時已就臥。聞聲方起。正在披衣下床。逆黨已劈門而入。英宗忙叫宿衛護駕。誰知衛士統不知去向。那罪大惡極的鐵失。果然走至榻前。親自動手。把刀一揮。將英宗殺死。英宗在位三年。年僅二十一。天姿明睿。史稱他刑戮太嚴。奸黨畏誅。因構大變。小子以爲鐵失鎗刃。早罹罪案。若英宗先已加誅。便是斬草除根。難道還能鬧變麼？這是史官論斷太偏。不足憑信。小說中有此評案。方合歷史演義本旨。

這且休表。且說鐵失等已殺了拜住。弑了英宗。便推按梯不花也先。鐵木兒爲首。奉着璽綬。北迎晉王也孫鐵木兒。也孫鐵木兒聞着此變。一時不好究治逆黨。就在龍居河。卽克魯倫河。旁。設起黃幄。受了御寶。先卽皇帝位。布告天下。這詔敕却用蒙文。很足發噱。抄錄如下道：

薛禪皇帝。蒙語尊稱世祖爲薛禪皇帝。薛禪云者。聰明天縱之謂。可憐見孛祿宗皇帝長子。我仁慈甘麻剌爺爺。根底封授晉王。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。及軍馬達達。達達卽驢子。國土都付來。依着薛禪皇帝聖旨。小心勤

但凡軍馬人民的，不揀甚麼勾留裏，遵守正道行來的，上頭數年之間，百姓得安業，在後完澤篤皇帝，蒙語稱成宗乃完澤篤皇帝，完澤篤者有壽之謂。教我繼承位次，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，已委付了的大蔡盤看守着，扶立了兩個哥哥，蒙語稱武宗爲曲律皇帝，曲律者傑出之謂。普顏篤皇帝，蒙語稱仁宗爲普顏篤皇帝，普顏者有福之謂。廷碩德八剌皇帝，我累朝皇帝根底，不謀異心，不圖位次，依次本分，與國家出氣力行來。諸王兄弟，每乘百姓，每也都理會的也者。今我姓的皇帝，生天了也，壓道這兩諸王大臣軍士的，諸王駙馬，臣僚達之百姓，每乘人商量著大位次，不宜久虛，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，宗皇帝長孫，大位次裏合坐體例有，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寬，其間比及整治以來，人心難測，宜安撫百姓，使天下人心得寧，早就這裏即位。提說上頭，從著衆人的心，九月初四日，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，交衆百姓每心安的，上頭赦書行有。此語雖謬，元史係是蒙文原處未曾就譯，故有數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，中國近日欲通行白話，恐其弊亦必至此，遷喬入谷，令人不解。

是日，即命也先鐵木兒爲中書右丞相，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事，鐵失知樞密院事，餘如失秃兒、赤斤鐵木兒、完者秃滿等，俱授官有差。晉王初因幹羅思道則烈迷失首告遂議可謂守正不阿，及聞英宗遇試，即受重賤位，加封逆黨，是毋亦利令智昏耶。當下遣使赴上都，祭告天地宗廟社稷，一面令方相也先鐵木兒，準備法駕，調集侍從，擇日啓程，向京師進發。

也先鐵木兒自恃功高，又得大位，心中欣慰異常，便致書鐵失，教他前來迎駕。鐵失以京師重地，不便輕離，彼非有意留守，實是因位希冀。只遣完者鎖南秃滿等，馳奉賀表，且表歡迎。完者等到了行在，謁見嗣皇帝，奉諭優獎，喜得心花怒開，歡躍得很。慢著！至與也先鐵木兒相見，彼此道賀，大家都說鐵失妙策，贊揚不盡也。先鐵木兒掀着短鬚道：「老鐵的功勞，原是不可沒的，但我幫助老鐵，恐怕老鐵也不能成事的。況現在的嗣皇帝，前已因解幹羅思，擬告逆謀，後來我奉着璽綬，馳到此處，他還出言詰責，虧我把三寸妙舌，說得面面俱到，方得他應允即位，各給封賞。」

列位試想，我的功績，比老鐵何如？一言畢，呵呵大笑。完者等本是拍馬長技，至此見也先鐵木兒，位居首輔，權勢煊赫，樂得見風使帆，曲意奉承，且齊聲說的是全仗栽培四字。那時也先鐵木兒笑容可掬道：「諸君是我知己，我在一位一日，總界諸君安樂一日，富貴與共，子女玉帛亦與共，諸君以為好否？」你的相位，不過數日可保，奈何？完者等復連聲稱謝也。先鐵木兒便命擺酒接風，大家吃得酩酊大醉，方纔散去。

越數日，車駕扈從等，都已備齊，就稟開嗣皇帝，啓蹕登程。沿途侍衛人員，統歸也先鐵木兒節制，跋山涉水，不在話下。只也先鐵木兒行轅，比嗣皇帝的行轅，幾不相上下。所有命令，反較嗣皇帝為尊嚴。看官試想：這時的也先鐵木兒，你道他榮不榮呢？樂不樂呢？層層翻跌，亦文中善勢之狀。

既到上都，留守官吏，都出城迎接，謁過嗣皇帝，復謁右丞相，也先鐵木兒，只在馬上點首。寫盡踴躍。入城後，免不了得有一番筵宴，嗣擬留駐數日，再行啓蹕。上都舊有行宮，及中書行省各署，彼此都按着職掌，分班列居，是時正當秋暮，氣候本尚未嚴寒，偏是年格外凜冽，朔風獵獵，雨雪霏霏，官吏擁着重裘，尚覺冷入肌骨。大寧、蒙古等地方，尤為奇冷，牛羊斃畜等，大半凍斃。這是小人道長之兆。嗣皇帝念切民依，令發京米賑饑。朔方正在施賑，南方又報水災，

漳州、南康諸路，霖雨連旬，洪波汎濫，廬舍漂沒，不計其數。當由中書省循例請賑，即奉旨照准。帝澤雖是如春，百姓終難全活獨也。先鐵木兒意氣自豪，毫不把民生國計，繫在心上。鎮日裏圍爐禦冷，飲酒陶情。

一日天氣少暖，與完者鎖南等，并僕役數人，出門同遊。只見盈山皆白，淡日微紅，一片蕭颯景象，無甚悅目。約行里許，愈覺寒風侵袂，景色蒼涼。也先鐵木兒便道：「天寒得很，不如回去罷。」完者等自然遵諭，使循原路回來。將到門首，忽有兩輿迎面而至，當先的輿內，坐着一位半老佳人，紅顏綠髮，姿色未衰也。先鐵木兒映入眼波，已是暗暗喝采。隨後的輿中，恰是一個娉婷妙女，艷如桃李，嫩若芙蓉，望將過去，差不多是被瓜年紀。初月丰神，便失聲道：「好一個女郎！不知是誰家掌珠！」



鎖南道：「何不問他一聲！」完者卽命僕役詢問與夫，與夫答是朱太醫家眷也。先鐵木兒聞着，也只好站在一旁，讓他過去。一面低語完者道：「想他總是母女，若得這般佳人，作爲眷屬，也不枉虛過一生了！」完者道：「相爺的權力，何事不可行？」也先鐵木兒道：「難道去搶劫不成？」完者道：「這亦何妨！」也先鐵木兒道：「他是宦家妻女，比不得一個平民，如何可以搶劫？」難道平民的妻女，便可搶劫麼？鎖南道：「朱太醫是一個微員，相爺若取他女爲妾，還是把他賞收哩！」完者道：「我却去問他，允否再作計較。」也先鐵木兒道：「也好！」

完者卽領着僕役，搶前數步，喝與夫停輿。與夫尚不肯從，偏如虎如狼的僕役，將輿揪住，口稱相爺有命，教你回輿，你敢不從麼？與夫無奈，把輿抬轉至中書省門前，勒令停住，叫婦女二人下輿，嚇得朱家母女，呆坐無言，只簌簌的亂抖。完者道：「裝什麼嬌女腔？相爺要女郎爲妾，你等快卽下輿！」二人仍是坐着，完者叱僕役道：「快拽他出來！」僕役聞言，就一齊動手，把母女兩人拽出，送入也先鐵木兒寢所。也先鐵木兒並未命他強取，由完者等助成之，可見勳利爲虐，罪尤甚于禁也。遂隨也先鐵木兒入門，並拱手作賀道：「相爺今日入溫柔鄉，明日要賞我等一杯喜酒哩！」

也先鐵木兒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倘他母女不從，奈何？」完者鎖南齊聲道：「相爺這麼權力，不能制此婦女，如何可以制人？」說得也先鐵木兒無詞可答。二人遂告別欲行。也先鐵木兒道：「且慢，你等且爲我勸此母女，如何完者奉命入也先鐵木兒寢室，好一歇，方出來道：「他母女並不發言，想已是默許了！」我等且退，何必在此觀戲。當下挈鎖南手，與也先鐵木兒告別。」

也先鐵木兒送出兩人，竟入寢室，來視朱太醫妻女，但見他二人相對坐着，玉容慘澹，珠淚雙垂，不由的淫興勃發，竟去抱這少女。雖知少女未曾入懷，面上已撲的一聲，竟着了一掌。正是

弒逆已難逃史筆，姦淫尚不顧刑章。

畢竟掌聲從何而來，且至下回續敘。

英宗之被弑，人以爲英宗之過嚴，吾以爲英宗之過寬，其評已見上回。惟晉王即位，不先聲明討賊，且令先鐵木兒爲首相，試思彼能弑英宗，獨不能戕自己乎？且自漢北入上都，一切命令，皆出先鐵木兒之手，以致威權愈甚，肆意妄行，甚至太醫家眷，亦可強拽入門，恣情毒宿，前如阿合馬、盧世榮等，尚不若此兇橫。國家愈衰，奸惡愈滋，讀史者能無廢書三歎乎？雖然，弑君之罪，尙可倖逃，強姦之罪，亦奚憚乎？大慙不誅，天下固無寧日也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衆惡駢誅 縱姦盜百官抗議

却說先鐵木兒，欲擁着少女尋歡，面上忽被擊一掌。這掌非少女所擊，乃是這半老佳人，旁擊過來的，當下惱了也。先鐵木兒，出外呼婢媼多人，將他母女襖去衣裳，赤條條的繫住牀上，覆以重衾。一面煨着鑊炭，藉禦寒氣，一面煮着春酒，狂飲了幾大觥，乘着酒興，搗被探姦，先探老陰，後及少陰。朱家母女沒法可施，口中雖是痛罵，奈身子不得動彈，只好任他淫汗事畢，就覆衾擁臥，呼呼的睡去了。令人髮指。

次日起床，仍把他母女繫住不放，只令侍媼強給飲食。到了晚間，依着昨天的老法兒，復去姦淫兩次。可憐朱家母女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滿望朱醫設法救他，誰知望眼將穿，毫無音耗。只見這窮凶極惡的奸賊，日夕淫瀆，直至三日將盡，方有侍媼進來，令母女穿好衣服，把他梳洗，擁出省門，勸上便輿，由輿夫抬還朱家去了。看官，試想朱家母女，得邀釋放，不是朱太醫從中運動，那裏有這般容易。原來朱太醫聞妻女被留，早知情勢不佳，先至中書省中，使人設法一些兒，有效果，轉身去籲請留守。留守以新皇繼統，方寵任也。先鐵木兒，不便在虎頭搔癢。况他是陪覲大臣，願從人旨，統歸節制，亦非留守所得越俎劾奏，因此反勸朱太醫得休便休，省得弄巧成拙。此何事也，乃

健休乎。

朱太醫焦急萬分，抓頭挖耳的思想，竟沒有頭路可鑽，那裏曉得天道禍淫，奸人數絕，竟來了一個大大的

救星，不但拔出朱太醫妻女，并且將元惡大懲，及一班狐羣狗黨，盡行伏法！這也是絕大的快事。好筆仗。那位救星恰是何人？乃是元朝宗室中一位王爺，名叫買奴。一作滿努。這買奴前曾隨着英宗，自上都扈還京。至南坡變起，買奴孤掌難鳴，竟奔投晉邸，願効力討逆。偏晉王急於嗣位，將討逆事暫擱不提，且命他在晉邸中收拾簡牘等件，自己啓蹕先發。及新皇帝寓上都，他方啓程到京。朱太醫曾與相識，忙去謁見，求他憐救妻女。買奴聞言，不由的怒髮衝冠，指天示朱太醫道：「我誓不與逆賊共戴此天！你回去候着消息，待我入見新帝，總有回報。」朱太醫拜謝欲去，買奴復道：「姦淫事尚小，弑逆事實大，我爲你計，亦不應該說及姦淫，且與你面子上，亦過不下去，不如仍從討逆入手，方好一網打盡哩。」買奴計畫，很是妥當。朱太醫道：「全憑大力！」於是朱太醫歸家，買奴入覲。經新皇帝慰勞，買奴乞屏去左右，以便密陳。新帝照准，立命侍從退出，買奴遂密啓道：「陛下嗣位，應天順人，奈何命也！先鐵木兒，作爲首相呢？一新帝道：「他有奉的功勞，所以命爲右相。」買奴道：「他若可自立爲帝，早已黃袍加身了，還肯來奉順麼？他與姦賊鐵失，合謀圖逆，共弑英宗，陛下首宜把他正法，方覺名正言順哩！」新帝默然不答。買奴道：「逆賊等忍弑先皇，豈真願事陛下？他因陛下前鎮漠北，恐聲罪致討，無術自全，所以奉上璽，授諸鴛鴦人，都若權歸他手，陛下轉成傀儡，此後一舉一動，反被逆黨所制，他得安享榮利，陛下反蒙惡名，天下後世，將疑陛下爲篡國哩！」正詞隱，真好口才。新帝愕然道：「朕何嘗有心篡逆？據汝說來，是朕且爲彼受過，朕亦不得不急圖討逆了！」買奴道：「前後左右，多是逆賊心腹，陛下既決意討逆，事不宜遲，便在今夕，休使他狗急跳牆！」新帝道：「甚善，勞汝替朕擊斬逆黨。」買奴請即書詔，新帝即手寫數行，給了買奴，並命遣晉邸衛兵，即夕前擊也。先鐵木兒等，買奴趨出，立即召集衛士，至中書省。此時也先鐵木兒，已有人報知買奴密奏狀，他只道是姦淫事洩，但發放朱太醫妻女，勸令歸家，便好消滅證據，洗釋罪惡，且可劾奏買奴評妄，反坐罪名。因此將朱家母女逼歸後，把酒澆愁，從容自在。偏偏不由你算不何買奴率着衛士，急馳而入，見他兀坐自斟，便笑着道：「右相在此獨酌，麼何不令朱太醫妻女陪飲，格外歡暢。」

哩！也先鐵木兒起座，佯作驚訝道：「王爺說甚麼？何來朱醫師婦女，休要含血噴人！」賈奴道：「朱家事不遑追究，有旨擊你逆賊！」也先鐵木兒道：「我是保主功臣，何賊可言？敢是你思謀逆麼？」賈奴道：「我不暇與你辯論，叫你去見先皇罷！」隨喝令衛士快行動手。也先鐵木兒向欲抵拒，怎禁得衛士齊上，把他反剪起來，上了錦械，牽出省門，一面將完者鎖南禿滿等盡行擊到。也先鐵木兒請入見嗣皇，面陳委曲。賈奴道：「你是先皇的舊臣，應在先皇前自伏，何必再覲新帝！」當下設着御案，上供先皇帝靈牌，令也先鐵木兒等就案跪着，然後由賈奴朗聲宣詔道：

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，合謀弑逆，神人共憤，傷王買奴帶領衛卒，卽夕密擊。該逆等凶惡昭彰，罪在不赦；擊住後，着卽斬首以謝天下，毋庸再鞠。

宣詔畢，卽將也先鐵木兒等擲出，一聲砲響，劊子手刀隨聲落，統是身首兩分。何苦爲惡？當下奏聞新帝，遂改命宣政院使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，陝西行中書左丞禿魯及通政院使紐澤，並爲御史大夫，速速爲御史中丞，並令旭邁傑紐澤率兵至京師，搜除逆黨。旭邁傑恐鐵失在京抗命作亂，遂夤夜前進，既到京城，先遣使人報鐵失，暨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，令他出城迎駕。鐵失等曾邀封賞，至此不防有詐，便坦然出迎。旭邁傑紐澤早已密囑兵士，令他列隊站着，待鐵失等下騎相見，便命跪聽詔敕。當由旭邁傑宣詔道：

先皇帝御宇三年，未開失德，而鐵失也先鐵木兒等，敢行大逆，竟有兩坡之變，駭人聽聞。朕因諸王大臣推戴，副登宸極，若非首除姦惡，既無以安先帝之靈，並無以洩天下之憤。爲此甫抵上都，卽將也先鐵木兒等，聲罪正法。惟在京逆黨，如鐵失輩，尙逍遙法外，特命中書右丞相旭邁傑，御史大夫紐澤，率兵到京，立將鐵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，擊下正法，餘如逆黨爪牙，亦飭令旭邁傑紐澤澈底查擊，毋得瞻徇，應加刑法，候覆奏定議。

鐵失等聽著旭邁傑宣詔，開口便撞出先皇帝三字，已是魂魄飛揚；及讀到拏下正法四字，越嚇得心驚膽戰。意欲起身逃竄，只見兩邊排着衛士，好似天羅地網一般，插翅難飛。旭邁傑讀罷詔敕，即叫衛士過來，將鐵失等除去冠帶，命即正法。霎時間頭都落地，數道靈魂，入阿鼻地獄中去了。若有地獄當爲此輩設。

鐵失等既伏誅，旭邁傑即刻進城，搜拏諸王。月魯不花、按梯不花、曲呂不花、孛羅兀魯思不花，及鐵失弟索諾木，一併發交法司，並查得御史臺經、歷朵兒只班、御史撤兒塔罕、兀都蠻、郭也先忽都等，素依附鐵失，朋比爲好，遂並行奏覆。月魯不花等擬賜死，朵兒只班等擬充戍，至覆詔到來，俱減罪一等，擬賜死的減爲充戍，擬充戍的減爲免官。

時中書平章政事張珪，聞得此詔，獨勃然道：「國法上強盜不分首從，發塚傷尸者亦死，索諾木嘗從弑逆，親斫丞相拜住右臂，乃反欲保他生命麼？」遂繕就奏牘，遣陳行在，略稱賊黨不宜追誅，索諾木加刃故相，親與逆謀，乞速付顯戮，以快人心等語。於是新帝准奏，即將索諾木梟首，流月魯不花於雲南，按梯不花於海南，曲呂不花於奴兒干，孛羅兀魯思不花於海島，朵兒只班等皆褫職爲民，一場逆案，總算處置明白，內外肅清。

新帝乃啓駕入京，親御大明殿，受諸王百官朝賀。禮成，追尊皇考 晉王爲皇帝，廟號顯宗；皇妣 弘吉刺氏爲宣懿淑聖皇后。嗣復上先皇尊諡爲睿聖文孝皇帝，廟號英宗。擬定次年改元，號爲泰定元年。

臺官復奏言：曩時鐵木迭兒專政，誣殺楊朵兒只，蕭拜住、賀伯顏、觀音保、鎖咬兒哈的迷失，杖竄李謙、亨、成、珪罷免，王毅、高昉、張志弼，天下咸知蒙冤，請旨昭雪。隨即頒詔，命存者召還錄用，死者贈官有差。旭邁傑又上言：逆黨作亂，諸王買奴趕赴督邸，願効死力，且言不除元凶，陛下美名不著，天下後世無從察知。聖衷嘉納，屢承獎諭。令臣等考查懿戚，能自拔逆黨，爲國効忠，莫如買奴一人，應加封賞，以示激勸。因此買奴得賞秦寧縣五千戶，受爵秦寧。王又頒賞討逆功臣，賜旭邁傑金十錠，銀三十錠，鈔七十錠；倒刺沙爲中書左丞相；倒刺沙曾與鐵失密謀，理應加罪，朝反

得遷播，其私可知。

知樞密院事馬某，御史大夫紐澤，宣政院使鎖禿，應加授光祿大夫，各賜金銀鈔有差，追贈故丞

相拜住爲太師，爵東平王，諡忠獻，稱爲清忠一德功臣，授其子答兒麻失里爲宗仁衛親軍都指揮使，賞功錄劄，死褒生，秦定初政，人民稱美，轉瞬間已是元年，小子因新帝歿後，未得立諡，史家亦稱爲秦定帝，所以後此稱帝，我亦云然。上文統稱新帝與前數帝繼位時名號不同，即是此意。

元夕御殿，朝賀禮儀，悉如舊制，不必贅述。惟敕諸王各還本部，

并召還闕帖睦爾於瓊州，阿木哥於大同，會浙江行省左承**趙簡**，能開經筵，及擇師傅，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

學，秦定帝乃命平章政事張珪，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魯迷，學士吳澄，集賢直學士鄧文原，以帝範資治通鑑

大學衍義，貞觀政要等書，指日進講。一面冊定皇后弘吉刺氏，名叫巴巴罕。特書其名，一正元史不絕諱名爲氏之說，一正後

來下嫁燕帖木兒之罪。並立皇子阿速吉八。一作阿蘇奇布。爲皇太子。冊立之日，天大風雨，四面晦暈，官民頗爲驚愕。已兆

不祥。秦定帝不以爲意，復選了兩個麗姝，作爲妃嬪，一名必罕，一名速哥答里，皆出弘吉刺氏，且係一對姊妹花。父

名買住罕，曾封襄王，這且按下慢表。都爲後文埋根。

且說秦定帝即位改元後，有事太廟，忽然廟內神主，失去兩座，一是仁宗神主，一是仁宗后神主。先是太常博

士李好文，曾建議在廟神主，應用木製，不宜金飾，所有金玉祭器，須貯諸別室，免致遺失等語。無如元代定制，神主

概製以金，當時以李博士議論迂不足採用，況且宗廟社稷，各有守官，何人敢來盜竊，因此率由舊章，並未改革。

至此竟有神主被盜一事，當令守京各官，派捕緝獲，偏偏追索十日，毫無賊證，監察御史木趙成慶，李嘉賓等奏

言盜竊太廟神主，由太常守衛不謹，應即議罪。奏入不報，是時奏知政事馬刺，兼領太常禮儀使，且有升遷左丞消

息，慙動了平章政事張珪，抗言太常奉守宗祧，責有攸歸，今神主被竊，應待罪而反遷官，賞罰不明，紀綱倒置，上何

以謝祖靈，下何以懲盜風，應持以宸斷，嚴覈功過，方可報本追遠，黜貪懲邪。這數語說得詳明痛切，總道秦定帝准

還有武備卿卽烈，故太尉不花，受家吏撒梯賄託，強收寡婦古哈，古哈係鄭國寶妻，曾爲命婦，國寶死後，遺產頗多，撒梯陰加詭譎，且見古哈尚在中年，自己又值喪偶，遂浼人往諷古哈，勸他再醮，古哈以門閥相沿，頗欲守節，拒絕不從，偏這撒梯貪財戀色，定欲取他到手，就去請託卽烈不花兩人，硬行出頭，逼他改嫁，撒梯古哈仍不肯允，卽烈等騎虎難下，詐稱奉旨令古哈再嫁，通令再嫁之旨，雖是詐傳，然亦由元代之不倫節烈，致有此弊。看官！你想古哈是一介孀婦，那裏抗得過聖旨？只好除了喪服，改著艷裝，乘輿至撒梯家，與他成婚。何不就死，但死節最難，到數難時，亦或感念帝德。撒梯得了古哈，歡愛非常，並將他家畜產一併取來，偏臺官不肯玉成，竟爾據實陳奏，殊殺風象。并劾卽烈不花矯旨的罪狀，有旨令刑部訊鞫。卽烈不花無從圖賴，暗中恰向左丞相倒刺沙處，奉送金銀鈔若干，託他挽回。果然錢神有靈，可以買命，不消兩日，竟下了一道敕詔，只說是世祖舊臣，加恩貸罪。

又有遼王脫脫，鎮守遼東，乘泰定帝新立，頻詔大赦以前，竟報復私讎，妄殺親王妃主百餘人，佔奪羊馬畜產。經臺官奏請廢徙，亦不見報。會值山崩地震，雷迅風烈，諸災異，泰定帝只令番僧大作佛事，以期禳解。且令在壽安山寺集僧誦經，約以三年，自己却巡幸上都，備駕前去。於是平章政事張瑄，選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會議時弊，決計諫諍。適上都亦有詔到來，戒飭百官，并命大都守臣詳言利病，各官遂公推張瑄主稿。瑄正滿懷痛憤，卽草就數千言，成了一篇曠前絕後的大奏章，擬親至上都面奏。大衆見了，無不稱爲大手筆，小子有詩咏道：

事君無隱由來久，千古爭傳諫士言。  
欲知奏疏中如何措詞，待下回觀繆陳明。留得一編遺草在，大元久遠直聲存。

泰定帝至上都，從賈奴之請，誅也先鐵木兒等。看似劊凶而惡，足快人心，實則仍爲一己計，欲自免助道之名，不憚不討除遺黨。春秋之法在赤心桃園之獄，史書趙盾泰定帝雖稍差一閱，其心固不可問也。况倒刺沙亦與逆謀，卒因前時私寵，不加其罪，反擢其官，蓋神主者得逃法外，逼再嫁者且恕罪名，蓋王有辜不之問，佛事屢修不之省，極極失敗，安知不出倒刺沙輩從中

邊感乎是回敘述，已將秦定帝之心迹，揭明紙上，史稱其能守祖憲，號稱治平，其然豈其然乎！

### 第三十七回 衆大臣聯銜入奏 老平章嫉俗辭官

却說平章政事張珪，既擬就奏稿，出示百官，由員外郎宋文瓚代讀奏稿，其詞云：

國之安危，在乎論相。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，後用李林甫楊國忠，天下騷動，幾致亡國。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，克復舊物，然自是藩鎮縱橫，紀綱亦不復振矣。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，布置邪黨，奸惑蒙蔽，保祿養福所致，死有餘辜。如前宰相鐵木迭兒，奸狡險深，陰謀叢出，專政十年，凡宗戚忤己者，巧飾危開，陰中以法，忠直被誅，竄者甚衆。始以驕敗，諂附權奸，失列門，及嬖幸也，里失斯之徒，苟全其生，尋任太子太師。未幾仁宗賓天，乘時幸變，再入中書，當英廟之初，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，表裏爲奸，誅殺蕭楊等，以快私怨。天討元凶，失列門之黨既誅，坐邀上功，遂獲信任。諸子內布宿衛，外據顯要，蔽上抑下，杜絕言路，賣官鬻獄，威福已出一令。發口上下股栗，稍不附己，其禍立至。權勢日熾，中外寒心。由是羣邪並進，如逆賊鐵失之徒，名爲義子，實其腹心，忠良屏迹，坐待收繫。先帝悟其恣惡，卜碑奪爵，籍沒其家，終以遺患，構成弑逆。其子鎖南，親與逆謀，所由來者漸矣。雖剖棺戮尸，夷滅其家，猶不足以塞責。今復回給所籍家產，諸子尚在京師，蠶緣再入宿衛，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，雖死猶正其罪，况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！臣等宜遵成憲，仍籍鐵木迭兒家產，遠竄其子孫於外郡，以懲大姦。君父之讎，不共戴天，所以明綱常，別上下也。鐵失之黨，結謀弑逆，君相遇害，天下之人，痛心疾首，所不忍聞。比奉旨以鐵失之徒，既伏其辜，諸王按梯不花，孛羅月魯不花，兀魯思不花，亦已流竄，逆黨脅從者衆，何可盡誅，後之言事者，其勿復舉。臣等議古法弑逆，凡在官者殺無赦，聖朝立法，強盜劫殺庶民，其同情者猶且



首從俱罪，况弑逆之黨，天地不容，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。

書曰：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臣無有作福作威。臣而有作福作威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國，蓋生殺予奪，天子之權，非臣下所得盜用也。遼王脫脫，位冠宗室，居鎮遼東，屬任非輕。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，不能討賊，而乃觀幸赦恩，報復讎忿，殺親王妃主百餘人，分其羊馬畜產，殘忍骨肉，盜竊主權，聞者切齒。今不之罪，乃復厚賜放還，仍守爵土，臣恐國之紀綱，由此不振，設或效尤，何法以治。且遼東地廣，素號重鎮，若使脫脫久居，彼既縱肆，得無忌憚，况令死者含冤，感傷和氣，臣等議累朝憲典，聞赦殺人，罪在不原，宜奪削其爵土，置之他所，以彰天威。

刑以懲惡，國有常憲，武備卿即烈，前太尉不花，以累朝待遇之隆，俱致高列，不思補報，專務姦欺，詐稱奉旨，令檄梯強收鄭國寶妻古哈，貪其家人畜產，自恃權貴，莫敢如何。事聞之官，刑曹逮鞠服實，竟原其罪，鑿殺之下，肆行無忌，遠在外郡，何事不爲。夫京師天下之本，縱惡如此，何以爲政。古人有言：一婦街冤，三年不雨。以此論之，即非細務。臣等議宜以卽烈不花付刑曹鞠之，中寶寶物，世祖時不聞其事，自成宗以來，始有此弊。分珠寸石，售直數萬，當時民懷憤怨，臺察交言。且所酌之鈔，率皆天下窮民濟血，鑄鍊取之，從以筆撻，何其用之不吝。夫以經國有用之寶，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，是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，妄稱呈獻，冒給回賜，高其直且十倍。蠶蠹國財，暗行分用，如沙不丁之徒，頃以增價中寶事敗，具存吏牘。陛下卽位之初，首知其弊，下令禁止，天下欣幸。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，較其元直，利已數倍。有事經年遠者，計三十餘萬錠。復令給以市舶番貨，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，歲入止十一萬錠，已是四年徵入之數，比以經費弗足，急於科徵，臣等議番舶之貨，宜以資國用，紓民力，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。

太廟神主，祖宗之所妥靈，國家孝治天下，四時大祀，誠爲重典。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，盜利其金而竊之，至今未獲，斯乃非常之事，而捕盜官兵，不聞杖責。臣等議庶民失盜，應捕官兵，尙有三限之法，監臨主守，倘失官

物，亦有不行知覺之罪。今失神主，宜罪太常，請據其官屬免之。

國家經費，皆出于民，量入爲出，有司之事。比者建西山寺，損軍害民，費以億萬計，刺繡經幡，馳驛江浙，逼迫郡縣，雜役男女，動經年歲，窮奢致怨。近詔雖已罷之，又聞姦人乘閒，奏請復欲興修，流言喧播，羣情驚駭。臣等議宜守前詔，示民有信，其釧造刺繡事，非歲用之常者，悉罷之。

人有怨抑，必當昭雪，事有枉直，尤宜明辨。平章政事蕭拜住，中丞楊朵兒只等，枉遭鐵木迭兒誣陷，籍其家以分賜人，聞者嗟悼。比奉明詔，還給原業，子孫奉祀家廟，修葺苟完，未及寧處，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，止酬以直，卽與再羅斷沒無異。臣等議宜如前詔，以原業還之，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，則人無冤憤矣。

德以出治，刑以防姦。若刑罰不立，奸宄滋長，雖有智者，不能禁止。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，遇朱太醫妻女，過省門外，強拽以入，姦宿館所。事聞有司，以愆從上，都爲解，竟勿就鞫。元惡雖誅，羽翼未戢。臣等議宜遵祖成憲，凡助惡爲虐者，悉執付有司鞫之。臣等又議天下囚繫，不無寬滯，方今盛夏，宜命省臺選官審錄，結正重刑，疏決輕繫，疑者申問詳讞。

邊鎮利病，宜令行省行臺，博究興除。廣海鎮戍卒更病者，給粥食藥，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，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。歲貢方物，有常制。廣州東莞縣大步海，及惠州珠池，始自大德元年，姦民劉進程連言利，分擬戶七百餘家，官給之糧。三年一採，僅獲小珠五六兩，入水爲蟲魚傷，死者衆，遂罷珠戶爲民。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察兒等，又獻利於失列門，覈設提舉司監採。廉訪司言其擾民，復罷歸。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中旨，馳驛督採，耗糜食，疲民驛，井舊制，請悉罷遣歸民。

善良死於非命，國法當爲昭雪。鐵失弒逆之變，學士不花，指揮不顏忽里，院使秃古思，皆以無罪死，未得褒贈。鐵木迭兒專權之際，御史徐八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，及賈禿堅不花之屬，皆未申理。臣等議宜追贈死者，優

敝其子孫，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，其餘有冤抑者，具實以聞。

政出多門，古人所戒。今內外增置官署，冗俸濫，白丁驟隲，出身入流，壅塞日甚，軍民俱蒙其害。夫爲治之要，莫先於安民，安民之道，莫急於除濫費，汰冗員。世祖設官分職，俱有定制。至元三十年以後，改陞釁設，日積月增，雖嘗奉旨取勘減降，近侍各私其署，夤緣保識，姑息中止。至英宗時，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，十有三署，徵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，不幸遭罹大故，未竟其餘。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，若復尋常取勘調虛文，延歲月，必無實效。卽與詔旨異矣。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，署置官吏，有非世祖之制，及至元三十年已後，改陞釁設員冗者，詔至日悉減除之。

自古聖君，惟誠於治政，可以動天地，感鬼神，初未嘗微福於僧道，以厲民病國也。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，醜事佛事之目，止百有二。大德七年，再立功德使司，積五百有餘。今年一增其目，明年卽指爲例，已倍四之上矣。僧徒又復營幹近侍，買作佛事，自稱特奉傳奉，所司不敢致問，供給恐後。夫佛以清淨爲本，不奔不欲，而僧徒貪慕貨利，自違其教，一事所需，金銀鈔幣，不可數計，歲用鈔數千萬錠，數倍於至元間矣。凡所供物，悉爲己有，布施等鈔，復出其外，生民脂膏，縱其所欲，取以自利，畜養妻子，彼旣行不修潔，適足褻慢天神，何以邀福。比年佛事愈繁，累朝享國不永，致災愈遠，事無應驗，斷可知矣。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，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，及累朝忌日醜禪佛事名目，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，餘悉減罷。近侍之屬，並不得巧計擅奏，妄增名目。若有特奉傳奉，從中書復奏乃行。

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，莫先於節用。蓋侈用則傷財，傷財必至於害民。國用匱而重斂生，如鹽課增價之類，皆足以厲民矣。比年游惰之徒，妄投宿衛部屬，及官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，不可勝數。一人收籍，一門蠲復，一歲所請衣馬駕糧，數十戶所徵入，不足以給之，耗國損民，莫此爲甚。臣等議諸宿衛官女之屬，宜如世祖時支請

之數給之，餘悉備汰。

閩端赤牧養馬駝，歲有常法，分布郡縣，各有常數。而宿衛近侍，委之僕御，役民放牧，始至卽奪其居，俾飲食之，殘傷桑果，百害叢起，其僕御四出，無所拘鈐，私竊芻豆，辱損馬駝。大德中始貴州縣正官監視，蓋暖棚圍槽，擬以牧之。至治初復散之民間，其害如故。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，臣等議宜如大德圍槽之制，正官監臨，閱視肥瘠，拘鈐宿衛僕御，著爲令。

兵戎之興，號爲凶器，檢閱邊釁，非國之福。曩夷無知，少梗王化，得之無益，失之無損。至治三年，參卜郎盜劫殺使臣，利其財物而已。至用大師，期年不戢，傷我士卒，費國資糧，臣等議好生惡死，人之恆性，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，遣良使抵壘招諭，簡罷冗兵，明敕邊吏，謹守禦，勿生事，則遠人格矣。天下官田歲入，所以贍衛士，給戍卒，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，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，遂令中書酬直海漕，虛耗國儲。其受田之家，各任土著，姦吏爲贓官，催甲斗級，巧名多取，又且驅迫郵傳，徵求饋廩，折辱州縣，閉債逋負。至倉之日，變鬻以歸，官司交忿，農民寤竄。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，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，輸之公廩，計月直折支以鈔，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，給之大都。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，悉拘還官，著爲令。

國家經費，皆取於民。世祖時，淮北內地，惟輸丁稅，鐵木迭兒爲相，專務聚斂，遣使括勘兩淮、河南、田土，重併科糧，又以兩淮荆襄沙磧，作熟收徵，徵名興利，農民流徙。臣等議宜如舊制，止徵丁稅，其括勘重併之糧，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，悉除之。世祖之制，凡有田者，悉役之民，典賣田隨收入戶。鐵木迭兒爲相，納江南諸寺賄賂，奏令僧人買民田者，毋役之以里正，首之屬，逮今流毒細民。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，及亡宋舊業，如舊制勿徵。其僧道典買民田，及民間所施產業，宜悉役之，著爲令。

僧道出家，屏絕妻孥，蓋欲超出世表，是以國家優視，無所徭役。且處之官寺，宜清淨絕俗，爲心誦經祝壽。比

年僧道，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。如蔡道泰所講主之徒，傷人逞欲，壞教干刑者，何可勝數？俾奉祠典，豈不墜天譴！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，宜罪以舊刑，能遣爲民。

賞功勳善，人主大柄，豈宜輕以與人世？祖臨御三十五年，左右之臣，雖甚愛幸，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。比年賞賜泛濫，蓋因近侍之人，窺伺天顏喜悅之際，或稱乏財無用，或稱嫁女取婦，或以技物呈獻，殊無寸功小善，遞互奏請，要求賞賜，奄有國家金銀珠玉，及斷沒人畜產業。似此無功受賞，何以激勸？既傷財用，復啓佞門。臣等議非有功勳勞效，著明實蹟，不宜加以賞賜，乞著爲令。

臣等所言弒逆未討，姦惡未除，忠憤未雪，冤枉未理，政令不信，賞罰不公，賦役不均，財用不節，民怨神怒，感傷和氣，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，消弭災變。臣等不勝翹切待命之至。

宋文瓚一氣讀畢，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，統鼓掌道：「近今弊竇，統由張平章說盡。若此奏上去，能邀聖上允准，一一施行，乃是國家的大幸了！」張珪道：「我擬親至上都，面陳此疏，免得內臣沮格。」宋文瓚道：「晚生願隨老平章同去，何如？」張珪道：「好極！但繕錄奏稿，還仗大筆。我已老朽，不願作蠅頭小楷了。」文瓚道：「晚生理當効勞。」

當下百官散歸，文瓚亦回寓，把奏稿恭楷錄正，差不多至半日餘，方纔告竣。並將會議各官，聯銜署名。到了次日，便偕張珪赴上都。珪卽入覲，奏定帝，遞上奏疏。奏定帝展覽多時，似乎有些討厭的神氣。張珪嘆盡心血，不值奏定帝一顧，奈何淡淡的答道：「朕知道了！卿自京至此，未免勞頓，且在行轅休息，再作區處。」張珪叩謝而出。

待了兩日，並不見有詔敕下來，轉增煩悶。適宋文瓚亦來謁談，張珪道：「我等奏議，共有數條，偏似大石沈海，一條未蒙敕行，難道就此過去，便好治國麼？」文瓚道：「老平章何不再行謁奏，總要宸衷酌行，方可漸除時弊。」張珪點頭。次晨復至行宮朝奏定帝，行禮畢，復啓奏道：「臣聞日食修德，月食修刑，應天以實，不以文，動民以行不

以言，目今刑政失平，所以天象垂變，陛下仰承天心，務乞矜察，臣等遂條奏議，即請施行。」泰定帝答道：「待朕返京師後，擇要施行便了。」珪不便再陳，只得告退。

既而御史臺臣秃忽魯紐澤等，復奏陳災異屢見，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，可否仰自聖裁。且言臣等爲陛下耳目，不能糾察奸吏，慢官失守，宜先退避以授賢能。泰定帝覽了此奏，便批諭御史所言，失在朕躬，卿等不必辭職。臺官等無可奈何。只丞相旭邁傑倒刺沙兩人，心中未安，也遞呈一疏，路說天象告儆，陛下以憂天心爲心，反躬自責，謹遵祖宗聖訓，修德慎行，飭臣等各勤乃職。手詔至大都，居守省臣，皆引罪自劾，臣等爲左右相，才下讒昏，當國大任，無所襄贊，以致災祲迭見，罪在臣等，理應退黜。此外諸臣，各勤職守，無罪可言。謂中帶刺。泰定帝仍批諭道：「卿等若皆辭避，國家大事，誰與共理？總教靖供爾職，勉迪百工，自可徐回天變，不必再辭。」一副是以後，不聞再詔，連回蹕京師的期限，也懸宕過去。

張珪憤悶得很，遂託稱老病，上表辭職。有詔常見免拜跪，并賜小車，得乘至殿門下。珪復請剋日還京，總算邀准，回鑾後，只望泰定帝踐着前言，如議施行，偏詔旨下來，一道是禁言赦前事，一道是將赦前籍沒的家產，如數給還。看官，你想此時的張平章，還肯在朝委蛇麼？當下奏陳病勢日劇，非扶掖不能行，懇即日放歸，得返首邱，死且感恩云云。小子有時咏張平章道：

忠臣不肯效阿容，可奈良言未見從。  
從此挂冠林下隱，白雲深處住行蹤。  
未知泰定帝曾否允准，且至下回敘明。

張珪一疏爲元史中僅見之文，列傳中備錄無遺。本回亦就此採入，一以揭張平章之忠，一以明泰定帝之失。泰定以旁支入承大統，龍飛九五，仰荷天休，不於此時從賢納諫，除害興利，何以孚輿望而貽孫謀乎？卒致晏駕以後，即窩內發生無德政，覆無美益，一代嗣君，反成閔位，是不得謂非咎由自取也。張珪廉諫不從，即託病乞歸。古人云：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吾於珪殆遇之。

焉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壽徵 迎藩王入承大統

却說張珪辭職甚力，泰定帝尚是未允，只命養病西山，並加封蔡國公，知經筵事，別刻蔡國公印作爲特賜。禮其言，留他何用。張珪移居西山，過了殘臘，復上疏乞歸，乃蒙允准，解組歸里，還我自由。未幾復接朝旨，召他商議中

書省事。珪不肯就徵，引疾告免。至泰定四年卒於里，遺命上蔡國公印。珪係弘範子，字公端。少時從父滅宋，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，爲弘範所救，待以賓禮。命珪就學，光薦乃以平生所得著成相業一書授珪，熟讀珪因此成文武材。元朝中葉，要推這位老平章，是一位純臣了。補敘昭解所以善善，且亦是文中總密處。

這且休表。單說張珪回籍，朝右少一個直臣，泰定帝朝罷無事，壹意佞佛。每作佛事，輒飯僧數萬人，賜鈔數千錠，并命各處建寺，雕玉爲楹，刻金爲像，所費以億萬計，毫不知情。泰定帝又親受佛法於帝師，連皇后弘吉刺氏以下，也都至帝師前受戒。這時候的帝師，名叫亦思卜，每年所得賞賜不可勝計。帝師弟賽鳴伊實職，自西域遠來，詔令中書持酒郊勞，非常敬禮。帝師兄索諾木藏布，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，封白蘭王，賜金印，給圓符，使向公主。僧可尙主，大約亦輪身大有極耳。僧徒多號司空司徒國公，佩帶金玉印章，因此氣餒薰灼，無所不爲。在京尙敢橫行，出都

愈加恣肆，見有子女玉帛，無不喜歡，所求不遂，即大肆咆哮。西臺御史李昌，嘗痛心疾首，據實抗奏道：

臣嘗經平涼府，靜會定西等州，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，給繹道途，馳騎累百，傳舍至不能容，則假館民舍，因而迫逐男子，奸污婦女。奉元一路，自正月至七月，往返百八十五次，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，較之諸王行省之使，十多六七，驛戶無所控訴，臺察莫得誰何。且國家之製圓符，本爲邊防警報之虞，僧人何事而輒佩之？乞更正僧

人給驛法，且得以糾察良莠，毋使混淆；是所以肅僧規，卽所以遵佛戒也。伏乞陛下准奏施行！

奏入不報，後開僧侶擾民益甚，乃頒詔禁止，其實仍是一紙空文。敷衍了事，未幾又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。這盧師寺在宛平縣盧邱山，向稱大刹，此次奉安御容，大興土木，役卒數萬人，糜財數百萬兩，裝飾得金碧輝煌，一時無兩。然後另建顯宗神主，奉置殿中，懸額署名，號爲大天源延聖寺。賜住持僧鈔二萬錠，並吉安臨江二路口千頃中書省臣，未免看不過去，又聯名奏道：

臣等聞養給軍民，必藉地利。地之所生有限，軍民猶懼不足，况移供他用乎？昔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，賜僧永業，當時已號虛費。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，較之世祖，用增倍半。若武宗之崇恩福元，仁宗之承華普慶，租權所入，益又甚焉。英宗鑿山開寺，損兵傷農，而卒無益。夫土地祖宗所有，子孫當共情之。臣恐茲後藉爲口實，妄興工役，徵福利以逞私欲，福未至而禍已集矣。唯陛下察之！

秦定帝得此奏後，却也優詔旌直。但心中總是迷信，遇着天變人異，總令番僧虔修佛事，默祈解禳。番僧依着故例，請釋赦囚，所以赦詔疊見。凡有姦盜貪淫諸罪，統得遇赦邀恩，一律洗刷。就是出獄重犯，再被逮繫，轉瞬間又得釋放。看官試想，天下有幾個悔過的罪人，愈寬愈壞，輦轂之下，尚無王法，外省更不必論了。慶言佞佛之弊，是爲誕人說法。

秦定帝始終未悟，並因次子誕生，疑爲佛佑，甫離襁褓，卽令受戒。爲了拜佛情殷，反把郊天禱祖的大禮，擱過一邊。監察御史趙思魯，以大禮未舉，奏言天子親祀郊廟，所以通精誠，迎福釐，生蒸民，阜萬物，歷代帝王，莫不躬親將事，應講求故例，虔誠對越，方可隱格純嘏。秦定帝不以爲然。有了佛佑，自可不必知祀。全臺大譁，復入朝面陳。秦定帝道：「世祖成憲，不聞親祀郊廟。朕只知效法世祖，世祖所行的事件，朕必遵行；世祖未行的事件，朕也不願增添。此後郊天祭廟，可遣大臣恭代便了。」臺官還想再陳，秦定帝竟拂袖退朝。



嗣因帝師圓寂，大修佛事，命塔失鐵木兒紐澤監督，召集京畿僧侶，誦經諷咒，差不多有數十天，一面另延西僧藏班藏卜爲帝師，齋奉玉印，詔諭天下。又命作成宗神御殿於天壽萬寧寺，一切規模，與顯宗神御殿相似。

正在百堵皆興的時候，忽由太常入奏，宗廟中的武宗金主，及所有祭器，統被盜竊去了。前時竊藏仁宗神主至此

又顯武宗神主，堂太廟，高留盜賊，令人不解。秦定帝命再作金主，奉安廟中，應行捕盜等情，也模糊過去。後復因臺官劾奏，幾酌斥太常禮儀等官，只神主不翼而飛，終無下落。

會揚州路崇明州海門縣海溢，汴梁路扶溝蘭陽河溢，建德杭州衢州屬縣水溢，還有真定晉寧延安河南等路屯田，遇了旱災，大都河間奉元懷慶等路，遇了蝗災，鞏昌府通渭縣山崩，礮門地震，有聲如雷，晝色晦冥，天全道山亦爆裂，飛石斃人，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，同日地震，各處警報絡繹，秦定帝只與西僧商量，教他朝拜梵語，暮鼓鐘鈸，膜拜頂禮，祈福消災。且徧飭京內外各官，恭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。總道是神佛有靈，暗中庇佑，誰料旱荒水荒，蟲災風災，種種狀況，雜沓而來。百姓報官長，官長報皇上，弄得秦定帝胸無定見，却想了一個法兒，下詔改元，斷佛無益，改元更屬無謂。當由廷臣議定「致和」二字，於秦定五年春季，改秦定爲致和。且仍詔告帝師，命各僧佛事加度，并飭於沿海各地，建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座，鎮壓海隘。真是捉鬼。

帝師藏班藏卜上言，皇帝雖已受佛法，但欲增福延壽，還須親受無量壽佛戒，秦定帝當即允准，擇日御興聖殿，邀請帝師到來，督設經壇，上供無量壽佛金牌，下設幢幡寶蓋，樂篋鐘懸，當由帝師座下的僧徒，吹起法螺，搖動金鈴，接着大鑼大鈸，敲擊起來。帝師着紅衣，戴毘盧帽，先至壇前焚香禱告，口中不知念着什麼番語，咪咪叭叭的說了一回，然後導引秦定帝，至壇前跪着。帝師在旁虔誦祝詞，復念了無數佛號，方令秦定帝學着僧規，膜拜受戒。是時后妃人等，亦羣集壇前，興聖殿內外，擁擠得什麼相似。那一班僧侶，多是張頭探腦，搖目擦睛，你說是那個美麗，我說是這個妖嬈，彼此評頭品足，觀聽嬉香，就是口中所念的波羅密多，阿彌陀佛，也覺顛倒錯亂，語無倫次。

最勝佛未曾請到，女觀音等先已值燈，安得不令僧侶動心？至受戒禮畢，秦定帝出殿，大衆散去，帝師亦回寺，僧徒等也都退歸。飲酒擁嬌去了。樂得過。

次日，由宮中發出金銀鈔，賞給僧徒，又費了若干萬兩。秦定帝以福壽雙增，非常欣慰。會出獵柳林，偶受感冒，不憚累日，遂思巡幸上都，游春解悶。當命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，一作雅克特穆爾留守京師，自率皇后、皇太子及丞相倒剌沙等，命駕北去。自春至夏，留寓行宮，鎮日裏流連酒色，不聞朝政。

會殊祥院使也先坦，自建康北來，密語丞相倒剌沙，以懷王將有他變，不可不防。倒剌沙立即奏聞，請旨徙懷王居江陵。這懷王却是何人？就是武宗次子圖帖睦爾。先是秦定帝即位，召諸王還邸，圖帖睦爾亦自瓊州召歸，見三十六回。受封懷王。秦定二年，命出居建康，以也先坦爲懷王衛士也。先坦與懷王不協，乃私至上都，密進讒言。秦定帝不遑查察，竟照倒剌沙奏議，遣宗正扎魯忽赤雍古台南下，命懷王徙居江陵。懷王遵旨西遷，扎魯忽赤等同報時，秦定帝已遘疾病，日甚一日，竟於七月新秋，宴駕上都，壽僅三十六。無量壽佛戒之效何如？

丞相倒剌沙利太子年幼，不即擁立，竟擅權自恣，獨行獨斷，於是天怒人怨，衆畔親離，國家大變，又復從此發生。倡難的人，便是留守京師的燕帖木兒。燕帖木兒是元季大盜，所以特別點醒。

燕帖木兒是從前的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第三子，武宗鎮朔方時，已備列宿衛，深得寵幸。牀兀兒歿，承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。秦定二年，加授太僕卿，致和元年，進簽書樞密院事，留守京師，實掌樞密院符印。自聞秦定帝罹罹疾，遂懷異謀，自思身受武宗寵遇，不能輔他二子，入承帝位，未免有負主恩。秦定帝亦寵你高官，何不自思圖報。因此與繼

母察吉兒公主，族黨阿剌帖木兒及密友李倫赤等商議，將乘秦定帝病殂後，迎立懷王。圖帖睦爾繼承武宗遺統。至秦定帝崩，皇后弘吉剌氏遣使詣京，命平章政事烏都伯刺，一作都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，諭安百姓。燕帖木兒知勢難再緩，即進語西安王道：「故主已殂，太子尚幼，國家須擇立長君，乃可無虞。况天下正統，應屬武宗嗣。」

子英宗已不當立，大行皇帝更出旁支，益加淆雜，今日宜正名定分，迎立武宗嗣子，時不可失，功在速成，王爺以為何如？」無非希定策功耳，逆期忠義。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道：「言固甚是，但周王遠居漠北，奈何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懷王曾居江陵，何不先行迎立？」西安王道：「弟不先兄，此處還須商酌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先迎懷王入都，安定人心，然後再迎周王，仁宗故事，何妨踵行？」西安王道：「上都方有命令，飭烏都伯刺收集印章，我欲舉事，彼竟不從，這又未免為難了！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昔人有言，先發制人，王爺果允行義舉，只教募賞勇士，立可成功！」西安王點頭道：「你去委行布置，我總無不贊成。」

燕帖木兒趨出，即日召集心腹，准備停當。翌日黎明，由西安王下令，召集百官至興聖宮，會議要事。平章政事烏都伯刺、伯顏察兒，偕官屬先到，西安王亦乘車而來。

既入座，烏都伯刺正要宣布后敕，令百官齋繳印章，忽見燕帖木兒率着阿剌鐵木兒、李倫赤等十七人，帶刀奔入，外面並有勇士數百人，趨立門外。烏都伯刺料知有變，遂叱問道：「簽書意欲何為？」燕帖木兒厲聲道：「武宗皇帝有子二人，孝友仁文，播名遠邇，今乃一居朔漠，一處南陲，武宗有知，亦當深憫，况天下係武宗的天下，一誤寧可再誤，今日正統，應歸還武宗嗣子，敢有再紊邦紀，不從義舉，是與亂賊相等，例當處斬！」言畢，拔刀出鞘，怒目而立。彷彿強盜。

烏都伯刺、伯顏察兒兩人，欲抗詞答辯，偏燕帖木兒不容分說，竟令阿剌鐵木兒、李倫赤等，一齊動手，將他二人擊下。中書左丞、宋、宋等道：「簽書莫非造反不成？」言未已，已被燕帖木兒砍倒，頓時闔座大亂。燕帖木兒指揮勇士，縛住宋、宋，并執參知政事王士熙，參議中書省事脫脫、吳秉道，侍御史鐵木哥、邱士傑，治書侍御史脫歡，太子詹事丞王桓等，概置獄中，自與西安王入守內廷，分布腹心於樞密院，自東華門夾道，重列軍士，使人傳命往來，嚴防他變。一面再召百官入內聽命，即令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，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，乘着快驛，迎懷

王圖帖睦爾於江陵。且使囑河南行省平章伯顏，選兵扈駕，不得有悞。

明里董阿等既去，遂封府庫，拘百司印，遣兵守諸要害，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，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，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，前陝西行省參政王不憐台吉爲樞密副使，蕭忙古解仍爲通政院使，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，分典庶務，於是募死七，買戰馬，運京倉米，餉輸士卒，復遣使至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。

當時有衛軍失統，賢謁選與罷退軍官，俱發給符牌，靜候調遣。諸人受命後，未知所謝，各瞪目立着。當由中書省官，指使南向拜謝，大衆驚悚，毛髮凜然，方知內廷意屬懷王了。極寫詭密。

燕帖木兒宿衛禁中，一夕數徙，莫如所處，有時或坐以待旦，你亦怕死麼？暗思母弟撒敦，子唐其勢，尚在上都，因密遣塔失帖木兒，召使歸京。兩人都樂了家眷，星夜奔還。是時京內無主，羣議沸騰，燕帖木兒恐人心未安，詐令塔失帖木兒充作南使，只云懷王旦夕且至，民勿疑懼，又令乃馬台詐爲北使，稱周王亦已南來。用心亦甚。復命撒敦率兵守居庸關，唐其勢率兵屯古北口，抗禦上都。一面再遣撒里不花鎖南班，往江陵促駕早發。

時董里明阿等早至河南，晤着平章伯顏，與語密謀，伯顏告知平章曲烈，右丞別鐵木兒，令發兵南迎。偏兩人，不識時務，硬行阻撓，伯顏嘆道：「我本受武皇厚恩，委以心膂，今爵位至此，還有何望？只因大義相臨，不敢推諉，所以爲此轉告，願兩公不要阻撓。」曲烈仍是不從，恣得伯顏性起，竟將兩人殺斃，遂別募勇士五千人，令蒙哥不花帶着，馳迎懷王。自己亦秣馬厲兵，嚴裝以俟。參政脫別台進諫道：「今蒙古兵馬，與衛卒同在上都，內地諸隘，守兵單弱，恐此事不易成功哩。」伯顏怒叱道：「你敢撓亂士心麼？違令者斬！」脫別台慌忙退出。是夕竟懷刃入刺伯顏，被伯顏察覺，拔劍砍死，并奪他所部軍器，收馬千二百騎。會懷王在江陵，經撒里不花等催促，即日動身。先令撒里不花往報伯顏，封爲河南行省左丞相。至懷王到河南，伯顏屬驍騎，擐甲胄，率百官父老，肅迎郊外。既導入，復俯

伏稱萬歲，並上前叩首勸進，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，親賜伯顏，又命他扈從北行。正是

萬騎遙從南陸發，六飛快向北郊來。

欲知入京後如何情狀，容待下回表明。

元代之佞佛，自世祖始，後世子孫，益增迷信，此創業垂統之君，所由貴慎自貽諍者也。本回于泰定佞佛事，概乎言之。至受無量壽佛戒一段，尤寫出僧侶情弊，禹鼎鑄姦，神犀照怪，無逾於此。此非著書人好爲描摹，實因淫僧賊禿，大都爾爾，奉勸世間，善男信女，速即回頭，毋爲若輩播弄，共苦心固可見也。且泰定帝在位五年，之善可述，所誅逆黨，亦非本心。至其後好作佛事，意者其恐逆黨之冥中報復，姑藉此爲懺悔計乎？妄駕以後，卽生內變，佛其果有靈耶？抑無靈耶？彼如燕帖木兒之圖立懷王，抗拒上都，尤足以見佞佛之主，非徒無益，反且速禍，讀史者當亦知所戒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稱尊頒敕 太平王殺敵建功

却說懷王圖帖睦爾，既至河南，令伯顏從行，以前翰林學士承旨阿不海牙，繼伯顏後任，遣前萬戶李羅等將兵守潼關，并分道遣使，召宣靖王賈奴，鎮南王鐵木兒不花，威順王寬徹不花，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等，率屬來會。諸王陸續到來，然後整駕北發。是時上都諸王滿剌哈台，宗正扎魯忽赤，闊闌出，前河南平章政事買闐，集賢侍讀學士兀魯思不花，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，已得燕帖木兒密函，令他卽日起事，響應京師。正在暗中安排，不料事機漏洩，被倒刺沙聞知，竟親率衛兵，各處搜拏，不到一日，竟將十八人捉住，九雙，請了泰定皇后，命令斥他謀逆，個個處斬。

倒刺沙自思雖月無主，究竟不妥，遂入謁泰定皇后，願擁立皇太子阿速吉八爲帝，尅期登位。泰定皇后自然

樂從，遂於致和元年八月，召集梁王王禪，一作旺辰。遂王脫脫，右丞相塔什特穆爾，舊作塔失，潰木兒，因與前大都使臣名重，故用新名。太尉不花，御史大夫紐澤等，奉皇太子阿速吉八，卽位上都，尊皇后弘吉刺氏爲皇太后，擬定次年改元

天順。樂定帝在位五年，其子已早爲儲貳，侯父終子及之例，則阿速吉八之嗣位，亦屬正當，故特再改元，以存書法。天順帝年纔九齡，書天

順帝，亦有發意。朝賀時，統由倒刺沙護持，方得終禮。遂命諸王失刺，平章政事乃馬台，此乃馬台與上文異人同名。詹事欽

察，率兵襲京畿。巧值阿速衛指揮使脫脫木兒，由上都自拔來歸，奉京師命令，駐守古北口。他已預知失刺等潛師

進襲，遂領兵出據宜興，四面埋伏。

失刺分軍三隊，先後南下。第一隊歸乃馬台統率，第二隊歸欽察統率，第三隊方由自己領着，乘着銳氣，倍道

而來。前軍甫到宜興，紮營造飯，炊煙甫起，號砲驟聞。大乘正在回望，驀見敵軍蜂擁來前，連忙上馬截殺。說時遲，那

時快，衆軍未曾排齊，敵兵已經殺入，眼見得轍亂旗靡，人仰馬翻，乃馬台措手不及，被脫脫木兒刺落馬下，生擒活

捉去了。第一隊已了。

脫脫木兒已掃盡前隊，便趁着現成的飯鍋，令軍士飽餐一頓，前驅疾進。那邊第二隊兵士，由詹事欽察押隊

前來，途次接得潰卒敗報，忙上前來援，未幾數里，已與脫脫木兒軍相遇。脫脫木兒握着一柄大刀，當先突陣，麾下

軍士隨勢衝入。欽察不知好歹，也撥馬舞刀來戰。脫脫木兒纔數合，忽聽脫脫木兒喝聲道着，那欽察的頭顱，不知

不覺的滾落地上。奇語。俗語說得好，蛇無頭不行。欽察已身首兩分，還有何人敢來抵敵？霎時間紛紛逃潰，走得慢

的一大半，都做了矮脚鬼，暴骨沙場。第二隊又了。

還有失刺的所領的後軍，惘惘而來，接連得着兩隊敗耗，料知不能抵擋，忙令後隊變作前隊，前隊變作後隊，

向北退還。待脫脫木兒趕去，失刺已逃得很遠，只有殿卒數百名，被脫脫木兒軍屠殺淨盡，其餘統僥倖生免了。失刺遺屍見後。

脫脫木兒追趕十餘里，不及而還，當即報捷京師。燕帖木兒等屬酒相賀。方在滿座慶譔的時候，忽見撒里不花馳入，報稱懷王已自河南登途，現距京師只百里了。燕帖木兒道：「甚好！撒里不花道：「還有一事，賀公已奉命陞公知樞密院事了。」燕帖木兒大喜，便於席間派使遠迎。至宴饗畢後，即令太常禮儀使，整備法駕。

越兩日，聞懷王駕已抵郊，遂偕諸王百官，恭奉法駕，出迎郊外。懷王慰勞有加，改乘法駕，馳入京師。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等，立即勸進。懷王道：「大兄尚在朔方，我不得越次僭位，俟兩都平靖，當遣使迎兄。目下暫由我監國，願卿等勿生異議。」初意原是不錯。燕帖木兒道：「大王讓德卓越古今，惟時勢相迫，亦貴從權，既承鈞命，容後再議。」懷王乃入居宮中。

越宿命速速爲中書平章政事，前御史中丞曹立爲中書右丞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友諒爲中書參知政事，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爲御史大夫，中書右丞趙世延爲御史中丞，各官俱受職視事，不必細表。

又越兩日，由偵騎入報，上都梁王禪，右丞相塔什特穆爾，太尉不花，御史大夫紐澤等，又與兵南犯了。懷王召燕帖木兒，商議軍務。燕帖木兒自請効勞。懷王甚喜，遂發兵數萬，供燕帖木兒調遣，命他便宜行事，不爲遙制。燕帖木兒遂帶兵至居庸關，由其弟撒敦迎入。燕帖木兒道：「聞北兵已發上都，吾弟何不率兵急進，反在此游疑觀望，難道待他自斃麼？」撒敦道：「聞兄奉命督師，所以靜候調度，不敢妄進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我不害人人，將害我，你快率萬人前去，截住北軍，我當爲你後應便了。」

撒敦依言，就率兵出關，浩浩蕩蕩的殺奔榆林。適值北軍到來，也無暇答話，即麾兵猛擊。北軍不及布陣，頓時被他蹣入，亂砍亂戮，不消片時，已將北軍殺得七零八落，望北奔逃。

撒敦乘勝長驅，直到懷來，纔見燕帖木兒督軍到來。當下叩馬報捷，并請徑攻上都。燕帖木兒道：「且慢前進，回關再商。」撒敦道：「兄前責弟，今弟將諸兄北軍既已敗去，不乘此入擣上都，還待何時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吾弟

有所未知，兵以氣動，氣盛乃勝，氣餒必敗。我前日並非責你，實所以激勸弟心，鼓氣禦寇。今已得勝，說氣將衰，若再進兵，頓師城下。那時再衰三竭，不要進退兩難麼？」論兵却是右議。撤教無言，乃隨返關中。燕帖木兒即馳書報捷。嗣得覆命，令他即日還京。燕帖木兒乃留弟守關，奉命還朝。入京後，把前時擊下的烏都伯刺及擒住的乃馬台統置大辟。一面約諸王大臣伏闕上書，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。懷王向是固辭。燕帖木兒道：「人心向背，間不容髮。現在兵戈擾攘，非速正大名，不足以繫人心，萬一中外失望，後悔何及？」懷王道：「一必不得已，亦須將我的本意，明示天下，方可權攝帝位。」古時惟王莽稱攝皇帝，漢王亦欲居攝，遂舉之意已動矣。乃命中書省臣擬定詔旨，於九月十三日，即帝位于大明殿，受諸王百官朝賀，頒詔天下道：

洪維我太祖皇帝，混一海宇，爰立定制，以一統緒，宗親各受分地，勿敢妄生覬覦，此不易之成規。萬世所共守者也。世祖之後，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，以公天下之心，以次相傳，宗王貴戚，咸遵祖訓。至於晉邸，具有盟書，願守藩服，而與賊臣鐵失、也先、鐵木兒等，潛通陰謀，冒干寶位，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。朕兄弟播越南北，備歷艱險，隨御之事，豈獲與聞？朕以叔父之故，順承惟謹。于今六年，災異迭見，權臣倒刺沙烏都伯刺等，專權自用，疎遠勳舊，廢棄忠良，變亂祖宗法度，空府庫以私其黨類。大行上賓，利于立幼，顯操國柄，用成其奸。宗王大臣，以宗社之重，統緒之正，協謀推戴，屬于眇躬。朕以菲德，宜俟大兄，固讓再三。宗戚將相，百僚耆老，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，天下不可以無主。周王達爾湖漢、民庶皇皇，已及三月，誠懇迫切，朕固從其請，謹俟大兄之至，以遂朕固讓之心。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，即皇帝位于大明殿，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歷元年，可大赦天下。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，除謀殺祖父母、妻妾、殺夫、奴婢、殺主、謀故殺人，但犯強盜、印造偽鈔不赦外，其餘罪無輕重，咸赦除之。於戲！朕豈有意於天下哉！重念祖宗開創之艱，恐墜大業，是以勉徇輿請，尚賴爾中外文武百僚，協心相予，輯寧億兆，以成治功，咨爾多方，體予至意！



是日封賞羣臣，并賜上都將士金銀鈔，多寡有差。流朵宋王十照伯顏察兒脫歡等於遠州，各籍沒家貲，分給諸王大臣。忽警報自遼東傳來，平章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等，率兵入遷民鎮，進襲薊州。懷王懷王已即帝位，本文仍稱懷王。因天順正位，國無明君，一因周王在北，懷王曾攝帝位故也。乃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，以太平路爲食邑，并命爲中書右丞相，兼知樞密院事，賜黃金五百兩，白金二千五百兩，鈔萬錠，金素織緞色縉二千匹，平江官地二百頃，即日詔促出師薊州，拒遼東軍。

燕帖木兒聞命即行，且調撤教會師北進。方到三河，接着通州急報，梁王禪等已入居庸關，不由的大驚道：「居庸被破，不特通州吃緊，連京師也要戒嚴。我軍須回保京師，休被蹂躪爲是！」乃留兵拒遼東軍，自與撤教星夜馳還。

既抵榆河關，聞懷王已出齊化門視師，益覺焦急萬分。遂驅馬直奔京城，謁見懷王，並面啓道：「陛下何故親自視師？」懷王道：「寇兵已入居庸關，將要來犯京師了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陛下，一出民心必驚，凡窮寇事盡可責臣。陛下廟宜還宮，安定人民，請勿輕動！」此時燕帖木兒確是懷王忠臣。懷王道：「待卿未來，所以躬自督師，今已到此，朕心安了，軍事由卿作主，朕當從卿言，還宮安民。」言畢，即與燕帖木兒別去。

燕帖木兒復還至軍中，梁王禪等亦乘勝進逼，與燕帖木兒軍遇於榆河。燕帖木兒升座督師道：「寇已深入，大都戒嚴，孰執孰負，在此一舉。將士等爲國前驅，理宜奮力殺敵，若有退避不前，本爵帥只有軍法從事，休得後悔！」將士等唯唯聽命，燕帖木兒遂命開營逆戰。

兩下裏交鋒起來，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一邊是誓扶幼主，期立大功；一邊是力保長君，目無全虜，足見戰了三四個時辰，不分勝敗。燕帖木兒執旗當先，引軍突陣，部下見去帥奮勇，格外効力，無不以一當十，以十當百，北軍漸漸敗却，退至紅橋。

燕帖木兒步步進逼，一些兒不肯放鬆，惱動了梁王部將。一名阿剌帖木兒，曾爲樞密副使，一名忽都帖木兒，曾爲上都指揮，兩人素稱驍勇，至此氣憤填胸，挺身還戰，竟攻入燕帖木兒陣中。燕帖木兒正揮刀前進，適值阿剌帖木兒突至馬前，挺戈刺來，虧得燕帖木兒眼明手快，將身閃過一邊，右手用刀格住戈鏃，左手拔劍砍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阿剌帖木兒左臂。阿剌帖木兒狂叫一聲，撥馬就逃。燕帖木兒緊緊追去，又來了忽都帖木兒，接住廝殺，奮鬪了數十合，彼此尚不相讓，仍惡狠狠的搏戰。燕帖木兒手下有一矮將名和尚，短悍絕倫，善使雙錘，他恐主帥有失，忙撥馬助戰。忽都帖木兒欺他短小，不以爲意，誰知這和尚煞是靈捷，左右馳擊，防不勝防，忽都帖木兒方思退避，左臂上已着了一錘，幾乎跌落馬下，幸他將前來救護，纔得走脫。兩帖木兒不敵一帖木兒，無愧爲太平王。北軍見兩將敗，人人奮氣，遂馳過紅橋，阻水而陣。燕帖木兒恐軍士力疲，不欲再戰，只命弓弩手用矢攢射，把北軍一陣射退，然後收兵。

次日復分軍爲三隊，令也速答兒率左，八都兒率右，進逼北軍。時北軍退至白浮，因燕帖木兒挑戰，也出來對仗。燕帖木兒麾兵佯退，俟北軍追來，命左右兩隊包抄過去。北軍正殺得高興，猛見也速答兒從右邊殺來，忙分軍抵敵。方在酣戰，左邊又遇着八都兒軍，又分軍敵住，不意燕帖木兒復轉身殺到，所向披靡。那時北軍招架不住，只好且戰且走，復退十里下寨。燕帖木兒見北軍雖敗，行列尚是整齊，也即鳴金收軍。

越宿復戰，北軍抖擻精神，前來衝突。燕帖木兒也不肯稍讓，督軍猛擊，自辰至午，相持不下。蔣見燕帖木兒陣中，跳出銳卒數百名，由燕帖木兒親自督領，衝殺過去。北軍前來抵截，被燕帖木兒手刃七人，方纔退却。燕帖木兒也即鳴金收軍。

是夜二鼓，燕帖木兒召李倫赤岳來，吉入帳，密議道：「連日酣戰，兩軍俱疲，長此堅持，何以退敵？」李倫赤道：「不如今夜發兵劫營，想寇兵應亦疲倦，定中我計！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我亦想及此着，但彼此對壘下營，豈有不防

之理從前甘寧百騎，夜劫曹營，我何不仿他一行，也可擾亂敵心，使他自退。」燕帖木兒想會這三國演義。李倫亦岳來吉二人齊聲道：「末將等願効死力！」燕帖木兒大喜，便調集銳卒百騎，令各帶弓箭，並持戰鼓，隨李倫亦岳來吉二人同去。臨行時又吩咐道：「你等抵敵營時，只宜左右鼓噪，四面馳射，不必與他廝殺，但能使他驚擾，便算頭功。」李倫亦等領命去訖。燕帖木兒恰高枕自臥。

那邊梁王王禪，正恐燕帖木兒劫營，令兵士小心嚴防。到了三鼓，突聞外面鼓聲大震，忙令各營出戰，兵士開營出去，只見來兵東馳西射，散無紀律。當下冒矢追殺，走到這邊，他到那邊，走到那邊，他到這邊。嗣後來兵越多，混戰一回，互有殺傷。戰到天明，彼此相見，纔知所殺傷的統是自家家人，不禁懊喪異常。這時的李倫亦岳來吉兩人，早已收集百騎，回營報功去了。小子有詩贊燕帖木兒道：

力戰何如智取工，榆關猶憶大王風。須知兵事無嫌詐，燕邸當年固善攻。

懷王之立，不當立也。以秦定之正統言，則皇太子已卽位上都，懷王固不當立；以武宗之正統言，則嗣位者應屬周王和世，不不當立也。燕帖木兒希圖取媚，南迎勳進，藉使懷王正言抗斥，則燕帖木兒之志不得逞，而兵禍可立弭矣。乃江陵變亂，然入都，御殿即鳳，封王拜爵，彼已南面稱尊，詎尙肯北面爲臣耶？讓兄之言，徒虛文爾。然發難之首實出自燕帖木兒，故本回中敘述各事，皆以燕帖木兒爲前提。西安以下，概置後列。至如出師戰勝之舉，尤寫得神變神智，非稱羨燕帖木兒，實鑒誅燕帖木兒也。曹阿瞞以知兵聞，阿瞞得關漢之忠臣否耶？吾於燕帖木兒亦云。

## 第四十回 入長城北軍敗潰 援大都爵帥馳歸

却說李倫、赤岳、來吉等，同營報功，燕帖木兒時已起牀，即將二人功績書錄簿上，併命撒敦帶着偏師，出營巡哨。是日大霧迷濛，不見影，撒敦巡至敵營，已是空空洞洞，留着虛壘。走將進去，只有敵卒數名，尚在寨中收拾行李，見了撒敦等，一閃而逃，被撒敦兵追上，擒住二卒，經撒敦審訊，纔知北軍已竄匿山谷中。撒敦即將二卒帶還，報知燕帖木兒。

燕帖木兒道：「王禪未曾大挫，即行遁匿，我料他必有詐計，將乘我不備，前來掩擊哩！」料事如神，便下令將士，教他裏寨坐甲，靜待後命，不得私自出營。違令者斬。越夕，又命堅壁嚴裝，如遇寇至，只准固守，不准出戰，違令者斬。到了夜間，防備尤密，四面布着偵騎，探聽消息。未幾，雞聲報曉，遠遠的接吹角聲，燕帖木兒聽着道：「寇兵來了！」忙出升帳，見偵騎亦來稟報，說是北軍成列出山，距此只數里了。燕帖木兒仍飭各軍守着前令，不得有違。約一時許，北軍鼓噪而至，衝突數次，堅不能入，沒奈何退後下營。

燕帖木兒命撒敦、八都兒、兩人各率一軍，分授密計，命俟至天晚，分頭趨出。兩人依計而行。是夜天色愈暝，四面陰霾，北軍也嚴行準備，不遑就寢。一更以後，但聽後面有銅角聲，吹得非常響亮，不由的慌忙起來。梁王、王禪，趁着前線，只令各營靜守，不敢出頭。忽前面又起角聲，亦覺激越異常。時值深秋，寨外草衰，正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的時候，加以角聲震盪，前後相應，益令軍心膽怯，不寒而栗。梁王、王禪，尚兀自守着偏營內各兵，自相騷擾，不肯鎮定。至三鼓以後，角聲越吹得利害，彷彿有千軍萬馬，四面殺來。那時軍心益亂，情勢倉皇，任你王禪如何禁遏，也是彈壓不住，遂不禁嘆息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看來幼主無福，偏遇這燕帖木兒，不如就此退兵罷！」你自己無將帥，不足勝敵，反說着幼主無福，是謂吐瀉埋怨也。當下撒營遁去。

看官道這銅角聲如何而來？就是撒敦與八都兒，奉着燕帖木兒密計，虛嚇敵兵。原來撒敦自營後出師，潛繞北軍後部，吹角懼敵，八都兒自營前出師，直逼北軍前面，鳴角相應。兩軍並不去廝殺，只仗這銅角為號，虛聲恫喝。

那北軍竟墮計中，晝夜遁去。

撒敦等來報燕帖木兒，燕帖木兒即命傾寨窮追，直到昌平州，方見北軍還在前面。一聲鼓號，驥馬殺去，北軍心膽俱裂，那個還敢攔阻？你奔我潰，彼跌此仆，被燕帖木兒軍乘勢掩殺一陣，斬首約數千級，所有逃不及的北軍，願命要緊，管不得什麼面子，只好匆匆乞降。燕帖木兒准他投誠，收降至萬餘人。

正擬飭兵再追，適值欽使到來，忙下馬接旨。詔中所說，略稱丞相親冒矢石，恐有不測，萬一受傷，朕特誰人？自今以後，但教憑高督戰，視察將士，用命行賞，不用命行罰，毋得再自冒險，以滋朕憂。燕帖木兒謝旨畢，即語來使道：「我非好死惡生，但猝遇大敵，不得不身先士卒，爲諸將法。現在寇已敗退，自當遵旨小心，請欽使轉達御前，免勞聖慮，爲是。」欽使應着，即行別去。

燕帖木兒麾軍再上，殺得王禰等棄甲拋戈，抱頭竄逸。於是燕帖木兒勒馬中途，但令也速答兒也不倫，及弟撒敦，率兵三萬，再追北軍，自率餘軍徐徐後行。將到居庸關，接也速答兒軍報，北軍已逃出關外去了。燕帖木兒即遣使上追，馳馬入關，會也速答兒等亦已回軍，遂命也速答兒居守，輔以僉院徹里帖木兒，並就他統卒三萬名，留供驅遣，自率得勝軍南還。

至昌平南，來了古北口急報，上郡軍已入古北口，進掠石槽。燕帖木兒憤憤道：「居庸關纔得收回，古北口又聞失守，如何是好？」撒敦即上前進言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怕他何爲？弟願前去，殺他片甲不回！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吾弟前去，須要小心。」撒敦應命，即領着萬人，倍道去訖。燕帖木兒率軍後應，亦兼程而進。

撒敦驅軍至石槽，不管甚麼利害，竟上前掩擊敵軍。正在午炊倉猝遇敵，不及攔阻，便向北竄去。撒敦追擊數十里，殺斃敵軍無數。

正擬下營，燕帖木兒大軍亦到，兩下相會，當由撒敦報明勝仗。燕帖木兒問敵軍主將，係是何人？撒敦嘿然。燕

帖木兒道：「吾弟殺了一口，難道連敵將姓名，尚未查明麼？」撒敦道：「問他何爲？我只知見敵就殺，得勝報功。」

是員弄詩口吻。

燕帖木兒微笑道：「幸你所遇的都是庸將，倘使遇着將材，恐怕有敗無勝哩！」

當下分偵騎探明，返報敵將姓氏，一個是駙馬字羅帖木兒，一個是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兒，一個是院使撒兒討溫。此處敵將姓氏，恰從偵騎探報，無非諱文筆複沓耳。燕帖木兒道：「這等乳臭小兒，也來將兵，真是可羞待我用一條小計，便好擒住三人。」撒敦道：「用什麼計？」小弟出去，包管擒來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你只知力戰，不知智取，難道他束着雙手，任你擒獲麼？」一言畢，便問偵騎道：「我見前面有一大山，此山叫作何名？」爲將須明地理，觀此益信。偵騎道：「名叫牛頭山。」撒敦道：「哥哥專會使刁，查了敵將姓氏，還要問着山名，有何用處？」燕帖木兒之後，信撒敦口中說出，映帶無痕。燕帖木兒怒道：「你不要瞎說，我非顧着兄弟情誼，管教你一頓仗責！」從燕帖木兒口中自陳私弊，用筆尤妙。撒敦伸舌而退。燕帖木兒換了微服，帶着偵騎數名，出營自去，直到天晚，方纔回營。

次日升帳，召諸將面議道：「我昨晚登牛頭山，望見敵營紮住山後，料他是倚山自固的意思，但山中有小路可通，我若乘高壓下，便可踏破敵營，可奈敵營雖破，敵將必逃，若要追擒，也是難事，不若引他入山，使入陷，我卻前後夾攻，令他無路可走，自然一鼓成擒了。」衆將都拍手稱善。燕帖木兒命八都兒道：「你今夜引兵千名，潛上牛頭山，就小路中掘着陷坑，斬木掩覆，上表暗記，令我軍便於趨避，敵兵易致誤入，方好成功。至陷坑造就，你可越山劫營，准敗不准勝，俟敵兵趕來，你却誘他入小路，我自引兵接應，休得違慢。」八都兒依令去訖。又命裨將亦訥思道：「你率兵千名，備着撓鈎，就山上小路旁，左右伏着，待敵兵入窠，便好一一擒住哩。」亦訥思亦去。又命撒敦道：「你領兵萬人，沿山繞轉，就敵營左右埋伏，但聽山上有號砲聲，你便殺出，斷他後路，不得有違。」撒敦亦領命去了。復命諸將道：「你等隨我上山，視我大纛所向，奮力殺敵，明日可滅此朝食了。」衆將唯唯聽命，到了傍晚，命將上飽餐畢，隨飭各帶乾糧火具，向牛頭山進發。

是時八都兒已掘好陷坑，乘夜越山去劫敵營。敵營中設有探馬，偵得八都兒到來，便去稟報主將。駙馬李羅帖木兒年輕好勝，就上馬領兵出營搦戰。八都兒上前對仗，略戰數合，佯作慌張的形狀，棄戈退走。李羅帖木兒不知是計，即趨馬奮追，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兒與院使撒兒討溫，亦出營接應。撒兒討溫道：「駙馬追去，恐防有失，况夜色淒其，山嶺狹險，倘有不測，必致敗挫，不如遣人禁他前進，方可無虞。」答失雅失帖木兒聞言，便遣使去說，俄得去使回報，駙馬言月色甚明，可以夜戰，請平章院使速即接應，可以殺盡敵人。撒兒討溫復道：「營寨亦是要緊，請平章守住勿動，我帶兵接應便了。」撒兒討溫亦無仔細。答失雅失帖木兒應着，便分兵與撒兒討溫長驅進發。

時李羅帖木兒已被八都兒誘進山中，走入間道，猛聽得一聲鼓響，山岡上火炬齊明，豎着一面大纛，上書太平王丞相等字樣。李羅帖木兒道：「燕帖木兒在此，我等快上岡去，刺殺了他。」一言未畢，山上已馳下將士，來敵李羅帖木兒。李羅帖木兒尚不畏怯，奈因嶺路逼窄，不便戰鬪，只好勒馬退回，不期撲塌一聲，連人帶馬，跌入陷坑去了。亦訥思早已留意，便命軍士鈎起李羅帖木兒，捆綁而去。

李羅帖木兒部下士卒，爭思來救，無如走近一個陷落一個，走近兩個，陷落兩個，那時也只好尋路逃走。偏偏燕帖木兒的將士，四面殺來，心中一慌，足下更走立不穩，一半跌入陷坑，一半死于刃下。

此時的撒兒討溫，尚未知前軍敗狀，領兵入山，步步為營。一入間道，已望見大纛飛揚，料知李羅帖木兒必遇伏兵，前去定必無幸。奈又不能不急急馳救，只好硬着頭皮，驅馬進去，一面令左右分射，以備不虞。誰知山上的喊殺聲，漸漸逼緊，雖是嚴行備禦，究竟不免心虛。轉瞬間敵已四至，任你如何放箭，總是射他不住。撒兒討溫命軍士隨射隨退，未及數武，見軍士多鑽入地中，慌忙察視，自身亦隨馬而陷。幾對封諱傳中的土行孫。兩旁突出亦訥思軍，又被他搭上撓鈎，捆縛去了。餘衆走頭無路，只得大呼乞降。

答失雅失帖木兒坐守營盤，專聽軍報。遠遠的聞有砲聲，心中正忐忑不定，忽營外有兵到來，還道是撒兒討

溫等回營，正欲出來探問，不意來兵很是兇猛，如攪海龍一般，搗入營中。答失雅失帖木兒，急上馬抵敵，湊巧遇着撒敦，一槍刺來，正中左腕，倒仆馬下。撒敦麾下的軍士，便來抓住，拖了過去。

北軍頓時駭散，由撒敦追擊一陣，殺死多名。是時天尚未明，撒敦即縛送答失雅失帖木兒，上山報命。燕帖木兒復命他追趕潰卒，他即回馬下山，逐潰卒出古北口，然後回軍。

這邊的燕帖木兒，收集各軍，整齊回營。時方天曉，由軍士推上字羅帖木兒及撒兒，討溫答失雅失帖木兒。燕帖木兒拍案道：「你等助逆叛順，死有餘辜，本爵帥不便饒你！」字羅帖木兒等亦大聲諾誓，即由燕帖木兒申明軍法，喝令斬首。須臾，已將首級三顆，呈上帳前。

燕帖木兒方遣人奏捷，帳外又遞到緊急文書，由燕帖木兒展開一周，即語諸將道：「叛王也先帖木兒，與禿滿迭兒，又陷通州，將到京師。京中已召我還援，我等勤王要緊，速即啓程。」此處北軍帶燕帖木兒敘明，又是一種筆法。諸將不敢有慢，當即隨燕帖木兒拔營而南。還途兩日，即到通州。時已日色銜山，晚煙四起。諸將請擇地立營，燕帖木兒道：「寇敵將近，不馳去殺他一陣，還待何時！」說着，已揮兵疾進，約數里，即遇敵兵。敵兵未曾防備，狼狽奔趨。燕帖木兒追殺里許，因天色昏暮，纔命下營。

次日黎明，復整兵追敵，西至瀕河，見北軍已在河北，列陣以待，人如排牆。燕帖木兒到也不敢進逼。至夜間，欲渡河擊敵，奈隔岸火光透澈，映入河流，好似掣電空中，羣芒四射，因此按兵不動。待到黎明，遙望敵營中已無聲響，只有人影模糊，尙是沿河立着。此時也無暇細辨，便壓兵結筏渡河。各軍安然西渡，及達彼岸，各持刀砍人，不意梳是黍楷做成，上披氈衣，地上積草，尙有餘燄未熄，纔曉得敵已夜遁，但放火植楷，作爲疑兵罷了。燕帖木兒也有被欺之

燕帖木兒憤甚，復率兵窮追，將抵檀子山，四面都是叢林。這叢林中恰有敵兵伏着，陡從剌斜裏殺出，虧得燕



帖木兒軍律素嚴，不爲所迫，猛見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糾合陽霍王太平、國王朵羅台、平章塔海軍勇躍前來，差不多有五六萬人。燕帖木兒不敢輕敵，只先令軍士列好陣勢，前面持弓矢，後面執刀盾，又後面挺戈矛，直待敵兵逼近，一聲令發，萬矢齊射，勢似飛蝗，偏敵兵持盾而前，冒死上來，燕帖木兒復令止射，驅刀盾戈矛兩隊，直前抵格，兩軍混戰一場，互有死傷，看那紅日將落，敵兵毫不退怯，只管拚命相持。

燕帖木兒子唐其勢見各軍戰敵不下，惱動性子，撥馬臨陣，陽霍王太平挺槍來戰，唐其勢大吼一聲，嚇得太平倒退。未及數步，已被唐其勢用戈刺着，翻身落馬。軍士乘勢蹴踏，把太平肉體變作爛屎相似了。敵兵見太平被殺，頓時驚潰。燕帖木兒就此趕上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方欲收軍，巧值撒敦到來，得了一支生力軍，便命引兵再追，自率大軍南歸撒敦追了數十里，見敵兵四散逃去，殺斃了數百名，也即回來。

會上都諸王忽刺台指揮阿剌鐵木兒及安童等復攻入紫荊關，進犯良鄉，游騎徑逼京南。此處用直殺法，親前又襲。燕帖木兒聞警，即循北山西行，令將士脫銜繫囊，盛葷豆餉馬，且行且食。晨夜兼程，至蘆溝河，並不見敵。嗣得探報，忽刺台等已聞風西竄了。

燕帖木兒因已抵京師，遂入親懷王甫至肅清門，都人士焚香迎接，羅拜馬前。燕帖木兒辭不敢受，都人齊聲道：「非王爺忠誠報國，民等何能更生！此恩此德，敢不拜謝！」燕帖木兒下馬慰勞道：「此皆天子威靈，我有何力可言？」此時的燕帖木兒，幾似古之名將，無以加之。及至內城，懷王親出迎帥。燕帖木兒下馬行禮，由御手扶起，相偕入城。隨即賜宴興聖殿，賞給無算，親授太平王黃金印，盡歡乃散。燕帖木兒擬休息數日，再行出兵，忽接撒敦軍報，古北口又被陷了。正是

兩都軍報無虛日，萬里烽煙未靖時。

未知何人陷入古北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純敘燕帖木兒戰事，見得上都各軍，均不足與燕帖木兒相敵。燕帖木兒，信一元代之桑維翰。讀元史燕帖木兒列傳，未嘗不體其戰蹟，而寫生妙手，却不若此書之爲良。蓋彼第直錄事實，而此且曲爲描摹，不特渲染戰爭，並舉燕帖木兒之權詐，亦揚露紙上吳道子之手筆，亦無以過之。巨族師入京時，卑以自收，謙美君王，處處似忠，實處處是詐。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恭謙恭下士時，讀此益無限生感矣。

##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寶出降 泰定后別州安置

却說燕帖木兒得撒敦來文，報言古北口復陷，心中大憤，即日召集各軍，出京北去。途次又接紫荊關急報，苦難分身，只得遣快足至遼東，飛調脫木兒西援。看官，你道陷古北口及紫荊關的兵馬，從何而來？原來就是禿滿迭兒，及忽刺台、阿刺鐵木兒等軍。禿滿迭兒等被燕帖木兒殺敗，逃出口外，會集散卒，定議分攻。禿滿迭兒自率一軍襲古北口，忽刺台、阿刺鐵木兒、安童、朵羅、塔海等，聯軍襲紫荊關，意欲兩面夾攻。令燕帖木兒無暇兼顧，可以轉敗爲勝。計非不佳，奈爾馬何？不意燕帖木兒，煞是神勇，禿滿迭兒方入古北口，燕帖木兒已到檀州，兩軍南北各進，即行對壘。一場大戰，禿滿迭兒復敗潰走遼東。後軍被燕帖木兒截住，無處投奔。統軍的頭目，乃是東路蒙古萬戶哈刺那懷，看得兵勢垂危，只好束手乞降。燕帖木兒收了降衆，共得萬人，也不暇悉心檢查，只留部將數人，約束士卒，守住古北口，自率健卒兼程西進，去援脫木兒。餘勇可賈。

脫木兒前奉調發兵，只帶着四千人，到紫荊關，與忽刺台等對陣。兩造八數，相去甚遠，北軍約三四萬名。脫木兒與關上守將相合，向不達萬人，暗思衆寡不敵，恐遭敗仗，不如固關嚴守，還好勉力支持。至燕帖木兒是夜趕到，很是喜慰。燕帖木兒查明情形，便與脫木兒道：「我兵遠來，敵人尚未知曉，你且開關搦戰，誘他入關，我出

大軍伏在關內，他若冒昧進來，便好閉住關門，殺他一個精光哩。

脫脫木兒領命，即率本部四千人，大開關門，來戰北軍。北軍逗留關外，已是數日，猛見脫脫木兒出戰，到也出了一驚，及見出關的兵士，不過數千人，頓覺膽大起來，當下分作兩翼，來圍脫脫木兒。脫脫木兒不及退還，已被敵軍裹住，他本恃有後援，一些兒沒有害怕，便奮起精神，馳突圍中。

燕帖木兒在關內觀着，見脫脫木兒不能脫身，恰變了一計，令關上故意鳴金，促脫脫木兒退歸，一面命關吏盧掩半扉，照燕帖木兒原計故意參換，是文中化板爲活法。敵軍裏面的阿刺鐵木兒，望着關中的模樣，大叫道：「此時不急搶關，尚待何時？」一言未畢，已挺戈躍馬，奔入關中。自來尋死。忽刺台、安童、宋羅台、塔海等，只恐阿刺鐵木兒佔着頭功，也即策馬隨入。一入關門，見守卒在前散走，還道他是避鋒逃命，又緊緊的追了一程。驀然間四面八方，互發砲聲，伏兵一時齊起，統行殺到。忽刺台、安童、宋羅台、塔海等，知事不妙，忙即退回，奈後面的兵士，相率入關。前後擠緊，運動不靈。待退近關門，已是多半被殺。那時忽刺台、安童等，如漏網魚，如喪家狗，只想跑出關外，逃脫性命，偏偏關門已閉得很緊。這一嚇非同小可，險些兒連三魂六魄，都飛至鬼門關。如果嚇死，或得保全首領。忙麾兵斬關欲遁，忽關門左右，又閃出無數健卒，大刀闊斧，前來阻住。背後又是燕帖木兒領軍追來，忽刺台等，只是哭不出，苦勉強馳突，不消片刻，安童、塔海兩人，馬首被刺，俱墮馬下，活活的被人擒去。忽刺台、宋羅台急得沒法，左右亂撞，驟被流矢射着，一同墜馬，也只得閉目就擒了。

是時的阿刺鐵木兒，尚似瘋犬一般，東衝西突。燕帖木兒知他驍悍，但令部將纏住了他，與他車輪般的廝殺。至忽刺台等俱已擒住，便一擁上前，任他力大如牛，也被衆人牽倒。待捆縛停當，已是身受數創，奄奄一息。燕帖木兒宣令道：「降者免死。」於是入關的北軍，都做了矮人兒，情願投誠。

當下重閉關門，接應脫脫木兒，誰知關門外已虛無一人。驚人之輩。看官道是何故？原來阿刺鐵木兒等入關時，

各軍俱隨着主帥，一擁入關，外面與脫木兒相持，也不過數千人。脫木兒見北軍中計，格外奮勇。一枝大戟，隨手飛舞，觸着他原是喪生，讓着他還要顛仆，敵軍正支持不住，又見關門忽閉，越加驚慌，一古腦兒向北遁去。脫木兒驅軍力追，復斬殺了一大半，只有寥寥數百人，命不該死，四散逃脫。殺得明淨。

脫木兒已經回軍，方潤着大軍接應，彼此說明，統喜歡的了不得。大家奏着凱歌，陸續歸營。燕帖木兒休兵兩日，即親押囚車，送至京師。懷王迎入，又有一番譴賞，無庸細說。

先是燕帖木兒曾遣人召陝西平章探馬赤，行臺御史馬扎兒台，皆不至。及懷王即位，頒詔陝甘，復被他焚毀詔紙，執使送上都。既而浙江省臣，亦拒絕詔使。由使臣還報，懷王大怒，即與燕帖木兒商議，欲一律誅戮。燕帖木兒模稜兩可，因此詔尚未下。左司郎中自當，聞着此信，謁見燕帖木兒道：「雲南四川，今尚未定，若復殺行省大臣，轉恐激變，不如俟大都平定，再議降罰未遲。」燕帖木兒向沈吟未決，俄得河南警報，靖安王闞不花等，一作庫庫布哈叛應上都，自陝西破潼關，克閿鄉，陝州，復分兵北渡河中，趨懷孟，南過武關，逼襄陽，猖獗的了不得了。燕帖木兒聞畢，便進謁懷王，詳述河南軍事，並把自當所說的言語，亦覆陳一遍。懷王道：「上都未平，原是可慮，若來又要勞卿一行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毋勞聖慮，臣已密令齊王月魯帖木兒及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進攻上都去了。」這齊王等攻上都原是燕帖木兒密令懷王尚未聞知，已見燕帖木兒擅權之漸。懷王道：「卿算無遺策，料必成功。」燕帖木兒謝獎而退。過了旬日，果然紅旂報捷，上都已降服了。

自梁王王禪等敗回上都，聲勢日衰，幸都城尚未被兵，所以殘喘苟延。至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等，受燕帖木兒密令，舉兵趨上都，於是都城受圍。王禪等率兵出戰，屢為所敗，人心大駭。且因禿滿迭兒逃還遼東，忽刺台等統已敗沒，城孤援絕，士無鬥志，獨倒刺沙談笑自若，恰似沒事一般。存心已曠，自可無憂。王禪與他會議數次，也不見有什麼法兒，自思身陷圍城，危險萬狀，不若乘夜逃走，還是三十六計中的上計。主意已定，便於夜間託

詞巡城，登陴四望，歎息了一口氣，竟縋城自去了。

城中失了王禪，越加惶懼，倒剌沙竟暗中遣使，通款齊王，約定次日日出降。齊王月魯帖木兒，自然准約。越日遲明，果見南門大啓，任他進去。月魯帖木兒等，即應兵入城，倒剌沙奉着御駕，伺候道旁，由齊王接着，他即屈膝請安，把種呈上，且口稱請死。齊王道：「這事我難作主，須候大都裁奪。」遂令左右帶着倒剌沙，一面將御璽藏好，方思驅馬再進，忽見遼王脫脫，領着數十騎，持刀前來。齊王望將過去，不是來降的情狀，即整備迎敵。脫脫到了齊王馬前，竟用刀刺入，虧得齊王早已防着，也用刀相抵，不到數合，齊王麾下的將士，都上前効勞，你一槍，我一刀，兵鋒環遶，將脫脫剝成數段，其餘數十騎，統死于亂軍之中。脫脫還不愧爲忠。齊王馳入行宮，查明后妃人等，俱還住着，只小皇帝阿速吉八，不知去向。及詰問泰定皇后，但有滿面淚痕，嗚嗚哭泣，反令人厭煩得很，遂抽身出外，只命部兵監守宮門，盤查出人罷了。阿速吉八想爲倒剌沙設斃。

上都已定，當由齊王飭使齋奉御寶，及諸王百司符印，概攜送入京。還有倒剌沙等一班俘虜，也派兵押解京師，懷王聞上都捷音，快慰異常，諸王百官等統上表慶賀。中書省臣且奏言：上都諸王大臣，不思祖宗成憲，遽被倒剌沙所惑，屢犯京畿，幸賴陛下神武，王禪等相繼敗亡。今上都亦已平靖，所有俘囚，應明正典刑，傳首四方，藉示與衆共棄之意。奏入，照准。先將阿剌帖木兒、忽剌台、董宋羅、台塔海等，斬首示衆。一面御門受俘，命將倒剌沙等，暫羈獄中，自登興聖殿，受了御寶，分撤行省內郡，罷兵安民。

是時靖安王闊不花，方大破河南守兵，獲輜重數萬，進拔虎牢，轉入汴梁。忽聞上都被陷，咨嗟不已。嗣又得懷王詔諭，料知獨木難支，乃遂巡引去。惟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，自稱鎮西王，以左丞托克托爲平章，前雲南廉訪楊靜爲左丞，燒絕棧道，獨霸一隅。其餘行省各官，都隨風轉運，但教祿位保存，無不拱手聽命。一所假橋。

懷王又封首功臣，以燕帖木兒爲首功，賜號答剌罕，子孫世襲，又賜他珠衣兩件，七寶帶一條，白金璽一，黃金

瓶二，還有海東白鶴青鶴，及白鷹文豹等物，不計其數，尋設大都督府，令他統轄，飭佩第一等降虎符，並命他驅至上都，遷置秦定后妃，并料清軍務。

至燕帖木兒出發後，又下詔懸賞，購緝逃犯。於是王禪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及倒刺沙兒馬某沙等，盡被擊到。還有湘寧王八刺失里，曾附和忽刺台等，南侵冀寧，至是被元帥也速答兒捕獲，械送京師。懷王命將倒刺沙磔死，王禪賜自盡，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馬某沙等，皆棄市。倒刺沙最不值錢，若早知如此，想亦不願奉旨出降了。並將罪犯的妻孥家產，分給功臣。只八刺失里，罪從末減，留錮獄中，總算還保全首領，九死一生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燕帖木兒到了上都，由齊王月魯帖木兒，及元帥不花帖木兒，出城迎入，彼此敘過寒暄，方談及遷置后妃的命令。月魯帖木兒道：「我早已飭兵守宮，除阿速吉八不知下落外，所有秦定后妃以下，盡行錮着，一個兒不曾放脫。」燕帖木兒點首稱善，隨即起身離座道：「我且入宮傳旨，令他整備行裝，以便遷置。明日就可要他動身了。」月魯帖木兒道：「甚好！請公自便。」

燕帖木兒別了齊王，遂入行宮，早有宮女報知秦定后妃，秦定后聞知此信，恐有不測的命令，急得面色倉皇，形神黯淡。還有妃子必罕，及速哥答里兩姊妹，統是嬌軀發顫，帶哭帶抖，縮做一團。燕帖木兒到了宮門，守兵早已分隊站着，讓開正路，由燕帖木兒趨入。燕帖木兒一入宮中，見后妃等並不相迎，未免懷着懊惱。方欲噴目呵叱，忽服簾中映入紅顏，不覺爲之一迷。尋見秦定后欠身欲起，悲慘中帶着數分嬌娜，正是徐娘半老，猶存丰韻，已令人憐惜不禁。背後又立着一對姊妹花，綠髮高梳，粉頸低垂，鳳日中統含着一泡珠淚，尤覺楚楚可憐。是所冀尤物移人。

當下站着一旁，向秦定后道：「皇后不必驚慌，大都也沒有嚴命，不過因皇后在此，殊多不便，所以暫令移居，一切服食，儘可照常，毋庸就憂。」秦定后潛然道：「先皇歿後，擁立皇子，統是倒刺沙的主意，我輩女流，並無成見，目今嗣子已亡，大勢一變，剩我孀婦數人，備嘗苦況，也是夠了，還要移居何處？」只說那倒刺沙不用正調，諷諷，已見其志在

簡生。燕帖木兒道：「無非移居東安州，途程尚近，無慮艱阻，諸請放心！」秦定后復道：「今日要我遷居，他日卽索我性命，始終總是一死，不如死在此處。」燕帖木兒不待說畢，忙婉言慰勸道：「皇后後福正長，休要自尋煩惱，將來要做太平王妃，自然有福。」若慮有意外情事，但教我燕帖木兒存着，都可挽回。明日請皇后暫赴東安，所有宮中侍從，盡可帶去，途中自有妥善保護，如有人敢來欺凌，我燕帖木兒誓不與他干休！」獨力愛護秦定后妃，應該以身報德。

秦定后方轉悲爲喜道：「既有太平王照拂，我等如命起程便了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命兩妃向前拜謝。此時一對姊妹花，也漸漸開顏，遵着秦定后囑咐，分花拂柳的走近燕帖木兒前，一同歛衽，急得燕帖木兒答禮不及，忙避開一旁，連稱不敢，并稱那一雙色眼，細瞧兩妃，兩妃也似覺着，抬起頭來，向他微笑。這樣情景，幾乎無可摹擬，只小子會記有兩句古詩，彼此湊合，頗得神似，其詞云：

目含秋水雙瞳活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畢竟秦定后妃，何日登程，容待下回說明。

上都淪陷，天順帝不知所終，著書人依史敘錄，原不能憑空捏造，構一死證。但率實出降者爲何刺沙，則幼主之死，出自何刺沙之手，應無疑義。何刺沙始以寵利自私，致憤國事，及勢處窮蹙，乃啟主奪，露出降軍前，是殆人勸所不盡，較諸王禪等之臨難遁去，尤覺死有餘辜。大都隳尸，身名兩裂，後世臣子，可作炯戒。若夫秦定后之身，逆憂危，捐軀捐軀以殉，况移置東安之命，接踵而來，燕帖木兒又爲發難之首領，平昔未曾厚遇，能望其竭誠保護，不作他想乎？是同敘移置后妃事，已將燕帖木兒心迹，隱約表明，匣劍帷燈之妙，可卽於本回中見之。迨閱至後文，圖窮七見，更知伏筆之不虛設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時釐降 二使勸進剋日登基

却說秦定二妃與燕帖木兒打了照面，一笑傳情，這時候的燕帖木兒心癢難搔，恨不得將兩個麗姝，吞下肚去。只因乘日共睹，不便動手躡脚，沒奈何定一回神，站定身軀，待兩妃復了原處，方向秦定后道：「明日后如動身，當備整派兵，護送至東安州。」秦定后應着，燕帖木兒方出行宮。

是夕竟不成寐，默默籌畫，想定了一個法兒，方纔有些疲倦，朦朧片刻，便聞雞聲，當即披衣起床，俟盥洗進膳後，就跑入行宮，見過秦定后妃，復代爲收拾行裝，連脂蓋粉兩等件，無不凝神檢點，親手安排，至料理清楚，方出來面囑親兵，教他途中伺候后妃，須格外周到，不得有誤。吩咐畢，再入宮導引后妃，出宮駕輿，自己亦上馬揚鞭，送他出城。

正啓行間，對面來了京使，不得不下馬相見。當由京使宣詔，命他即日入朝。燕帖木兒很是懊喪，奈不好當面直言，只得與京使敷衍數語，要他入城待着，以便偕行。

京使驅馬自入，燕帖木兒加鞭疾出，趕至秦定后妃輿旁，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今日后妃東去，本擬護送出城，奈大都又頒敕召回，不好遲慢，萬望此去自愛，切勿苦壞玉軀，他日相見有期，決不負言。」好一個有情有義的漢男子  
秦定后也即稱謝，兩妃亦從旁插口道：「王爺亦須珍攝我姊妹二人，得仗庇護，也不忘恩！」此心已評評矣。說着，又覺得四目盈盈，淚珠欲下。燕帖木兒幾不忍捨，無如此時只好暫別，乃凄然語着道：「我去了！前途保重！」好似長亭送別。於是勒馬而回，臨別時，猶返顧去車，悵望不已，直至去車已遠，纔縱馬入城。

是日午後，即與京使並轡還朝，入見懷王，報明邊置后妃事，並問懷王何故立召。懷王道：「上都平定，餘孽掃除，這般大功，統由卿一人造成，朕所深感，但朕的本意，帝位須讓與長兄，所以召卿還商，即擬遣使北迎。」燕帖木兒聞言，一時竟難置詞，句中有眼。好一歇不答懷王，懷王復道：「卿意如何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自古立君，有立嫡，立長，立功三大例，以立長言，陛下應讓位長兄；以立功言，陛下亦不妨嗣位。唐太宗喋血宮門，後世尚稱爲賢君呢！」引



唐太宗故事。直是教懷王殺兄。

懷王道：「說雖如此，然朕心終屬未安，寧可讓位朕兄，兄如不受，再作計較。」著眼在末二

句。燕帖木兒道：「今歲已值隆冬，漠北嚴寒，未便行道，俟來春遣使未遲。」懷王道：「朕兄還京師，不妨以來春爲期；惟朕處遣使，應在今冬，免得朕兄懷疑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但憑陛下裁處。」

懷王道：「社稷已安，宗廟無恙，朕與卿亦可稍圖娛樂。聞卿家只有一妃，何勿再置數人？宗室中不乏良女，由卿自擇，朕可即日詔遣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陛下念臣微勞，竟替臣想到這層，天恩高厚，何以爲報？但陛下且未册定正宮，臣何敢竟向宗女，請陛下收回成命。」懷王道：「朕及大兄生母，尚未追尊，如何便可立后？」懷王尙知有母，較燕帖木兒心術略高一籌。燕帖木兒道：「追尊皇妣，原是要緊，册立皇后，亦難從緩，上承廟祀，下立母儀，兩事並重，應請同日舉行。」懷王既欲讓兄，何必議立皇后，此由燕帖木兒乘隙勸君，欲立后爲內閣耳，看官莫被瞞過。懷王道：「且待來春舉行。」燕帖木兒纔退。

過了一日，竟由懷王下詔，賜燕帖木兒以宗女四人。燕帖木兒道：「我昨日已經面辭，如何今日邀賜？這事却使不得！我當入朝固謝。」意中已有他人，所以欲去固辭。便命役夫整輿，甫出大門，猛聽得一陣絃管聲，由風吹至，不禁驚訝起來。尋見有繡轎四乘，導以鼓樂，護以侍從，車馬雜沓，冉冉來前。不由的失聲道：「啊！公主等已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正說着，宣敕官已加鞭至門，下馬與燕帖木兒相見。燕帖木兒不得不斂容迎入。當由宣敕官恭讀詔書，令燕帖木兒接旨。燕帖木兒照例跪聽，詔中無非是盛贊功勞，合頒優賜，特遣宗女四人，侍奉巾櫛，并媵女若干名，該王毋得固辭。

燕帖木兒謝恩而起，接過詔軸，懸挂中堂，宣敕官又向他賀喜。燕帖木兒道：「這事從何說起？我已陛辭盛賜，今反命尙四公主，自問何德何能，敢邀釐降，還請公傳語折回，我卽來朝面奏，斷不使公爲難。」宣敕官笑道：「王爺未免太迂，聖旨豈可違得？况四位公主，已經釐降，也不便中道折回，請王爺不必遲疑。今日係黃道良辰，卽可謝

恩成禮呢。一言畢，卽命侍從等導入繡廳，停住大廳。一面令從人治外，媵女治內，所有鋪設等件，除太平王、邸現成布置外，其餘盡出帝賜。

太平王、邸本闊大得很。從前罪犯第宅，大半撥給，京師裏面，幾乎佔了半城。邸中僕從如雲，更兼四公主帶來的侍從，又不下千名，內外陳設，衆擎易舉，不消一二時，卽已措辦整齊。當請燕帖木兒祭告天地，并向北闕謝恩，然後請四公主下輿，先行了君臣禮，後行了夫婦禮。此時的燕帖木兒，又驚又喜，又喜又憂，但已事到其間，無從趨避，樂得眼前受享，再作區處。夫婦禮成，又請出繼母公主察吉兒，再行子婦相見禮，然後洞房合登。此時的大平王妃不知那裏去了。諸王、百官，復陸續趨賀，綠酒紅燈，大開綺席，瓊漿玉液，盡是奇珍，說不盡的繁華，寫不完的喜慶。

到了昏黃席散，官敕官與賀客等，俱已散去。那時燕帖木兒返入洞房，由四公主列坐相陪，霞觴對舉，綺麩生香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人自迷，况燕帖木兒本是個色中餓鬼，見這如花似玉的佳人，那有不移筵相接，左擁右抱，解帶寬衣，夜如何其，其樂無極。設非有牛馬精神，安能當此。

次日，復入朝面謝。退朝後，又與那四位公主，把酒言歡，方在十日調情的時候，突見侍女中有一淡裝婦人，年可花信，貌獨鮮妍，比較四位公主，色澤不同，恰另有一種的天然丰韻。當下觸目動心，未免呆定了神，連公主等與他談話，也不暇理睬。公主等勸了疑衷，殷勤動問，他自覺好笑，遂打着謊語道：「我適記起一樁國事，擬於今晚草奏，適與公主等飲酒談心，幾致忘却，所以一經想着，不覺馳神。」四公主齊聲道：「王爺既有軍國重事，何不早說，免得以私廢公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不妨！晚間起稿未遲。現在有花有酒，不如再飲數樽。」於是復同酌了一回，始命撤席。乘着酒興，別了繡闥，竟踉蹌至書齋，密命心腹小廝潛召這淡裝小婦。

不一時，小廝導着少婦，亭亭而至。見了燕帖木兒，便上前請安。燕帖木兒命他起立，仔細瞧着，眉不畫而翠，唇不脂而紅，顏不粉而白，髮不膏而黑，秀骨天成，長短合度。俗所謂本色貨。那少婦從旁偷覷，見燕帖木兒身材，長逾七

尺虎頭猿臂，燕頰豹頸，精神充滿，氣宇深沈，似乎人間男子，要算他一時無兩。婦人窺男子，較諸男子窺婦，尤進一層。兩下相對脈脈含羞，又被這燕帖木兒釘住雙目，頓覺桃花面上，愈映緋紅，遂俯着首拈那腰帶。燕帖木兒乃啓口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人氏？」連詢數聲，竟不見答。

燕帖木兒不禁驚訝，猛見小斯尙站在一旁，就命他退去，然後再問少婦。只見少婦顰着雙眉，嗚嗚咽咽的說道：「承蒙見問，言之可愧，妾數年前亦爲命婦，今則家亡身辱，充沒官掖，隨着公主前來，尙算皇恩高厚，命該如此，還有何說？」燕帖木兒見他愁容慘淡，口齒清明，益覺由憐生愛，遂堆着滿面笑容，婉詞再詰。嗣經少婦說明，方知少婦不是別人，乃是前徽政院使失列門的繼妻。聞名之下，我亦一驚。燕帖木兒太息道：「宦途危險，家室仇離，失列門亦不必說了；累你青年少婦，寂守孤幃，豈不可痛！」少婦聽了此言，禁不住淚下兩行。燕帖木兒復語道：「你既到了我家，我不願辱沒你！」如何叫作辱沒？少婦道：「全仗王爺庇護。」說至護字，已被燕帖木兒攪住，嬌軀擬把他置諸膝上。看官你想燕帖木兒膂力過人，雖明知少婦乏力，輕輕一扯，奈少婦已倒入懷中，彷彿如小兒吃嫻一般，緊貼住燕帖木兒胸前。燕帖木兒替他拭淚，又溫存了一番，情投意合，男貪女愛，竟攜手入韓，同赴陽臺去了。好一件軍國重事。公主等只道出草奏牘，不去驚動，直至更深人靜，方令侍女促眠。那時兩人早雲收雨散，一同起床，訂了後約，各歸內寢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時光易過，殘臘復催，轉瞬間已是天曆二年，懷王册妃弘吉刺氏爲皇后，后名卜答失里，係魯國公主桑哥吉刺女，曾與懷王出居建康，並徙江陵，至懷王入京，也隨駕同行。懷王以艱苦同嘗，應該安樂與共，因册立爲后。爲後文謀殺明宗后及安置東安州張本，所以特書其名。一面追尊生母唐兀氏，及兄母亦乞列氏，爲武宗皇后。再遣使臣撒迪哈散等，馳赴漠北，恭迓周王。

撒迪等至周王行在，由周王召見，問明大都情狀。撒迪一一陳明，并啓周王道：「大王以德以長，應有天下；况

臣奉命前來，原是請大王早正帝位，一則安天下的人心，二則成皇弟的讓德，事機相迫，幸勿遲疑！周王道：「平定上郡，統是吾弟一手安排，且已稱帝改元，君臣分定；我若再即尊位，豈不是多了一帝麼？」周王自知亦問。撒迪道：「仁宗錯變，迎立武宗，至武宗賓天，仁宗始承大統，故例猶在，儘可踵行。」周王道：「據你說來，我即位後，可規仿前制，立朕弟爲皇太子麼？」撒迪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兄弟禪讓，仁德兩全，頗不是追美堯舜麼？」仁宗故例，已是不符，又云可追美堯舜，尤屬牽強。周王意向未決，復集府史等商議。府史等侍從多年，遇着這樁絕大的喜慶，那個不想攀龍附鳳，做個册命功臣！既遇周王諮詢，自然極力贊成，殷殷勸進。周王乃決計即位，遂於天曆二年春正月，設帝帳於和寧北殿，禮儀仍舊，氣象式新。漠北諸王大臣及撒迪哈散等，相率入賀。大出懷王意料。越日，又有兩使自燕都到來，係鞏奉金銀幣帛進供御用，兩使爲誰？一是前翰林學士不答失里，一是太府太監沙刺班。既到行帳，卽入帳覲賀。是時周王和世疎已卽位爲帝，小子不得不改稱。因他後來廟號，叫作明宗，自然遵例稱明宗了。明宗見過兩使，慰問數言，當由兩使費皇賁物。明宗很是心喜，便命撒迪等還京師，並諭撒迪道：「朕弟向覽書史，近時得毋廢棄否？聽政有暇，總宜與賢士大夫，常相晤對，講論史籍，考察古今治亂得失。卿等至京師，當將朕意轉告，毋違朕命！」令男子

問故事，明宗胡未之讀，乃亟亟於爲帝耶。撒迪等唯唯而返。

到了京師，卽將明宗面命，傳告懷王。懷王嘿然不答。已具異心。是夕，卽召燕帖木兒入議。燕帖木兒進談多時，左右大都屏退，無從聞悉。祕言爲下文伏線。次晨，便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，以知樞密院事禿兒哈帖木兒，御史中丞八卽刺，翰林直學士馬哈某，瑞典使教化的，宣徽副使章吉，僉中政院事脫，通政使那海，大醫使呂廷玉，給事中咬臚，中書斷事官忽兒忽答，右司郎中李別出，左司員外郎王德明，禮部尚書八刺哈赤等，從行。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，銀七千五百兩，幣帛各四百匹，及金腰帶二十，備行在賞賜之用。懷王又飭在京諸臣道：「寶璽既已北上，繼今國家政事，應遣人奏聞行在，我不便專擅了。廷臣都贊揚懷王讓德，冠絕古今，正是

有口皆碑周泰伯；昧心誰識楚靈王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
讀燕帖木兒列傳，前後尙宗室女，至四十人，本回第稱四公主，是舉其最先僉降者而言。若夫列門妻一段，觀文宗本紀，亦曾有其事。非著書人好爲捏造，是燕帖木兒荒淫之漸，固自懷王導成之。其餘所述大政，概見正史，惟經著書人略爲渲染，則當時所行之政，迹俱屬有隙可尋，謂之演義也可，謂之評史亦無不可也。夫懷王襲位，本其初志，所謂讓兄者，特其矯情耳。燕帖木兒知之最深，故受賜最厚。周王和世球未曾入京，遽正大位，曾不知他人已耽耽其旁，欲以之爲嘗試地，而在己且願供玩弄，而不之悟也。哀哉！

### 第四十三回 中逆謀途次暴崩 得御寶馳回御極

却說明宗即位後，飭造乘輿服御，及近侍諸服用，准備啓行。且命中書左丞羅里帖木兒，籌辦沿途供張事宜。行在人員，俱忙個不了。未曾求初政，但從外觀上著想，即令爲君得久，亦未必善。民窮適燕帖木兒奉寶來轅，率隨員進謁明宗。明宗嘉獎有差，并封燕帖木兒爲太師，仍命爲中書右丞相，其餘官爵，概從舊例。且面諭道：「凡京師百官，既經朕弟錄用，並令仍舊，卿等可將朕意轉告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陛下君臨萬方，人民屬望，惟國家大事，繫諸中書省樞密院，御史臺三塔，應請陛下知人善任，方免叢生。」

明宗稱善，乃用哈八兒禿爲中書平章政事，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，李羅爲御史大夫。這三人統是武宗舊臣，明宗以爲不棄舊勞，所以擢居要職。旣而宴諸王大臣於行殿，特命臺臣道：「太祖有訓：美色名馬，人人皆悅，然方寸一有繫累，卽要壞名敗德。卿等職居風紀，曾亦關心及此否？」恐非燕帖木兒所樂聞。世祖初立御史臺時，首命塔察兒。

奔帖傑兒兩人，協司政務，綱紀嚴修。大凡天下國家，譬諸一人的身子，中書乃是右手，樞密乃是左手，左右手有疾，須用良醫調治，省院闕失，全仗御史臺調治。自此以後，所有諸王百官，違法越禮，一聽舉劾，風紀從重，貪墨知懼，猶之斧斤善運，入木乃深；就使朕有缺失，卿等亦當奏聞，朕不汝責，毋得面從。一臺臣等統齊聲遵諭。

越日，又命李羅傳諭燕帖木兒等道：「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庶府，共治天下，大小職掌，已有定制。世祖又命廷臣集議律令章程，垂法久遠，成宗以來，列聖相承，罔不恪遵成憲。朕今承太祖世祖的統緒，凡省院臺百司庶政，詢謀僉同，悉宜告朕；至若軍務機密，樞密院應即上聞，其他事務，有所建白，必先呈中書省臺以下百司及近臣等，毋得隔越陳請，宜宣諭諸司，咸俾聞知，倘違朕意，必罰無赦！」此輩中書省者，其知樞臣權嚴何？又越數日，遣武寧王徹徹禿及哈八兒禿至京，立懷王爲皇太子。仍賜武宗當日之幣。并命求故太子寶，繳給懷王。嗣聞故太子寶已失所在，乃申命重鑄，姑不必細表。

且說徹徹禿等既到京師，傳達行在詔命，懷王敬謹受詔。一面馳使行在，請明宗啓蹕。一面親自出京，就中道恭迎。會陝西大旱，人自相食，太子詹事鐵木兒補化等，請避職禳災。太子親諭道：「皇帝遠居沙漠，未能即至京師，所以暫攝大位。今亢陽爲災，皆予闕失所致，汝等應勉盡乃職，祇修賢政，庶可上達天聰，辭職何爲？」乃起前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，命往賑饑。先是養浩辭官家居，七微不起，至是聞命，登車即行，見道旁餓夫，輒施以米，溝前餓孀，輒掩以土，迨經華山，瞻西嶽祠，泣拜不能起。忽覺黑雲四布，天氣陰翳，點澆浙澤，諸甘霖一降三日。及到官，復虔禱社壇，又復大雨如注，水盈三尺，始見天霽。陝西自泰定二年，至天曆二年，其間更歷五六載，只見日光，不聞雨聲，累得四野槁裂，百草無生。這時遇了這位張中丞，泣禱天神，誠通冥漠，居然暗遣了風師雨伯，來救陝民。那時原隰潤膏，禾黍怒發，一片赤地，又變青疇。看官，你想這陝西百姓，還有不成泣涕零，五體投地麼？其時斗米值十三緡，百姓持鈔出糶，鈔色晦黑，即不得用，詣庫掉換，刁吏黨蔽，易十與五，且累日不能得，人民大困。

濶洞察民艱，立檢庫中舊鈔，凡字迹尚清，可以辨認的鈔數，得一千零八十五萬五千餘緡，用另印加鈐，頒給市中，以便通用。又刻十貫五貫的錢等，給散貧乏，命米商視印記出糶，詣庫驗數，易作現銀。於是吏弊不敢行，又率富民出粟，請朝廷頒行納粟補官的新令，作為獎勵。因此富民亦慨然發倉，救濟窮民。養浩又查得窮民乏食，至有殺子啖母的奇情，為之大慟不已。遂出私錢給濟，且命出兒肉徧示屬官，責他不能賑貸。到官四月，未嘗家居，止宿公署，夜則禱天，晝則出賑，幾乎日無暇晷。每念及民生痛苦，即撫膺悲悼，因得疾不起，卒年六十。陝民如喪考妣，遠近街哀，後追封濱國公，諡文忠。養浩為一代忠臣，所以始終全錄。

話分兩頭，單說皇太子遣使施賑後，復將鐵木兒補化辭職等情，報明行在。明宗諭圖兒吉思等道：「修德應天，乃君臣當盡的職務，鐵木兒補化等所言，甚合朕意。皇太子來會，當與共議，如有澤民利物的事件，當一一推行，卿等可以朕意諭羣臣，務期上下交儆，仰格天心。」

於是監察御史把的于思，奏言：「自去秋命將出師，截定禍亂，凡供給軍需，賞費將士，所費不可勝計。若以歲入經費相較，所出已過數倍。況今諸王朝會，舊制一切供億，俱尚未給，乃陝西等處，饑饉薦臻，餓殍枕籍，加以冬春交際，雨雪愆期，麥苗槁死，秋田未種，民庶皇皇。臣竊以為此時此景，正應勉力撙節，不宜妄費。如果有功必賞，亦須視官級崇卑，酌量輕重，不惟省費，亦可示勸。其近侍諸臣，奏請恩賜，當悉飭停罷，藉紓民力云云。」明宗覽奏，為之動容，乃詔令上下節用，并啓躍入京。所過地方，一切供張，俱宜從儉等語。有司雖都奉敕，究竟不敢過省，沿途供應，彼此爭華。明宗雖明，仍是莫明其妙，無非以為例所當然，得過且過罷了。

這邊接站登途，已到王忽察都地方，那邊皇太子亦率着羣臣，到了行轅。兩下相見，握手言歡，名分上原隔君臣，情誼上終係骨肉。忽察王不作是題。明宗格外慳懃，遂大開筵宴，暢談了好多時，興闌席散，大家歸寢。只燕帖木兒來見太子，又密談了半夜。到底為着何事。太子尚躊躇未決，一連三日，方纔決議。天曆二年八月六日，天已遲明，明宗

尚高臥未起。皇后不沙，只道明宗連日勞頓，不敢驚動，待到已牌，尚不聞有覺悟聲，纔有些驚訝起來。近牀揭帳，不勝猶可仔細一瞧，頓嚇得面無人色。原來此時的明宗，已七竅流血，四肢青黑，硬挺挺的奄臥床中。不沙皇后，究係女流，被這一嚇，連話語都說不出來。幸有侍女在旁，急報知近臣，令傳太子入寢。

太子正與燕帖木兒同坐一室，靜待消息。得了此信，即相偕趨入，見了明宗的死狀，太子情不能忍，恰也慟哭起來。真心原是未淚。燕帖木兒恰從容說着道：「皇帝已崩，不能復生，太子關係大統，千萬不可張皇，現在回京要緊，倘一有不測，豈非貽誤國家麼？」說着，已向御榻間探望，見御寶尚在枕旁，便伸手取來，奉與太子道：「這是故帝

留着，傳與太子，太子不妨速受。况皇后親在此間，論起理來，亦應命交太子，責無旁貸，何庸推辭？」無非爲了此着，此時的八不沙皇后，只知慟哭，管甚麼御寶不御寶，就是燕帖木兒一派言語，亦未曾聞着。太子瞧這情形，料知皇后無能，遂老老實實的將御寶受了，並止住了哭，想去勸慰皇后。經燕帖木兒以目示止，遂也不暇他顧，徑出行宮。燕帖木兒當即隨出，扶太子上馬，疾馳而去。途次傳命伯顏爲中書左丞相，竝封太保，欽察台阿兒思爾海牙趙世延，並爲中書平章政事，朵兒只爲中書右丞，前中書參議阿榮，太子詹事趙世安，並爲中書參知政事，前右丞相塔失鐵木兒，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補化，及上都留守鐵木兒脫並爲御史大夫。御璽到手，即易大臣，可謂如見肺腑。於是明宗所用的一班舊臣，又復束諸高閣，歸去來兮。

及太子既到上都，監察御史徐璉，遂上書勸進，略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，神器不可一夕虛懸，先皇帝奄棄臣庶，已踰數日，伏望皇上早正宸極，上奠宗社，下安兆民，俾中外有所依歸等語。若爾久矣，何爾爾。乃復擇吉登位，親御大安閣，受諸王百官朝賀，免不得又有一道詔敕，其文云：

朕惟昔上天啓我太祖皇帝，肇造帝業，列聖相承，世祖皇帝，既大一統，卽建儲貳，而我裕皇天不假年，成宗入繼，纔十餘載。我皇考武宗，歸膺大寶，克享天心，志存不私，以仁廟居東宮，遂嗣宸極。甫及英皇，降割我家，晉邸



遠盟構逆，據有神器，天示讒告，竟阻厥身。於是宗戚舊臣，協謀以舉義，正名以討罪，揆諸統緒，屬在藐躬。朕與念大兄播遷朔漠，以賢以長，歷數宜歸，力拒羣言，至於再四，乃曰：艱難之際，天位久虛，則衆志勿固，恐墜大業。朕雖從請而臨御，實秉初志之不移，是以固讓之詔始頒，奉迎之使已遣。尋命阿剌忒納失里、燕帖木兒奉皇帝寶璽，遠迓於途。受寶卽位之日，卽遣使授朕皇太子寶。朕幸釋重負，實獲素心，乃率臣民北迎大駕。而先皇帝跋涉山川，蒙犯霜露，道里遼遠，自春徂秋，懷險阻於歷年，望都邑而增慨。徒御勿愼，屢爽節宣。信使往來，相望於道路。彼此思見，交切於衷懷。八月一日，大駕次王忽察都，朕欣瞻對之有期，獨兼程而先進。相見之頃，悲喜交集，何數日之間，而宮車勿駕，國家多難，遽至於斯，念之痛心，以夜繼旦。敢人乎！敢已乎！諸王大臣以爲祖宗基業之隆，先帝付託之重，天命所在，誠不可違，請卽正位以安九有。朕以先皇帝奄棄方新，摧怛何忍，銜哀辭對，固請彌堅。執讀伏闕者三日，皆宗社大計，乃以八月十五日，卽皇帝位於上都。可大赦天下，自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，罪無輕重，咸赦除之。於戲！戡定之餘，莫急乎與民休息，丕變之道，莫大乎使民知義，亦惟爾中外大小之臣，各究乃心，以稱朕意。

卽位詔下，又命中書省臣等議定先帝廟號，叫作明宗。可憐明宗稱帝，只七閱月，連改元的詔旨，都未及下，竟爾被人暗算，中毒身亡！年僅三十，空留了一個明字，作爲尊號。其實這明字尚未切貼，若果甚明，何致爲圖帖睦爾及燕帖木兒兩人一同謀斃呢？坐實兩人謀斃書法無稽。

話休枝煩，且說圖帖睦爾既已正位，此次情形與前次不同。前次猶稱暫攝，此次正名定分，實行帝制，因他後來廟號叫作文宗，小子不好仍稱懷王，只得沿號文宗。劉清眉曰：文宗首命阿榮趙世安兩人督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，又派臺臣前往監工，南臺御史恰聯銜奏阻，說得剴切詳明，不由文宗不從，其詞道：

陛下龍潛建業，居民困于供給，幸而獲睹今日，莫不踴躍非常之恩。今奪民時，毀民居，以翫佛寺，臺臣表正

百官，委以監造，豈其禮哉？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，光武帝免南陽稅三年，今不務此，而隆重佛教，何以慰斯民之望？且佛教慈悲方便，今尊佛氏而害生民，無乃違其教乎？臣等心以為危，故不避斧鉞，惶恐上陳。

尋得詔旨，能免臺臣監役，臺臣方免得往返也。算文宗肯納嘉言了。但文宗的心中，總想皈依佛教，懺除一切罪厄。推刃同也，宜乎自憐。所以餘政未修，先已建寺。并因帝師圓寂，改立西僧盤真乞刺思為帝師。新帝師自西域到

來，文宗命朝臣出迎，凡位列一品以下，俱應此役。帝師却大模大樣，乘車入都。既登殿，文宗亦恭立門內，親揖帝師。帝師傲睨自若，不過略略合掌，便算答禮。及入座，由文宗飭諭，命大臣俯伏進觴。帝師又傲然不為動。惱動了國子祭酒富珠里，大踏步走至帝師座前，滿滿的斟了一觥，遞與帝師道：「帝師祖奉釋迦，是天下僧人的宗師，我祖奉孔子，是天下儒人的宗師，彼此各有所宗，各不為禮，想帝師亦應原諒！」帝師聞言，無從駁辯，却一笑起身，受觥卒飲，大衆為之栗然。富珠哩，神恰徐徐的退入班中去了。釋到帝師。

文宗也不加斥責，盡憤而罷。嗣以燕帖木兒功勳無比，追封三代，以他曾祖父班都察為溧陽王，曾祖妣王龍徹，為溧陽王夫人，祖父土土哈，為昇王，祖妣太塔你，為昇王夫人，父牀兀兒，為揚王，母也先帖你，及繼母公主察吉兒，並為揚王夫人。又命禮部尚書馬祖常，鋪張燕帖木兒功績，製文立石，矗峙北郊。嗣復因種種賞賜，未足報功，特命專任宰輔，改伯顏知樞密院事，罷設左丞相，并頒詔以示寵眷道：

燕帖木兒勳勞惟舊，忠勇多謀，奮大義以成功，致治平於期月，宜專獨運以重秉鈞，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，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，錄軍國重事，監修國史，提調燕王宮相府事，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司事。凡號令、刑名、選法、錢糧、造作一切中書政務，悉聽總裁。諸王、公主、駙馬、近侍人員，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，敢有隔越奏聞，以違制論，特詔。

自是燕帖木兒權勢日隆，凡所欲為，無不如意，因此宮廷內外，只知道有太平王，不知有文宗。正是

擁戴功高無與匹，威權日甚易生驕。

欲知文宗此後行政，且從下回交代。

明宗即位和寧，親其所領詔令，無非普通行政，並不聞有暴虐之行，致干民怨，而王忽察都之信宿，即致暴崩。值春秋鼎盛之時，遇此極大變故，而皇太子不加追究，右丞相亦未發言，且取得御寶，即上馬南歸，此非太子右相之暗中加毒，能如是之默爾而息乎？太子未曾登極，即易舊臣機一至而即發，情欲蓋而彌張。至於內省多疚，欲假佛事以懺過，佛果有靈，豈為亂賊明護乎？獲罪於天，贖亦何益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## 第四十四回 懷妒謀毒死故后 立儲君驚遇冤魂

却說文宗天曆三年，改元至順，其時明宗后自漠北返京，文宗迎居宮中，敕有司供幣帛二百疋，作為費用，并命明宗子懿璘質班一作額林沁巴剌為儲王，懿璘質班年纔五歲，係明宗嫡子，乃八不沙皇后所出。還有一子名安懼帖睦爾，一作托斡特穆爾比懿璘質班年紀較長，其母名叫邁來迪，相傳邁來迪係北方娼婦，前宋恭帝趙焜被虜至京，受封瀛國公，趙焜安居北方，平日無事，未免尋花問柳，適見邁來迪姿容韶麗，遂與他結成外眷，產下一子，便是安懼帖睦爾。嗣趙焜病歿，邁來迪華色未衰，被明宗和世琜所見，納為侍妾，載與同歸。安懼帖睦爾隨母入侍，子以母貴，居然為明宗長子。俗語所謂慈母威因此明宗左右，嘖有頰言，至是亦同入宮中。文宗却也不欲窮詰，待遇如猶子一般。任他出入宮禁，撫養成人。不過懿璘質班是嫡子，安懼帖睦爾為庶子，嫡庶不能無別，所以一封王，一不封王，這且不必細表。

就中單說八不沙皇后，雖入宮中，受着文宗的敬禮，奈心中不無怨懟，有時暗中流淚，有時對人微言，文宗雖

略有所聞，到也不暇理睬，只文宗后卜答失里與八不沙本不相親，此時同住宮中，面上似屬通融，意中不無介蒂。還是轉眼之間，彼此相見，免不得暗嘲熱諷，冷語交侵。看官！你想這八不沙皇后，本是沒甚材幹，遇着這等尷尬的遺際，又不能處之泰然，每不如意，輒遷怒左右，侍女們有何知識，得着主寵，便是喜懼逢着主怒，便是懊惱，那個肯體心貼意，曲意奉承？况八不沙是個過去的皇后，留住宮中，好似一個寄生蟲，怎及得卜答失里係當時國母，節制六宮，所以八不沙一言一動，統由侍女們傳報，卜答失里遂無乎不知。非平時盡摩世態，不能如此詳明。

冤家有孽，偏出了一個太監，與八不沙硬做對頭，這太監的名字，與英宗時的賢相拜住同一大名。這正是名同心不同呢。某日太監拜住在宮中往來，巧遇着八不沙皇后，他也不上前請安，反在旁邊立着，指手畫脚，與小太監調笑。八不沙皇后不禁氣惱，便向他呵叱道：「你是一個區區太監，也敢這般無禮！人家欺負我，是我命苦所致，似你這廝也看我是奴僕一般罷罷！你等仗着皇后威勢，竟爾無法無天，須知我也是個皇后，不過先帝忠厚，不甚防着，反被那狗男女從中暗算，倉猝崩逝，難皇天無眼，作善罹殃，作惡反得降祥。泰山有坍塌的日子，你等應留着餘地，不要有勢行盡呢！」婦女口吻，虧他描摹。說罷，負氣竟去。

這太監拜住恰冷笑了幾聲，又慢騰騰的走入中宮，見了皇后卜答失里，便跪倒地上，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忽笑忽哭，寫盡奸刁。卜答失里本寵愛拜住，瞧着這副情狀，便問道：「你受何人委屈，來到我處訴苦？」拜住道：「奴婢不敢說！」卜答失里道：「叫你說你却不敢說，你何為向我來哭？你莫非還刁不成？」拜住磕頭道：「奴婢怎敢！只此事關係甚大，不說不可，欲說又不可！」卜答失里道：「你儘管說來，有我作主，何妨！」拜住纔將八不沙皇后所言轉述一遍，且捏造幾句詈詞，惹動卜答失里盛怒，陡然起座，擬至八不沙皇后處，與他評理。拜住恰又勸阻，狡之極。

卜答失里頓足道：「我與他勢不兩立，定要他死在我手，方出胸中惡氣！」拜住道：「這亦不難，總教稟明皇

上，賜他自盡，便可了案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我也曾說過幾次，奈皇上不肯見從，奈何！」拜住道：「從太子人手，便好行事。」卜答失里沈吟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好好商酌爲是。」拜住頓首起立。經卜答失里屏去侍女，密與拜住商量。

拜住道：「皇子雖幼，然將來總是儲君，現在黠王已立，同處宮禁，勢必從旁窺伺，倘或皇上舍子立姪，如皇子何！如皇后何！」卜答失里道：「我亦防這一着，日今計將安出！」拜住道：「只教稟聞皇上，但說明宗皇后，潛結內外，謀立鄜王爲太子，不怕皇上不信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皇上會有立姪的意思，倘若弄假成真，如何是好？」拜住道：「明宗暴崩，謠言騰起，多說太平王燕帖木兒主謀，連皇上亦牽累在內，就是明宗皇后，也懷着疑心，所以語中含刺，我想皇上讓德昭彰，斷不如羣情所料，若把此言一一奏聞，管教皇上動氣，早些斬草除根，免得後患！」卜答失里尚在搖頭，拜住道：「再進一層，竟說他謀爲不軌，將不利皇上，皇上莫非再讓不成！」漢人問極。

卜答失里不禁點首，便令拜住暫退，自己待文宗入宮，便一層一層的詳告。文宗雖是動怒，不肯驟用辣手，經卜答失里婉勸硬逼，弄得文宗心思，亦被他搖惑起來。俗語說得好，枕席之言易入，况加以父子夫婦，關係生死，就是鐵石人也要動心。不由的歎息道：「凡事不爲已甚，我已爲燕帖木兒所惑，做到不仁不義，目今又被勢逼，教我再做一着，豈不是已甚麼？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我只好將錯便錯罷了！」談盡世人，莫如此言。便語皇后卜答失里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定要處死，入不沙皇后，但我心終屬未忍，寧可由別人去處置他，我却不好自行賜死！」分明是教他嬌詔。卜答失里無言。

到了次日，文宗自去視朝，卜答失里即召拜住密議，并將文宗語述畢。拜住道：「皇上太屬仁慈，此事只可由皇后作主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你叫我去殺他麼？」拜住道：「請皇后傳一密旨，只說皇上有命，賜他自盡，他何人去說，只好自死罷了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事果可行麼？」拜住道：「何不可行？皇上決不爲難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你與我小心做去，何如！」

拜住遂出，擬好密旨，并親攜飲酒，徑向八不沙皇后處行來。八不沙皇后梳洗纔畢，驟見拜住入內，令他跪讀詔旨，不禁戰栗起來。拜住怒目道：「快請受詔，以便覆命！」八不沙皇后無可奈何，只得遵命跪着。由拜住宣讀詔敕，乃說他私圖不軌，謀立己子，應恩賜自盡等語。八不沙撫膺慟哭道：「既殺我先皇，又要殺我，我死，必作厲鬼以索命！」言至此，即從拜住手奪過醜酒，一飲而盡。須臾毒發，身仆地上。拜住由他暴斃，竟回報卜答失里。卜答失里很覺快慰。及文宗聞知，只說八不沙皇后暴病身亡。文宗明知有變，但絕了後來的禍根，也是愜意的多。失意何少，既殺殺兄，這問其德。

卜答失里遂欲正名定分，立子阿剌忒納答剌一作喇特納達爾爲太子。文宗到也應允。先將八不沙皇后的喪葬，草草理畢，然後安排冊命。正擬命太常各官議定冊立太子禮儀，偏皇后卜答失里與太監拜住計上生計，又復想出了一種毒謀。他想鄧王懿璘質班與安懼帖睦爾尙處宮中，究竟不是了局，擬將他驅逐出外，拔去了眼中釘。庶幾始終無患。遂日向文宗前絮聒，把禍福利害的關係，反覆密陳。文宗以兩人年尙幼弱，不便遣發，只說是從緩再商。文宗尙有真心。卜答失里總不肯放手，暗中唆使安懼帖睦爾的乳母，叫他告知其夫，入見文宗，略言安懼帖睦爾實非明宗所出，娼妓雜種，如何冒充天潢，自亂血統。且明宗在日，已欲將他驅逐，此刻正宜慎重名義，休使一誤再誤呢。於是文宗下令，將安懼帖睦爾母子逐出，東戍高麗，幽居大青島中，不准與人往來。去了一個。

安懼帖睦爾既去，只有一個懿璘質班，孤苦伶仃，無人撫字。卜答失里還想將他調開，偏偏文宗不從。拜住復獻計道：「一個小孩子，曉得甚麼計策，只教糕餌中間稍置毒藥，便可將他斃死。」一言未畢，忽似有人從後猛擊，竟致頭暈目眩，跌仆地上。卜答失里大爲驚訝，忙令侍兒攙扶拜住，不防拜住反瞋目怒叱道：「那個敢來救他？他是一個小太監，恃寵橫行，謀死了我，還要謀死我子麼？」這語一出，嚇得卜答失里牙床打戰，面色似灰。拜住又戟指痛罵道：「都是你這狠心人，妄逞機謀，欲將我母子置諸死地，所以家奴走狗，亦得肆行無忌，巧圖迎合。須知天下

是我家的天下，你等害我先皇，奪我帝位，還嫌不足，又將我嬌骨斃死，我死得好苦！一說至此，槌胸大哭。嗣復慘然道：「可憐我夫婦兩人，俱遭你等毒斃，現祇剩了一個血塊，年只四五齡，你等亦應存點天良，好好顧全了他。人生修短，就使有數，總不該死於你手！」此語爲後文埋根。你道害了我子，你子便得長壽延命，萬歲爲君麼？你且看着我，我先索了賊奴的性命，回去再說！一言畢，卽寂然不動。至卜答失里漸定驚魂，再將拜住仔細一瞧，已經滿口皆血，嚼舌而死。厲鬼未嘗無有，並非作者迷信。

自是六院深宮，常帶陰氣，一班宮娥彩女，互相驚嚇，不是說有鬼嚇，就是說有鬼履痕，白晝時結侶呼羣，方敢進出，夜靜時關門閉戶，尚覺陰沈。這是疑心生暗鬼。卜答失里由驚生畏，由畏生憂，遂與文宗商議，欲向帝師前親受佛戒。文宗本已心虛，又聞宮中時常見鬼，也覺毛髮森然。至此聞皇后言，自然滿口應允，當下告知帝師，並真乞刺思，擇日受戒。蓋真乞刺思無不從命，屆期請帝師入興聖殿，由文宗率着皇后及皇子阿刺忒納答刺，俱到壇前行受戒禮。好在一切儀制，都有成例可援，不過由太常官稍費手續，僧徒輩多念真言，便算大禮告成了。文宗又命懿璘質班，也受了佛戒。滿望慈航普渡，保合太和，宮內一切人等，也以爲如來默護，可以消除魔障，縱有鬼物，不敢爲殃。口此化怪爲常，稍稍鎮靜。文宗遂封皇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燕王，立宮相府，命燕帖木兒總領府事。外無異議，內無妖孽，恰安妥穩穩的度將過去。從此一心信佛，命西僧作佛事於明智殿，自四月朔日起，命至臘月方罷。

自故相鐵木迭兒子鎖住，復黃綠干進，得爲將作使，他因將作使一職，位微秩卑，尚不滿欲，因與弟觀音奴，陰謀作亂。無如勢孤力弱，一時無從發難，乃與姊夫太醫使野理牙，暗謀鎮魔。適聞宮中有鬼作祟，益滋迷信，以爲乘機厭禳，應較靈驗。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，素信道教，遂向道教徒，乞得符籙數張，在庭中設起神壇，上供北斗星君牌位，朝夕頂禮，口中所祝，無非祈君相速死，另易真命天子，制治天下等語。可謂愚甚。還有前刑部尚書烏馬喇，前御史大夫宇羅，及前上都留守馬兒，統失職閑居，各懷怨望，這數人平日，與鎖住等，很是莫逆，至此聞鎖住得了此

法相率贊成。那知事機不密，竟被別人舉發。當由燕帖木兒奏報文宗。看官！你想鎖住等人，還能幸免麼？縱騎一發，先將鎖住觀音奴野理牙三人逮問。中書省臣嚴刑審訊，後覈得烏馬喇、孛羅馬兒及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等，一同與謀。隨將他四人一併拏至，訊明屬實，律以呪詛主上，大道不道的罪名，便將他推出正法。

一波未了，一波已起。知樞密院事圖徽、伯脫脫木兒、通政使只兒哈郎、翰林學士承旨伯顏也不干，燕王宮相翰羅思，中政使尚家奴、秀烏台、右阿速衛指揮使那海、察拜住等，以燕帖木兒專權自恣，不忍坐視。意欲與甲問、罪入、濟君側，偏被燕帖木兒的爪牙，名叫也的迷、失脫迷、洞察異圖，先行密報。燕帖木兒先發制人，即率兵掩捕，共獲住十二人，盡行棄市，并將他家產籍沒充公。燈籠當軍，自不量力。

諸王大臣等，以內亂疊平，統向太平王處賀喜。燕帖木兒也率文武百官，暨耆老僧道，伏闕上書，請文宗加尊號。文宗也覺增懼，俯允所請，遂親御大明殿，由燕帖木兒等奉玉册、玉寶，上尊號曰「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」。賦兒殺嫂的美名，何不入。御史臺臣又思踵事增華，請立燕王為皇太子。文宗道：「朕子尚幼，非裕宗為燕王時比，俟緩日再議。」

過了月餘，復由諸王大臣，籲請立儲。文宗又道：「卿等所言，未嘗不是，但燕王尚幼，恐他識慮未弘，不堪負荷，稍從緩議，當亦未遲。」廷臣以再請未允，不欲再言，奈皇后卜筮失準，急欲立子，暗中通知諸王大臣，令他續請。自己亦乘間力陳，請文宗速從羣議，以慶輿望。隨又放大了。文宗不好固執成見，乃先令太保、伯顏，祭告宗廟，然後立燕王、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，禮成踰日，忽皇太子生起病來，熱了三日三夜，全身露出紅斑，彷彿似痘疹一般，急得帝后日夕不安。正在牀前視疾，驀聞皇太子大叫道：「你想立太子麼？我兩人特來索命呢！」文宗聞着，不覺驚倒牀上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賦兒殺嫂太無良，用盡機能反惹殃。  
我勸世人休昧己，人謀不及鬼謀賊！



畢竟文宗性命如何，且從下回說明。

八不沙皇后之死，誰殺之？文宗后卜答失里，及宣者拜住殺之也。史家多歸罪卜答失里，吾謂卜答失里之罪，猶居其次，爲罪首者實文宗耳。明宗后之爲厲鬼，史筆雖無明文，然無辜被過，飲餒以終，鬼而有知，能不爲厲乎？鄭人相驚以伯有，子產明其爲厲，夫伯有羅可死之罪，猶且如此，况飲恨如明宗后，必謂其無能爲厲識者，亦知其未然也。若以本回爲無端造謠，荒誕不經，試觀文宗崩後，燕王羅瑪，次子猶在，皇后卜答失里，胡竟命立鄭王，甘舍己子及鄭王驛駕，又命迎立安權帖睦爾，非彼此懼懷畏懼，能如是之改行爲善乎？揆情度理，必由明宗帝后暗中爲祟，有以懷其魄而褻其神耳。從無生有，卽似實真，是謂之善演史。

## 第四十五回 平全漢諸將班師 避大內皇兒寄養

却說文宗被冤魂一嚇，驚倒床上，幾乎斃厥過去。慌得皇后卜答失里，沒了主意，忙匍伏牀前，口稱該死，只求先皇先后，休念前嫌，保護太子性命要緊。但聽太子冷笑道：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你夫婦瞞心昧己，毒死我等，今朝權在我手，看你等再能害我麼？」卜答失里又跪求道：「如能保全太子，願做佛事三年，超薦先靈。」全歸婦女口

太子又冷笑道：「佛事麼？只可欺人，不能欺鬼，我要索命，任你做佛事三十年，也無用處。」卜答失里又道：「先皇皇后如不肯饒恕，寧可將我作代，皇子無知，還乞矜宥！」太子又道：「似你狼心狗肺，自有現世的報應，不勞我輩出力。」隱伏後文

卜答失里還是磕頭不已，太子復歎歎道：「你既撇不掉你子，且再寬假數日，再作區處。」言已寂然。

斯時文宗亦已起床，聞得一派鬼言，不禁自怨自悔。尋見卜答失里，尙是跪着，乃流淚道：「你可起來，前事已經做錯，跪求亦恐無益。」卜答失里方纔起身，瞧着文宗下淚，也覺滿腹悽惶，轉撫太子身上，仍同火炭一般，似醒

非醒，似寐非寐，叫了數聲，亦不見回答，急得無法可施，與文宗淚眼相對。文宗道：「我初意原不欲立儲，爲了內外交迫，乃成此舉。君來先兄先嫂，不肯容我過去，我只好改立皇姪，隱安先靈，或可保全兒命呢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如果皇子病愈，總可改易前議。」

正商議間，忽外面呈入奏報，乃是豫王從雲南發來，詳述軍情。當由文宗披閱，軍事甚是得手，請皇上不必憂慮等語。文宗心下少慰，遂屬皇后善視病兒，自出宮視朝去了。

先是上都告變，各省多懷貳心，至燕帖木兒等戰勝上都，內地方稱平靜。四川平章囊嘉岱，前曾僭稱鎮西王，四出騷擾。應四十一回至明宗即位，由文宗遣使詔諭，囊嘉岱方束手聽命，削王稱臣，及明宗暴崩，文宗又復登極，聞囊嘉岱又有違言，乃召他入朝，詭稱朝廷將加重任，囊嘉岱信爲真言，動身離蜀，一出蜀道，便由地方官吏，奉着密詔，將他擒住，檻送入都。由中書省臣案問，責他指斥乘輿，立即梟首，籍沒家資。

這消息傳到雲南，諸王禿堅大爲不服，遂與萬戶伯忽阿禾等謀變。傳檄遠近，聲言文宗弑兄自立，及誘殺邊臣等情弊，遂與兵攻陷中慶路，將廉訪使等殺死，并執左丞忻都，脅署文牘。一面自稱雲南王，以伯忽爲丞相，阿禾等爲平章等官，立城相，焚倉庫，拒絕朝命。

文宗聞警，乃以河南行省平章乞仕爲雲南行省平章，八番順元宣慰使帖木兒不花爲雲南行省左丞，率師南討，命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監制各軍。

時有雲南土官祿余，驍勇絕倫，名震各部，文宗令豫王妥爲招徠，夾攻禿堅。祿余初頗聽命，招集各部蠻軍，効力出征，連敗禿堅軍，有旨授他爲宣慰使，并雲南行省參知政事。不防禿堅亦暗中行賂，買賜祿余，教他背叛。元廷祿余貪利如命，竟歸附禿堅，率蠻兵千人，拒烏撒順元界，立關固守。

是時軍慶五路萬戶軍，奉豫王調遣，入雲南境，爲祿余所襲，陷入絕地，死得乾乾淨淨。千戶祝天祥，本爲後應，

虧得遲走一步，得了前軍敗耗，倉猝遁還。事爲元廷所聞，再遣諸王雲都思帖木兒、調集、江浙、河南、江西三省重兵，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，合兵南下。諸路兵馬，尙未入滇，帖木兒不花，又被羅羅思蠻邀擊，途次斬首而去。雲南大震。樞密院臣奏言：忝堅伯忽等勢益猖獗，烏撒祿余，亦乘勢連約烏蒙、東川、茫部、諸蠻，進窺順元，請嚴飭前敵各兵，兼程前進，並飭邊境慎固防守云云。於是文宗又頒發嚴旨，命豫王阿納忒刺失里等，亟會諸軍進討。且以烏蒙、烏撒及羅羅斯地，近接西番，與碉門、安撫司相爲唇齒，應飭所屬軍民，嚴加守備。又命察罕、呂都總帥府分頭調兵，四川開元大同真定、冀寧、廣平諸路，及忠翊侍衛左右屯田，那時軍書旁午，烽燧譟嚴，戰守兼資，內外鞏固。

雲南茫部路九村夷人，聞大軍陸續南來，料知一隅小醜，不足抵禦，乃公推頭目阿幹阿里，詣四川行省，自陳本路舊隸四川，今土官撒加伯與雲南連叛，民等不敢附從，情願備糧四百石，丁壯千人，助大軍進征。當由四川省臣據實奏聞，文宗以他去逆效順，厚加慰諭。

自此遐邇聞風，革心洗面，豫王阿納忒刺失里及諸王雲都思帖木兒，分督各軍，同時並集。還有鎮西、武靖、王搆思班，係世祖第六子，亦領兵來會，差不多有十餘萬人，四面進攻。

先奪了金沙江，亂流而渡，既達彼岸，遇着雲南、阿禾軍，併力衝殺，阿禾抵敵不住，奪路潰退，官軍那裏肯捨，向前急追，弄得阿禾無路可逃，只好舍命來爭，猛被官軍射倒，擒斬了事。

進至中慶路，又值伯忽引兵來戰，兩軍相遇於馬金山，官軍先佔了上風，如排山倒海一般，掩殺過去。伯忽雖然勇悍，怎禁得大軍壓陣，勢不可當。又况所統蠻軍，素無紀律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。看看官軍勢大，都紛紛如鳥獸散，刺得伯忽孤軍，且戰且行，正在勢窮力蹙的時候，刺斜裏閃出一支伏兵，爲首一員大將，挺鎗入陣，竟將伯忽刺死馬下。這人非別，乃是太宗子庫騰孫，會封荊王，名叫也速，也不干，他與武靖、王搆思班、同鎮、西南。至是聞大軍進討，他竟帶領親卒，遶出伯忽背後，靜悄悄的伏着，巧巧伯忽敗走，遂乘機殺出，掩他不備，刺死伯忽。

當下與豫王等相會，彼此歡呼，合軍再進，直入滇中。禿堅走死，祿余遠遁。雲南戰事，無甚關繫，所以隨筆敘過。乃遣使奏捷，同上文，且請留荆王鎮守，撤還餘軍。

文宗視朝，與中書省臣等會議，僉云南征將士，未免疲乏，應從豫王等言，乃命豫王等班師還鎮，留荆王屯駐要隘，另遣特默齊爲雲南行省平章，總制軍事。

特默齊抵任後，復遣兵搜勦餘孽，適值羅羅斯土官撒加伯，潛遣把事曹通，潛結西番，欲據大渡河，進寇建昌。特默齊急檄雲南省官羅里、鐵木兒，出師襲擊，將曹通殺斃。又一面令萬戶統領周戡，直抵羅羅斯部，控扼西番及諸蠻部。土官撒加伯，無計可施，竟落荒竄去。

既而祿余又出招餘黨，進寇順元等路。雲南省臣，以祿余剽悍異常，欲誘以利，招他歸降。乃遣都事諸海，至祿余營中，授以參政制命。祿余不受，反將諸海殺死。都元帥怯烈，素有勇名，聞諸海遇害，投袂奮起，晝夜進兵，擊破賊營，殺死蠻軍五百餘人。禿堅長弟，必刺都古象失，舉家赴水死，還有幼弟二人及子三人，被怯烈擒住，就地正法。只祿余不知下落，大約是遠奔西裔了。餘黨悉平，雲南大定了。了結滇事。

文宗以西南半靖，外患已紓，到也可以放心。只太子阿剌忒納答剌，疹疾夫疼，反且日甚。一日，有時熱得發昏，仍舊滿口謔語，不是明宗附體，就是八不沙皇后纏身。太醫使朝夕入宮，診脈象亦云饒有鬼氣，累得文宗后卜筮失里，祈神禱鬼，一些兒沒有效驗。他已智盡能索，只好求教帝師，洩他懺悔。帝師有何能力，但說虔修佛事，總可挽回，乃命宮禁內外，築壇八所，由帝師親自登壇，召集西僧，極誠頂禮。今日拜懺，明日設醮，琅琅誦經，喃喃說呪，闔宮男婦，沒一個不齋戒，沒一個不叩禱，籲求太子長生。連皇后卜筮失里，時宜佛號，自晝至暮，把阿彌陀佛及教苦教難觀世音等梵語，總要念到數萬聲。佛口蛇心，徒增罪過。怎奈蓮座無靈，楊枝之力，任你每日禱禱，那西天相隔很遠，何從見聞。

卜答失里無可奈何，鏡日裏以淚洗面，起初向先皇先后保佑，至兒病日劇，復以祝禱無功，改爲怨詛。一夕坐太子牀前，帶哭帶昏，忽見太子兩手裂膚，雙足槌床，怒目視后道：「你還要出言不遜麼？我因你苦苦哀求，留你兒命，暫延數天，你反怨我罵我，真是不識好歹罷！似你這等狠婦，總是始終不改，我等先索你長兒的性命，再來取你次兒，教你看我等手段罷！」原來文宗已有二子，長子名阿剌忒納答刺，次子名古納答刺，兩子都尚幼稚。此次卜答失里聞了鬼語，急得甚麼相似，忙遣侍女去請文宗。

文宗到來，太子又厲聲道：「你既想做皇帝，儘管自做罷，何必矯情干譽，遣使迎我？我在漠北，並不與你爭位，你教使臣甘言諛詞，硬要奉我登基。既已忌我，不應讓我，既已讓我，不應害我，况我雖曾有嗣，也不忍沒你功勞，仍立你爲皇太子，我若壽終，帝位復爲你有，你不過遲做數年，何故陰謀加害？害了我，還猶是可，我后與你何嫌？一個年輕孀婦，寄居宮中，任他有甚麼能力，總難逃你手中，你又偏信悍婦，生生的將他斃死，全不念同胞骨肉，親如手足？你既如此，我還要顧著什麼？」文宗至此，也不禁五體投地，願改立鄜王爲太子。只見太子哈哈笑道：「遲了！你也隱受天譴了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積因成果，莫謂冥冥無知呢！」一暗伏文宗崩逝之兆，然借此以喚醒世人，俗也不少。

文宗尚欲有言，太子已兩眼一翻道：「我要去了！你子隨了我去，此後你應防着，莫再聽那長舌婦罷！」這語纔畢，文宗料知不佳，急起視太子，已經喘做一團，不消半刻，卽蘭摧玉折了。看官！你想此時的文宗，及皇后卜答失里，心下不知如何難過，呼籲原是沒効，懊悔也覺無益，免不得撫屍慟哭，悲痛一回。

文宗以情不忍，捨召繪師圖畫真容，留作遺念。又嫌也是骨肉，如何忍心毒死！一面特製桐棺，親自視殮，先把兒屍沐以香湯，然後著衣含玉，一切儀式，如成人一般。後命宮內廣設壇場，召集西僧百人，追薦靈魂，忙忙了好多日，乃令宮相法里，安排葬事，發時，役夫約數千名，單是昇送靈輿人夫，也有五十八人，差不多如梓宮奉安的威儀。俟殯葬祖陵後，又飭營廬，即囑法里等守護。一面將太子木主，供奉慶壽寺，彷彿與累朝神御相等。視子若祖考，

喪葬纔畢，次兒古納答刺，又復染着疹疾，病勢不亞皇儲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不但文宗帝后，捏了一把冷汗，就是宮廷內外，也道是先皇先后，不肯放手，頓時風聲鶴唳，無在非疑，益影蛇弓，所見皆懼。文宗圖帖睦爾及皇后卜答失里，悽悽惶惶，鬧到發昏第一章，猛然記起太平王燕帖木兒，足智多謀，或有意外良法，乃亟命內侍宣召燕帖木兒。如命即至，由文宗帝后與他熟商。燕帖木兒是個陽世權臣，不是冥中閻王，至此也焦思苦慮，想不出甚麼法兒。及見帝后兩人，銜着急淚，很是可悲，乃委婉進言道：「宮中既有陰氣，皇次子不應再居，俗語有道，趨吉避凶，據臣看來，且把皇次子避開此地，或可化凶爲吉。」文宗道：「何處可避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京中不乏諸王公主，總教老成謹慎，便可託付。」皇后卜答失里即插口道：「最好是太平王邸中，我看此事只可託付了你，望你勿辭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臣受恩深重，敢不盡力！但在臣家內，恐怕有變，還求宸衷再酌。」文宗道：「朕子即卿子，說甚麼變瀆不變瀆！」燕帖木兒又道：「臣家居比隣，有一吉宅，乃是諸王阿魯渾撤里故居，今請陛下頒發敕令，將此宅作爲皇次子居第，俾臣得以朝夕侍奉，豈不兩便！」文宗道：「故王居宅，未便擅奪，不如給價爲是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這是皇恩周浹，臣當代爲叩謝。」說罷，便跪地叩首。文宗親手攙扶，叫他免禮，且面諭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定明日罷。」燕帖木兒領旨而出，即夕辦理妥當，布置整齊。次日巳牌，又復入宮，當即備一暖輿，奉皇次子古納答刺臥輿出宮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頻年懶悔莫消災，無怪皇家少主裁。  
幸有相臣多智略，奉兒載出六宮來。

畢竟皇次子能否病愈，容俟下回續敘。

雲州之變，隆慶文宗，可謂名正言順。事雖未成，亦足以觀文宗之魄，故本回於亮堅等有想訓，惟綠余反覆無常，心懷叵測，且係羣輩首領有志亂華，所以特別加貶焉。至於太子復過疹疾，史稱市阿魯渾撤里故居，令燕帖木兒奉皇次子居之。

後懼不察，以爲遣子寄養，蹈漢履轍。夫文宗溺愛情深，親於太子之逝，喪葬飾終，何等鄭重，顧肯以子遺之次子，寄養他家乎？其原因必由宮中遇崇運日未安，一兒已殤，一兒又病不得已而出此，著書人從明眼窺出，既足以補史闕，復足以傲世人，是固有心人吐屬，非好談鬼怪也。

## 第四十六回 得新懷舊人面重逢 納后爲妃天倫誌異

却說皇次子古納答剌，由燕帖木兒護送出宮，當至阿魯渾撒里故第，安居調養。隨來的宮女，約數十人，復從太平王邸中，派撥婦女多名，小心侍奉，還有太平王繼母察吉兒公主，及所向諸公主等，也晨夕過從，問候視察，果然冤魂不到，皇子漸瘳。燕帖木兒奏達宮中，帝后很是心喜，立賜燕帖木兒及公主察吉兒各金百兩，銀五百兩，鈔二千錠。就是燕帖木兒弟撒敦，也得蒙厚賚。又賜醫巫乳媪宦官衛士六百，人令三百五十兩，銀三千四百兩，鈔三千四百錠。各人照例謝賞，正是天恩普及，輿隸同權。

文宗又命在興聖宮西南，築造一座大廈，作爲燕帖木兒的外第，並在虹橋南畔，建太平王生祠，樹碑勒石，頌德表功。又宜召燕帖木兒子塔剌海入宮，親見，賜他金銀無算，命爲帝后養子。一面令皇次子古納答剌改名燕帖古思，與燕帖木兒上二字相同，表明義父養子的關係。父子應避嫌名，元朝定例，稱以同名爲親屬，也是一奇。燕帖木兒入朝辭謝，文宗執手唏噓道：「卿有大功於朕，朕恨賞不副功，只有視卿如骨肉一般，卿子可爲朕子，朕子亦可爲卿子，彼此應略述言情，毋得拘泥。」自己的親兒，恰可毒死，偏引外人爲骨肉，誠不知是何肺腑。燕帖木兒頓首道：「臣子已蒙皇恩，不敢再辭，若皇嗣乃天演嫡派，臣何人斯，敢認作義兒，務請陛下收回成命。」文宗道：「一名已改定，毋庸再議。朕有易子而子的意思，願否由卿自擇。」燕帖木兒拜謝而出。

過了數日，太平王妃忽然病逝。文宗親自往弔，并厚贈賻儀。喪葬纔畢，復詔遣宗女數人，下嫁燕帖木兒，解他餘痛。又因宮中有一高麗女子，名叫不顏帖你敏慧，過人，素得帝寵，至此也割愛相贈。何不將皇后亦給了他？燕帖木兒辭不勝辭，索性製就連牀大被，令所賜美女相夾而睡，憑着天生神力，一夕御女數人，巫峽作雲，高唐夢雨，說不盡的溫柔滋味，把所有鼓盆餘戚，早已撇過一邊。但正室仍是虛位，未嘗許他人承襲，大衆莫明其妙，其實燕帖木兒恰有一段隱情，看官試猜一猜，待小子敘述下去。

小子前時敘秦定后妃事，曾已漏洩春光，暗中伏線。應四十一回。燕帖木兒本早有心勾搭，可奈入京以後，內外多故，政務倥傯，他又專操相柄，一切軍國重事，都要仗他籌畫，因此日無暇昇，連王府中的公主等，都未免向隅。嗚呼，辜負香衾，既而漢中告靖，可以少暇，不意皇子燕帖古思，又要令他撫養，一步兒不好脫離。至皇子漸痊，王妃猝逝，免不得又有一番忙碌。正擬移花接木，隱踐前盟，偏偏九重恩厚，復釐降宗女數人，穿花蛺蝶，深深見點水蜻蜓，款款飛，又不得不竭力周旋，仰承帝澤。可謂忙極。

過了一月，國家無事，公私兩盡，燕帖木兒默念道：「此時不到東安州，還有何時得暇？」遂假出獵爲名，帶了親卒數名，一轅就道，六轡如絲，匆匆的向東安州前來。既到東安，即進去見秦定后。早有侍女通報，秦定后率着二妃，笑臉出迎，桃花無恙，人面依然。燕帖木兒定睛細瞧，竟說不出甚麼話來。秦定后恰啓口道：「相別一年，王爺的丰采，略略清減，莫非爲着國家重事，勞損精神麼？」出口便屬有情。燕帖木兒方道：「正是這般。」二妃也從旁插嘴道：「今夕遇着甚麼風兒，吹送王爺到此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我日日惦念后妃，只因前有外變，後有內憂，所以無從分身，直至今日，方得撥冗趨候。」秦定后妃齊稱不敢，一面邀燕帖木兒入室，與秦定后相對坐下。居然夫妻。二妃亦列坐一旁。居然妾媵。

秦定后方問及外變內憂情狀，由燕帖木兒略述一遍，秦定后道：「有這般情事，怪不得王爺面上，清瘦了許



多。燕帖木兒道：「還有一樁可悲的家事，我的妃子，竟去世了！」泰定后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這也是無可如何！」二妃插入道：「王爺的後房，想總多得哩。但教王爺揀得一人，叫做王妃，便好補滿離恨了。」

燕帖木兒想時，後王如。

燕帖木兒道：「後房雖有數人，但多是皇上所賜，未合我意，須要另行擇配，方可補恨。」二妃復

道：「不知何處淑媛，夙饒厚福，得配王爺？」燕帖木兒聞了此言，却靜着一雙色眼，覷那泰定后，復回瞧二妃道：「我意中恰有一人，未知他肯俯就否？」二妃聽到俯就二字，已經醜料三分。看那泰定后神色，亦似覺着，恰故意旁聽侍女道：「今日王爺到此，理應杯酒接風，你去吩咐廚役要緊！」侍女領命去訖。

燕帖木兒道：「我前時已函飭州官，叫他小心伺候，所有供奉事宜，不得違慢，他可遵着我命麼？」泰定后道：「州官供奉周到，我等在此尚不覺苦，惟王爺悉心照拂，實所深感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費心，州官所司何事，區區供奉，亦所應該的。」正說着，見侍女來報，州官稟見。燕帖木兒道：「要他來見我做甚？」言下復沈吟一番，乃囑侍女道：「他既到來，我就去會他一會。」

侍女去後，燕帖木兒方緩踱出來。原來燕帖木兒到東安州，乃是微服出遊，並沒有什麼儀仗。且急急去會泰定后妃，本是瞞頭暗脚，所以州官前未聞知。調探得燕帖木兒到來，慌忙穿好衣冠，前來拜謁。經燕帖木兒出見後，自有一番酬應。州官見了王爺，曲意逢迎，不勞細說。待州官酬復，燕帖木兒入內，酒肴已安排妥當，當由燕帖木兒吩咐，移入內廳，以便細敘。

入席後，泰定后斟了一盃，算是敬客的禮儀，自己因避着嫌疑，退至別座，不與同席。燕帖木兒立着道：「舉酒獨酌，有何趣味？既承后妃優待，何妨一同暢飲，彼此並非外人，同席何妨？」泰定后還是怕羞，躊躇多時，又經燕帖木兒催逼，乃命二妃入席陪飲。燕帖木兒道：「妃子同席，皇后向隅，這事如何使得？」說着，竟行至泰定后前，欲親手來挈后衣。泰定后料知難却，乃讓過燕帖木兒，遽行入席，揀了一個主席，即欲坐下。燕帖木兒還是不肯，請后上

坐。泰定后道：「王爺不必再謙了！」於是燕帖木兒坐在客位，泰定后坐在主位，兩旁站立二妃。燕帖木兒道：「二妃如何不坐？」二妃方道了歉，就左右坐下。

於是淺斟低酌，逸興遄飛，起初尚是若離若合，不脫不黏，後來各有酒意，未免放縱起來。燕帖木兒既瞧那泰定后，復瞧着二妃，一個是淡粧如菊，秀色可餐，兩個是濃艷似桃，芳姿相亞，不禁眉飛色舞，目逗神挑。那二妃恰亦解意，殷勤酌，脈脈含情，泰定后到此，亦覺情不自持，勉強鎮定心猿，裝出正經模樣。

燕帖木兒恰滿斟一觥，捧遞泰定后道：「主人情重，理應回敬一樽。」泰定后不好直接，只待燕帖木兒置在席上，偏燕帖木兒雙手捧着，定要泰定后就飲，惹得泰定后兩頰微紅，沒奈何喝了一喝。燕帖木兒方放下酒盃，顧着泰定后道：「區區有一言相告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泰定后道：「但說何妨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皇后寄居此地，寂寂寡懽，原是可憫；二妃正值青春，也隨着同住，好好韶光，怎忍辜負？」泰定后聽到此語，暗暗傷心，二妃更忍耐不住，幾乎流下淚來。

燕帖木兒又道：「人生如朝露，何必拘拘小節！但教目前快意，便是樂境。敢問皇后二妃，何故自尋煩惱？」泰定后道：「我將老了，還想甚麼樂趣？只兩位妃子，隨我受苦，煞是可憐呢！」燕帖木兒笑道：「皇后雖近中年，丰韻恰似二十許人，若肯稍稍屈尊，我却要……」說到要字，將下半語銜住。泰定后不便再詰，那二妃恰已拭乾了淚，齊聲問道：「王爺要甚麼？」燕帖木兒竟涎着臉道：「要皇后屈作王妃哩！」滿盤做作爲此一語，泰定后恰嫣然一笑道：「王爺的說話，欠尊重了！無論我不便嫁與王爺，就使嫁了，要我這老嫗何用？」已是應許。燕帖木兒道：「何嘗老哩，如蒙俯允，明日就當迎娶哩。」泰定后道：「這請王爺不必費心，到不如與二妃商量囉！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有禍同當，有福同享。皇后若肯降尊，二妃自當同去。」說着，見二妃起身離席，竟避了出去。那時侍女人等，亦早已出外，那是知趣。只剩泰定皇后，兀自坐着，他竟立將起來，走近泰定后旁，悄悄的牽動衣袖，泰定后慌忙讓開，抽身脫走，再

再的向臥室而去。逃入臥房，分明是叫他逃走。

燕帖木兒竟躡迹追上，隨入臥室，大着膽抱住纖腰，移近榻前。泰定后回首作嘔道：「王爺太屬討厭！不怕先皇帝動惱麼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先皇有靈，也不忍皇后孤棲。今夕總要皇后開恩哩！」看官：「你想泰定后是個久曠婦人，遇着這種情魔，那得不令他心醉？」當下半推半就，一任燕帖木兒所爲，羅襦代解，蕤澤猶存，檀口微開，丁香半吐，脂香滿面，人面田田，諧成意外姻緣，了却生前宿孽。正在雲行雨施的時候，那兩妃亦突然進來。泰定后幾無地自容。燕帖木兒却餘勇可賈，完了正本，另行開場。二妃本已歡迎，自然次第買春綢繆永夕。

自此以後，四人同心。又盤桓了好幾天，燕帖木兒方纔回京。臨行時與泰定后及二妃道：「我一入京師，便當飭着妾役，奉輿來迎。你三人須一同進來，休得有誤！」三人尚戀戀不捨。燕帖木兒道：「相別不過數日，此後當同住一家，朝歡暮樂，享那後半生安逸。溫柔鄉裏，好景正多，何必黯然！」只恐未成。三人方送他出門，嚙叮而別。

燕帖木兒一入京師，即遣衛兵及幹役赴東安州，去迎泰定后妃，囑以途次小心。一面就在新賜大廈中，陸續布置，次第陳設，作爲藏嬌金屋。小子前時曾表明泰定后妃名氏，至此泰定后已下嫁燕帖木兒，二妃也甘心作賤，自不應照舊稱呼。此後稱泰定后，就直呼他芳名八不罕，稱泰定二妃，亦直呼他芳名必罕及速哥答里。稱名以儻之，陳寅春秋書法。

八不罕等在東安州，日日盼望京使。春色未回，陌頭早待，梅花欲放，驛信纔來。三人非常歡慰，即日動身。州官頭來謁送，并獻上許多贈儀。是否奇儀。八不罕也道一謝字。鸞車載道，鳳翠呈輝，衛卒等前後擁護，比前日到東安州時，情景大不相同。

不數日即到京師，燕帖木兒早派人相接，迎入別第。京中人士，尚未得悉情由，統是模稜揣測。只有燕帖木兒心腹，已知大概，大家都是蔑片，那個敢來議長論短，只陸續入太平王府送禮賀喜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宮廷內外，都聞

得燕帖木兒繼娶王妃，相率趨賀。文宗尚未知所娶何人，至問及太保伯顏，纔算分曉。蒙古本沒甚名節，况是一個冷落的故后，管他甚麼再醮，不再醮。當下也遣太常禮儀使，奉着許多賞品，賜與燕帖木兒。正是作合自天，喜從天降。

到了成禮的吉期，燕帖木兒先到新第，飭吏役奉着風輿，及繡轎二乘，去迎王妃等人。八不罕等裝束與天仙相似，上輿而來。一入新第中，下輿登堂，與燕帖木兒行夫婦禮，必罕姊妹，俱後一步，也盈盈下拜。大家看那新娘嬌容，並不覺老反較前豐艷了些，莫不嘆為天生尤物。大約夏爾再世。及與察吉兒公主相見，八不罕本是面熟，只好低垂粉頸，歛衽鳴恭。賜他有些厚臉。必罕姊妹，行了大禮。一班淫婦，方相偕步入香巢。

燕帖木兒復出來酬應一回，日暮歸寢，八不罕等早已起迎。燕帖木兒執八不罕的手道：「名花有主，寶帳重添，雖由夫人屈節相從，然夫人性命，從此保全，我今日纔得寬心哩！」八不罕驚問何故？燕帖木兒道：「明宗皇后，向且被毒，難道上頭不記着夫人麼？我爲此事，煞費周旋，上頭屢欲加害，我也屢次挽回，只夫人若長住東安，終難免禍，現今做我的夫人，自然除却前嫌，可以沒事哩。」佔了后身，還想巧計接飾，令他心感，真是好手段。八不罕格外感激，遂語燕帖木兒道：「王爺厚恩，愧無以報！」以身報德，還不够麼？」燕帖木兒道：「既爲夫婦，何必過謙！」復語必罕姊妹道：「你二人各有臥室，今夕且分住一宵，明日當來續歡罷了。」

二人告別而去。燕帖木兒乃與八不罕並坐，攬住髻雲，搵住香腮，先溫存了一番，嗣後寬衣解帶，同入鴛幃，褥底芙蓉，相證無非故物，巢間翡翠，爲歡更越曩時。一夜恩愛，自不消說。次夕，與必罕姊妹，共敘舊情，又另具一種風韻，小子有詩咏道：

綱常道義盡淪亡，皇后居然甘下堂，萬惡權臣何足責，楊花水性太荒唐！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至下回續敘。

本回表述風情，暗中恰深刻燕帖木兒及泰定后妃，泰定后雖遷置東安州，然名分猶在，不可得而污辱也。燕帖木兒貪戀酒色，甚至佔后爲妾，任所欲爲，而八不罕皇后等，亦甘心受辱，屈尊下嫁，雖畏其權勢之逼人，要亦由廉恥之掃地。位廷大臣，唯諾諾，不聞有骨鯁之士，乘直糾彈，尤其能不亡乎？故此回敘燕帖木兒事實，嫉其強暴，敘泰定后妃事實，惡其淫邪，幸勿視爲香奩瑣語也。

##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會議 遵顧命皇姪承宗

却說燕帖木兒納后爲妃，又得了必罕姊妹，并有從前宗女等人，總計後房佳麗，已有二三十人，左擁右抱，夜以繼日，正是快活得很。但女色一物，最足蠱人，尋常一夫一婦，尚宜節慾養精，不能旦旦而伐。况一個男子，陪着幾十個婦人，若非自知節養，就使有牛馬精神，也恐不能持久呢。玉理名曰。燕帖木兒日漸清羸，筋力已耗去大半，偏偏好色心腸，愈加熾張，得隴望蜀，厭故喜新，他若聞有美人兒，定要攬取到手，無論皇親國戚，閩女孀妹，但教太平王一言，只可親送上門，由他戲弄。自從至順元年，以及三年，這三年間，除所賜公主宗女及娶納泰定后妃外，復佔奪了數十人，或有交禮三日，即便遣歸。大衆忍氣吞聲，背地裏都祈他速死。他尚恃勢橫行，毫不知改，甚至後房充斥，不能盡識。天作孽，猶可逖；自作孽，不可活，殘喘雖尚苟延，死期已不遠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文宗登位以後，第一個寵臣，是燕帖木兒，第二個就是伯顏。至順元年，改任伯顏知樞密院事。應四十三回。文宗以未足，酬庸，復命向世祖子闡出女孫，名叫伯顏的斤，作爲伯顏妻室，并賜虎士三百名，隸左右宿衛。嗣復給黃金雙龍符，鐫文曰：「廣宣忠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」一組，以寶帶，世爲燈券。又命凡宴飲視宗王禮。至順二年，晉封凌寧王，加授侍正府侍正，追封其先三世爲王，尋又加封昭功宜毅萬戶，忠靖侍衛都指揮使。三年拜

太傅，加徽政使。是時燕帖木兒深居簡出，每日與妻妾尊權，不暇問及國事。因此朝政一切，多由伯顏主持。伯顏的權力，也不亞燕帖木兒。一個未死，一個又起。於是一班趨勢的官兒，前日迎合太平王，此日迎合凌寧王，朝秦暮楚，昏夜乞憐。但蒙凌寧王允許，平白地亦可升官。就使遇君親喪，不過休假數日，即可衰絰供職，且給以美名，稱爲奪情起復。監察御史陳思謙，目擊時艱，痛心銓法，因上言內外各官，若非文武全才，關係天下安危，儘可令他終喪，不許無端起復。文宗雖優詔允從，奈暗中自有伯顏把持，總教賄賂到手，無人不可設法。陳思謙又抗詞上奏道：

臣觀近日銓衡之弊，約有四端：入仕之門太多，黜陟之法太簡，州郡之任太淹，朝省之除太速。欲救四弊，計有三策：一曰，至元三十年以後，增設衙門，尤濫不急者，從實減併，其外有選法者，併入中書；二曰，宜參酌古制，設辟舉之科，令三品以下，各舉所知，得材則受賞，失賞則受罰；三曰，古者刺史入爲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，內官知民間利病。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，授郎官御史，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，任憲使尚書。其餘各驗貨品通邊，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，在外者須歷兩任，乃遷內職。積非出類，守不敗官者，則循以年勞，處以常調。凡朝缺官員，須二十月之上，方可遷除，庶仕路澄清，賢者益勸，而不肖者無從干進矣。臣爲整頓銓法計，故冒昧上陳，伏乞采擇！

其時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，亦遙上一疏，乞御史臺臣代奏。略云：

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今官於朝者十年，不省親者有之，非無思親之心，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，而有擅離官次之禁。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，三年聽一給定省，假二十日；無父母者，五年聽一給拜墓，假十日；以此推之，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，宜計道里遠近，定立假期。其應省親，而不省親者，坐以罪；若詐冒假期，規避以掩其罪，與詐奔喪者同科，則天下無背親之人，亦即無背君之人。移孝作忠，端在此舉。伏乞宸鑒。御史臺臣，恰也不好隱匿，便將原奏呈入，文宗與陳思謙奏摺一併發落，飭中書省禮部刑部，及翰林集賢兩

院，詳議以聞。各官明知所奏無私，因礙於伯顏情面，免不得模稜兩可，參酌了一篇圓滑的奏章，覆呈上去。文宗亦有詔下來，大旨須用人宜慎，臨喪宜哀，說得埋明詞達，其實也是一紙具文，無補實際。下款上上款下，此是中國積弊，不特元代爲然，還有司徒香山，有意逢君，進陳符讖，援行陶弘景胡笳曲，有「負辰飛天曆，終是甲辰君」二語，與皇上生年紀號，適相符合，足爲受命的瑞徵，乞錄付史館，頒告中外，有詔令翰林集賢兩院及禮部會議。此時文宗早改元通風，如香山謠言，不值一辯，乃猶令羣臣集議，真是好諛。

詞經翰林諸臣，以謂唐開元間，太子賓客薛讓，進武后鼎銘云：「上玄降鑑，方建隆基。」隱爲玄宗受命的慶兆。姚崇表賀，請宣示史官，頒告中外。至宋儒司馬光，斥他強詞牽合，以爲符瑞小臣賈諛，宰相造戒，實是侮弄君上。今弘景遺曲，雖於生年紀號，似相符合，但陛下應天順人，紹隆正統，於今四年，薄海內外，無不歸心，何待旁引曲說，作爲符命？若從香山言，恐啓讖緯曲談，反足以亂民志，淆政體，請毋庸議等語。文宗乃把此事攔起。

未幾江浙大水，壞民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。越年，江西饑，湖廣又饑，雲南又大饑，旣而癸惑犯東井，白虹並日出，長竟天。京師及關西地震。天鼓鳴於東北，文宗一面遣賑，一面飭修佛事。始終佞佛，至死不悟。迨至梧桐葉落，天下皆秋。文宗帝運已終，竟染了一種奇症，鎮日昏昏，語言囁語。皇后卜答失里，就榻侍疾，但聽文宗所說無非舊日陰謀，有時大聲呼痛，竟似有人捶擊一般。經醫官朝夕診視，也辨不出是甚麼病症，所開藥方，全是不痛不癢，無效可言。

一夕，卜答失里侍側，忽被文宗牽住兩手，大呼哥哥，恕我嫂嫂，恕我嚇得卜答失里，毛髮皆豎。急時抱佛脚，又只得在旁哀求，嗣見文宗神志稍清，纔敢問明痛苦。文宗不禁嘆息道：「朕病將不起了，自思此生造了大孽，得罪兄嫂，目今悔不可追，惟朕歿後，這帝統須傳與鄜王，千萬勿可爽約。」卜答失里嗚咽道：「皇姪登基，皇子奈何？」文宗道：「你還要顧全皇子麼？恐你也保不住這性命。」卜答失里道：「且召太平王商議何如？」文宗道：「太平

太平，害死朕了！他也死在目前，召他何爲？」卜答失里唯唯聽命，副令太監密召燕帖木兒，果然抱病在牀，瀕血不起，乃改召伯顏入議。

伯顏到了御寢，聞文宗誦誦語，到也未免心驚。及見過卜答失里，談片時，卜答失里提及文宗身後，擬立鄭王事。伯顏道：「皇子年齡，也與鄭王相仿，何必另立皇姪？」卜答失里以手指床，似乎表明文宗的意思。伯顏不待明說，已經覺着，又悄語卜答失里道：「聖上不豫，或致心煩意亂，始有此說。且待聖躬康泰，再行定議未遲。」言尚未已，忽聞文宗噫聲道：「你是太傅，伯顏麼？朕雖有疾，並不是時時昏亂，須知先皇即位，不過數月，我已御宇數年，倘有不諱，應把帝位傳與鄭王，朕尚可見先皇於地下，你不要再生異議！」伯顏尚欲申說，文宗又向卜答失里道：「朕已決定意見，此後倘有改議，無論先帝后不依，我也死難瞑目呢！」這却是臨終懺悔。伯顏又啓奏道：「聖上春秋正富，稍稍遠和，自能漸瘳，何必就憂？」文宗搖首道：「朕已不濟了，少年喜事，自悔已遲，今日天祿告終，無可挽回。太平亦應遭劫，將來國事，仗卿作主。卿須選善改過，竭忠盡誠，莫效那貪淫狡詐哩！」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可謂伯顏下道。伯顏聞了此言，也覺爲之悚然，既而告退出宮。

是夕，文宗病勢驟劇，竟痰喘交作，一命嗚呼。臨終時，猶諄囑皇后，毋忘遺囑。統計文宗在位五年，壽只二十九歲。

燕帖木兒聞了這耗，也只得勉強起床，跟跣入宮。是時皇子燕帖古思，早召歸宮內，倚榻送終。他本是乳臭小兒，曉得甚麼悲戚，看看燕帖木兒到來，便跳躍而出，笑顏相迎。燕帖木兒便稱他爲小皇帝，拉住了手，入謁皇后。只見后妃以下，相率慟哭，不得已站在一旁，陪了數點眼淚。約一小時，后妃等哀尚未止，不禁煩躁起來，即大聲道：「皇上大行，應由皇子嗣位。此時請皇后即頒遺詔，傳位皇子爲要！」皇后卜答失里，也不回答，越加號咷不止。燕帖木兒很是驚訝，又只好婉言勸慰。至皇后哀聲少輟，復將傳位的問題，重行提起。皇后卜答失里道：「大行皇帝已



有遺囑，命鄜王繼承大統，燕帖木兒頓足道：「傳位鄜王，廢臣不敢與聞！」卜答失里道：「這事不便改議。太傅伯顏曾與先皇面洽，太平王可去問明，自然洞悉底蘊了。」燕帖木兒不好再說，就出宮而去。

當下安排喪葬，自有一番手續，不必細表。只是帝位雖定，鄜王年纔七歲，不能親聽國政，當由太平王、燕帖木兒、召集諸王、會京師，凡中書百司庶務，統須稟命中宮，方得決行。轉瞬間已是十月，諸王畢會，由太師、燕帖木兒及太傅、伯顏奉鄜王，卽位于大明殿，大赦天下，循例下詔道：

洪維、太祖皇帝，啓闢疆宇，世祖皇帝，統一萬方，列聖相承，法度明著，我曲律皇帝，即武宗入纂大統，修舉庶政，動合成法，授大寶位于普顏篤皇帝，卽仁宗以及格堅皇帝，即英宗，詳註俱見上。曆數之間，實當在我忽都篤皇帝，忽都篤三字蒙古語，有靜之謂，卽明宗廢號。札牙篤皇帝，札牙篤三字蒙古語，謂有天命，卽文宗廢號。而各播越遼遠，時則有若燕帖木兒建議，効忠，戡平內難，以定邦國，協恭推戴，札牙篤皇帝，登極之始，卽以讓兄之詔，明告天下，隨奉集紮、達達忽都篤皇帝，朔方言還，奄棄臣庶，札牙篤皇帝，薦正宸極，仁義之至，視民如傷，恩澤旁被，無間遠邇，顧育眇躬，尤篤慈愛，寶天之日，皇后傳顧命于太師、太平王、右丞相、答剌罕、燕帖木兒、太傅、凌寧、王知樞、密院、事伯顏等，謂聖體彌留，益推固讓之初志，以宗社之重，屬諸大兄，忽都篤皇帝之世嫡，乃遣使召諸王宗親，以十月一日來會于大都，與宗王、大臣同奉遺詔，揆諸成憲，宜御神器。以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，卽皇帝位于大明殿，可大赦天下。

自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，味爽以前，除謀反大逆，謀殺祖父、父母、妻妾、殺夫、奴婢、殺主，謀殺殺人，但犯強盜、印造偽鈔、蠱毒、魘魅犯上者不赦外，其餘一切罪犯，咸赦除之。大都、上都、興和、三路，差稅免三年，腹裏差稅，并其餘諸郡，不納差發去處稅糧，十分爲率，免二分，江淮以南，夏稅亦免二分，土木工役，除倉庫必合修理外，毋復瓶造以紓民力，民間在前，應有逋欠，差稅課程，盡行蠲免。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，並內外三品以上正官，歲舉才堪守令者一人，申達省部，先行錄用。如果稱職，舉官優加旌擢。一任之內，或犯賊私者，最其輕重，黜罰其不該。原免

重囚淹禁三年以上，疑不能決者，申達省部詳讞釋放。學校農桑，孝弟貞節，科舉取士，國學貢試，並依舊制。廣海雲南梗化之民，詔書到日，限六十日內出官與免本罪，許以自新。於戲肆予冲人，託於天下臣民之上，任大守重。若涉淵冰，尚賴宗王大臣百司庶府，交修乃職，思盡厥忠，嘉與億兆之民，共保承平之治。咨爾多方，體予至意，故茲指示，想知悉。

斯詔下後，又尊皇后卜答失里爲皇太后，敕造玉册玉寶。又由皇太后降旨，命作兩宮輜殿車乘供帳，一面告祭南郊，及社稷宗廟。至太后册寶告成，復敬奉如儀。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。宮廷內外，賞賚有差。還有一椿咄咄怪事，七齡的幼主，居然立起一位皇后。這皇后名叫也忒迷失，也係弘吉刺氏，與幼主年齡，也不相上下。小子有詩記此事道：

欲賦桃夭貴及時，成年方始叶婚期，如何七歲冲人子，也咏周南第一詩？  
欲知立后後如何情形，待至下回表明。

有元一代，權奸最多。至燕帖木兒之恃功專寵，可謂極矣；然繼起者，尚有伯顏、陳思謙等，雖抗直敢言，然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。所傳諫草，無非徒供後人之覽誦，著書人不忍掩沒，故特誌之。至若鄒王之立於伯顏，無甚關係，而於燕帖木兒，則有所顧忌。舍子立姪之議，無怪其不樂贊成。而皇后卜答失里，必導揚末命，不從燕帖木兒之請，彼未能容明宗后，詎轉能愛明宗子乎？是必由明宗帝后從中示儆可知也。證以四十五回前後聯貫，閱者應益恍然。

##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權相懷疑 遭冥譴太師病逝

却說鄒王於十月卽位，閱十餘日，卽立了一個皇后。同處宮中，兩小無猜，到也是一段元史奇聞。是時天已隆

冬。轉眼間又瘦殘臘，乃詔羣臣會議改元，并先皇帝廟號神主，及升祔武宗皇后等事。議尚未定，小皇帝又擢着絕症，不到數日，又復歸天。

諸王大臣統驚異不置，獨燕帖木兒喟然道：「我意原欲立皇子，不知先帝何意，必欲另立鄜王？太后又是拘泥得很，定要勉遵顧命。到底鄜王沒福，即位不過六七十日，便已病逝，此後總應立皇子了。」乃復入宮謁見太后，先勸慰了一番，然後提及繼位問題。

太后道：「國家不幸，纔立嗣君，即行病歿，真令人可悲可嘆！」燕帖木兒道：「這是命運使然，往事也不必重提了！國家不可一日無君，今日正當繼立皇弟呢。」太后道：「據卿所說，莫非是吾子燕帖古思麼？」燕帖木兒應聲稱是。太后道：「吾子尚幼，不應嗣位，還宜另立爲是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前日命立鄜王，乃是遵着遺囑，化私爲公。現在鄜王已崩，自然皇子應立，此外還有何人？」太后道：「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，前居高麗，現在靜江，今年已十三歲了，可以迎立。」畢竟婦人畏鬼，還不敢立己子。燕帖木兒道：「先帝在日，曾有明詔，謂妥懽帖睦爾非明宗子，所以前徙高麗，後徙靜江，今尚欲立他麼？」太后道：「立了他再說，待他百年後，再立吾子未遲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人心難料，太后優待皇姪，恐皇姪未必記念太后哩。」太后道：「這也憑他自己的良心，我總教對得住先皇，并對得住明宗，帝后便算盡心了。」燕帖木兒尚是搖首，太后道：「太平王，你忘却干忽察都的故事麼？先皇帝爲了此事，始終不安，我也嚇得夠了。我的長子，又因此病逝，現只剩了一個血塊，年不過五六齡，我望他多活幾年，所以寧立皇姪，無論妥懽帖睦爾是否爲明宗自出，然明宗總稱他爲子，我今又迎他嗣立，陰靈有知，當不再怨我了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太后也未免太拘子臬，次子出宮後，由臣奉養，並不聞有鬼祟，怕他甚麼？」太后道：「太平王，你休仗着膽力，先帝也說你不久呢。」燕帖木兒至此，也暗暗的吃了一驚，又默想了片時，方道：「太后已決議麼？」太后道：「我意已決，不必另議。」燕帖木兒嘆息而出。太后遂命中書右丞闕里吉思，速即馳驛，往廣西的靜江縣，迎立妥懽

帖睦爾嗣主未來，殘年已屆，倏忽間已是元旦，仍依至順年號，作爲至順四年。

過了數日，由闕里吉思遣使馳報，嗣皇帝將到京師了。太后乃命太常禮儀使，整具鹵簿，出京迎接。文武百官皆往。燕帖木兒病已早愈，亦乘馬偕行。既至良鄉，已接着來駕，各官在道旁俯伏，只燕帖木兒自恃功高，不過下馬站立。妥懽帖睦爾年纔成童，前時曾見過燕帖木兒的威儀，至此又復晤着，容貌雖憔悴了許多，但餘威尚在，未免可怕。竟爾掉頭不顧。嗣經闕里吉思在旁密啓道：「太平王在此迎駕，陛下應顧念老臣，格外敬禮。」妥懽帖睦爾聞言，無奈下馬，與燕帖木兒相見。燕帖木兒屈膝請安，妥懽帖睦爾也答了一揖。闕里吉思復宣諭百官免禮，於是百官皆起。妥懽帖睦爾隨卽上馬，燕帖木兒也上馬從行。

既而兩馬並馳，不先不後。居然是並肩王。燕帖木兒揚着馬鞭，向妥懽帖睦爾道：「嗣皇此來，亦知迎立的意思，始自何人？」妥懽帖睦爾默然不答。燕帖木兒道：「這是太后的意旨。從前扎牙篤皇帝遇疾大漸，遣命舍子立姪，傳位嗣王，不幸卽位未幾，遽爾崩殞。太后承扎牙篤皇帝餘意，以弟致兒存，所以遣使迎駕，願嗣皇鑒察。」妥懽帖睦爾仍是無言。燕帖木兒道：「老臣歷事三朝，感承厚遇，每思扎牙篤皇帝，大公無我，很是敬佩，所以命立鄜王，老臣不敢違命。此次迎立嗣皇，老臣亦很是贊同。」（太后先早折到自已前，言之實，此是王無非爲希祖邀功起見。語至此，眼睜睜

的聽着妥懽帖睦爾，不意妥懽帖睦爾仍然不答。燕帖木兒不覺動惱，勉強忍住，復語道：「嗣皇此番入京，須要孝敬太后，自古聖王，統以孝治天下，况太后明明有子，乃甘心讓位，授與嗣皇，太后可謂至慈，嗣皇可不盡孝麼？」（語帶雙關，明明爲着自己。）

說至盡孝兩字，不由的聲色俱厲。那妥懽帖睦爾總是一言不發，好似木偶一般。燕帖木兒暗嘆道：「看他並不是傀儡，如何寂不一言，莫非明宗暴崩，他已曉得我等密謀，看來此人居心，很不可測。我在朝一日，總不令他得志，免得自尋苦惱呢！」（計非不佳，今天不假半句。）乃不復再言，惟與妥懽帖睦爾並駕入都。

至妥懽帖睦爾入見太后後，燕帖木兒又復入宮，將途次所陳的言語，節述一遍，復向太后道：「臣看嗣皇爲

人年齡雖釋，意見頗深，若使專政柄，必有一番舉動，恐於太后不利。」太后道：「既已迎立，事難中止，凡事只由天命罷。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先事防維，亦是要着。此刻且留養宮中，看他動靜如何，再行區處。且太后預政有日，廷臣並無間言，現在不如依舊辦理，但說嗣皇尚幼，朝政仍取決太后，那個敢來反抗呢？」太后猶豫未決，燕帖木兒道：「老臣並非懷私，實爲太后計，爲天下計，總應慎重方好。」總是欺人。太后尚淡淡的應了一聲。燕帖木兒告退。

越日，由太史密奏太后，略言迎立的嗣皇，實不應立，立則天下必亂。太后似信非信，召太史面詰，答稱憑諸卜筮。於是太后亦遲疑不決，自正月至三月，國事皆由燕帖木兒主持，表面上總算稟命太后，妥備帖睦爾留居宮中，名目上，是候補皇帝，其實如沒有一般，因此神器虛懸，大位無主。燕帖木兒心向未慍，總想擠去了他，方得安心，奈一時無從發難，不得已遷延過去。

前平章政事趙世延，平時與燕帖木兒，很是親暱，燕帖木兒亦嘗以心腹相待，日相過從。至此見燕帖木兒愁眉未展，也嘗替他耽憂，因當時無法可施，只好借着花酒，爲他解悶。

一日，邀燕帖木兒宴飲，并將他家眷也招了數人，一同列席。又命妻妾等亦出來相陪。男女雜沓，履舄交錯，開瓊筵以坐花，飛羽觴而醉月，任你燕帖木兒如何憂愁，至此也不覺開顏。酒入歡腸，日勦神逸，四面一眺，婦女恰也不少，有幾個是本邸眷屬，不必仔細端詳，有幾個是趙宅後房，前時也曾見過，姿貌不過中人，就使年值妙齡，畢竟無可悅目。忽見客坐右首，有一麗姝，豈是平華，丰神獨逸，桃花面貌，色態俱佳。當醉眼模糊的時候，襯着這般美色，越覺眼花撩亂，心癢難搔，便顧着趙世延道：「座隅所坐的美婦，係是何人？」世延向座右一瞧，又指語燕帖木兒道：「是否此婦？」燕帖木兒點首稱是。世延不禁微笑道：「此婦與王爺夙有關係，難道王爺未曾認識麼？」這語一出，座隅婦人已經聽着，嗤嗤的笑將起來。就是列坐的賓主，曉得此婦的來歷，大都爲之解頤，頓時開堂一笑。燕帖木兒尚摸不着頭腦，徐問世延道：「你等笑我何爲？」世延忍着笑道：「王爺若愛此婦，儘可送與王爺。」燕帖

木兒道：「承君美意，但不知此婦究竟是誰？」世延道：「王爺可曉得仔細麼？這明明是王爺寵姬，理應朝夕相見，如何轉不認識？」燕帖木兒開言，復抽身離座，至少婦旁端詳一番，自己也不覺粲然，便對世延道：「我今日貪飲數杯，連小妾鴛鴦，都不相識，難怪座客取笑呢！」人面無目，宜乎速死。世延道：「王爺請勿動氣，婦人小子，那裏曉得王爺苦衷！王爺爲國爲民，日夕勤勞，雖有姬妾多人，不過後房備數，所以到了他處，轉似未曾相識哩。」香拍馬屁。燕帖木兒也對他一笑，盡權而罷，便挈鴛鴦同輿，循路而歸。

是夕留鴛鴦侍寢，自在意中，毋庸細說。

名曰鴛鴦，日應朝對。

只燕帖木兒憂喜交集，憂的是嗣皇卽位，或要追究

前愆，喜的是佳麗充庭，且闔眼前快樂。每日召集妃妾，列坐譚飲，到了酒酣興至，不管甚麼嫌疑，就在大衆面前，隨選一婦，裸體交懷，夜間又須數人共寢，巫山十二，任他遍歷。看官！你想酒中含毒，色上藏刀，人非金石，怎禁得這般剗削，況且殺生害命，造孽多端，相傳太平王府內，一宴或宰十二馬，如此窮奢極欲，能夠長久享受麼？俗語說得好，銅山也有崩倒的日子，燕帖木兒權力雖隆，究竟敵不過銅山，荒淫了一二個月，漸漸身子疴瘠，老病復發，雖有參苓，也難收效，遂退金失色，時衰鬼來欺，燕帖木兒從未信鬼，至此也膽小如鼠，日夜令人環侍，尙覺鬼物滿前。

一日，方扶杖出庭，徐徐散步，忽大叫一聲，暈倒地上。左右連忙扶起，昇入牀中，他却不管人事，滿口裏胡言謔語，旁人側耳細聽，統是自陳罪狀，悔泣不休，從太醫使中，延請了數位名手，共同診治。大衆都是搖首，勉勉強強的公擬一方，且囑王府家人道：「此方照飲，亦只可少延數日，看來精神耗盡，脈象垂絕，預備後事要緊，我等是無可爲力了！」

王妃八不罕以下，俱惶急異常。俟進藥後，却是有些應驗，燕帖木兒瀕了一次瘀血，稍覺神氣清醒。但見妃妾等環列兩旁，還有子女數人，一併站着，便喘吁吁道：「我與你等要長別哩！」八不罕接着道：「王爺不要這般說，」燕帖木兒道：「夫人，夫人，你負秦定帝，我負夫人，彼此各自取，尙復何言！」八不罕不禁垂淚，燕帖木兒復道：

「人生總有一死；不過我自問生平，許多抱歉，近報在身，遠報在子孫，這是不易至理，悔我前未覺悟哩！」曉得過了，正在訴別的時候，外面已有無數官員，統來問疾。由燕帖木兒召人，淡淡的談了數語。惟問及太傅伯顏，未見到來，他却自言自語道：「一生一死，乃見交情，我前時嘗替他出力，目今我病，他即視同陌路，可見生死至交原是不易得呢！」暗伏下文。大衆勸慰一番，告別而去。

燕帖木兒復召弟撒敦，乃子唐其勢塔刺海，囑咐後事，教他勤慎保家。尋又自嘆道：「炎炎者滅，隆隆者絕。我我……」說了兩個我字，痰已壅上，竟接不下去。須臾面色轉變，兩目雙睜，但聽得二語道：「先皇先后恕臣，臣去臣去！」言畢遂逝。遠遠聽得一片呼喝聲，號慘聲，陰氣森森，令人髮豎。

八不罕等又悲又驚，待驚魂少定，闔家挂孝治喪，不必絮述。惟八不罕身為皇后，曾已母儀八方，爲了情根未斷，甘心受辱，竟嫁燕帖木兒爲妃；乃歷時未幾，又復守孀，總是一場別鶴離鸞，悔不該再行顛鸞倒鳳。還有必罕姊妹，更不值得。可見婦人以守節爲重，既以不幸喪夫，何必另圖改醮呢！大罕疾呼，有關名教。小子走筆至此，且暫作一束，綴以俚句一絕云：

國風猶憶刺一狐綏，一念痴迷悔莫追，儘說回頭便是岸，誰知慾海竟無涯！  
燕帖木兒已死，那時妥懽帖睦爾方得乘勢出頭，由太后卜筮失里，召集羣臣，奉他即位，欲知嗣位情形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燕帖木兒大詐似忠，始繼泰定，而迎二王，繼助文宗，以收明宗，一再弑立，視君如奕棋。董卓曹瑛之所不能爲者，而燕帖木兒敢爲之一代奸雄，絕無僅有。惟文后初立顯王，繼立妥懽帖睦爾，皆非燕帖木兒所贊成，彼挾寵主之威，肆行無忌，誰不能抗。遂后命另立嗣君乎？吾推其意，當顯王樹立時，利其年幼，姑嘗試之；至顯王天逝，迎立妥懽帖睦爾，並馬徐行，舉報指示，而妥懽帖睦爾不答燕帖木兒，遂懷異志，暗中把持，三月無君，假使未死，則妥懽帖睦爾其能免彼暗算耶？乃漏之以酒，盡之以色，俾其

荒淫體弱，瀕血以死，是殆天之彌善禍淫，而陰奪其魄者。本書歷敘權奸，而於燕帖木兒之生死，記載獨詳，其所以廣戒之意，昭然若揭，餘事已見細評，要無非一儆世也。

#### 第四十九回 履尊擇配后族蒙恩 犯闕稱兵豪宗覆祀

却說安惟帖爾留宮三月，因燕帖木兒已死，乃由太后與大臣定議，奉他即位，且約以萬歲之後，傳位燕帖古思，如武宗仁宗故事。諸王宗戚，相率贊成，遂奉上尊綬，於至順四年六月，赴上都即位，又有一道敕詔，其文云：

洪維我太祖皇帝，受命於天，肇造區夏。世祖皇帝，奄有四海，治功大備。列聖相傳，丕承前烈。我皇祖武宗皇帝，入纂大統，及致和之季，皇考明宗皇帝，遠居沙漠，札牙篤皇帝，截定內難，讓以天下。我皇考賓天札牙篤皇帝，復正宸極，治化方隆，奄棄臣庶。今皇太后召大臣燕帖木兒伯顏等曰：「昔者闕微脫脫木兒只兒哈郎等謀逆，以明宗太子為名，又先為八不沙，始以妒忌妄搆，誣言疏離骨肉，逆臣等既正其罪，太子遂遷于外。札牙篤皇帝後，知其妄，尋至大漸，顧命有曰：朕之大位，其以朕兒子繼之。」一時以朕遠征南服，以朕弟懿璘質班登大位，以安百姓，乃遽至大故。皇太后體承札牙篤皇帝遺意，以武宗皇帝之玄孫明宗皇帝之世嫡，以賢以長，在予一人，遣使迎還，徵集宗室諸王來會，合辭推戴。今奉皇太后勉進之篤，宗親大臣懇請之至，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，即皇帝位於上都。於戲！惟天惟祖宗，全付子有家，慄慄危懼，若涉淵冰，罔知攸濟。尚賴宗親臣鄰，交修不逮，以底隆平。其教天下，俾衆周知！

詔書一布，帝位既定，這便是元朝末代皇帝。後來明兵入燕都，元主北去，明太祖以他知順天命，退避朝漢，特加號曰順帝。小子沿例乘便，從此就稱為順帝了。



順帝有親臣名阿魯輝帖木兒，上言天下事須委任宰相，庶有專責，可望成功。若親自聽斷，必負惡名。恐由伯顏運動得來。順帝信爲眞言，遂命伯顏爲太師中書右丞相，監修國史，兼奎章閣大學士，領學士院太史院回回漢人司天監事。復置左丞相，命撒敦充任，並加號太傅。唐其勢爲御史大夫。

燕帖木兒有一女，名答納失里，太后以燕帖木兒遺功卓著，遂將答納失里納入後宮，命順帝册立爲后。順帝此時不敢專擅，自然遵命而行，一切儀注悉循舊制。册文有云：

天之元統二氣，配莫厚於坤儀。月之道循右行，明同貞於乾耀。若昔帝王之宅后，居多輔相之世勳。蓋選德於元宗，亦疇庸於先正。造周責任如之化，興漢表馬鄧之功。咨爾皇后欽察氏，雍肅慈惠，謙裕靜淑，迺祖迺父，夙堅翼亮之心，于國于家，實獲修齊之助。朕積不圖之初載，親承太后之容讓，眷我元臣，簡茲碩媛，相嚴禮而率典，奉慈極以愉顏。用彰禕翟之華，式著旂常之舊。爰授玉册寶章，命爾爲皇后，備成嘉禮，宏賁大猷。於戲！嵩高生賢，予篤懷於良佐，關雎正始，爾勉嗣于徵音。永錫壽康，昭示悠久。錄皇后文爲下文被駁張本。

立后以後，錫類推恩，復封撒敦爲榮王，食邑廬州。唐其勢襲爵太平王，進階金紫光祿大夫。燕帖木兒的餘廢，好算千古無兩了。是謂天奪之孽。又封伯顏爲秦王，令與榮王左丞相撒敦，統理百官，總治庶政。一面定議改元，以至

順四年，改爲元統元年。既而上札牙篤皇帝尊諡曰聖明元孝皇帝，廟號文宗。上鄒王尊諡曰冲聖嗣孝皇帝，廟號寧宗。鄒王廟號寧宗，特爲補入，文筆不瀟。惟升爵武宗皇后，議久未決。武宗正后眞哥，未有子嗣，明宗母亦乞烈氏，文宗母

唐兀氏，雖皆追尊爲后，然原本返始，究係武宗妃嬪。太師右丞相伯顏，亦懷疑莫釋，左右兩難。因問太常博士達魯會道：「先朝以眞哥皇后無子，不爲立主，目今定議配饗，應屬明宗母呢？抑係文宗母呢？」達魯會道：「眞哥皇后，在武宗朝，已膺寶册，名分已定，非文明二母所比。文明二母，位居妃妾，若以眞哥皇后無出的緣故，遂將他廢黜，竟以妾母爲正，是爲臣的人，敢廢先君的嫡母爲子的人，私尊先君的妾媵，何以正名何以傳世？」

伯顏類點首，適集賢學士陳顯，素與魯曾未協，竟出來獻議道：「唐太宗時，嘗冊曹王明母爲后，是古時亦有二后的成制；况文明二母，各產英君，母以子貴，難道不可升祔麼？」魯曾正色道：「堯母慶都，係帝晏庶妃，堯未嘗以配魯，今不法堯舜，偏欲依唐太宗故例，殊不可解！」伯顏莞爾道：「博士言是，我當依言奏聞。」升祔真哥皇后便了。

議既決，奏入照准。乃以其哥皇后配饗武宗，立主升祔。復上皇太后尊號，再行大赦，並免民租之半。

會左丞相撒敦，因多病辭職，順宗眷念后族，命唐其勢代任。凡有中書省事，仍令撒敦會議。唐其勢就任數日，屢與伯顏齟齬，奏乞罷職。順帝慰留不允，只得仍召撒敦，再命爲左丞相，並追贈燕帖木兒公忠開濟弘謨同德翊運佐命功臣，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，加封德王，諡曰「忠武」。其餘廷右各臣，亦多邀封賞。惟奎章閣侍書虞集謝病乞歸。

集學問該博，有長者風。先是御史中丞馬祖常，嘗求集薦引鄉人龔伯燧，集不從所請，因此挾嫌。順帝赴上都時，曾召集隨往，祖常使人告集道：「御史已有後言，請公留意。」集知祖常有傾軋意，俟順帝即位後，即託病謝歸。看官：你道祖常如何尋隙，令集聞言即去？原來文宗嘗命集書詔，言安懼帖睦爾非明宗子，所以祖常乘隙而入，得肆排擠。不設暗箭，乃用明槍，令集歸家放散，我請馬祖常還是好人。虞集去後，侍臣猶上啓順帝，謂虞集曾書舊詔，順帝愀然道：「此朕家事，與他何涉？」順帝初政，尚有一隙之明。說得侍臣失色而退。尋遣使賜他酒幣，召使還朝，集終不起。閱十五年，卒於臨川原籍，賜諡文靖，學者稱爲邵庵先生。這且攔過不提。

且說順帝嗣位以後，天災人異，相逼而至。京畿大水，黃河汎溢，兩淮亢旱，徽州秦州鳳州的大山，相繼崩裂，至元統二年元月，汴梁雨血，着衣皆赤。嗣到春季，彰德路雨白毛，繼續似緜，土人相率驚詫，或呼作菩薩綫，或稱爲老君髻。既而民間編成歌謠，分作四句，首二句是「天雨綫，民起怨」，次二句是「中原地事必變」，當時共議爲不

祥。未幾水旱疾疫，及山崩地震諸怪異，所在迭見，太白星屢晝見經天，經太史接連報聞，順帝只知加恩肆赦，凡所有修省事宜，未聞舉行。時光易過，又是元統三年。順帝欲出獵柳林，御史臺聯銜進奏道：「陛下春秋鼎盛，宜思文皇付託的重任，修德行仁，勉致太平。方今赤縣民生，供給繁勞，農務方興，日不暇給，陛下乃馳騁朔方，既需調發，又防衝檄，恐非上承宗廟，下奠黎庶的至意。」順帝乃收回原議，罷獵不行。

會左丞相撒敦病歿，伯顏獨秉政。唐其勢心甚不平，嘗語密友道：「天下本我家的天下，伯顏何人，位置偏居我上，煞是可恨。」這語傳入伯顏耳中，伯顏心甚不悅，遂繕疏入奏，請以右丞相職位讓與唐其勢。又是好權手段，奉詔不允，只命唐其勢爲左丞相，唐其勢仍是快。

撒敦弟答里，曾封句容郡王，與諸王晃火帖木兒，數相往來。唐其勢貽書答里，極言伯顏專權。順帝昏庸，應入清朝右，且行廢立故事。才力不及，乃父克思敦乃父故智，無怪弄巧成拙。答里遂與晃火帖木兒商議，晃火帖木兒也蓄異圖，竟勸答里備兵舉行。答里乃覆告唐其勢，約以內外夾應，指日圖功等語。唐其勢遂決意發難，郟王徽徽禿，伺得逆謀，首先密報。有詔召答里入朝，待久不至。順帝乃密告伯顏，預行防備。

至六月晦日，唐其勢伏兵東郊，自率勇士突進宮闕，甫入禁城，衛兵齊起，伯顏率着完者帖木兒等，大刃闊斧，前來掩殺。唐其勢惘惘進來，總道是出人不意，可以唾手成功，誰知四面八方，統是敵兵，那時叫苦不迭，慌忙抵禦，戰了數合，畢竟寡不敵衆，手下健卒，漸漸死亡。伯顏復下令道：「生擒唐其勢者賞萬金，立即陞官。」衛士聞得此令，沒一個不奮力上前，把唐其勢圍住。唐其勢只有進路，沒有出路，也只好拚命死關，怎奈雙手不敵四拳，漸漸支持不住，竟被衛士扯落馬下，七扛八抬的拖入宮中。

也軍關。

伯顏掃清叛卒，復引兵馳往東郊，唐其勢弟塔刺海，尙未知乃兄被擒，竟挈着伏兵，前來對仗。無如伏兵也是不多，經伯顏麾兵猛擊，一陣驅殺，已將塔刺海手下，殺得東逃西潰。塔刺海也回馬急奔，被衛士射倒馬下，活擒過

去。

伯顏既執住唐其勢兄弟，復馳入宮中，請順帝登殿審訊。順帝道：「逆謀已著，何庸再鞫，卿可照律懲辦便了！」伯顏遂命衛士動手，將唐其勢兄弟牽出。唐其勢攀住殿檻，且朗聲道：「陛下曾有明詔，宥臣父子孫九死，爲何今日食言？」（補前詞文）順帝怒叱道：「誰叫你謀逆？與兵犯關，尚欲保全首領麼？」衛士聞旨，都來牽扯唐其勢，甚至殿檻攀折，方將唐其勢曳出一刀兩段。還有塔刺海少年膽怯，竟避匿皇后座下，皇后以情關手足，牽裙遮蔽。伯顏喝令衛士從皇后座下，牽出塔刺海，自己拔劍出鞘，把手一揮，竟將塔刺海殺死，血濺后衣，嚇得皇后答納失里，戰兢兢的縮做一團。

伯顏復啓奏道：「皇后兄弟謀逆，皇后亦應有罪，况祖殺兄弟，顯係黨惡，請陛下割情正法，爲將來戒！」順帝尚未回答，伯顏復吐衛士牽皇后出宮。衛士未敢動手，伯顏大怒，竟走至后前，揪住皇后髮髻，拖落座下。皇后號泣道：「陛下救我！陛下救我！」順帝至此，亦嗚咽道：「汝兄弟爲逆，朕亦不能相救。一言未已，伯顏已將皇后牽去，交與衛士。」（伯顏可惡）衛士擁后出宮，到了開平民舍，暫令居住。伯顏不肯干休，竟遣人攜了醜酒，替皇后飲訖。可憐皇后身入椒房，未滿二載，爲了兄弟謀逆，竟被伯顏醜死，流水無情，落花有恨，這也由命數使然，徒令人歎息罷了！（這是滿帖木兒害他，不由他兄弟二人）逆黨敗奔答里，答里即舉兵抗命。順帝遣使臣哈兒哈倫阿魯灰，奉命招諭。答里不從，反將他綑縛起來，用以祭旗。順帝再遣阿剌往諭，又被他殺死，於是命搠思監火兒灰、哈刺那海等領兵討答里，亦率黨和尙刺刺等迎戰，兩軍相遇，酣鬪一場，和尙刺刺等敗走。答里亦遁，擬往投晃火帖木兒，不意行至中途，閃出了一支人馬，主帥名叫阿里海察，奉上都差遣，前來夾攻答里。答里正勢窮力蹙，倉猝不及備戰，被阿里海察衝至馬前，一戟刺下，把他擒住，押送上都，眼見得不能活了。

晃火帖木兒聞內外黨羽俱已敗死，驚得甚麼相似。忽又報元將字羅晃火兒不花，引了萬人奔殺前來。不得

已徵兵數千，出去對陣，可奈兵心未固，遇了敵將，當即棄甲曳兵，紛紛潰散。晃火帖木兒自知難免，遂服毒自殺。這有性薛官阿察赤，也與唐其勢勾連，欲殺伯顏。經伯顏調查確實，發兵掩捕，執付有司，統共伏辜一場逆案，化作日出烟消。順帝復將燕帖木兒及唐其勢引用的人員，一併黜逐，並頒下一道諭旨，其文云：

竊者文宗皇帝，以燕帖木兒嘗有勞伐，父子兄弟，顯列朝廷，而輒造事釁，出朕遠方。文宗尋悟其妄，有旨傳次子子燕帖木兒，貪利幼弱，復立朕弟懿麟質班，不幸崩殞，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，迎朕于南。既至大都，燕帖木兒猶懷兩端，遷延數月，天限厥躬，伯顏等同時翊戴，乃正宸極。後撤敦答里，唐其勢相襲用事，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，圖危社稷。阿察赤亦嘗與謀。伯顏等以次掩捕，明正其罪。元凶搆難，貽我皇太后震驚，朕用兢惕。水惟皇太后，後其所生之子，一以至公爲心，親掣大寶，異子兄弟，迹其定策兩朝，功德隆盛，近古罕比。雖嘗奉上尊號，揆之朕心，猶未爲盡。已命大臣特議加禮。伯顏爲武宗，捍禦北邊，翼戴文皇，茲又克清大慝，明飭國憲，爰賜答剌罕之號。至於子孫，世世永賴，可赦天下，俾衆咸悉！

嗣是秦王伯顏，愈得寵任，遂命他獨任中書右丞相，彷彿與前日燕帖木兒同一寵榮。一面將唐其勢家產，盡行籍沒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追原禍始是驕盈，人事由來滿必傾；  
若使權奸生令子，怎教善惡得分明！  
欲知元廷後事，且從下回交代。

燕帖木兒家族之亡，不由平常之追究前嫌，而由唐其勢之自行謀逆。是正燕帖木兒生時之所不料，實即天道之巧於報應也。燕帖木兒貪淫驕恣，得保全首領以殲，可謂倖矣。厥後子封王，女冊后，煥赫尊榮，一時無匹，乃會幾何時？子弟族誅，女后被醜，遺質宿產，悉數籍沒。乃知天之所以福彼者，不當所以加禍，愚者特不自覺耳。雖然，燕帖木兒之後，尚有伯顏，未幾前車復循覆轍，胥主掉后，任所欲爲，是殆愚之又愚者，傳曰：其興也暴，其亡也忽，觀於此文益信。

## 第五十回 辱諫官特權停科舉 尊太后變例晉徽稱

却說秦王右丞相伯顏，自削平逆黨後，獨秉國鈞，免不得作威作福起來。小人通弊，適江浙平章徹里帖木兒，入爲中書平章政事，創議停廢科舉，及將學校莊田，改給衛士衣糧等語。身非武夫，偏解此禮，無怪後之頑固將官，將廢學校，動議停辦。小子前述仁宗朝故事，會將所定科舉制度，一一錄明，嗣是雖行有年，科舉學校，並行不悖。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時，適屆科試期，驛請試官，供張甚盛。徹里帖木兒心頗不平，既入中書，遂欲更張成制。

御史呂思誠等，羣以爲非，合辭彈劾。奏上不報，反黜思誠爲廣西僉事。餘人憤鬱異常，統辭官歸去。參政許有壬也代爲扼腕。會聞停罷科舉的詔旨，已經繕就，僮未蓋卷，不禁忍耐不住，竟抽身至秦王邸中，謁見伯顏，卽問道：「太師主持政柄，作育人材，奈何把罷除科舉的事情，不力去挽回？」伯顏怒道：「科舉有甚麼用處？臺臣前日爲這事奏劾徹里帖木兒，你莫非暗中通意不成？」原是互相口吻。有壬被他一斥，幾乎說不出話來，虧得參政多年，口才尚敏，略行思索，便朗聲答道：「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入任中書，御史三十人，不畏太師，乃聽有壬指示，難道有壬的權力，比太師尚重麼？」伯顏聞言，却掀髯微笑，似乎怒意稍解。奸相。

有壬復道：「科舉若罷，天下才人，定多缺望！」伯顏道：「舉子多以誠敗，朝廷歲費若干金錢，反好了一班貪官汙吏，我豈很不贊成？」有壬道：「從前科舉未行，臺中臧閹無算，並非盡出舉子。」伯顏道：「舉子甚多，可任用的人材，只有參政一人。」有壬道：「近時若張夢臣、馬伯庸輩，統可大任，就是善文如歐陽元，亦非他人所及。」伯顏道：「科舉雖罷，士子欲求豐衣美食，亦能有心嚮學，何必定行科舉？」有壬道：「志士並不謀溫飽，不過有了科舉，便可作爲進身的階梯，他日立朝議政，保國扞才，都好由此進行呢。」

伯顏沈吟半晌，復道：「科舉取人，實與選法有礙。」一本意在此，先時尚欲自語，至此無從隱蔽，方和盤托出。有王道：「今通事知印等，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，今歲自四月至九月，白身補官，受宣入仕，計有七十三人，若科舉定例，每歲只三十餘人，據此數算，選法與科舉，並沒有甚麼妨礙，况科舉制度，已行了數十年，祖宗成例，非有弊無利，不應驟事撤除。還請太師明察！」伯顏道：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此事已有定議，未便撤消，參政亦應諒我苦心呢！」選詳如其所

有壬至此，無言可說，只得起身告辭。伯顏送出，有壬暗想：此人可恨，他硬出頭與我反對，我一定要當着大衆，折辱他一次，作爲儆戒，免得他人再來掣肘。當下默想一番，得了計畫，遂於次日入朝，請順帝將停辦科舉的詔書，蓋了御寶，便把詔書携出，宣召百官，提名指出。許有壬要他列爲班首，恭讀詔書。有壬尚不知是何詔，竟從伯顏手中，接奉詔敕，待至眼簾映着，却是一道停辦科舉的詔書，那時欲讀不可，不讀又不可，勉強強強的讀了一遍，方將此詔發落。

治書御史普化，待他讀畢，却望着一笑，弄得有壬羞慚無地。須臾退班，普化復語有壬道：「御史可謂過河拆橋了。」有壬紅着兩頰，一言不發，歸寓後，稱疾不出。原來有壬與普化，本是要好的朋友，前時嘗與普化言及，定要爭回此舉。普化以伯顏攬權，無可容喙，不如見機自默，作個仗馬寒蟬。仗馬之計，固是保國之計，亦屬未然。有壬憑着一時氣惱，不服此言，應即與普化交誓，決意力爭，後來到這般收場，面子上如何過得下去，因此引爲大恥，只好託稱有疾罷了。

伯顏既廢科舉，復勅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，改給宿衛衣糧。衛士得了一種進款，自然感激伯顏，惟一般士子，紛紛謗議，奈當君主專制時代，凡事總由君相主裁，就使士子交怨，亦只能飲恨吞聲，無可如何。這叫作秀才造反。

這且慢表。惟天變未靖，星象又屢次示異，忽報彗惑犯南斗，忽報辰星犯房宿，忽報太陰犯太微垣，餘如太白晝見，太白經天等現象，又連接不斷。順帝未免懷疑，輒召伯顏商議。伯顏道：「星象告變，與人生無甚關係，陛下何

必遷憂！伯顏以預知四舉。

順帝道：「自我朝入主中夏以來，壽祚延長，莫如世祖。世祖的年號，便是至元，朕既繼承祖統，應思效法祖功，現擬本年改元，亦稱作至元年號，卿意以爲何如？」慮不可及。伯顏道：「陛下要如何改便如何改，毋勞下問。」順帝乃決意改元。

這事傳到臺官耳中，大眾又交頭接耳，論個不休。監察御史李好文，即草起一疏，大意言年號襲舊，於古未聞，且徒襲虛名，未行實政，亦恐無益。正在搖筆成文的時候，外面已有人報說，改元的詔旨，已頒下了。好文忙至御史臺省，索得一紙詔書，其文道：

朕祇紹天明，入纂不緒，于今三年，夙夜寅畏，罔敢怠荒。茲者年穀順成，海宇清謐，朕方增修厥德，日以敬大。恤民爲務，屬太史上言，星文示儆，將朕德非薄，有所未逮。歟！天心仁愛，俾予以治，有所告戒。歟！弭災有道，善政爲先，更號紀元，實惟舊典。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，天人協和，諸福咸至。祖述之志，良切朕懷，今特改元統三年，仍爲至元元年。適遵成憲，誕布寬條，庶格禎祥，永綏景祚，可赦天下。

好文覽畢，啞然失笑，即轉身返入寓內，見奏稿仍擺在案頭，字迹初乾，視均尚濕，他憑着殘墨柔筆，寫出時弊十餘條，言比世祖時代的得失，相去甚遠，結束是陛下有志祖述，應速祛時弊，方得仰承祖統云云。屬稿既成，從頭至尾的讀了一遍，自覺言無厭意，筆有餘妍，遂換了文房四寶，另錄端楷，錄成後即入呈御覽。待了數日，毫無音信，大約是付諸冰燭了。

好文愈覺氣憤，免不得出去解悶。他與參政許有壬，也是知友，遂乘暇進謁。時有壬舊忿已消，銷假視事，既見了好文，兩下敘談，免不得說起國事。好文道：「目今下詔改元，仍復至元年號，這正是古今未有的奇聞。某於數日間曾拜本進去，至今旬日，未見輪音，難道改了『至元』二字，便可與全盛時代，同一隆平麼？」



有任道：「朝政煞是糊塗，這還是小事呢。」好文道：「還有甚麼大事？」有王道：「足下未聞尊崇皇太后的事情麼？」好文道：「前次下詔，命大臣特議典禮，某亦與議一二次，據鄙見所陳，無非加了徽號數字，便算得尊崇了。」有王道：「有人獻議，宜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，足下應亦與聞。」此處尊皇太后事，從大臣口中敘出，法不致復沓。好文笑道：「這等乃無稽瀾言，不值一哂。」有任道：「足下說是瀾言，上頭竟要實行呢！」好文道：「太皇太后，乃歷代帝王尊奉祖母的尊號，現在的皇太后，係皇上的嫡母，何得稱爲太皇太后？」有王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偏皇上以爲可行，皇太后亦喜是稱，奈何！」

好文道：「朝廷養我輩何爲？須要切實諫阻。」有王道：「我已與臺官商議，合詞諫諍，臺官因前奏請科舉，大家撞了一鼻子灰，恐此次又蹈覆轍，所以不欲再陳，你推我諍，尙未議決。」好文道：「公位居參政，何妨獨上一本。」有王道：「言之無益，又要被人嘲笑。」順上文好文不待說畢，便朗聲道：「做一日臣子，盡一日的心力，若恐別人嘲笑，做了反舌無聲，不特負君，亦恐負己哩！」有王道：「監察御史秦不華，也這般說，他已邀約同志數人，上書諫阻，并勸我獨上一疏，陳明是非。我今已在此擬稿，巧值足下到來，是以中輟。」好文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某却做了催租客了。只這篇奏稿，亦不要甚麼多說，但教正名定分，便見得是非非了。」有王道：「我亦這般想，我去把擬稿取來，與足下一閱。」言畢，便命僕役去取奏稿。不一刻，已將奏稿取到，由好文瞧着，內有數語道：從好文目中述及評看任奏稿，又是一種筆法。

皇上於太后，母子也；若加太皇太后，則爲孫矣。且今制封贈祖父母，降父母一等；蓋推恩之法，近重而遠輕，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，是推而遠之，乃反輕矣！

好文聞此數語，便贊着道：「好極好極！這奏上去，料不致沒換了。」說着，又瞧將下去，還有數句，無非是應例外尊崇等語。瞧畢，即起身離座，將奏稿奉還有王道：「快快上奏，俾上頭早些覺悟，某要告別了！」

有王也不再留送客後，即把奏稿續成，飭文牘員錄就。次日拜發監察御史秦不華，亦率同列上章，謂顧母徽稱不宜加於叔母。兩疏畢入，仍是無聲無臭。好幾日不見發落。有王只咨嗟太息，秦不華却密探消息，非常注意。一日到臺辦事，忽有同僚入報道：「君等要遇禍了，還在此從容辦事麼？」秦不華道：「敢是爲着太皇太后一疏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聞皇太后覽了此疏，勃然大怒，欲將君等加罪，恐明日即應有旨。」言未已，臺中譁然，與秦不華會奏的人員，更是惶急，有幾個膽小的，益發顫起來，統來請教秦不華，想一條保全性命的法兒。把苦得秦不華神色如故，反和顏慰諭道：「這事從我發起，皇太后如要加罪，由我一人擔當，甘受誅戮，決不帶累諸公！」於是大家纔有些放心。

越日也不見詔旨下來，又越一日，內廷反頒發金幣若干，分賜秦不華等。秦不華到未免驚詫，私問宮監，宮監道：「太后初見奏章，原有怒意，擬加罪言官，昨日怒氣已平，轉說風憲中有如此直臣，恰也難得，應賞賜金幣，旌揚直聲，所以今日有此特賞。」秦不華至此，也不免上書謝恩。許有王不聞蒙賞，未免嘆氣。只是太皇太后的議案，一成不變，好似金科玉律一般，沒人可以動搖，當由禮儀使草定儀制，交禮部核定，呈入內廷，一面飭製太皇太后玉冊玉寶，至冊寶告成，遂恭上太皇太后尊號，稱爲贊天開聖徽懿宣詔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，并詔告中外道：

欽惟太皇太后，承九廟之託，啓兩朝之業，親以大寶付之，眇躬尙依擁佑之慈，恪遵仁讓之訓，爰極尊崇之典，以昭報本之忱，用上徽稱，宣告中外。

是時爲至元元年十二月，距改元的詔旨，不過一月。小子前於改元時，未曾敘明月日，至此不能不補敘。改元詔書，乃是元統三年十一月中頒發，史家因順帝已經改元，遂將元統三年統稱爲至元元年。或因世祖年號，已稱至元，順帝又仍是稱，恐後人無從辨別，於至元二字上，特加一「後」字，以別於前，這且休表。上文敘改元之舉，不便夾

入至此處，行補筆，亦是錯納之法。

且說太皇太后於詔旨頒發後，即日御興聖殿，受諸王百官朝賀，自元代開國以來，所有母后，除順宗后弘吉刺氏外，見三十三回。要算這會是第二次盛舉，重行曠典，增定隆儀，殿開寶宴，仰瞻太母之豐容，樂奏仙歌，不啻鈞天之逸響。這邊是百僚進謁，冠履生輝，那邊是羣女添香，瓊環皆韻。太皇太后喜出望外，固不必說，就是宮廷內外，也沒一個不踴躍歡呼，非常稱慶。唯前日奏阻人員，心中總有些不服，不過事到其間，未便示異，也只有隨班趨踰罷了。插寫每篇下文前去尊號故作反筆。

慶賀已畢，又由內庫發出金銀鈔幣，分賞諸王百官，連各大臣家眷，亦都得有特賜。獨徹里帖木兒異想天開，竟將妻弟阿魯渾沙兒，認爲己女，冒請珠袍等物。

一班御史臺官，得着這個證據，樂得上章劾奏，且殺入徹里帖木兒，平日嘗指斥武宗爲「那壁」，看官！你道「那壁」二字，是甚麼講解，就是文官上說的「彼」字。順帝覽奏，又去宣召伯顏，問他是否應斥。伯顏竟說是應該遠謫，乃將徹里帖木兒奪職，謫置南安。相傳由徹里帖木兒漸次驕恣，有時也與伯顏相忤，因此伯顏袒護於前，傾排于後，正是

貴賤由人難自主，詔諛無益且招殃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科舉之得失，前人評論甚詳，即鄙人於三十回中，亦略加論斷，毋容贅說。惟伯顏之主督科舉，實有別意：一則因徹里帖木兒之言，先入爲主；二則朝綱獨擅，無非欲攬用私人，若規規於科舉，不無掣肘之虞，故決議罷免之，以快其私，非關於得失問題也。其若改元，若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，俱事出創聞，古今罕有。伯顏下行私，上欺君，遂迎蒙蔽，藉邀主眷，權奸之所爲，固如是哉！此回叙元廷政事，除罷免科舉外，似與伯顏無涉，實則暗中皆指斥伯顏。項莊舞劍，意在沛公，閱者體會入微，自能知之。

##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報國大義滅親

却說元順帝寵用伯顏，非常信任，隨時賞給金帛珍寶，及田地戶產，甚至把累朝御服，亦作為特賜品。伯顏也不推辭，惟奏請追尊順帝生母，算是報効順帝的忠忱。順帝生母邁來迪，出身微賤，小子於前冊中，已略述來歷。見四十四回。此次伯顏奏請，正中順帝意旨，遂令禮部議定徽稱，追尊生母邁來迪為貞裕徽聖皇后。追尊所生，未知此報本之意，惟出自伯顏奏請，不免有誤。順帝以伯顏先意承旨，越加寵眷，復將「塔刺罕」的美名，給他世襲，又敕封伯顏弟馬扎爾台為王。馬扎爾台夙事武宗，後侍仁宗，素性恭謹，與乃兄伯顏謙傲不同。此時已知樞密院事，聞寵命迭下，竟入朝固辭。順帝問以何意，馬扎爾台道：「臣兄已封秦王，臣不宜再受王爵。太平故事，可作殷鑒，請陛下收回成命。」昔豐前車故不俱亡。順帝道：「卿真可謂小心翼翼了！」馬扎爾台叩謝而退。順帝尚是未安，仍命為太保，分樞密院往鎮北方。

馬扎爾台只好遵着，出都蒞任，國祿薄賦，頗得民心。惟伯顏怙惡不悛，經馬扎爾台屢次函勸，終未見從，反且任性橫行，變亂國法，朝野士民，相率怨望。廣東朱光卿，與其黨石昆山，鍾大明聚眾造反，稱大金國，改元亦符。惠州民鼎秀、卿等，亦舉兵應光卿。河南盜林胡，又聚眾作亂中州大震。此為順帝時代亂亂，四起之象始。元廷命河南左丞慶童往討，獲得旗幟宣勅金印，遣使上獻。

伯顏聞報，即日入朝，命來使呈上旗幟官勅等物。順帝瞧着道：「這等物件，意欲何為？」真皇帝。伯顏奏道：「這皆由漢所為，請陛下問明漢官。」參政許有壬正在朝列，聽着伯顏奏語，料他不懷好意，忙出班跪奏道：「此輩反狀昭著，陛下何必下問，只命前敵大臣，努力痛勦便了！」順帝道：「卿言甚是，漢人作亂，須漢官留意誅捕，卿

係漢官，可傳朕諭，命所有漢官等人，講求誅捕的法兒，切實奏聞，朕當酌行。一 陳智漢賊袁或漢官，若誅捕緊過，必置成憲官，此乃自分險城，適足召亡。許有千唯唯遵諭。順帝即退朝還宮。伯顏不復再奏，快快趨出。看官，你道伯顏寓何意思？他料

漢官必諱言漢賊，可以從此詰責，興起大獄，執意被有千、賤透機關，竟爾直認，反致說不下去，以此失意退朝。

嗣聞四川合州人韓法師，亦擁衆稱尊。自號南朝越王，邊警日有所聞。當由元廷嚴飭諸路督捕，纔得兵吏戮力，漸次盪平。各路連章奏捷，并報明誅獲叛民姓氏，其間以張王劉李趙五姓爲最多。伯顏想入非非，竟入內廷密奏，請將五姓漢人一律誅戮。虧得順帝尚有知覺，說是五姓中亦有良莠，不能一律盡誅，於是伯顏又不聽所請，負氣而歸。

轉眼間已是至元四年，順帝赴上都，次八里塘。時正春夏交季，天忽雨雹，大者如拳，且有種種怪狀，如小兒環跌獅象等物，官民相率驚異，謠諑紛紛。未幾有漳州民李志甫、袁州人周子旺，相繼作亂，騷擾了好幾月，結果是同歸於盡，訛言方得少息。順帝又歸功伯顏，命在涿州汴梁二處，建立生祠。嗣復晉封大丞相，加元德上輔功臣的美號，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。元無大丞相名號，伯顏得此，可稱特色。

伯顏益加驕恣，收集諸衛精兵，令黨羽燕者不花，作爲統領，每事必稟命伯顏。伯顏偶出，侍從無算，充溢街衢。至如帝駕儀衛，反日見零落，如晨星一般。天下但知有伯顏，不知有順帝，因此順帝寵眷的心思，反漸漸變做畏懼了。

會伯顏以鄰王徹徹秃，頗得帝眷，與己相忤，暗思把他拈去，免做對頭。遂誣奏徹徹秃隱蓄異圖，須加誅戮。順帝默付道：「從前唐其勢等謀殺徹徹秃，先發逆謀，彼時尚不與逆黨勾結，難道今反變志？此必伯顏陰懷嫉忌的緣故，萬不可從。」乃將原奏留中不發。

次日伯顏又入內面奏，且連及宣讓王帖木兒不花，威順王寬徹普化，請一律誅逐。順帝淡淡的答道：「這事

須查有實據，方可下詔。」伯顏恰說了許多證據，大半是捕風捉影，似是而非，說得順帝無言可答，只是默然。順帝憤作此狀。

伯顏見順帝不答，忿忿的走了出去。順帝只道他掃興回邸，不復置念，誰知他竟密召黨羽，捏做一道詔旨，傳至鄴王府中，把徹徹禿朮擄出來，一刀了訖。復僞傳帝命，勸令旨讓王威順王兩人，即日出都，不准逗留。待至順帝聞知，被殺的早已死去，被逐的也已擄出，不由的龍心大怒，要將伯顏加罪，立正典刑。怎奈順帝的權力，不及伯顏。伯顏還須忌器，萬一不慎，連帝位都保不住，沒奈何耐着性子，徐圖良策。然而惡人到頭，終須有報，任你位高權重的大丞相，做到惡貫滿盈的時候，總有人出來擺佈，教他自去尋死。敬世名言。

這位大丞相伯顏的局，說來更覺可奇，他不在別人手中，偏偏死在他自己的娃兒手裏，正是天網難逃，愈弄愈巧了。看官聽着，他的娃兒名叫脫脫，一作托克托，就是馬扎爾台的長子。先是唐其勢作亂時，脫脫嘗躬與討逆，以功進官，累升至金紫光祿大夫，伯顏欲令他入備宿衛，俱帝起居，嗣因專用私親，恐干物議，乃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及翰林院承旨沙剌班與脫脫同入禁中。脫脫得有所聞，從前必報知伯顏，尋見伯顏攬權自恣，也不免憂慮起來。

時馬扎爾台尚未出鎮，脫脫曾密稟道：「伯父驕縱日甚，萬一天子震怒，猝加重譴，那時吾族要滅亡了，豈不可慮！」馬扎爾台道：「我也曾慮及此事，只我兄不肯改過，奈何！」脫脫道：「總要先事預防，方好哩。」馬扎爾台點頭稱是。至馬扎爾台奉命北去，脫脫無可稟承，越加惶急，暗思外人無可與商，只有幼年師事的吳直方，氣誼相投，不妨請教。

當下密造師門，謁見直方，問及此事，直方慨然道：「古人有言，大義滅親，汝但宜爲國盡忠，不要專顧甚麼親族！」脫脫拜謝道：「願受師教！」言畢辭歸。

一日，侍帝左右，見順帝愁眉不展，遂自陳忘家殉國的意。順帝向未見信，私下與阿魯世傑班兩人，述及脫脫奏語，令他密查。阿魯世傑班算是順帝心腹，做了數年皇帝，只有兩人好算心腹，危乎危乎！至此奉順帝命，與脫脫交遊，每談及忠義事，脫脫必披膽直陳，甚至歎歔涕泣，說得兩人非常欽佩。遂密報順帝，說是靠得住的忠臣。

會鄰王被殺，宣讓感順二王被逐，順帝敢怒不敢言，只日坐內廷，咄咄書空。脫脫瞧着，便跪請為帝分憂。順帝太息道：「卿固懷忠，但此事不便命卿効力，奈何！」脫脫道：「臣入侍陛下，總期陛下得安，就使粉骨碎身，亦所不恨。」順帝道：「事關卿家，卿可為朕設法否？」脫脫道：「臣幼讀古書，頗知大義，毀家謀國，臣不敢辭。」順帝乃把伯顏跋扈的情迹，詳述一遍，并且帶語帶哭，脫脫也為淚下。遂奏對道：「臣當竭力設法，務報主恩！」順帝點頭。

脫脫退出，復去稟告吳直方。直方道：「這事關係重大，宗社安危，在此一舉，但不知汝奏對時，有無旁人聽着。」脫脫道：「恰有兩人，一為阿魯，一為脫脫木兒，想此兩人為皇上親臣，或不致洩漏機密。」直方道：「汝伯父權傾熏天，滿朝多係黨羽，若輩苟志圖富貴，竟洩秘謀，不特汝身被戮，恐皇上亦蹈不測。」脫脫聞了此語，未免踴出慌張情形。直方道：「時刻無多，想尚不致違洩，我尚有一計，可以挽回。」脫脫大喜，當即請教。直方與他附耳道：「如此如此！」此處為省文起見，所以含諷。

喜得脫脫歡躍而出，忙去邀請阿魯及脫脫木兒至家，治酒張樂，殷勤款待。自晝至夜，始終不令出門。自己恰設詞離座，出訪世傑班，議定伏甲朝門，俟翌晨伯顏入朝，拏他問罪。當下密戒衛士，嚴稽宮門出入，蟻均統為置兵，待曉乃發。

脫脫暫歸，天尚未明，伯顏已遣人召脫脫，脫脫不敢不去。及見伯顏，竟遭詰責，說是宮廷內外，何故驟行加兵？精忠實意那時脫脫心下大驚，勉強鎮定了神，徐徐答道：「宮廷為天子所居，理宜小心防禦，況目今盜賊四起，難保不潛入京師，所以預為戒嚴。」伯顏又吐道：「你何故不先報我？」脫脫惶恐，謝罪而去。料知事難速成，又去通知世傑班，教他緩圖。果然伯顏隱有戒心，於次日入朝時，竟帶衛卒至朝門外候着，作為保護，及退朝無事，又上一奏。

疏，請順帝出岐柳林。

是時脫脫返家，已與阿魯脫脫木兒，約爲異姓兄弟，誓同報國。忽來宮監宣召，促脫脫入議，脫脫與二人相偕入宮。順帝即將伯顏奏章，遞與脫脫。脫脫閱畢，便啓奏道：「陛下不宜出岐，請將原奏留中爲是。」順帝道：「朕意也是如此，只伯顏圖朕日急，卿等務替朕嚴防！」言未已，宮監又呈進奏牘，仍是伯顏催請出獵。順帝略略一瞧，卽語脫脫道：「奈何？他又來催朕了。」脫脫道：「臣爲陛下計，不妨託疾，只命太子代行，便可無慮。」順帝道：「這計甚善，明晨就可頒旨，勞卿爲朕草詔便了。」脫脫遵諭，卽就順帝前領了筆墨，寫就數行，復呈順帝親覽。由順帝蓋了御寶，于次日頒發出去。自此脫脫等留住禁中，與順帝密圖方法，三個縫皮匠，比個諸葛亮，這遭伯顏要墮入計中了。

伯顏接議後，暗思太子代行，事頗危險，但詔中命大丞相保護，又是不好不去。默默的思索多時，竟想出廢立的一條計策來，擬乘此出岐時候，挾了太子，號召各路兵馬，入闕廢君。又聞唐其勢復熾，這正是暗中報應。計策已定，便點齊衛士，請太子啓行，簇擁出城，竟赴柳林去訖。

看官這太子却是何人，原來就是文宗次子燕帖古思。從前順帝嗣位，曾奉太后諭旨，他日須傳位燕帖古思，所以立燕帖古思爲太子。應四十九回。

伯顏既奉太子出都，脫脫卽與阿魯等密謀，悉拘京城門鎗。命所親信布列城下，蚤夜奉順帝居玉德殿，召省院大臣，先後入見，令出五門聽命。一面遣都指揮月可察兒，授以秘計，令率三十騎至柳林，取太子還都。又召翰林院中楊瑄范匯二人，入宮草詔，詳數伯顏罪狀，貶爲河南行省左丞相。命不章政事，只兒瓦歹，齎赴柳林。脫脫自服戎裝，率衛士巡城。俟諸人出城後，闔了城門，登陣以待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不到數時，月可察兒已奉太子回來，傳着晴號，由脫脫開城迎入，仍將城門關住。原來柳林距



京師，只數十里，半日可以往返。月可察兒自二鼓起程，疾馳而去，至柳林，不過夜半。當時太子左右，已由脫脫派着心腹，使爲內應，及與月可察兒相見，彼此不待詳說，卽入內挈了太子，與月可察兒一同入都。

伯顏正在睡鄉，那裏曉得這般計畫。至五鼓後，睡夢始覺，方由衛士報聞太子已歸，急得頓足不已。正驚疑間，

只兒瓦歹又到，宣讀詔勅。伯顏聽他讀畢，還仗着前日勢力，不去理保，竟出帳上馬，帶着衛士，一口氣跑至都門。時已天曉，門尚未開，只見脫脫劍佩雍容，端坐城上，他卽厲聲喝着，大呼開城。威權已去，屬卒何益？城上坐着的

脫脫，起身答道：「皇上有旨，黜丞相一人，諸從官等皆無罪，可各歸本衛。」伯顏道：「我卽有罪，被皇上黜逐，也須陛辭皇上，如何不令我入城？」脫脫道：「聖旨難違，請卽自便！」伯顏道：「你是我姪兒脫脫，你幼年的時候，我會視若己子，如何撫養，你今日怎得負我？」脫脫道：「爲國家計，只能遵着大義，不能顧着私恩。況伯父此行，仍得保全宗族，不致如太平王家，禍及滅門，還算是萬幸呢！」確是萬幸。

伯顏尙欲再言，不意脫脫已下城自去。及返顧侍從，又散去了一大半，弄到沒法可施，不得已回馬南行。道出直定，人民見他到來，都說丞相伯顏，也有今日。有幾個樸誠的父老，改恨爲憫，奉進壺觴。伯顏溫言撫慰，并問道：「爾等會聞有逆子害父的事情麼？」父老道：「小民等僻處鄉野，只聞逆臣逼君，不曾聞逆子害父。」伯顏被他一駁，未免良心發現，俯首懷慙。旋與父老告別，狼狽南下。途次又接着廷寄，略稱伯顏罪重詞輕，應再行加罰，安置南恩州陽春縣。着官你想南恩州遠在嶺南，鎮日裏煙瘴薰蒸，不可嚮邇，如這位養尊處優的大丞相伯顏，此時被充發出去，受這麼苦，那裏禁當得起，他亦明知是一條死路，今日挨明日，及行抵江西隆興縣，奄奄成病，臥土炕中。那驛官又勢利得很，還要冷譏熱諷，任情奚落，就使不是病死，也活活的氣死了。爭權奪利者，其鑒諸。

伯顏既貶死，元廷召馬扎爾台還朝，命爲太師右丞相，脫脫知樞密院事，餘如阿魯、世傑、班等，俱封賞有差。嗣復加封馬扎爾台爲忠王，賜號答剌罕。馬扎爾台固辭，且稱疾謝職。御史臺奏請宣示天下，以勸廉讓，得旨允從。

官又來拍馬，乃詔令馬扎爾台以太帥就第，授脫脫爲右丞相，錄軍國重事。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，復科舉取士法，鄭王徹徹禿兒寃，召還官讓威順二王，使居舊藩，又弛馬禁，減鹽額，蠲宿逋，并續開經筵，慎選儒臣進講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。小子也有詩咏脫脫道：

春秋書法本森嚴，公義私恩不兩兼，  
斃死叔牙誅子厚，忠臣法古有誰嫌？

脫脫秉政後，元廷忽又發生一種奇聞，欲知詳細情形，且待下回再表。

伯顏以平唐其勢功，放弑順后，目無尊長，至專政以後，日益驕張，生殺予奪，任所欲爲，迨弑鄭王，遂宣讓威順二王，矯制罪人，不法盡已極矣，僅加貶逐，尙爲失刑。然非脫脫之以公滅私，恐貶逐猶非易事也。脫脫大義滅親，爲經所特許，固無待言。但天嫉伯顏之事，擅獨假手於其猶子以報之，何其巧歟！本回依次鋪叙，好似無數精采，隨筆而下，其實不過一敘事，以而已。然讀元史至伯顏馬扎爾台脫脫諸傳，不如讀此一回文字，較有興味，是非用筆之長，曷克臻此，閱者寧得徒以小說目之。

##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兒 用賢相并徵名士

却說順帝既放逐伯顏，好似摔掉了一個大蟲，非常喜悅，所有宮禁中一切近臣，俱給封賞，自不消說。惟順帝是個優柔寡斷的主子，每喜偏信近言，優柔寡斷四字，是順帝一生註脚。前此伯顏專政，順帝無權，內廷一班人物，專知趨奉伯顏，實動懼心，每日向順帝前，歷陳伯顏如何忠勤，如何缺達，所以順帝深信不疑，累加寵遇。到了伯顏貶死，近臣又換了一番舉動，只曲意逢迎順帝。適值太子燕帖古思，不服順帝教訓，順帝未免忿懣，近臣遂乘隙而入，都說燕帖古思的壞處，且奏稱他不應爲儲君。順帝礙着太皇太后面子，不好猝然廢儲，當自猶豫未決。偏近臣等搖唇鼓舌，助浪生風，更把那太皇太后故事，及文宗當日情形，一古腦兒搬將出來，又添了幾句誣陷話兒，不由順帝不

信。但順帝雖是信着近臣，終因太皇太后內外保護，得以嗣位，意欲宣召脫脫，與他解決這重大問題，近臣恐脫脫進來，打斷此議，又奏請此事當由宸衷獨斷，不必與相臣商量。并且說太皇太后離開骨肉，罪惡尤重，就是太皇太后的徽稱，也屬古今罕有，天下沒有嫡母可做祖母的事情。陛下若不明正罪名，反貽後世惡謗。因此順帝被他激起，竟不及與脫脫等議決。爲脫脫解免，似有鑒諸賢相也。只命近臣繕就詔旨，突行頒發，宣告中外。其詔云：

昔我皇祖武宗皇帝，升遐之後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憐愍，俾皇考明宗皇帝，出封雲南。英宗遇害，正統凌偏，我皇考以武宗之嫡子，逃居朔漠，宗王大臣，同心翊戴。於是地近先迎，文宗暫總機務。繼知大理人倫所在，假讓位之名，以寶籙來上。皇考推誠不疑，卽授以皇太子寶。文宗稔惡不悛，當躬迓之際，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，使我皇考欲恨上賓。歸而再御宸極，又私圖傳子，乃搆邪言，嫁禍於八不沙皇后，謂脫脫非明宗之子，遂傳出居遐陬，祖宗大業，幾於不繼。內懷愧慄，則殺也里牙以杜口。上天不佑，隨降殞罰，叔婦卜答失里，怙其勢焰，不立明考之家嗣，而立孺稚之弟懿璘。班奄復不年，諸王大臣，以賢以長，扶朕踐位。每念治必本於盡孝，事莫先於正名。賴天之靈，播奸屏黜，盡孝正名，不容復緩。永惟鞠育罔極之恩，忍忘不共戴天之義。既往之罪，不可勝誅，其命太常脫木兒，撤去文宗圖帖諱，爾在廟之主。卜答失里，本朕之婦，乃陰搆奸臣，弗體朕意，僭膺太皇太后之號。迹其閨門之禍，離間骨肉，罪惡尤重，揆之大義，削去鴻名，徙東安州安置。燕帖古思，昔雖幼冲，理難同處，朕終不陷於覆轍，專務殘酷，惟放諸高麗。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，其以明里董阿等，明正典刑，以示朕盡孝正名之至意。此詔。

這詔頒發，廷臣大譁，公舉脫脫入朝，請順帝取消前命。脫脫却也不辭，便馳入內廷，當面諫阻。順帝道：「你爲了國家，遂去伯父。朕也爲了國家，遂去叔婦。伯父可逐，難道叔婦不可逐麼？」數語詞侃得妙，想是有人教他。說得脫脫瞠目結舌，幾乎無可措詞。旋復將太皇太后的私恩，提出奏陳，奈順帝滋諸不理。又做孽子了。脫脫只好退出，衆大臣

以脫脫入奏，尚不見從，他人更不待言，一腔熱忱，化作冰冷。太皇太后卜筮失里，又沒有甚麼能力，好似廟中的城隍娘娘一般，前時鑄像裝金，入廟陞殿，原是莊嚴得很，引得萬衆瞻仰，焚香跪叩，不幸被人侮弄，昇像投地，一時不見甚麼靈効，遂彼此不相敬奉，視若芻狗，甚至任意蹴踏，取快一時，煞是可嘆！此附篇切且說文宗神主，已由脫脫木兒撤出太廟，復由順帝左右奉了主命，逼太后母子出宮，太后束手無策，唯與幼兒燕帖古思相對痛哭失聲，無奈無人憐惜，反且惡語交侵，強行脅迫，太后由悲生忿，當即草草收拾，挈了幼兒，負氣而出一出宮門，又被那一班狐羣狗黨，扯開母子，迫他分道自去，不得同行。古人有言：生離甚於死別，況是母子相離，慘不慘呢！適爲御步崔敬所見，大爲不忍，忙趨入臺署中，索着紙筆，繕就一篇奏牒，大旨說得是：

文皇獲不軌之愆，已撤廟祀，叔母有階禍之罪，亦削鴻名，盡孝正名，斯亦足矣。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，年方在幼，罹此播遷，天理人情，有所不忍，明皇當上資之日，太子在襁褓之間，尚未有知，義當矜憫，蓋武宗視明文二帝，皆親子也，陛下與太子，皆嫡孫也，以武皇之心爲心，則皆子孫，固無親疎，以陛下之心爲心，未免有彼此之論。臣請以世俗喻之，常人有一夫一婦，無不得其所，今乃以同氣之人，置之度外，適足貽笑邊邦，取辱外國，况蠻夷之心，不可測度，倘生他變，關係非輕，與言至此，良爲寒心，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，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母子，以全母子之情，盡骨肉之義，天意回，人心悅，則宗社幸甚！

繕就後，即刻進呈，並不聞有甚麼批答，眼見得太后太子，流離道路，無可挽回。太后到了東安州，滿目淒涼，舊有女侍，大半分離，只剩了老嫗兩三名，在旁服役，還是呼應不靈，氣得肝膽俱裂，卽成癆疾。臨歿時，猶含淚道：「我不聽燕太師的言語，弄到這般結果，悔已遲了！」嗣復倚榻東望道：「我兒！我兒！我已死了！你年纔數齡，被讒東去，料也保不全性命，我在黃泉待你，總有相見的日子！」言至此，痰喘交作，奄然而逝。聞至此，令人嗚咽，然覆閱四十四回歌

幾入不沁，皇后時則新人應受此苦，反足稱快！此時的燕帖古思與母相離，已是半個死去，并且前後左右，沒人熟識，反日日受他呵斥，益發啼哭不休。監押官月闡察兒，兇暴得很，聞着哭聲，一味威喝。無如孩童習性，多喜撫慰，最怕痛罵，況前爲太子時，何等嬌養，沒一人敢有違言，此時橫遭慘虐，自然悲從中來。月闡察兒罵得愈厲，燕帖古思哭得愈高。及行到榆關外面，距離已遙，天高皇帝遠，可恨這月闡察兒，竟使出殘酷手段，呵叱不足，繼以鞭撻，小小的金枝玉葉，怎禁得這般蹂躪，幾聲長號，倒地斃命。梅極月闡察兒並不慌忙，命將兒屍瘞葬道旁，另遣人馳報國中，捏稱因病身亡。順帝本望他速死，得了此報，暗暗喜歡，還去究詰什麼？從此文宗闕帖睦爾的後嗣，已無子遺了。善人者必致自害，聞者其鑒諸。順帝既逐去文后母子，并殺了明里董阿等人，尙是餘怒未息，再將文宗所增置的官屬，如太禧宗禋等院，及牽章閣藝文監，皆議革罷。翰林學士承旨麟慶一作庫庫，奏言人民積產千金，尙設有家塾，延聘館師，堂堂天朝，一學房乃不能容，未免貽譏中外。順帝不得已，乃改牽章閣爲宣文閣，藝文監爲崇文監，餘悉裁去。爾罕至此，宜其亡國。一面追尊明宗爲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，親視太室。既而臘鼓頻催，歲星又改，順帝復想除舊布新，勅令改元。當由百官會議，把至元二字的年號，留一至字，易一正字。改元爲正，有何益處。議既定，於次年元旦下詔

朕惟帝皇之道，德莫大於克孝，治莫大於得賢，朕早歷多難，入紹大統，仰思祖宗付託之重，戰兢惕厲，于茲八年。慨念皇考久勞于外，甫卽大命，四海缺望，夙夜追慕，不忘於懷。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，奉玉冊玉寶，追上皇考曰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，被服袞冕，裸于太室，式展孝誠。十有一月六日，勉徇大禮，慶成之請，御大明殿，受羣臣朝賀。禮自去春，曠咨于衆，以知樞密院事馬扎爾，尙爲太師右丞相，以正百官，以親萬民，尋卽降辭，養疾私第。再三諭旨，勉令就位，自春徂秋，其請益固。朕憫其勞日久，察其至誠，不忍煩之以政，俾解機務，仍爲太師，而知樞密院事，脫脫，早歲輔朕，克著忠貞，乃命爲中書右丞相。宗正扎魯忽赤帖木兒，不花，嘗歷政府，嘉

續著聞，爲中書左丞相，並錄軍國重事。夫三公論道，以輔予德，二相總政，以弼予治，其以至元七年爲至正元年，與天下更始。前錄改元詔見順帝之符，此錄改元詔見順帝之無恆。

自是順帝乾綱獨奮，內無母后，外乏權臣，所有政務，俱出親裁，起初到也，勵精圖治，興學任賢，并重用脫脫，大脩文事，特詔脩遼金宋三史，以脫脫爲都總裁官，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，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，翰林學士歐陽玄，侍御史呂思誠，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。先是世祖立國史院，會命王鶚脩遼金二史，及宋亡，又命史臣通脩三史。至仁宗文宗年間，復屢詔脩輯，迄無所成。脫脫既奉命，飭各員蒐檢遺書，披閱討論，日夕不輟。又以歐陽玄擅長文藝，所有發凡起例，論贊表奏等類，俱令屬稿，略加脩正，先成遼史，後成金宋二史，中外無異辭。脫脫又請脩至正條格，頒示天下，亦得順帝允行。

順帝嘗幸宣文閣，脫脫奏請道：「陛下臨御以來，天下無事，宜留心聖學，近聞左右暗中諫阻，難道經史果不足觀麼？如不足觀，從前世祖在日，何必以是教裕皇！」順帝連聲稱善。脫脫卽就秘書監中，取裕宗所受書籍，進呈大內，又舉薦處士完者圖執理哈琅，杜本，董立，李孝光，張樞等人，有旨宣召。完者圖執理哈琅，董立，李孝光就徵到京，詔以完者圖執理哈琅爲翰林待制，立爲脩撰，孝光爲著作郎。唯杜本隱居清江，張樞隱居金華，固辭不至。不沒名儒。順帝聞二人不肯就徵，很加嘆息。

既而罷左丞相帖木兒不花，改用別兒怯不花繼任，別兒怯不花與脫脫不協，屢有齟齬，相持年餘，脫脫亦得有羸疾，上表辭職。順帝不許，表至十七上，順帝乃召見脫脫，問以何人代任。脫脫以阿魯圖對。阿魯圖係世祖功臣博爾朮四世孫，曾知樞密院事，襲爵廣平王。至是以脫脫推薦，乃命他繼任右丞相。另封脫脫爲鄭王，食邑安豐，賞費巨萬，俱辭不受。阿魯圖就職後，順帝命他爲國史總裁，阿魯圖以未讀史書爲辭，偏順帝不准所請。幸虧脫脫雖辭相位，仍與聞史事，所以遼金宋三史終得告成。

至正五年，阿魯圖等以三史進呈，順帝與語道：「史既成書，關係甚重，前代君主的善惡，無不俱錄，行善的君主，朕當取法，作惡的君主，朕當鑒戒，這是朕所應爲的事情。但史書亦不止勸人君，其間兼錄人臣，卿等亦宜從善戒惡，取法有資。倘朕有所未及，卿等不妨直言，毋得隱蔽。」如順帝此言，雖歷代賢君無以過之，奈何有初鮮終，行不顧言，阿魯圖等頓首舞蹈而出。

會翰林學士承旨孛魯卒於京，順帝聞訃，嗟悼不已。孛魯幼入國學，博覽羣書，嘗受業於許衡，得正心脩身要旨。順帝初年，曾爲經筵官，日勸順帝就學。順帝欲待以師禮，孛魯力辭不可。一日，侍順帝側，順帝欲觀書，孛魯取比干剖心圖以進，且言商王紂不聽忠諫，以致亡國。順帝爲之動容。又一日，順帝覽宋徽宗畫圖，一再稱善，孛魯進奏道：「徽宗多能，只有一事不能。」順帝問是何事，孛魯道：「獨不能爲人君。陛下試思徽宗當日，身被虜，國幾亡，若是能盡君道，何致如此！可見身居九五的主子，第一件是須能爲君，外此不必留意。」孛魯隨手畫規，可謂善諫，其知順帝之亦諒其權何。順帝亦悚然道：「卿可謂知大體了。」後來如何失此。至正四年，出拜江浙平章政事，次年，復以翰林院承旨召還。適中書平章闕員，近臣欲有所薦引，密爲奏請。順帝道：「平章已得賢人，現在途中，不日可到了。」近臣知意在孛魯，不敢再言，孛魯到京，遇着熱疾，七日即歿。旅況蕭條，無以爲殮，順帝聞知，賜贖銀五錠，并令有司取出罰布代償。孛魯所負官錢，又予諡文忠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左丞相別兒怯不花，與阿魯圖同掌國政，彼此很是親暱，有時隨駕出幸，每同車出入。時人以二相協和，可望承平，其實統是別兒怯不花的鬼計。別兒怯不花欲傾害脫脫，不得不聯絡阿魯圖，作爲幫手。待至相處既洽，遂把平日的私意，告知阿魯圖。阿魯圖偏正色道：「我輩也有退休的日子，何苦傾軋別人。」這一語說得別兒怯不花滿面悵慚，當下惱羞成怒，暗地裏風示臺官，教他彈劾阿魯圖。阿魯圖聞臺官上奏，卽辭避出城，親友均代爲不平。阿魯圖道：「我是勳臣後裔，王爵猶蒙世襲，偌大一個相位，何足戀戀！去歲因奉着主命，不敢力辭，今御史劾

我，我即宜去。御史臺係世祖所設，我抗御史，便是抗世祖了。」言訖自去，順帝也不復慰留，竟擢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。所有左丞相一職，任用了鐵木兒塔識。別兒怯不花也僞爲陟辭，至順帝再行下詔，乃老老實實的，就了右相的位置，大權到手，諛言得逞，故右相脫脫一家，免不得要遭禍了。正是

黜陟無常祇自擾，賢奸到底不相容。  
欲知脫脫等遭禍情形，待小子下回續表。

是回敘順帝故事，活肖一庸柔之主，忽而昧，忽而明，明後而復昧；庸柔者之必致覆國，無疑也。太后卜筮失里，雖未嘗無過，然既自悔前致舍了立姪，又始終保護順帝，俾正大位，人孰無良，乃竟忘德思怨，驟行遷廢耶！且上撤廟主，下殺皇弟，反噬不仁，莫此爲甚，其所爲忍而用此者，由有濛濛之薄，先入爲主也。改元至元，與民更始，觀其任賢相，召舊臣，勉阿魯圖之交傲，惜纓纓之遭殺，亦若有一際之明。乃天日方開，陰霾復集，可見小善之足陳，卒無補於大體，特揭錄之以垂炯戒，俾後世知一節之長殊不足道云。

## 第五十三回 寵女侍僭加后服 聞母教纔罷彈章

却說別兒怯不花執政，以與脫脫有宿憾。遂意排擠，屢入內廷，密陳脫脫過失。順帝尙疑信參半。嗣由別兒怯不花，陳請脫脫父馬扎爾台，佯稱就第養疾，意實結黨營私，暗圖不軌。於是順帝轉疑爲信，竟下了一道嚴諭，放逐馬扎爾台，安置西寧州。馬扎爾台奉詔欲行，脫脫願隨父同往，即拜疏上陳，力請與俱，得旨准奏。乃整裝出都時，馬扎爾台已老，狀態龍鍾，起居服食，隨在需人。虧得脫脫隨着，寸步不離，朝視寒，夕問暖，一切供應，俱小心監察，極至齊車秣馬，亦必親自檢點。因此出都以後，沿途奔走，雖未免風雨交侵，獨馬扎爾台一人，毫不覺苦，竟安穩穩



的到了西寧。書此以見脫脫之事。

別兒怯不花，聞馬扎爾台父子安抵戍地，心中尚是未快，復唆使省臺各員，上書告變，牽及馬扎爾台。順帝時已着迷，不辨真偽，竟接連下詔，徙馬扎爾台至西域，地名撒思，乃是一個著名的苦地。馬扎爾台父子不敢違旨，只好冒險起行！到了途中，復接詔召回甘州，免他遠戍。原來別兒怯不花專政後，河決地震的變異，時有所聞；河南山東，盜賊蔓延，江淮一帶，亦多暴徒，四出劫掠，湖廣又遭鴉鼠，有幾個剛正不阿的臺官，劾奏幸輔非人，以致調變失宜，亂端屢見等語，別兒怯不花也覺不安，入朝辭職。有詔令以太師就第，御史大夫亦憐真班，趁着這個機會，保奏脫脫父子，略稱馬扎爾台讓讓可風，脫脫爲國宣勞，有功無過，奈何謫戍遠方，迫入險地！於是順帝稍稍覺悟，又有召回甘肅的諭旨。原主意斷於此，從見。

馬扎爾台從中道折回，途次不免受些感冒，及抵甘州，病日加劇，脫脫衣不解帶，服侍了好幾日，畢竟天定勝人，毒難再借，苟延數夕，竟爾去世。脫脫經此變故，悲憤交集，恨不得將朝右佞臣，一概除滅，抵那老父的生命。暗伏後來報怨事。

可巧別兒怯不花，又遭臺官彈劾，貶戍渤海，得病而死。這也是冥中報應。左丞相鐵木兒塔識，也致于任中，元廷用了朵兒只。一作多爾濟。爲右丞相，太平爲左丞相。朵兒只係元勳木華黎六世孫，即故丞相拜住從弟，初爲御史大夫，因鐵木兒塔識病歿，升任左丞相，旋即調任右丞相，性頗寬簡，務存大體。太平本姓賀名惟一，至正四年，爲中書平章政事，六年，超拜御史大夫，元制重臺輕漢，凡省院臺三署正官，非國姓不得授，惟一援例固辭，順帝不允，特賜國姓，并改名太平。太平與脫脫父子，本來是沒甚友誼，因聞馬扎爾台身死甘州，不能歸葬，未免存一兔死狐悲的觀念，遂上疏力請，令脫脫奉柩歸都，以全孝道。疏入不報，太平竟入廷面奏道：「脫脫盡忠王室，大義滅親，今父已病歿，不許歸葬，將來忠臣義士寧不灰心，乞陛下特恩赦還，爲善者勸。」順帝躊躇不答，太平又道：「陛下曾亦記

及雲州故事麼？順帝不待說畢，便道：「非卿言，朕幾忘懷。朕脫確係忠臣，卿即傳朕面諭，遣使召歸。」太平叩謝而出。

看官！這雲州故事，前文未曾敘及，此次突由太平口中說出，轉令閱者無從捉摸，諸君不要性急，待小子補敘出來。借此一段文字補敘宮闈事實，即是文中銷納地。原來至元年，順帝后欽察氏答納失里，因兄弟謀逆，被遷出宮，斃死民舍。應四十九回。答納失里無出，越二年，改册皇后弘吉剌氏，名伯顏忽都，係真哥皇后姪孫女，父名孛羅帖木兒，曾封毓德王，后既册立，旋生一子，名真金，二歲而歿。

先是徽政院使秀滿送兒，曾進高麗女子奇氏入宮，作為服役。奇氏名完者忽都，秀外慧中，善伺主意，順帝愛他秀媚，又因他善於烹茗，命司飲料，好似一個紫雲奴。他遂日夕侍側，眉目傳情，引得順帝慈心漸熾，竟與他同入龍床，做一對鸞交鳳友。酒色二字本係相連，不意司茶女亦進上卷，事為正宮皇后欽察氏所悉，怒召奇氏，箠辱了好幾次。答納失里之不得令終，於此事亦有關係。至后被斃死，順帝已欲立奇氏為繼后。大約是憐恤無辜耳。偏偏大丞相伯顏，硬行諫阻，又是一個奇氏對頭。

弄得順帝沒法，只得改立弘吉剌后。這位弘吉剌后，與前后大不相同，性本節儉，甚獨寬宏，不願與奇氏爭夕，所以奇氏仍得專寵。時來福添，又添下一個麟兒，取名愛猷，諱理達臘，一律同歸錫理達臘。益得順帝歡心。那時奇氏因寵生驕，因驕成妒，除皇后弘吉剌氏無所嫌怨，不與計較外，凡內如太后母子，外如權相伯顏，俱視若眼中釘，嘗在順帝前說他短處，後來伯顏被黜，太后母子被逐，雖有種種原因牽涉，然大半由奇氏暗中媒孽，所以先後發生變端，幾致出人意外。加罪奇氏，不特補前文所未及，且足發正史所未明。

奇氏私願既償，遂與嬖臣沙剌班，秘密商量，欲乘此升為皇后。不過因皇后待他有恩，恩將難報，未免心懷不忍，因此不能決議。奇氏還是好良心。沙剌班情急智生，猛記起先代皇后曾有數人，此時援着祖制，奏請一本，何人敢有異言，視宗賄謀不誠，轉使若輩有口。當下稟知奇氏，奇氏大喜，便命他即日奏。果然數語入陳，輪音立下，即命册立。

奇氏爲第二皇后。大禮已成，奇氏居然象服委佗，安居興聖西宮。

轉眼間，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已離懷抱，漸漸的長大起來，順帝愛母及子，輒令皇子隨侍，凡有巡幸，亦令偕行。時脫脫尙秉國鈞，爲順帝所親信，所以脫脫入內廷時，順帝曾飭皇子拜他爲師，并命他隨時教育。脫脫受命不忘，格外注意，有時皇子出遊脫脫家，一留數日，稍遇疾病，脫脫即親爲煎藥，先膏後進。

一日，順帝幸上都，皇子隨行，脫脫亦從駕。道過雲州，猝遇烈風暴雨，山水大至，車馬人畜，多被漂溺。順帝不及提攜皇子，只顧着自己性命，卽登山避水。脫脫見順帝自去，忙涉水至御輦旁，抱出皇兒，負在背上，跌着足奔上山岡。順帝正驚念皇子，在山盼望，但見脫脫負子而來，好似得了活寶貝一般，卽趨前抱下皇子，一面慰撫脫脫道：「卿爲朕子，勤勞至此，朕必不忘。」未必未必脫脫當卽謝恩，誰知過了一兩年，順帝竟信了讒言，將脫脫父子謫戍，所以太平爲之不平，提出雲州故事，教順帝自己反省。順帝被他一說，也自悔食言，遂命脫脫奉父柩還葬。

脫脫既還京師，葬父畢，拜表謝恩，復得旨命爲太子太傅，綜理東宮事宜。脫脫受命後，默念此次起復，定是有人從中調停，不可不密圖酬報。湊巧來了侍御史哈麻，一作哈瑪麻由脫脫延入，與談年餘闊別情狀，甚是歡洽。看官！你道這哈麻是何等人物？他是寧宗乳母的兒子，父名圖魯，受封冀國公。哈麻與母弟雪雪早備宿衛，兩人均得主寵，唯哈麻口才尤捷，益爲順帝所愛幸，累次超擢，得任殿中侍衛史。亡元者哈麻之力，故出名時不讓求諫當脫脫爲首相時，哈麻日事過從，曲意趨附，至脫脫罷職，隨父出戍，哈麻在順帝前，稍稍替他緩頰。至是與脫脫被舊，自然把前日贊護的功勞，一一說明，且添了許多詭話，說是如何紀念，如何排解，小人專會搗鬼。脫脫秉性忠厚，總道他語語是真，非常感激。哈麻說一句，脫脫謝一聲，至哈麻去後，脫脫還稱他是第一個好人。獨太平秉公辦事，把保奏脫脫的事，情從未提起，所以脫脫全然不知。

會太平以哈麻在宮，導帝爲非，意欲將他驅逐，商諸御史大夫韓嘉納。嘉納很是贊成，便授意監察御史沃特

瀨壽教他彈劾哈麻，歷陳罪狀第一款，是在御帳後僭設帳房，犯上不敬，第二款，是出入明宗妃子，脫忽思宮闈，越分無禮，還有私受餽遺，妄作威福諸條款，亦列入奏中，尙未拜發，偏已漏洩消息，傳入哈麻耳中，哈麻卽至順帝前，哭訴，略稱太平、韓嘉納有意搆陷，唆使海壽出頭，將臣劾奏，卽乞解臣職，以謝二人等語，順帝摸不着頭腦，只說是並無妄章，何必着急，哈麻覆稱海壽已繕就奏牘，明日卽要進呈，看官！你想臺官的疏奏，尙未上陳，那哈麻已先聞知，預爲笑訴，若使明白的主子，見哈麻如此狡黠，定要疑他潛布爪牙，暗通聲氣，所以事前偵悉，先使機詐，這種鬼域伎倆，一加斥責，便無遁形，怎奈順帝昏憤得很，平時甚寵愛哈麻，擲骰擊毬，聯爲狎侶，此次聞他辭職，如何肯依，免不得溫語慰留。

次日視朝，果然由韓嘉納代呈奏章，內係沃時海壽署名，劾哈麻數大罪，順帝不待聽畢，便擲諸案上，悻悻退朝。韓嘉納料知不佳，忙與太平計議，太平到了此時，也不禁氣憤道：「有哈麻，無太平，有太平，無哈麻，明晨富人朝面奏。」

翌日昧爽，卽借韓嘉納入朝，俟順帝登殿，便直陳哈麻兄弟，盤踞宮禁，權傾內外的罪狀，順帝徐徐答道：「哈麻罪狀，當不至此。」太平道：「歷代以來的姦臣，若非誦行搆逆，定是獻媚貞諛，表面上很是愛君，暗地裏都是罔上，齊桓公寵用三豎，終致亂國，宋徽宗信任六賊，遂以喪身，陛下試借鑒前車，便可知哈麻兄弟，實兆禍階，理應卽日黜逐。」太平有議，順帝默然不答，韓嘉納復出班叩首道：「左相太平的奏請，關係國家興亡，幸陛下采納施行。」順帝恍然道：「卿何量狹，不肯容這哈麻兄弟！」明是左相哈麻，假說的疊繁羅管，令人一嘆。嘉納復頓首道：「臣非爲一身計，實爲天下國家計，似哈麻兄弟，欺君誤國，所以請陛下斥逐，陛下果立斥哈麻兄弟，臣亦甘心受罪，以謝哈麻。」寫納、順帝尙是不悅，太平復啓奏道：「陛下如信用哈麻兄弟，臣願解職歸田。」順帝道：「朕知道了，卿毋多言。」說畢，拂袖還宮。

是時哈麻已詳聞消息，復至順帝前，頡詩罷官，惹得順帝厭煩起來，索性一概黜退。當命侍臣擬定兩道詔旨，一道是免哈麻及雪官職，出居草地，一道是罷左丞相太平，降為翰林學士承旨，出御史大夫韓嘉納，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謫沃時海壽為陝西廉訪副使。詔既下，朵兒只亦不安於位，奏請免官。順帝准奏，道他出鎮遼陽，仍任脫脫為右丞相，賜上尊名馬，襲衣玉帶，復令他管理端本堂事。端本堂係皇子肄業處，順帝曾命李好文為諭德，歸賜為贊善，教導皇子，開堂授書。

脫脫既兼握大權，尊榮如舊，聞哈麻兄弟被黜，未免代為扼腕。

脫脫不相，私心要交。

適哈麻至，脫脫處辭行，并訴

太平攻訐狀，脫脫勸慰道：「我若在朝，必不使若輩得志。你且出居數日，得有機會可乘，便當代請復官，幸勿過憂。」哈麻歡謝而去。脫脫遂將中書省內屬員，一一稽考，查得參政孔思立等，俱由太平薦拔，竟不問賢否，坐罪黜退，改用烏古孫良楨、龔伯遠、汝中柏等為僚屬。汝中柏係左司郎中，素與太平有隙，至是即入語脫脫，捏稱太平罪惡，並言太平子也先忽都，僭娶宗女，勾結諸王，覬覦要職等情。

脫脫正私憾太平，遂將汝中柏所言，列入奏稿。正待拜發，適為老母薊國夫人所見，即詰脫脫道：「我知太平是好人，你何故謾言誣奏，指善為惡？」脫脫道：「是由郎中汝中柏所言，想係調查確實，不致說謊。」薊國夫人道：「無論是真是假，儘可聽他自由，他與你何嫌何怨，必欲將他加害？」脫脫被母一詰，轉有些囉囉起來。薊國夫人怒道：「你如不聽吾言，從此休認母了！」脫脫本具孝思，見老母含有怒色，忙跪稱不敢。薊國夫人復取了奏稿，信手撕毀，於是一場彈案，化作冰消。

不復實址。

不意太平、嘉納等人，正交晦運，一降一謫，尚似未足，不到半年，又有嚴諭頒下，削沃時海壽官，流韓嘉納于尼嚕罕，并放太平歸里。太平即撲被出都，故吏田復勸他自裁，太平道：「我本無罪，當聽天由命，若無故自盡，轉似畏罪而死，死亦蒙羞。」言已，即躑躅而去。徑歸奉元原籍。韓嘉納秉性剛直，未免羞怨，被戍詔下，又經讐人誣奏賊罪，

加杖一百，纔令起行，途中受了無數苦楚，杖瘡復潰爛不堪，竟致殞命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千秋忠骨瘞荒原，地下猶含不白冤。休怪盈廷多仗馬，由來亂世莫危言。

當時廷臣等還疑脫脫主使，其實內中尚有隱情，不得歸咎脫脫。欲知詳細，請閱下回。

元季賢相，莫若脫脫，著晉人於說說多譽辭，非輕祖說也。自古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，說脫隨父出戍，盡心侍奉，其孝可知。厥後擬劾奏太平等人，卒以老母一言，撤消奏牘，非夙具孝思者其能若是乎？或謂哈麻爲佞人之尤，而脫脫信之，汝中柏爲諛夫之尤，而脫脫信之。至若皇子愛獻識理達臘，爲奇氏所出，脫脫乃竭力保護，取悅寵妃，是而謂賢，孰非賢臣不知賢者。嘗無過觀過益足以知仁，說說之信哈麻，難汝中柏實爲老父被戍而起，父竊遠方，因而病歿，脫脫以爲終天之恨，而太平等適當其衝，太平有德於脫脫，脫脫固未之聞也。未聞太平之有德，反擬太平之不仁，於是哈麻之佞，汝中柏之讒，得以乘隙而入。雖曰比之匪人，然略述原心，尙堪共諒，若謂皇子爲寵妃所出，不應視若儲君，似矣。然欽察后無子，弘吉刺后有子而歿，當時順帝膝下，只有此兒，奉命教養，自應効忠，安能遽論嫡庶乎？故本回所敘，實以說說爲主，餘人皆賓也，借賓定主，而他事皆藉此銷納，尤見其天文無縫云。

## 第五十四回 治黃河石人開眼 聚紅巾羣盜揚鏢

却說太平歸田，韓嘉納貶死，沃時海壽削職爲民，這事從何而起？原來由脫忽思皇后泣訴帝前，致有此詔。脫忽思皇后，係明宗妃，卽順帝庶母，順帝嗣位，皆尊稱脫忽思爲皇后，海壽奏劾哈麻時，曾說他出入無忌，越分無禮，應上同。此語被脫忽思皇后聞知，相送由哈麻報聞，那裏禁受得起，况哈麻復被遷謫，更覺與之有嫌，雖欲自問，曾與哈麻相照否。當下入白順帝，只說海壽等挾嫌誣控，含血噴人，一面說着，一面流淚。婦人常態，順帝見他淒楚情狀，自然怒上加怒，遂頒發一道嚴厲的詔勅，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右丞相脫脫，仍執朝政，復經順帝親信，其弟也先帖木兒，亦得任御史大夫。兄弟同據要津，一班大小臣工，免不得又來迎合。適中統至元等鈔幣流通日久，致多偽鈔，脫脫欲另立鈔法，吏部尚書僕哲篤遂建言更造至正鈔，以鈔爲母，以錢爲子。是之謂巧于迎合。脫脫集臺省兩院諸臣，共議可否，衆皆唯唯如命。獨國子祭酒呂思誠道：「錢爲本，鈔爲輔，母子並行，奈何倒置？且人民皆喜藏錢，不喜藏鈔，今如歷代錢爲至正錢，及中統鈔，至元鈔，交鈔分爲五項，錢鈔相等，民尚喜錢惡鈔，如更增新鈔一種，鈔愈多，錢愈少，下必病民，上必病國。」僕哲篤道：「至元鈔多僞，所以改造。」思誠道：「至元鈔何嘗是僞？乃是奸人牟利仿造，以致僞鈔日多。公試思舊鈔流通有年，人已熟賭，向有僞鈔攙雜，若驟行新鈔，人未及識，僞且滋多，豈不可慮！」僕哲篤道：「錢鈔兼行，便無此弊。」思誠正色道：「錢鈔兼行，輕重不論，何者爲母？何者爲子？汝不明財政，徒然搖唇鼓舌，取媚大臣，如何使得？」議正詞難，爲元史中所傳見。僕哲篤被他駁斥，由羞成憤，道：「汝有何議？」思誠道：「我只知有三個大字。」僕哲篤復問何字，思誠却厲聲道：「行不得，行不得！」脫脫在座，見兩人爭論起來，便出爲解勸，但說是容後緩圖，思誠乃退。

脫脫弟也先帖木兒道：「呂祭酒的議論，也有是處；但在廟堂中厲聲疾色，未免失體。」脫脫也爲點頭。臺官瞧着脫脫情形，遂于會議散班後，草就一篇奏牋，於次日進呈，奏勸思誠狂妄，畢竟直道難行。有旨遷思誠爲湖廣行省左丞，未幾，卽造至正新鈔，頒行全國。鈔多錢少，物價騰踊，至逾十倍，所在郡縣，均以物質相交易，由是公私所積的鈔幣，一律壅滯，幣制大壞，國用益困。這今亦有此弊，恐對舊元覆轍。

會黃河屢決，延及濟南河間，大爲民害。脫脫復集羣臣會議，大衆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，獨工部郎中賈魯，方授職都水監，探察河道，留意要害。至是便議稱塞北疏南，使復故道，方可無虞。石官這賈魯所說的黃河故道，究在何處？小子欲詳敘巔末，很覺煩雜，只好臆舉大略，俾人人一覽了然。方不至辭煩義晦，取厭諸君呢。原來黃河發源崑崙崑崙山，曲折東流，入中國甘肅境，道出長城，由北趨東，由東折南，成一大曲，名爲河套，自是南下，行壺口龍門兩山谷。

中，爲山西陝西兩省的界綫，復東折入潼關，經砥柱山麓，直入河南省，始由高地陡落平原，地勢散漫，遷流無定。從古時大禹治河以後，河不爲患，約八百年，殷代已屢有河患，嗣後屢次橫決，忽北忽南，總計自殷周起，至元朝順帝年間，河流變遷，不可勝紀，惟大變遷共有五六次。大禹治水，就大陸以北，分爲九河，合於天津入海。大陸即今直隸省西北的寧晉治，至周定王五年，河徙，由蓮河達天津入海。新莽始建國三年，又徙，由徒駭達利津入海。宋仁宗慶曆八年，又徙，又由山蓮河達天津入海。金章宗明昌五年，又徙，分爲南北兩派，北派合濟水入海，南派合淮水入海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，又徙，兩派河流，總合淮水入海，就是今江蘇省內的淤黃河。以上所述各字，俱就著元書時立說，蓋至清季咸豐五年，河道又計入山東，合大清河入海，咸豐以前之河流出海，實在江蘇省東北舊淮安府境內，至今陳述猶謂爲淤黃河。世祖後，

河又屢決，累歲禁防，終乏成效。順帝至元元年，河決開封，至正四年，河決曹州，未幾又決汴梁，五年又決濟陰，乃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，豈意治河。賈魯所說的塞北疏兩，使復故道，就是要河流仍合淮水，照前出海的意思。元元本本，雖見治聞，但欲依議而行，必須大興工役，方可成事。脫脫令賈魯估算需用兵民二十萬人，到也未免吃驚。遂遣工部尚書成遵，與大司農禿魯，先行視河，核實以聞。成遵等自京出發，南下山東，西入河南，沿途履勘，悉心規畫，所有地勢的高下，與水量的淺深，統已測量明白，繪就略圖，附加臆說，於是相借還都，徑入相府，來見脫脫。脫脫立即延入，問明河道情形。成遵開口，便說河流故道，斷不可復，賈魯計議，斷不可行。脫脫問是何故。成遵即將圖說呈上，由脫脫閱了一周，置諸案上。大約是莫明其妙。淡淡的答道：「汝等沿途辛苦，且休息一天，明日至中書省中核議便了。」兩人辭去，翌晨，即赴省署中候着，不一時，脫脫到來，賈魯亦隨入，餘如臺省兩院各官，亦先後會集。當下開議，成遵與賈魯兩人，意見互歧，彼此各主一說，免不得爭論起來。各官吏等未曾親歷，兼以平日在都，也不暇留意河防，只好眼睜睜的看他辯論。一班行戶走肉的人物，樂得揶揄戲語。自辰至午，兩人爭議未決，方由各官勸解，散坐就膳。膳畢，復行駁議，仍是雙方扞格。脫脫乃語成遵道：「賈友懷的計畫，實爲一勞永逸起見，公何固執若？」成遵道：



「河流故道，可復不可復，尚不暇辯；據國計民生上立論，府庫日虛，司農仰屋，若再興大工，尤恐支絀！」是顯及國計。且如山東一帶，連歲歉收，百姓困苦已極，倘調集二十萬衆，騷擾民間，是顯及民生。將來禍變紛乘，比河患還怕加重哩！」脫脫變色道：「汝謂百姓將反麼？」成遵道：「恐防難免！」中語不謬，恰也無強。各官見成遵執性，竟與丞相鬪起嘴來，未免不雅，遂將成遵勸開，令他歸去。秀春何在如何，不一言。脫脫餘怒未息，復語衆官道：「主上視民如傷，做大臣的應爲主分憂，明知河流湍急，最不易治，但或遷延過去，他時爲禍尤大，譬如人有疾病，遷延不治，終致斃命，黃河爲中國大病，我欲將他治愈，偏有人硬來攔阻，奈何！」衆官聞言，齊聲答道：「傅相首秉國鈞，這事但憑鈞裁，何庸他顧！」脫脫又道：「好在今日得了賈友恆，使他治河，必能奏功！」原來友恆係賈魯別字，脫脫契重賈魯，所以稱字不稱名。補筆不瀟。衆官又齊聲贊成。樂得逢迎。賈魯獨上前固辭，脫脫道：「此事非汝不辦，明日入奏便了！」言已，命駕而去，衆官陸續散歸。

次日入朝，成遵亦到，有幾個參政大員，與遵爲友，密語遵道：「丞相已決計修河，且已有人負責，公此後幸毋多言。」成遵道：「腕可斷，議不可易！」硬頭子。既而隨班入朝，及順帝升殿，脫脫即奏言賈魯才可大用，令他治河，必能勝任。順帝大悅，便宣召賈魯。魯奏對稱旨，當命他退朝候勅。成遵不使出奏，只好一同退班。越宿有詔頒發，罷成遵官，出爲河間鹽運使，特授賈魯爲工部尚書，充總治河防使，進秩二品，賞給銀章，發大河南北兵民十七萬，令歸節制，便宜興繕。原來脫脫退朝後，又將賈魯計畫詳奏一本，并有成遵懼怯無能，大非魯比等語，所以有此詔旨。

成遵奉詔，交卸原職，出都就任，自不消說。惟賈魯受職治河，到也竭誠行事，不敢少懈。當日出都就道，到了山東，一面徵集工役，一面巡視堤防，某處派萬人繕修，某處派萬人增築，統是主張障塞，不使泛溢。是塞北河。自山東馳入河南，由黃陵岡起，南達白茅，直抵黃固哈只等口，見有淤塞地方，濬之使通，遇有曲折地方，導之使直，隨地派工，鐵錘兼施。又自黃陵岡西至楊青村，在北加防，在南施鑿，通計修治地段，共二百八十里，有奇。這位敏達幹練的賈

尚書，鎮日裏往來跋涉，僕僕道旁，入夜又估工考績，閱簿稽財，真是耐勞任怨，不憚勤勞。元廷雖派了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，與知樞密院事黑斯，率兵彈壓，作爲賈尚書幫手，怎奈若輩只袖手旁觀，不能爲力，所以一切興繕，全要賈尚書主持。賈尚書亦是平允之論。至正十一年四月興工，七月疏鑿告竣，八月決水故河，九月舟楫通行。十一月諸壩隄亦成，河復故道，南匯淮水，東流入海。賈魯以河平入告，順帝歡慰異常，即遣使報祭河伯，并召魯還都。魯至京入朝，由順帝溫言慰諭，面授魯爲集賢大學士，并因脫脫薦賢有功，賜號答剌罕，令他世襲。他如從魯治河各官，俱特旨遷賚。復勅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，製河平碑，旌揚脫脫丞相及賈尚書魯功績。真是一夫創議，萬夫臚職。

脫脫方私下告慰，不意河流方順，兵變迭興，有元一百數十年江山，一百數十年，猶自太祖開闢而言。竟從此土崩瓦解，化作烏有子虛。說也奇怪，那元代滅亡的應兆，偏似從賈魯治河開鑿起來。語有分寸。先是至正十年，河南北已有童謠道：「石人一隻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。」當時有人聞着，大都不解所謂，及賈魯治河，督工開鑿黃陵岡，果從地下掘起一個石人，眼睛只有一隻，作啓視狀，役夫相率驚訝，報知賈魯，魯出聽石人也覺暗稱神奇。只面上恰毫不動容，命役夫用鋤擊碎，搬開了案。嗣後功成返京，全未提及，偏偏汝穎亂起，應着童謠。小子欲歷敘亂事，因頭緒紛煩，只好編列一表，說明如左。

(一) 穎州人劉福通，奉韓山童子林兒爲主，倡亂穎州。

韓山童係欒城人，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，誘徒永平，傳至山童，詭言天下大亂，彌勒佛出世，河南及江淮間愚民，信爲真言。穎州人劉福通，與其黨杜遵道、羅文素、盛文郁、王顯忠、韓咬兒等，復詭稱山童係宋徽宗後裔，當爲中國主，乃集衆設誓，起亂京畿，地方官即飭兵搜捕，擒住山童、福通、挾山童妻楊氏，及其子林兒，遁入河南，號召黨羽，至數萬人，均以紅巾爲號，稱爲紅巾賊，橫行河南。

(二) 蕭縣人李二，倡亂徐州。

李二亦一無賴子，昏燒香聚衆，聯結黨人趙均用、彭早住等，攻陷徐州，作爲盤踞地。李二綽號芝麻李。

(三)羅田人徐壽輝，倡亂蘄水。徐壽輝係一商人，素販布，有僧瑩玉，好言妖異，見壽輝以狀貌魁奇，稱爲貴相，遂與黨人鄒普勝、倪文俊等奉壽輝爲主，攻陷蘄水及黃州路，亦以紅巾爲號，時人也稱爲紅軍。

這三路寇亂，騷擾河南及江淮間，元史上稱爲汝穎妖寇。還有先時發難的方國珍，後時響應的郭子興、張士誠，到也鼎鼎有名，小子也應把他來歷，略述於下。

(一)台州人方國珍作亂，在至正八年十一月間。

方國珍素販鹽，浮海爲業。時有蔡亂頭爲海盜，經有司緝捕，或告國珍亦嘗通寇，國珍懼，遂航海爲亂，劫掠漕運，執江浙參政朵兒只班，脅使奏聞元廷，赦罪授官。詔授國珍爲定海尉，國珍嫌官卑祿微，不肯受命，尋進攻溫州，猖獗日甚。

(二)定遠人郭子興作亂，在至正十二年二月間。

郭子興少有俠氣，喜與壯士結交，及見汝穎兵起，亦與其黨孫德崖等，舉兵作亂，自稱元帥，攻陷濠州。

(三)泰州人張士誠作亂，在至正十三年三月間。

張士誠與弟士德、士信等，皆以換舟運鹽爲業，富家多視爲賤役，動加侮辱，弓手邱義，窘辱尤甚。士誠大怒，率壯士十八人，殺邱義及諸富家，遂招集鹽丁，佔據泰州，嗣復陷高郵，戕知府李齊，自稱誠王。

寇氛擾豫，戰鼓擊擊，警報似雪片般，飛達元廷，順帝大驚，連忙調發兵馬，分道出征。正是：勝敗揭竿秦社覆，寶楊起釁附廷亡。

畢竟勝敗如何，容俟下回再表。

塞亡於漁陽之戎，唐亡於桂林之卒，元亡於閩河之役，論者多歸咎賈魯及脫脫，其實未然。元之亂，由上下宴逸所致，蓋不繫于河之開不開。且治河所以保民，賈魯塞北疏南之議，亦非全無識見。惟當時山東一帶，運穀饑饉，何弗以工代賑，爲一舉兩得之計，而乃徒發兵役，多至十七萬人，未蘇民困，轉耗民食，此不得爲無咎，而治河之得失無與焉。石人開眼，實諱本屬無稽，賈魯鑿河適與董謫相應，安知非草澤之徒，隱爲埋藏藉此以圖煽惑耶？本回敘治河事，詞不厭詳，而下語多有分寸，至於羣盜之起，僅列表以明之，蓋前應化簡爲繁，後應刪繁就簡，作者之著意在此，閱者之醒目亦在此，毋視爲尋常鋪敘也。

## 第五十五回 失軍心河上棄師 逐盜魁徐州告捷

却說順帝迭聞警報，很是焦灼，忙與首相脫脫商議。脫脫道：「中州爲全國腹心，今紅巾賊起，適在中州，中州即河南。實是腹心大患。臣擬先發大兵，勦紅巾賊，肅清腹地，然後依次進兵，討平餘寇。」順帝道：「各處亦統來告急，奈何？」脫脫道：「各地非無守將，請陛下分道頒詔，令他就近赴援，勦撫兼施，一俟中州平定，餘寇自然瓦解。這是目前最重要的計策。」順帝道：「何人可遣？」脫脫道：「臣受恩深重，督師平寇，報答皇恩。」順帝道：「卿係朕股肱耳目，不可一日相離，朕聞卿弟亦有才名，何妨遣他討賊？」脫脫道：「臣弟可去，但必須添一臂助。」順帝道：「衛王寬徹哥何如？」脫脫道：「宸衷明鑒，諒必得人。」脫脫讓先勦河南，計非不是，惟乃弟素不知兵，如何說是可去。

計議已定，便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，與衛王寬徹哥，率諸衛兵十餘萬，出討河南妖寇，一面頒詔各路就近勦撫也先帖木兒奉命，即日會同衛王調兵出都。

他本是個矜才使氣的人物，握着了這麼大權，益發趾高氣揚，目無全虜。及對下文，到了上蔡，城已爲寇黨韓咬兒所據，當即在城下紮營，安排攻具，晝夜圍城。韓咬兒登陣守禦，見元兵四面攢聚，好似蜂蟻一般，頓吃了一大驚。

怎奈事已到此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帶領黨羽，勉強守着。元兵圍了好幾日，尚是不能攻入，也先帖木兒大怒，嚴申軍令，限日破城，逾限立斬。將士聞命，相率驚惶，幸上蔡城池卑狹，寇黨不過數千人，城外又無餘寇接應，但教合力進攻，不難得手。當下將士効命，互約進行，四面布着雲梯，冒死登城。韓咬兒顧此失彼，領被元兵殺入，劈開城門，招納大兵，與韓咬兒巷戰起來，兩下廝殺多時，把寇黨大半屠戮，剩了韓咬兒孤身，還有甚麼伎倆，自然被元兵擒住。

也先帖木兒大喜，便遣使報捷，并將韓咬兒囚解至京，順帝誅了韓咬兒，傳旨獎賞，頒給鈔幣數千錠。也先帖木兒得此快事，越加驕倨，小小一個孤城，且圍攻了多日，方得傳捷，如何便驕倨起來？不但虐待軍士，就是同行的衛王，也看他

與傀儡相似，不屑協議，所有一切軍政，統是獨斷獨行。衛王以下，無人敬服，不過因受了主命，一時不便解散，沒奈何隨他前進。

劉福通聞咬兒被擒，忙分派死黨，嚴守所得要害，阻住元兵。也先帖木兒麾下，雖有十多萬人，大都觀望不前，任你也先帖木兒如何嚴厲，總是不肯出力，或且潛行逃避，因此也先帖木兒無感可造，只好逗留中道，待賊自斃。偏偏殺運方開，寇黨愈熾，劉福通猶獄如故，固不必說，他如芝麻李等，亦相率橫行，最利害的莫如徐壽輝。壽輝據蕪水後，居然自稱皇帝，僭號天完國，改元治平，以鄒普勝爲太師，出兵江西，攻陷饒州信州，另派部將丁普郎等，溯江而上。連陷漢陽興國武昌等處，威順王寬徹普化，及湖廣平章政事和尚，棄城遁去。轉陷沔陽，推官俞述祖被擒，怒罵壽輝，被他磔死。復陷安陸府，知府丑驢陣亡。壽輝又派別將歐祥等寇九江，沿江各兵，聞風宵遁。江州總管李輔傳檄兵民，募集丁壯，與寇衆血戰數仗，水陸獲勝，嗣因附近城堡，多被陷落，寇衆四集城下，晝夜環攻，平章禿堅不花，又趨城潛走，中外援拒，勢難再守，李輔猶力捍數日，至寇入東門，尚揮劍斫數十人，與從子秉昭一同殉難。不沒忠臣。

江州既陷，袁州瑞州等，接連失守，元廷連日聞警，免不得又開廷議。當由脫脫等議定各路進兵，責成統帥，以

覘後效。其時授詔討賊的官員，約有數處：

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，率兵徇荆襄。

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真班，率兵守江東西關隘。

知樞密院事

也先帖木兒與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討南陽襄陽賊。刑部尚書阿魯討海寧賊。江西右丞相火你赤與參知政事朵剌討江西賊。江西右丞兀忽失等討饒信等處賊。

分派既定，宮廷少安。嗣聞方國珍兄弟忽降，忽叛，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秦不華戰歿，秦不華見第五十回。乃復飭

江浙左丞左答納失里往討國珍。

原來國珍入海，攻掠沿海州郡，官軍多不戰自潰。元廷遣大司農達什帖木兒等南下黃巖，招之使降。國珍居然受命，挈二弟登岸，羅拜道旁。達什帖木兒喜甚，遽授以官。國珍兄弟歡躍而去。獨浙東宣慰使秦不華料其狡詐，夜訪達什帖木兒，擬命壯士襲殺國珍。達什帖木兒不從，且斥秦不華違詔喜功，計遂不行。及達什帖木兒還，都國珍果復率黨羽入海，剽掠。秦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，被國珍羈住，另遣賊黨陳仲達報聞。如約願降。秦不華乃率部下數十人，偕仲達乘舟，張受降旗，乘潮而前。舟觸沙不能行，猛見國珍鼓棹前來，急呼仲達與仲前議。仲達曰：「動氣索秦不華，知有異謀。」手刃仲達，即前博國珍船，射死賊日五人。國珍船中盡藏伏兵，至是齊起，躍登秦不華舟，秦不華奮刀亂揮，復斃賊數人。賊攢槳競刺，中秦不華頸，鮮血直噴，猶直立不仆，卒被賊投屍海中。餘衆皆戰死。事聞于朝，追封魏國公，諡忠介。命左丞左答納失里剋日進討，不得違慢。左答納失里也奉命去訖。此段爲說明文，亦爲鋪敘文，何欲明秦不華之忠，方國珍之狡，所以插入。

元廷又頒下詔旨，令各路統帥，便宜行事。滿望他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不意第一路注意人馬，竟無端潰散。自沙河退駐朱仙鎮，幾不成軍。右官欲問這統帥姓氏，就是脫脫丞相的母弟，叫作也先帖木兒。加入脫脫丞相母弟六字，句中有利。他自上蔡得勝後，進至沙河，駐紮了兩三月，未曾對仗，忽軍中自起訛言，說稱劉福通糾合衆寇前來劫營，

累得也先帖木兒，日夕防備，連寢食都是不安。忙亂了好幾日，並不見有一寇到來，頓時懊惱得很，把所有軍官，斥辱一番，并令此後不得妄言，違令者斬。不把軍官立斬，還言仁慈，但也虧有此着，纔得逃命。一班軍官，本已心懷怨望，又被他嚴加訓斥，索性一闕而散，晝夜逃去也。先帖木兒並未預聞，到了日上三竿，升帳檢閱，只有親兵數百名，兀自守着。其餘不知去向，慌忙去請衛王衛王也騎馬走了。那時也先帖木兒倉皇失措，也只好上馬急奔，行了三十六策中的第一策，奔至朱仙鎮，方遇衛王寬徹哥帶着一半散卒。在鎮紮營，他尚莫明其妙，及與衛王相見，欲問底細，衛王又模模糊糊的說了數語，沒奈何上書奏聞。嗣得詔勅，遣中書平章政事蠻子一作蠻漢代爲統帥，召他還京。他即將兵符繳與衛王，即日北歸。

既到京師，仍受命爲御史大夫。西臺御史范文，抱着一腔忠憤，聯絡劉希曾等十二人，上書奏勅，說他喪師辱國，罪無可原。中臺御史周伯琦，反勸范文等越俎上言，沽名釣譽。兩篇奏章，先後進呈。順帝竟從伯琦言，斥責范文等十二人，統降爲各郡判官。又加罪西臺御史大夫宋爾爾直班，說他授意屬僚，好爲傾軋，外徙爲湖廣平章政事。是實價。宋爾爾直班素感風疾，及出都門，老病復發，行至黃州，又奉詔令他司餉，各路統帥，日來聚晤，總是迎合當道，卒至憂憤填胸，嘔血而死。脫脫不能得其咎。

益廷人士，從此噤不敢言。惟脫脫雖多蒙蔽，心終憂國，默念各路已有重兵，只徐州被李二佔據，尙未克復，決意自請出征，規復徐州。遂入朝面請，奉旨特許，命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，分省於外，總制各路軍馬，爵賞誅殺，悉聽便宜行事。并命知樞密院事咬咬，中書平章政事搠思監，也可扎魯忽赤。此六字係元代官名。搠思監坊間小說有本福壽，想係和壽以上誤添一赤字，遂致以此傳訛。從脫脫出師，脫脫臨行時，復奏請哈麻兄弟，可以召用。恩澤大明，反致自誤。順帝自然准奏，立召哈麻爲中書右丞，雪雪爲同知樞密院事。兩人星夜進京，來送脫脫，脫脫以國事相託，教他盡職效忠。着哈麻了人，兩人唯唯聽命。脫脫便整兵出都，渡河而南，直抵徐州，于西門外安營。

李二本是劇盜，聞丞相脫脫親自到來，便號召羣盜，一齊殺出，衝突過去，虧得脫脫軍律嚴明，一些兒不見慌忙，各自攜械抵禦。正交戰間，但聽李二陣內，梆聲一響，飛箭便應聲射來。元兵前隊未曾預防，被射死了數十名。脫脫恐中軍驚退，忙策馬向前，領兵殺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脫脫所乘的馬首已中着一箭，箭鏃甚長，飾以鐵翎，這馬負着痛楚，幾乎支持不住。衛士忙來扶住脫脫，脫脫吐開衛士下馬，易騎，仍舊麾旗前進。麾下見主帥拚命，那個還敢退後，一陣衝殺，竟將李二部衆，逼回城中。李二忙令閉城，方闔半扉，元兵已如潮湧入，勢不可當。幸徐州尚有內城，外郭雖破，內城尚可自保。李二急呼衆奔入，閉門固守。

脫脫乘勝攻城，城上矢石如雨，眼見得一時難下，方命各軍休養一宵，越日復督軍圍攻，喊聲如雷，震動天地。那李二恰也利害，把平日積貯的守具，盡行取出，對付元兵。一連數日，相持未下，脫脫以李二負隅持久，非計，遂令軍士撤退西南，專攻東北，日間命他猛擊，夜間更迭退休。城內的趙均用、彭早住二人，見元兵如此舉動，遂向李二獻計道：「元兵遠來，攻戰數日，必致疲乏，所以銳氣漸衰，撤圍自固。我等可乘夜出兵，掩殺過去，必可獲勝。」李二道：「今夜已來不及了，明天夜半，我率衆出兩門，你兩人率衆出西門，左右夾攻，尤爲妙計。」趙彭二人鼓掌稱善。許國妙矣，卒城內無人何。

到了次日，城上下攻守如舊，二更時候，李二與趙彭二人，分頭出城，竟來掩襲元營。營外有元兵站着，見李二等併力殺來，一聲吶喊，紛紛四走。李二等便搗入營中，來擒脫脫，誰知營內只有燈燭，並無人馬。至此纔知中計，忙令退兵，忽聽炮聲四響，元兵盡行殺到，把李二等困在城內。李二此時，也顧不及趙彭二人，只好拚命殺出，奔回南門，舉頭一望，叫苦不迭。看官，你道何故？原來城樓上面，萬炬齊明，火光中現出一位紫袍金帶，八面威風的元丞相，突如其來，令人叫絕。驚得這個芝麻李，魂飛天外，回馬急逃。元兵又復追至，殺得李二手下七零八落。李二已無心戀戰，只管奪路奔走。元軍尚欲追趕，但聞城內已經鳴金，遂相率勒馬，由他自去。此時彭趙二盜，料無可歸，早殺開血



路，逃出外城，向濠州去訖。至李二出外城，二人已去得很遠。李二垂頭喪氣，徑投沔陽，後來不知下落，想是窮途致死了。芝蔴油成了瀟灑，所以無從稽考。

天已大明，各元將入城獻功，斬首約數千級，并獲得黃纛旗鼓等。由脫脫、齊檢

閱，錄功行賞有差。脫脫復下令屠城，福壽上前諫阻道：「劇盜如李二等，傅相尚不欲窮追，百姓何辜，偏令屠戮？」

脫脫道：「汝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圍城數日，但見盜賊人民，齊心守禦，料是不易攻入，所以我撤圍西南，故意示

懈，令他前來掩襲。我先授諸將密計，四處埋伏，截住他的歸路，以便我乘隙入城。我入城時，百姓還來抗拒，被我殺

退，嗣見李二等出走，尚有百姓隨着，我恐城中再擾，所以鳴金收軍。看來此等頑民，不便再留，一律屠戮，纔無後虞。

一攻城之計，從脫脫口中白紙，又開一種述文法。福壽不便再言，當由衆將奉令，把城中老少男女，盡行殺訖。然後上書告捷。

脫脫之罪，莫如此舉。

順帝聞報，立遣平章政事普化等，頒賞至軍，且加封脫脫爲太師，召使還朝，并改徐州爲武安州，立碑表功。脫

脫班師北歸，出順帝遣使郊迎，入見後，賞給上尊珠衣白玉寶鞍，一面賜宴私第，命皇太子親去陪宴，這正是異數

寵榮，一時無兩。盛極必衰。

脫脫因東南盜起，漕運爲難，復請於京畿立分司農司，自領大司農事，令右丞悟良哈台，左丞烏克孫良楨，兼

大司農卿，作爲襄辦。西至西山，東至濰民鎮，南至保定河間，北至檀州，均導引水利，立法耕種，不到一年，居然不

麥芄芄，收入京倉，可充食俸。順帝以幸輔得人，一切國政，委他處理，自己恰日居宮中，恣情酒色，於是貢諛獻媚的

哈麻，又在宮中日夕伺候，想出了一條極樂的法兒，導帝肆淫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得人興國失人亡，況復宮廷已色荒。莫謂誤君由嬖倖，君昏何自望臣良？

欲知哈麻所獻何術，容待下回表明。

本回敘寫戰事，獨於脫脫兄弟之出征，演述較詳，其他隨筆敘過，概行從簡，非詳於此而略於彼也；文法有賓主，上文已備

言之。若不問主賓，依事類敘，徒使閱者眩目，毫無興味，何足觀乎？且不特法分賓主已也，又有賓中主主中賓之法，如本回前半，敘也先帖木兒事，主中賓也，而脫說實爲賓中主，後半敘說事，似爲主文，然亦一主中賓，所足稱賓中主者實爲順帝。由是類推，則雖爲夾敘之文，亦有主賓之分，與主中賓賓中主之分，在閱者默揣而得耳。若論脫說兄弟之戰略，則乃弟遜不及乃兄，文已敘明，毋庸贅言。惟者書人頗重說脫說，故雖不掩脫說之短，而獨喜述說脫之長，意者其亦善善從長之意乎？然元代賢相，絕無僅有，如脫說者，固不容盡沒其功也。

##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術天子宣淫 嬖侍擅權丞相受禍

却說哈麻兄弟，得脫脫薦引，復召回重用，適順帝厭心國事，尋樂解憂，哈麻遂引進一個番僧，日侍左右，這番僧無他技能，只有一種演撲兒法，獨得祕傳。什麼叫做演撲兒？譯作華文，乃是大喜樂的意義。大喜樂三字，尙是含糊，小子從元史上考查，實是一種運氣的法術。順帝正考究此道，得了番僧，如獲聖師，當即授職司徒，令他在宮講授，悉心練習，到了實地試行的時候，果然比前不同，就是六宮三院的妃嬪，也暗中歡慰。

哈麻有一妹婿，名叫秃魯帖木兒，曾爲集賢院學士，出入宮禁，甚得帝寵，至是亦密奏順帝道：「陛下雖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其實不過一保存現世罷了。臣聞黃帝以御女成仙，彭祖以採陰致壽，陛下若熟習此術，溫柔鄉裏樂趣無窮，并且上可飛昇，下足永年。」順帝不待說畢，便道：「你難道不聞演撲兒麼？朕已粗得此訣了。」秃魯帖木兒道：「尙有一雙修法，比演撲兒尤妙，演撲兒僅屬男子，雙修法并及婦女，陛下試想房中行樂，陽盛陰不應，上行下不交，還是沒甚趣味。」雙修法得此解釋，足補元史音註之闕。順帝喜道：「卿善此術否？」前稱汝，後即稱卿，其意可知。秃魯帖木兒道：「臣且不能，現有西僧伽璘真，一作結琳沁，頗善此術。」耶魯俱能聽賢，好算是順帝功臣。順帝道：「卿速爲朕宣召，朕當拜他爲師。」可謂屈尊盡禮。

秃魯帖木兒奉旨，立召伽璘真入宮。順帝接見畢，敬禮有加，便命他傳授秘訣。伽璘真道：「這須能鳳交修，方期完美。」順帝道：「朕的正后，素性迂拘，不便學習，忽都皇后，史稱其賢，所以借朕帝口中代爲解免。其他后妃，或可勉學，但一時也恐爲難呢。」伽璘真道：「普天下的子女，何一非陛下下的臣妾，陛下何必拘定后妃，但教採選良家女子，入宮演習，自多多益善了。」順帝大喜，便面授爲大元國師。一面親受秘傳，一面命秃魯帖木兒督率宦官，廣選美女入宮，演習種種祕術。

伽璘真一團和氣，藹然可親，入宮數日，宮娥彩女們，無不歡迎。是謂無量歡喜佛。就是前次入宮的西番僧，也與他往來莫逆，聯爲知交。順帝各賜他宮女三四人，令供服役，稱作供養。二僧日授祕密法，夜參歡喜禪，無拘無束，逍遙自在。他又想出一法，令宮女學爲天魔舞。每舞必集宮女十六人，列成一隊，各宮女垂髮結辮，首戴象牙佛冠，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裙，雲肩鶴袖，錦帶鳳鞋，手中各執樂器，帶舞帶敲，逸韻悠揚，彷彿月宮雅奏，霓裳盪漾，渾疑天女散花。臨舞時先宣佛號，已舞後再唱曼歌，樂得順帝心花怒開，趁着興酣的時候，就隨抱宮女數人，入祕密室，爲雲爲雨，親試演撲兒法及雙修法。佛法無邊，樂何知之。兩僧也樂得隨緣，左擁右抱，肉身說法，還有一個親王八郎，是順帝兄弟行，乘這機會，也來竊玉偷香。又由秃魯帖木兒，聯結少年官僚八九人，入宮伺候，分警禁衛。秃魯帖木兒也樂偷香，不怕哈喇妹子喫醋麼。順帝賜他美號，叫作「倚納」。倚納共有十人，連八郎在內，得入祕密室。祕密室的別名，叫作「色濟克烏格」。一作昔即兀該。色濟克烏格五字，依華文譯解，係事事無礙的意思。後來愈加放恣，不論君臣上下，統在一處宣淫，甚至男女裸體，公然相對，監話淫聲，時達戶外。兩僧又私引徒侶，出入禁中，除正宮皇后外，統是一塌糊塗，不明不白。佛釋所謂「皆大歡喜」者，意在斯乎。

順帝復勅造清寧殿，及前山子月宮諸殿宇，令宦官留守也。速迭兒及都少水監陳阿木哥等監工。日夕趕造，窮極奢華。工竣後，遂于內苑增設龍舟，自製樣式，首尾長一百二十尺，廣二十尺，上有五殿，能身併殿宇俱五采金

裝，用水手二十四人，皆衣金紫，自後宮至前宮，山下海子內，往來遊戲。舟一移棹，龍首及口眼爪尾，無不活動。栩栩如生。又製宮漏高六七尺，闊三四尺，造木爲圓，藏壺其中，運水上，下，廣上設西方三聖殿，殿腰設玉女，捧腰刻壽，時至輒浮水上，左右列二金甲神，一懸鐘，一懸鈺，夜間由神人司更，自能按更而擊，不爽毫釐。鳴鐘鈺時，左獅右鳳，自能翔舞。廣東西又有日月宮，設飛仙六人，序立宮前，遇子午時，又自能耦進，度仙橋，達三聖殿，逾時復退，立如前，真是窮工極巧，異想天開。日今西人雖巧，尙不能有此奇觀，不知廟當從何處學來？西僧所教如演攝咒法及雙修法中亦有此說傳耶？皇子愛獄，誣罪遠贖，日漸長成，見宮中如此荒淫，恨不將這班妖僧淫賊，立加誅逐，可奈權未到手，力不從心，鎮日間志志不定，乃潛出東宮，往訪太師脫脫。適脫脫自保定還京，得與皇子相見，敘過寒暄，卽由皇子談及宮闈近况，脫脫嘆息道：「某爲屯田足食起見，往來督察，已無暇晷，近且寇氛不靖，汝穎江淮，日見糜爛，每日調遣將士，分守各處，尙且警報頻來，日夜焦煩，五中如焚，所以併宮禁事，無心過問了。」皇子道：「現在亂事如何？」脫脫道：「劉福通出沒汝穎，徐壽輝擾亂江淮，方國珍剽掠溫台，張士誠盤踞高郵，劇盜如毛，勦撫兩難。近聞池州太平諸郡，又被賊黨趙普勝等陷沒，江西平章星吉與戰湖口，兵敗身死。」趙普勝作亂星吉殉節事從脫脫敘出，亦爲奇文計耳。某正擬上奏，再出督師，如何宮禁中鬧得這般情形，難道哈麻等日侍皇上，竟不去規諫麼？」皇子道：「太師休提起哈麻，他便是一禍魁亂首哩。」脫脫大爲驚異，復由皇子申述浮亂原因。脫脫道：「哈麻如此爲惡，不特負皇上，并且負某，某當卽日進諫，格正君心。」皇子道：「全仗太師。」脫脫道：「食君祿，盡君事，這是人臣本分呢。」脫脫著者元史，博有此心。皇子申謝而別。脫脫還未免懷疑，再去私問汝中柏。汝中柏極陳哈麻不法，惱動了脫脫。太師立卽命駕入朝，原來汝中柏得脫脫信用，由左司郎中入爲中書省參議。卷五十三回他仗着脫脫權力，遇事專斷，平章以下，莫敢與抗，獨哈麻不爲之下，屢與齟齬。一恃相權，一恃主寵，安能隱和。汝中柏銜恨已久，遂乘機發洩，極力指斥哈麻，這且不必絮述。

且說脫脫盛氣入朝，至殿門下輿，大着步趨入內廷，不料被司閤的宦官出來阻住。脫脫怒叱道：「我有要事

奏聞皇上，你爲何阻我進去？」宦官道：「萬歲有旨，不准外人擅入！」脫脫道：「我非外人，不妨入內。」宦官再欲有言，被脫脫扯開一旁，竟自闖入。這時候的元順帝正在秘密室演法，忽由禿帖木兒報道：「不好了！丞相脫脫來了！」順帝喘着道：「用一喘字妙。」我句我無暇見他，司關句司關何在如何令他擅入！」順帝行淫，禿帖木兒得以入報，是回應事無礙語。

禿帖木兒道：「他是當朝首相，威儀薰天，何人敢來攔阻？」只此三語，脫脫已是死了。順帝道：「罷了罷了！我便出來，你速去阻住，教他在外候着！」禿帖木兒出去，順帝方收了雲雨，着了冠裳，慢騰騰的出來。只見脫脫怒目立着，所有禿帖木兒以下，俱垂頭喪氣，想已受脫脫訓責，所以致此。當下出問脫脫道：「丞相何事到此？」脫脫聽着，便收了怒容，上前叩謁。順帝命他立談，脫脫起身，謝過了恩，遂啓奏道：「乞陛下傳旨，革哈麻職，逐西番僧及禿帖木兒等，以杜淫亂。」順帝道：「哈麻等有何罪名？」脫脫道：「古時所說的暴君，莫如桀紂，桀寵妹喜，禍由趙梁，紂寵妲己，禍由費仲，今哈麻等導主爲非，也與趙梁費仲相類，若陛下還要信任，不加誅逐，恐後世將比陛下爲桀紂哩。」順帝道：「哈麻係卿所舉薦，如何今日反來糾劾？」此語頗問得利害。脫脫道：「臣一時不明，誤薦匪人，乞陛下一律加罪。」順帝道：「這却不必，朕思人生幾何，不妨及時行樂，況軍國重事，有卿主持，朕可無虞，卿且讓朕一樂罷！」脫脫道：「變異迭興，妖寇日熾，陛下宜任賢去邪，崇德遠色，方可撥亂致治，易危爲安，否則爲禍不遠了！」順帝道：「丞相且退，容朕細思。」脫脫乃趨出內廷，守候數日，並不見有甚麼詔旨。只各省警報，復陸續到來。先是張士誠據高郵，脫脫命平章故事福壽發兵招討，嗣得福壽稟報，士誠負固不服，且轉寇揚州，殺敗達什帖木兒軍。於是脫脫上疏自請出兵，并再勅宮中嬖倖，冀清君側。順帝只左講哈麻爲宣政使，餘人不問。一面下詔命脫脫總制各路軍馬，刻日南征。脫脫奉命卽行，途次會齊各路來兵，次第南下。這番出師，比前番還要煥赫，所有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，一律隨行，稟受節制。還有西域西番，亦發兵來助，旌旗蔽天，金鼓震野，數百里捲雲掃霧，十萬衆掣電追風，真個是無威不揚，無武不耀。全爲下文反射。脫脫到了濟寧，遣官詣闕里。

祀孔子，過鄒縣，又祀孟子。及達高郵，張士誠已遣兵抵禦，兩下不及答話，便即開仗。脫脫的兵將，彷彿如虎豹出山，蛟龍攪海，任你百戰耐勞的強寇，也是抵擋不住，戰了數合，士誠兵已是敗退。脫脫率軍進逼，直抵城下。士誠復自行出戰，奮鬪半日，也不能支持，退守城中。脫脫一面攻城，一面分兵西出，規復六合，絕他援應。士誠恐城孤援絕，如入阱中，千方百計的謀解重圍，或率銳出鬪，或總師夜襲，都被脫脫應兵殺退，急得士誠驚惶萬狀，無法可施。

脫脫正擬策勵將士，指日破城，忽聞京中頒下詔勅，命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，中書平章政事月闡察，兒知樞密院事雪雪，代統脫脫所部兵。脫脫正在驚異，帳外守卒，又報宣詔使到來，軍中參議龔伯途，料知此詔必加罪脫脫，忙向脫脫密稟道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丞相只管一意進討，休要閱讀詔書。若詔書一開，大事去了！」脫脫道：「天子有詔，我若不從，便是抗命；我只知有君臣大義，生死利害，在所不計。」言畢，遂延入宣詔使，跪聽詔命。與宋時之黃忠武大致相同。詔中略稱丞相脫脫，勞師費財，不勝重任，着即削去官爵，安置淮安。將吏聞詔皆驚，獨脫脫面不改色，且頓首道：「臣本至愚，荷天子寵靈，委臣軍國重事，早夜兢兢，懼弗能勝，今得釋此重負，皇恩所及，也算深重了！」言畢而起，遂歸宣詔使。

當下召集將士，令各率所部，聽候任統帥節制。又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，作為分賜。各將士一律垂淚，客省副使哈剌答，奮身躍起道：「丞相此行，我輩必死他人手中，今日寧死相公前，藉報如遇。」言至此，即拔劍在手，向頸上一橫。脫脫忙出座攔阻，已是不及，只見頸血四濺，倒仆地上。脫脫撫尸大慟，衆將亦不勝悲感，哭聲如雷。讀至此我亦淚下。

嗣命將屍首安葬，并把軍符封固，遣送太不花，自率數十騎徑赴淮安。這次聞母弟也先帖木兒，也削職出都，安置寧夏，雖是意料所及，究不免愁上加愁，況復時當歲暮，四野蕭條，寒風慘慘，雨雪霏霏，百忙中敘入景色，殊有關係，不歷作閑文看，脫脫被貶在至正十四年十二月，故特書以揭之。人孰無情，誰能遣此驛館中過了除夕，至正月初始到淮安，纔

閱數日，又接到廷寄，命徒甘肅行省，亦集乃路。脫脫又不能不行，甫啓程，復來了一道嚴厲的詔勅，不但命他轉徙雲南，并將他弟也先帖木兒，移徙四川，他長子哈剌章，充戍肅州，次子三寶奴，充戍蘭州，所有家產，盡籍沒入官。脫脫聞命太息道：「罷罷！哈麻，哈麻你也太惡毒了！」就脫脫口中說出哈麻，是行文通照處。原來哈麻左遷，關係由脫脫劾奏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煙，暗想脫脫如此可惡，定要將他處死，纔肯干休。於是一面聯結寵后奇氏，一面囑託臺官袁森，因不花，教他內外交譖，構陷脫脫全家，順帝沈酒酒色，已是昏迷得很，且因前次脫脫強諫，暗懷忿怒，打斷歡情，宜乎動氣。至此內惑女嬖，外信儉言，如火添油，越加沸烈，遂不問是非，迭下亂命。補敘情由，言簡而駁。

脫脫轉徙雲南，行次大理騰衝，遇着知府高惠，殷勤接見，盛筵款待，酒過數巡，高惠啓口道：「公係國家柱石，偶遭晦塞，轉瞬間就要光明，還請勿憂。」脫脫道：「某無狀，已負國恩，皇上不賜某死，令某安置此方，尚稱萬幸。」高惠道：「這也太謙了。」

正談話間，忽屏後有一妙年麗姝，冉冉出來，柳眉半蹙，杏臉微酡，此八字含有無數情緒，隨者接讀下文，自知妙處。縮縮捏捏的，至高惠座旁站住。高惠命拜見，脫脫驚得脫脫連忙離座，答了半禮，一面忙問高惠道：「這是公家何人？」高惠道：「就是小女，因公不是常人，所以令小女拜謁。」脫脫愈覺懷疑，口中只連稱不敢。

高惠乃令女入內，復請脫脫就座，再行斟酒道：「公此來不挈眷屬，一切起居，諸多不便，小女蓬門陋質，雖不值一盼，然奉侍巾櫛，到還可以使用，鄙意擬即獻納，望勿却為幸！」脫脫驚答道：「某一罪人，何敢有屈名媛？」高惠不待說畢，便道：「公今日到此，明日即當起復，此後鴻毛遇順，無可限量，鄙人等俱要託庇哩！」原來為此，不然，一知府女兒何必下嫁罪人耶！

脫脫搖首道：「某自知得罪當道，區區生命，尚恐難保，還望甚麼顯榮？」高惠道：「不妨當為公築一密室，就使有人加害，有我在，此定可無虞。」脫脫只是固辭。教他金屋藏嬌，尚不肯允，毋乃太優。高惠不禁憤憤，俟脫脫別後，竟派

鐵甲軍監察行踪，至阿輕乞地方，竟將他驛舍圍住。是不中機舉之故。脫脫心中已橫一死字，到也沒甚驚慌，怎禁得都中密詔又飛驛遞到雲南，這一番有分教：

巨棟自摧元室覆，大星陡落滇地寒。

欲知密詔內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番僧造，房術行，上下宜淫，恬不知恥，脫脫在朝，寧無聞知，而元史脫脫列傳中，不聞其有進諫之舉，是脫脫固未足道者，何以死後留名，即鄉曲婦孺亦嘖嘖稱道之。且列傳言脫脫信汝中柏之譚改哈麻爲宜政使，若係緣此生際哈麻雖惡，度亦不過排擠出外，至於安置遠方而止，胡心置諸死地，且敢冒大不韙之舉，竟傳矯詔乎？本回演述史事，已覺渲染生妍，至插入脫脫進諫一段，尤足補史之闕，揆情度理，應有此文，不得以虛僞少之。

##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義 董搏霄河北捐軀

却說脫脫流徙演邊，忽又接到密詔，竟是要他的性命，還有一樽特賜的珍品。看官道是何物？乃是加入鴆毒的藥酒，原來這道詔勅，實是哈麻假造出來，他此時已接連升官，進爲左丞相，因脫脫未死，總是不安，所以大着膽子，假傳上命，賜脫脫鴆酒，令他自盡。余少時閱坊間小說，至英烈傳中，載脫脫自盡事，由丞相哈麻及太尉哈麻主使，其實當時只有哈麻並無英烈，正史俱在，不應虛造一人。脫脫只知君命，辨什麼真僞，竟遙向北闕再拜，接過鴆酒，一飲而盡，須臾毒發，嗚呼哀哉！年僅四十二。強仕之年，正可爲國出力，乃爲賊臣害死，令人憤歎。

脫脫儀狀雄偉，器宇深沉，輕貨財，遠聲色，好賢下士，不伐不矜，且始終不失臣節，尤稱忠義，惟爲羣小所惑，急復私讎，報小惠，後來竟被構陷，流離致死，都人士相率嘆惜。逮至正二十三年，監察御史張冲等，上書訟冤，乃詔復



脫脫官將，并給復家產，召哈刺章三寶奴還朝，只也先帖木兒已死，無從召歸。至正二十六年，臺官等復上言奸邪構害大臣，以致臨敵易將，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，錢糧耗竭從此始，盜賊縱橫從此始，生民塗炭從此始。若使脫脫尚在，何致大亂到今，乞加封功臣後裔，并追賜爵諡，以慰忠魂。順帝聞言，也覺追悔，立授哈刺章三寶奴官職，且命廷臣擬證事尚未行，明師已至，連逃避都來不及，還有何心顧着此事，所以脫脫丞相的證法，竟無着落。著善人深惜脫脫，所以詳述始末。

開文休題單說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，本無軍事知識，至代爲統帥，尤驕蹇不遵朝命。部下兵士石主帥如此怠玩，樂得四出劫掠，搶些子女玉帛，取快目前，還想奪其麼徐州。臺官因勸他慢功虐民，應即黜退，另易統帥。順帝乃命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，往代太不花，又削太不花官職，令他在軍效力。軍中一再易帥，頭緒紛繁，自然無心攻賊，外如各路招討的大員，也大半膽小如鼠，一些兒沒有功績。於是亂黨愈熾，勢益燎原。

河南盜劉福通，居然奉韓林兒爲小明王，僭稱皇帝，建都亳州，國號宋，改元龍鳳，以林兒母楊氏爲太后，自爲丞相。當下分兵四出，焚掠河南郡縣，大爲民害。元廷即命答失八都魯，引軍往援。答失八都魯奉命西行，馳至許州，適遇劉福通派來的兵隊，一陣廝殺，竟大敗虧輸，逃得無影無踪。

答失八都魯已遁去，到了中牟，潰卒方稍稍還集，忽又有一路兵馬到來，慌忙着人探聽，乃是都中遣來的援帥，統領叫作劉哈刺不花，這好還好。答失八都魯方纔少慰，出營接見，鼓及敗潰情狀。劉哈刺不花頗有些忠勇氣象，便道：「連年征戰，並沒有一處平靖，我輩身爲將帥，寧不着死，明日決去一戰，我爲前茅，公爲後勁，若得著勝仗，還可爲我輩吐氣哩。」答失八都魯也只好依從。

翌晨，劉哈刺不花誓師出營，仗着一股銳氣，往撲敵寨，敵寨不及防備，猛被元兵攻入，車馳馬驟，掃了一個盡光。答失八都魯應軍趨至，已是不見一敵，只覺水碧山清，當下兩軍並進，從汴梁直達太康，劉福通自行出戰，又被

劉哈刺不花殺退，乘勝抵亳州，晝夜攻擊，嚇得韓林兒魂膽飛揚，與劉福通偕開後門，遁走安豐。

劉哈刺不花等入城，即飛章告捷。元廷以亳州既破，召劉哈刺不花還都，猛將既去，寇衆復張，劉福通又四處馳檄，勾結各路梟雄，作爲犄角。於是潛龍起蟄，鳴鳳朝陽，濠州大陸，竟出了一位不文不武，亦文亦武的真人撥亂致治，誕膺天命。這位真人姓甚名誰？就是大明太祖朱元璋。敘明太祖下筆不苟。

元璋先世居沛，再徙泗州，及父世珍復徙濠州，居鍾離縣。至元璋年十七，父母相繼去世，孤苦無依，乃入皇覺寺爲僧，游食諸州，尋復還寺。至郭子興起兵濠州，民間不得安居，相率趨避。元璋亦思避難，卜諸神，去留皆不吉，不禁嬉笑道：「莫非要我做皇帝不成？」再卜得吉占，遂決意棄僧投軍。徑入濠州謁郭子興，子興見他狀貌魁奇，留爲親兵。會元璋微里不花引兵來攻，元璋隨子興出戰，格外奮勇，竟將元兵殺敗。嗣元廷復遣賈魯進圍，城幾被陷，虧得元璋募集死士，出城衝殺，纔把賈魯擊退。子興大喜，署爲鎮撫，復將養女馬氏給與元璋爲妻。後來妻隨夫貴，竟做了明朝第一代的皇后，這真所謂天生佳耦了。同是出身微賤，所以稱爲佳耦。

時李二餘黨趙均用、彭早住、奔投子興，所部暴橫，幾乎喧賓奪主。元璋以子興懦弱，不足與共大事，乃自率里人徐達、湯和等，南略定遠，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。復東行，夜襲張知院于橫岡山，收降卒三萬人，道遇定遠人李善長，與語大悅，遂用爲謀士，進拔滁洲。旋聞子興爲趙均用所困，以計救免，迎子興入滁。另遣將張天佑攻陷和州，子興卽命元璋往守，總制諸軍。

旣而子興病歿，子天猷嗣，得劉福通檄文，令爲都元帥，張天佑及元璋爲左右副元帥，元璋不受。繼念僞宋主韓林兒氣餒方盛，暫可倚藉，乃用龍鳳年號，號令軍中。就劉福通事折入朱元璋，就朱元璋事告諸郭子興，此是文中組合法。惟元璋爲開國英雄，而敘次如此簡略，蓋由詳釋情形，歷入明史演義中，故本文只從簡略而已矣。

忽聞懷遠人常遇春來歸，元璋忙令延入，見他燕頸豹額，相貌堂堂，立擢爲帳下總兵，接連復報開巢湖渠帥，有書到來，願率水師千艘，前來投誠。元璋閱書畢，

大喜道：「我正慮渡江無舟，今巢湖帥廖永忠、俞通海等願來歸附，真是天賜成功了！」當下率兵至巢湖，與廖永忠等人相見，推誠接待，彼此歡洽，留駐三日，揚帆出發，至銅城牯，遇元中丞蠻子海牙軍阻住要口，舟不得出。會天雨水漲，得從小港縱舟出，襲元兵，一鼓退敵，遂順風直抵牛渚。牛渚南岸有采石磯，回稱要隘，與牛渚爲犄角，兩岸統有元兵紮住，刀槍森列，壁壘謹嚴。元璋命先攻牛渚，後攻采石磯，衆將士應聲齊出，爭登牛渚渡。元兵也齊來抵禦，禁不住這邊奮勇，漸漸倒退。常遇春徒步揮戈，殺死元兵無數，元兵遂一律逃去。牛渚既下，復攻采石，采石磯高出水面，約有丈餘，衆將士艤舟進攻，都被矢石擊退。常遇春左手持盾，右手持矛，一躍而登，刺死守磯頭目老星，下喇單身直入。各將士見遇春登磯，自然隨勢擁上，霎時間攻破采石，掃盡元兵，遂乘勝進拔太平。元總管靳義赴水死節。衆將迎元璋入城，乃置太平輿國翼元帥府，自領元帥事。召當塗人陶安參議戎幕，進者儒李習爲知府，揭榜安民，嚴中軍禁，民心大悅。太平路真太平了。

休息數月，復率兵進侵集慶，連破元將大營，直逼城下。此時元將福壽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，奉命守集慶路，屢督兵出戰，終未獲勝。至城陷，百司皆潰，福壽獨踞牀高坐，爲亂兵所殺。不獲忠臣。

元璋入城，慰撫吏民，改集慶路爲應天府，自稱吳國公。一面遣將四出，分徇鄰郡，鎮江、廣德等處相繼攻下。這時候的劉福通招集亡命，勢熾日張，分兵略地，遣毛貴出山東，李武、崔德出陝西，關先、破頭潘、馮長、舅沙劉二王十賊出晉冀，白不信、大刀敖、李喜、喜出秦隴，自居河南調度，節制各軍。毛貴頗有智勇，率衆東趨，連陷膠州、萊州，益都、般陽諸郡縣。濟南路飛章告急，順帝遣知樞密院事卜蘭奚率同董博等兼程往援。

援軍既發，御史張楨上書陳十禍，語語剴切，字字蒼涼，好算元末一位大手筆。小子曾聞元史張楨列傳，尚能約略記述。所說根本上禍端，記有六條：一曰輕大臣，二曰解權綱，三曰事安逸，四曰杜言路，五曰離人心，六曰濫刑獄。這統是根本上的關係。所說征討上禍端，計有四條：一是不慎調度，二是不資策，三是不明賞罰，四是不擇將。

帥，這統是征討上的關係。他又逐條分釋，每條數百言，內有事安逸的禍源，及不明賞罰的禍源，最說得淋漓痛快，小子試略錄如左：

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，履艱難而登大寶，因循治安，不預防慮，寬仁恭儉，漸不如初，今天下可謂多事矣，海內可謂不寧矣，天道可謂變常矣，民情可謂難保矣，是陛下警省之時，戰兢惕厲之日也。陛下宜臥薪嘗膽，奮發悔過，思祖宗艱業之難，而今日墜亡之易，於是而修實德，則可以答天意，推至誠，至可以回人心，凡土木之勞，聲色之好，宴安鴆毒之戒，皆宜痛撤，勇改有不盡者，亦宜防微杜漸，而禁於未然。黜宮女，節浮費，畏天恤人，而陛下乃安焉處之，如天下太平無事，此所謂根本之禍也。以上言事安逸。臣又見調兵六年，初無紀律之法，又無激勸之宜，將帥因敗爲功，指虛爲實，大小相謾，上下相依，其性情不一，而邀功求賞則同。是以有覆軍之將，殘民之將，怯懦之將，貪憚之將，曾無懲戒，所經之處，雞犬一空，貨財俱盡，及其面諛游說，反以克復受賞。今克復之地，悉爲荒地，河南提封三千餘里，郡縣星羅棋布，歲輸錢穀數百萬計，而今所存者，封邱、延津、登封、偃師、三四縣而已，兩淮之北，大河之南，所在蕭條。夫有土有人，有財，然後可望軍旅不乏，饋餉不竭。今寇敵已至之境，固不忍言未至之處，尤可寒心，即使天雨粟，地湧金，朝夕存亡，且不能保，況以地方有限之費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！穎上之寇，始結白蓮，以佛法誘衆，終飾威權，以兵抗拒，視其所向，駭駭可畏，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，燼吾國家，不已也。堂堂天朝，不思靖亂，而反階亂，其禍至慘，其毒至深，其關繫至大，有識者爲之扼腕，有志者爲之痛心，此征討之禍也。以上言不明賞罰。

奏入不省，權臣恨他多言，反勸他市直沽名，出爲山南道廉訪僉事。看官，你想順帝如此糊塗，還能保得住一塵江山麼。

卜蘭笑到了山東，遣董博、響援濟南，自赴益都路。博、響提兵急進，連敗寇衆於濟南城下。寇衆却退，詔命爲山

東宜慰使都元帥。此時太尉紐的該，方總諸軍守禦東昌，聞濟南已靖，促博霄從征益都。博霄道：「我去濟南必不保，且我適有疾，不如令我弟昂霄前往。」乃將此意奏聞元廷，順帝准奏，授昂霄爲淮南行院判官，調赴益都。

未幾復有朝旨，命博霄移守長蘆，博霄不得已北行，誰知毛貴已乘隙而入，進陷濟南，且率精銳躡博霄後。博霄纔到南皮縣，望見毛貴率大隊趕來，紅巾迷日，鐵騎揚氛。博霄部下的將士，驚告博霄道：「彼衆我寡，營壘未完，奈何？」博霄道：「我受命到此，只有以死報國，此外尙有何言！」遂拔劍出營，督軍奮戰，殺死敵衆多名。怎奈敵入前仆後繼，反張了兩翼，圍裏博霄，自午至暮，博霄兵傷亡過半，寇衆突至，博霄前刺博霄下馬，叱問道：「汝係何人？」博霄瞑目道：「我就是董老爺，汝何爲？」言未畢，寇衆用矛攢刺，但見數道白氣，衝入空中，凝作一團，向天而去。屍身上並不見有血迹，連寇衆都是駭愕，驚以爲神。是日，益都兵亦敗，昂霄亦戰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可爲董氏兄弟註脚。事聞於朝，追封博霄爲魏國公，諡忠定，昂霄爲隴西郡侯，諡忠毅。

毛貴已破董軍，遂由河間趨直沽，陷薊州，略柳林，逼畿甸。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歿，元廷大震，廷臣紛議遷都。只有此策。虧得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，又復出現，督率禁軍，直趨柳林，與毛貴酣鬪一場，殺得毛貴大敗而逃，遂出畿輔，京師稍安。毛貴退回濟南，氣餒漸衰，後被趙均用殺死。均用又被續繼祖所殺。了毛貴。惟李武崔德趨陝西，破商州，攻武關，直逼長安，分掠同華諸州。白不信、李喜喜等趨秦隴，據鞏昌，陷興元，入圍鳳翔。關先生破頭潘等趨晉冀，分兵二道，一出絳州，一出沁州，踰太行山，焚上黨郡，攻破遼州，專掠遼陽，進陷上都，把元朝祖宗歷代經營的宮闕，付諸一炬，盡變作烏焦巴弓。雜語。劉福通乘這機會，攻入汴梁，逐去守將竹真，迎僞宋帝韓林兒居住，大河南北，袤延萬里，幾無一塊乾淨土。那時復出了一個著名人物，爲元效力，轉戰東西，竟將所失各地，克復了一大半。想是

迴光反照，正是：

八方搶攘無寧日，一將馳驅得勝時。

未知此人爲誰，待小子下回聲明。

是回前敘朱元璋，後敘劉福通事，兩兩相對，似元璋之勢力，遠不及福通，不知真人出世，必別有二三揭竿之徒，爲之先驅，秦無勝，不足以亡秦，而啓漢，隋無寶，李不足以亡隋，而啓唐，韓劉揭竿，正爲朱氏先驅之兆，猶之滕黃，寶等也。惟朱元璋事，概從備略，已見細評。至於毛貴，陷山，東時，獨錄，入張楨，奏疏，百忙中敘及此，所以明元季之失政，以致將驕，平情盜賊四起，禍由自召，一疏盡之，若董搏，審之，殉難，獨有，白光之異，且兄弟同日戰死，尤爲難得，故敘述亦較他人爲詳，可見卜筆時具有斟酌，非率爾操觚者比也。

## 第五十八回 掃強虜志決身殲 弒故主行兇逞暴

却說劉福通，李了韓林兒，分道出兵，正在猖獗得很，其時有一穎州，沈邱人，名叫察罕帖木兒，募集子弟，仗義討賊。他本是關閩台後裔，關閩台收河南時，留家穎州，所以子孫相傳，未嘗他徙。會穎州盜起，遂募子弟數百人，與羅山人，李思齊，同設奇計，襲破寇衆，平定羅山。元廷聞報，授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，達魯花赤係元代官名。李思齊知府事。於是所在義士，統率兵來會，得萬餘人，自成一軍，轉戰而北，所向無前，穎上羣盜，與戰輒敗，因此威名大震，莫敢爭鋒。

嗣因劉福通遣兵西出，攻據陝州，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，方入河南，節制諸軍，見上回。聞陝州被陷，急檄察罕帖木兒，李思齊赴援。察罕帖木兒聞命，獨行入陝州，見城堅不可拔，便想了一計，就營中焚着馬矢，如炊煙狀，作爲疑兵，自率軍夜襲靈寶。靈寶與陝州，倚爲唇齒，此時亦被寇所陷，守城的寇黨，毫不防備，被察罕帖木兒驅衆登城，遂去守賊，還攻陝州。陝州寇聞風遠颺，復由察罕帖木兒，追殺數十里，斃賊無算，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。

至寇黨李武崔德等逼長安，分掠同華諸州，陝西行臺長官爲豫王阿剌忒納失里，用侍御史王思誠言，移察罕帖木兒求發援兵。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，得書大喜，遂提輕兵五千，與李思齊倍道往援。李武崔德等已開察罕帖木兒大名，不敢輕敵，當下挑選健卒，前來對壘。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分隊夾攻，人自爲戰，如鷹殿雀，似獅祭魚，當鋒者死，逃命者生，霎時間寇卒四散。李武崔德阻遏不住，只得敗陣退走。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追至南山，殺獲無數，方纔回軍。豫王忙拜表告捷，歸功兩人，詔擢察罕帖木兒爲陝西左丞，李思齊爲四州左丞，協守關陝，并許便宜行事。了李武崔德。

過了數月，白不信、李喜喜等，復自秦昌窺鳳翔。察罕帖木兒偵悉，先分兵入守鳳翔城，俟白不信等進薄城下，立率鐵騎數千，夤夜趨至，將近敵營，分軍爲左右兩翼，掩殺過去，城中守兵，亦鼓噪出來，內外合擊，呼聲震天地，嚇得白不信等抱頭鼠竄，不知下落，餘黨自相踐踏，死傷數萬人，只有命不該死的幾個毛賊，逃生了去了。了白不信李喜喜等。

關隴方定，四川復亂。隨州人明玉珍，初投徐壽輝部下，隨壽輝黨倪文俊，攻破沔陽，留守城中，嗣見蜀中空虛，遂率舟師五十艘，進襲重慶，右丞完者都出走，城被陷沒，完者都走至嘉定，會集平章胡華、歹、參政趙資，招集散卒，謀復重慶，不期玉珍兵又復猝至，三人措手不及，各被擒去。玉珍脅降，皆不屈遇害，蜀人稱爲三忠，自是蜀中郡縣多爲玉珍所據。隨于赦入明玉珍及四川亂事，亦一銷跡法也。

察罕帖木兒得知此信，擬開關西出，往討玉珍，忽接京中飛勅，因毛貴內犯京畿，命他入衛，他卽遣部將關保等，分屯關陝要口，自率重兵東行。至山西，聞關先生破頭潘等，正從塞外大掠，飽載而歸，不禁忠憤填膺，投袂而起，忙應兵趨開喜絳陽，截住關先生等歸路，并遣別將伏南山要隘，堵塞間道。兩下裏安排妥當，專待寇至，好來祭刀。所謂關先生等却也小心，偵得察罕帖木兒屯兵要路，不敢前來冒犯，只得舍了大道，潛行僻徑，方入南山，

砲聲四響，前後左右，統豎起陝西左丞的旗幟，一隊隊的雄師猛將，分頭殺來。關先生忙令部衆棄去輜重，遁入山谷。這輜重算是不少，遺棄道旁，阻礙出入，伏兵雖是得勢，未免爲所牽羈，只殺了數百人，即便休戰，各搬輜重而回。寨罕帖木兒聞寇黨入山，恐他復出，急分軍三道，阻住賊踪。一軍屯澤州，寨盤子城；一軍屯上黨，塞吾兒谷；一軍屯并州，寨井陘口。果然寇兵屢出，血戰了五六次，統由屯兵殺敗，斬首數萬級，餘黨遠遁，河東又平。了關先生破頭禮等。

順帝聞他連捷，擢爲陝西行省右丞，兼行臺侍御史，扼守關陝晉冀，鎮撫漢沔襄陽，使宜行關外事。統統四衛，名副其實。寨罕帖木兒益練兵調農，志平中原，休養了半年，即大發秦晉人馬，直搗汴梁。

是時韓林兒自安豐入汴，名目上算做皇帝，却事事爲劉福通所制，在外諸將，又不服劉福通，弄得上下解體，內外離心，各路兵馬，多半敗沒。河南諸郡，旋得旋失，因此汴梁一城，已陷入孤危。慕閉寨罕帖木兒提着大兵，水陸齊下，韓林兒等都抖做一團，還是劉福通有些膽力，招集全城丁壯登陣守禦，日督軍出城逆戰，列陣以待。寨罕帖木兒麾兵馳至，迎頭痛擊，差不多似泰山壓頂，所當輒碎。福通勉強支持，殺了數十回合，究竟敵他不過，只好勒馬退回。寨罕帖木兒見福通敗退，忙躍馬前進，緊追福通。福通方入城門，策馬回顧，收束部隊，不防寨罕帖木兒也到門限，那時閉城不及，只好捨命相搏，再行廝殺。可奈寨罕帖木兒的兵將，一擁齊上，眼見得門不能閉，戰亦無益，忙命兵民棄了外城，馳入內城。寨罕帖木兒尙欲追入，內城門已經闔住，不能進去。於是環城設壘，悉力圍攻。劉福通嬰城固守，寨罕帖木兒督攻數日，終不能下，乃夜於城南設伏，至天明，遣苗軍略城而東。守卒出追，伏發多死，又伴令老弱立柵外城，守卒復出城來爭，因縱鐵騎突擊，把守卒悉數擒住。嗣是屢誘不出，相持多日，城中糧食將盡，劉福通正擬出走，猛聽得城頭鼎沸，喊殺連天，料知外兵已入，忙挈僞主韓林兒，從東門竄去，復返安豐，守卒不及隨逃，多棄械乞降。福通亦去了將了。

寨罕帖木兒下令安民，即馳書奏捷，詔進寨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，兼知行樞密院事，寨罕帖木兒再修車船，



繕甲兵，厲兵秣馬，謀復山東，忽由冀寧遞到急報，大同鎮將李羅帖木兒，自石嶺關進兵，徑來攻城了。此字羅帖木兒與忽都魯同父同名異人，閱後便知。察罕帖木兒道：「冀寧一帶，由我手定，何物李羅敢來掩擊！」當下調遣人馬，倍道往

援。看官到此，必要問這李羅帖木兒究係何人？小子查明元史，就是答失八都魯的兒子。答失八都魯在河南統軍，屢戰屢敗，元廷頗加詰責，答失憂患而死。其子李羅帖木兒曾任四川左丞，隨父在軍，父歿後所遺部衆，歸他代領，頗得勝仗，克復曹濮諸州。至察罕帖木兒移軍河南，李羅帖木兒恰奉命移鎮山西，駐紮大同，令衛京師，他想并據晉冀，擴充權力，所以發兵掩擊冀寧。坐實李羅帖木兒罪狀。察罕帖木兒怎肯干休，自然調兵拒戰。爲將陣不和之始。元廷聞兩帥互爭，忙遣參劾政事也先不花等，往與調停，令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，以北，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，以南，兩下各遵約退兵，不意隔了數日，又有旨命李羅守冀寧。真是憤憤。李羅帖木兒即出兵趨冀寧，城下守兵不納，察罕帖木兒亦派兵往襲李羅帖木兒，彼此混戰一場，互有殺傷。自後回類適以互亡。嗣是搆兵數月，又經元廷遣使諭解，方各罷兵還鎮。

察罕帖木兒以宿怨已解，壹意東征，自陝抵洛，大會諸將，與議師期，發并州兵出井陘，遷沁軍出邯鄲，澤潞兵出磁州，懷衛軍出白馬，汴洛軍出孟津，五道並進，水陸俱下。當時山東羣盜，自相攻殺，惟僞宋將田豐據守濟寧，王士誠據守東平，最稱強悍。察罕帖木兒渡河而東，大轟所經，相率披靡，復了冠州，降了東昌，將乘勢攻濟寧。東平養子擴廓帖木兒，一作庫庫特穆爾，凡元史上所稱帖木兒三字，通盤轉輒俱改作特穆爾。請諸父前，以大軍攻濟寧，自率偏師據東平。察罕帖木兒即撥兵五萬，佐以關保、虎林、赤等良將，令擴廓帖木兒統兵自行。擴廓本姓王，小字保保，係察罕帖木兒的外甥，察罕帖木兒愛他驍勇，養爲己子，時已受職爲副詹事，他領着五萬人馬，踴躍前進，途次遇着敵衆，奮力衝殺，如拉枯朽，斬首萬餘級，直抵城下。王士誠出戰又敗，勢漸窮蹙，忙遣人求救田豐，雖知田豐已歸降察罕帖木兒，那時士誠孤立無援，也只好開城請降。原來察罕帖木兒因田豐久據濟寧，頗得民心，先貽書詳陳利害，勸他

投誠，田豐料知難敵，所以出降。

濟寧東平既復，只有濟南益都一帶，尚有悍寇佔住。察罕帖木兒遂自將大軍逼濟南，另派別將攻益都。濟南城守堅固，經察罕帖木兒費盡心力，至三閱月乃下。瀕海諸郡，望風送款，獨益都孤城不能拔。元廷進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，餘職如故。察罕帖木兒復移兵圍益都，大治攻具，諸道並進，寇衆悉力拒守，忽天空白氣如索，長五百餘丈，自危宿起，直掃紫微垣，軍中相率驚異。察罕帖木兒毫不爲意，降將田豐請他閱營，諸將以天象示儆，爭來諫阻。察罕帖木兒慨然道：「吾推心待人，人將自服，若變生意外，也是命數使然，何能預防？」諸將復請多帶衛士，察罕帖木兒又不許，只命十一騎從行。甫入豐營，帳下伏甲突出，一將挺槍猛刺，貫入察罕帖木兒腹中。察罕帖木兒從馬上躍起，大叫一聲而亡。葬於魯州。

這行刺的將官，究是何人，乃是降將王士誠。原來益都賊曰，叫作陳獠須，本與田豐、王士誠等，一氣勾通，及城圍已急，復遣人密來引誘，暗以重賄，田豐、王士誠，利令智昏，又復謀變，遂設計刺死察罕，察罕既歿，全軍失主，幸有擴廓帖木兒代爲支持，軍心復固。擴廓帖木兒含哀舉喪，正在發訃，京使已到，賚傳詔旨，說是天變，恐應在山東，戒勿輕舉。擴廓奉詔大慟，當與京使說明禍變，京使匆匆去訖。

越數日，又有詔勅頒到，追封察罕帖木兒爲新川王，諡忠義，所有各軍，令擴廓代父職守，襲有全權。擴廓拜命後，誓師復讎，攻城益急。田豐、王士誠，已入城中，助賊協禦。城外百計攻撲，城內亦百計守備，相持數月，仍不能下。擴廓大憤，密令人掘穿地道，以重賞募死士，從地道入城，自率大軍從城外躍登，守賊只防外敵，擲射矢石，不意城中鑽出健卒，縱起火來。若在封神廟中，定設是土行孫那吒等法。頓時全城駭亂，大軍一半登城，一半尚在外兜圍，登城的軍士殺入城內，擒住賊目陳獠須，并其下悍寇二百餘人。兜圍的軍士正在城門旁伏着，巧遇田豐、王士誠兩人出逃，一聲鼓響，奮起兜擊，兩人中捉住一雙。設伏人自己亦中伏被擒，正是天道好還。擴廓掃盡賊寇，便設起香案，供父牌位，推

田豐王十誠至案前，洗劍上衣，剖心致祭。祭畢，復將陳孫須等二百餘人，檻送闕下，然後再遣兵略定餘邑。山東悉平，乃引兵歸河南去了。

這是至正十六年起，至二十一年間事。

點醒年月，萬不可少。

惟這四五年間，北方一帶，原是兵戎倥傯，南方一帶，

恰亦擾亂不已。小子只有一枝筆，不能並敘，所以將北方事總敘一段，稍有眉目，纔好說到南方。南方的徐壽輝，自

僭據江西後，遣倪文俊陷河陽，應五十五回及本回全文。進破中興路。元統帥朵兒只班戰死。文俊復轉拔漢陽，迎壽輝

入居，據爲僞都。河陽人陳友諒，粗知文墨，初投文俊麾下，爲簿書掾，尋亦自領一軍，幾與文俊相埒。文俊作壽輝

暗思行逆，被友諒察覺，襲殺文俊，併有其衆，自稱平章政事。盜賊行徑，大率類是。一面親督水師，順流而下，直搗安慶，

淮南行省左丞余闕，正奉詔守安慶城，號令嚴明，防戍慎固。江淮推爲保障。至是，督軍塔魯，屢敗友諒軍。友諒忿甚，

飛召饒州黨魁祝寇，巢湖黨魁趙普勝，水陸畢集，直逼城下。闕徒步提戈，開城血戰，殺斃敵兵無數。闕亦身中十餘

槍，方入城暫憩，西門已被攻入，火箴冲天，自知事不可爲，引刀自剄。妻耶卜氏，子德生，女福童，皆赴井死。守臣韓建

亦圍門被害。居民誓不從賊，多被焚死。友諒又進陷龍興，殺死平章政事道童，再派悍將王奉國，引兵寇信州。江東

廉訪副使伯顏不花的斤，自衢州往援，與守兵內外夾擊，戰退奉國，既而友諒弟友德，又前來接應。奉國再行攻城，

日夜鏖戰，不分勝負。嗣因城中食盡，至殺老弱以餉士卒，軍心雖未渙散，卒因乏力支持，竟被奉國等攻入。伯顏不

花的斤，及守將海魯丁等，皆戰死。死事諸臣，多中饋入，以表其忠。

友諒既略地千里，亦思南面自尊，稱孤道寡，竊壽輝欲徒都龍興，引兵東下。至江州，友諒設伏城西，自服纓，

出迎。及壽輝入城，門閉伏發，竟將壽輝所部親兵，盡行殺死。只饒了壽輝，及文吏數人，與之東行，仗着戰艦數十艘，

攻入太平。太平係朱元璋所略地，留守花雲，及養子朱文遜等，力戰被擒，不屈而死。

友諒志益驕縱，急謀僭竊，進據采石磯，募壯士數人，伴使白事壽輝前，俟壽輝接見，由壯士袖出鐵錘，奮力猛

擊，撲揚一聲，壽輝的頭顱，化作兩截，腦漿迸流，死於非命。想做皇帝的趣味，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，稱皇帝，國號漢，改元大義，仍以鄒普勝爲太師，張必先爲丞相，方擬排班行禮，忽然天昏似墨，石走沙飛，似車輪般的旋風，從大江吹來，小子有詩咏道：

莫言天命本無常，盜賊終難作帝王。  
試看颶風江上捲，怒威我已仰穹蒼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至下文說明。

蔡罕帖木兒，起自額邱，仗義討賊，一戰而破灤山，二戰而定河北，三戰而復陝州，四戰而下汴梁，五戰而入山東，出奇制勝，所向必克，何其智且勇也！雖與字羅互屬，似兇野，相爭之忌，然字羅實爲驕始，不得盡爲蔡罕，魯甘田，魯降，驕生不測，以智勇之蔡罕帖木兒，竟爲小醜謀斃，良將亡，胡運終矣。若徐壽輝，蔡罕水，起訖共十年，卒斃命於陳友諒之手，盜性靡常，何知仁義，以視田豐，王士誠，輩，狡黠相似，而兇暴尤過之。然蔡罕帖木兒之死，似屬可悲，徐壽輝之死，殊不足惜。觀此回之用筆，不特一詳一略，隱寓機緘，而一可悲一不足惜之意，亦流露於楮墨間。文生情，情生文，耶，情生文，耶，即文見情，是在閱者。

## 第五十九回 阻內禪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誅

却說陳友諒，僭稱帝制，適狂風驟至，江水沸騰，繼以大雨傾盆，連綿不已，弄得這班亡命徒，統是拖泥帶水，狼狽不堪。大衆在沙岸稽顙，不能成禮，連友諒一團高興，也變做懷喪異常。忽接朱元璋，麾下康茂才來書，促他速攻應天，願爲內應。茂才與友諒相識有年，至是奉元璋命，來誘友諒，友諒大喜，遂引兵東下，到江東橋，四面伏兵齊起，殺得友諒落花流水，單騎遁還。元璋復進兵奪江州，降訖，與略定建昌，饒袁各州，聲勢大震，自稱吳王。

友諒遁至武昌，日漸衰敝。明玉珍本小事徐壽輝，聞壽輝爲友諒所害，未免憤恨，遂整兵守夔關，拒絕友諒，不與

交通，因此友諒益成孤立。王珍覆遣兵陷雲南，據有滇蜀，僭稱帝號，立國號夏，改元天統。宋元璋明玉珍事，俱從陳友諒事帶出。滅賦稅，興科舉，蜀民咸安。元末盜賊橫行，專事淫掠，彼此比較，還算明玉珍稍得民心，惟偏據一方，已斷胡元左臂，還有方國珍、張十誠等，出沒江浙，元廷屢遣使招撫，畢竟狠子野心，反覆無常，忽降忽叛，始終不服元命。其餘跳梁小丑，乘亂四出，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戰死，鄱陽湖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戰死，淮安城二人係元朝良將，身經百戰，畢命疆場，於是東南半壁，捍守無人，只有那草澤英雄，自相爭奪。南方一帶，亦大略說明，下文接敘內政。

元廷雖時聞寇警，反若習以為常，順帝昏迷如故，任他天變人異，雜沓而來，他是個全然不管，一味荒淫，所有左右丞相，不是諂佞，就是平庸，所以外患未消，內亂又熾。健康復矣。

先是哈麻爲相，其弟魯雪，亦進爲御史大夫，國家大柄，盡歸他兄弟二人。哈麻忽以進番僧爲恥，何故天長發現，想是靈變死耳。告父圖魯，謂妹婿秃魯帖木兒，在宮專淫，實屬可恨。我兄弟位居宰輔，理應劾佞除奸，且主上沈迷酒色，不能治天下，皇子年長聰明，不若勸帝內禪，尚可易亂爲治云云。圖魯也以爲然，適其女歸魯，遂略述哈麻言，并囑他轉告女夫，速令改過。

秃魯帖木兒得了此信，暗思皇子爲帝，必致殺身，忙去報知順帝。順帝驚問何故，秃魯帖木兒道：「哈麻謂陛下年老，應卽內禪。」順帝道：「朕頭未白，齒未落，何得謂老？」諒是哈麻別有異圖，卿須爲朕劾勞，除去哈麻。」秃魯帖木兒唯唯而出，卽去授意御史大夫圖魯，教他勸奏哈麻。圖魯自然樂從，卽於次日馳入內廷，痛陳哈麻兄弟罪惡。順帝偏說哈麻兄弟待朕日久，且與朕弟寧宗同乳，姑行緩罰，令他出征自効。隔了一會，又變了言，極寫順帝昏聩，思監默念道：「這遭壞了！」飛步退出，奔至右丞相第中。

是時右丞相爲定住，見他形色倉皇，問爲何事。圖魯道：「皇上欲除去哈麻，密令秃魯帖木兒授意與我，教我上書勸奏。我思上書不便，不如入內面陳，誰知皇上偏諒令緩罰，倘被哈麻得知，豈不要挾嫌生釁，暗圖陷害我？」

的性命，恐要送掉了！一定住笑道：「你弄錯了主見，沒有奏章，如何援案處罰？」順帝之意，未必如是。搦思監道：「如此奈何？」一定住道：「你不要怕，有我在此，保你無事！」搦思監還要細問，經定住與他密談數語，方喜謝而去。定住遂與平章政事桑哥失里，聯銜會奏，極言哈麻兄弟不法狀。果然奏牘夕陳，詔書晨下，將哈麻兄弟削職，哈麻充戍惠州，雪充戍肇州。兩人被押出都，途次忤了監押官，活活杖死。宮廷不加追究，想總是相臣授意，令他如此。上文書談二字，便已寓意然亦可為脫履漢履。

順帝即拜搦思監為左丞相，已而定住免官，搦思監調任右相，這左丞相一職，仍起復故相太平，令他繼任。搦思監內媚奇后，外諂皇子，獨太平秉正無私，不肯阿附。時皇子愛欲識理達臘，已正位奇宮，因見順帝昏迷不悟，常以為憂，前聞哈麻倡議內禪，心中很是贊成，及哈麻貶死，內禪輟議，不禁轉喜為悲，密與生母奇皇后商議，再圖內禪事宜。奇皇后恐太平不允，乃遣宦官朴不花，先行諭意，令他勉從，太平不答，嗣又召太平入宮中，賜以美酒，復申前旨。可奈太平堅執如前，雖經奇皇后曉諭百端，總是拿定主意，徒把那依違兩可的說話，支吾過去。奇后母子，緣是生嫌，左丞成遵，參知政事趙中，皆太平所擢用，皇太子令監察御史買住等，誣劾他受賊違法，下獄杖死。太平知不可留，稱疾辭職，順帝加封太保，令他養疾都中。

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，擁兵抗命，將犯京畿，順帝命少保魯章，引兵截擊，未分勝負。皇太子稟諸順帝，請勸太平出都督師，順帝照准。太平知皇子圖己，立即奉命出都，可巧陽翟王兵敗，其部將脫驢縛王以獻，太平不受，令生致闕下，正法伏誅。於是太平幸得無事，嗣後上表求歸，順帝命為太傅，賜田數頃，俸歸奉元，就養。太平拜謝而歸。既而順帝欲相伯撒里，伯撒里面奏道：「臣老不足任宰相，若必以命臣，非與太平同事不可。」順帝道：「太平方去，想尚未到原籍，卿可為傳密旨，飭他留途聽命。」伯撒里連聲遵旨，退朝後，亟遣使截住太平，太平自然中止。不料御史大夫普化，竟上書彈劾太平，說他在途觀望，違命不行。這位昏頭磕腦的元順帝，也忘却前言，竟下詔

削太平官。並非費人善忘，實係精血耗竭，因此昏昏。搆思監又受奇后密劾，再誣奏太平罪狀，有旨令太平安置土蕃。太平被徙行至東勝州，復遇密使到來，逼他自裁。太平從容賦詩服藥而死，年六十有三。太平之死，與脫脫相類。

太平子也先忽都，尚爲宣政院使，搆思監陽爲勸慰，陰謀加害，遂釀成一場大獄，闕出漫天禍祟，撓得宮闈震驚，一古腦兒送入冥途，連有元百年的社稷，也因此滅亡。一鳴驚人。原來奇后身邊，有一宦官與奇后幼時同里，及奇后得寵，遂召這宦官入宮，大加愛幸，如漆投膠。這宦官叫作何名，就是上文所說的朴不花。朴不花內事嬖后，外結權相，氣餒熏灼，炙手可熱，宣政院使脫脫與上文脫脫同、曲意趨附，與他同惡相濟，爲國大蠹。監察御史傅公讓等聯銜奏劾，被奇后母子聞知，攔起奏摺，把傅公讓等一律左遷，惱動了全臺官吏，盡行辭職。彷彿同盟罷工。

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太子，直言切諫，太子雖是不悅，奈已鬧成大禍，不得不據實奏聞。順帝方纔得悉，令二人暫行辭退。祖仁猶強諫不已，定要將二豎斥逐，同臺御史李國鳳亦言二豎當斥，順帝接連覽奏，怒他絮聒，竟欲將陳李二人加罪。御史大夫老的沙，係順帝舅，力言臺官忠諫，不應摧折，乃僅命將二人左調。惟奇后母子懷恨不已，竟譖及老的沙。順帝尚不忍加斥，封爲雍王，遣令歸國。命有消禍情。一面命朴不花爲集賢大學士。老的沙憤憤西去，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，素與老的沙友善，且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，至是亦隨了老的沙西赴大同。大同鎮帥李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又是故友，遂留他二人在軍。搆思監偵知消息，竟誣老的沙等謀爲不軌，并將太平子也先忽都也加入在內。注蓋在此。此外在京人員，稍與未協，卽一網牽連，鍛鍊成獄。也先忽都等貶死，又遣使至大同，索老的沙等。字羅帖木兒替他辯誣，拒還來使，搆思監與朴不花遂並劾李羅帖木兒，私匿罪人，道情彰著，順帝頭腦未清，立下嚴旨，削李羅帖木兒官爵，使解兵柄歸四川。

看官你想李羅帖木兒，本是個驕恣跋扈的武夫，開着這等亂命，那裏還肯聽受，當下分撥精兵，令禿堅帖木兒統領，馳入居庸關，知樞密院事也速等與戰不利，警報飛達宮廷，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，擬去邀擊。行至古

北口，衛兵潰散，無顏可歸，只得東走興松。禿堅帖木兒乘勢直入，竟至清河列營，京城大震，官民駭走。順帝遣國師達達馳諭禿堅帖木兒，命他罷兵，禿堅帖木兒道：「罷兵不難，只教奸相搦思監，權園朴不花，執送軍前，我便退兵待罪。」達達回報，急得順帝沒法，不得已如約而行。此時的奇皇后，也只有急淚兩行，不能保庇兩人，眼見他雙雙受縛，出界外軍。謀及婦人宜其死也。禿堅帖木兒見此兩人，不追詰責，立命軍士將他剗死。死有餘辜。乃引兵入建德門，覬順帝於延春閣，伏哭請罪。順帝慰勞備至，賜以御宴，并授爲平章政事，且復李羅帖木兒官爵，并加封太保，仍鎮大同，禿堅帖木兒乃舉軍退還大同去了。

順帝以外兵已退，召還太子。太子還宮，餘恨未息，定要除李羅帖木兒，遂遣使至擴廓帖木兒軍前，命他調兵北討，擴廓素嫉李羅，便即應命發兵。李羅帖木兒察知此事，不待擴廓兵到，先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兩人，率兵內犯，前鋒入居庸關，皇太子又親督衛兵，守禦清河，軍士仍無鬪志，相率雙潰。太子孤掌難鳴，遂由間道西去，往投擴廓帖木兒。李羅等長驅並進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既抵健德門，大呼開城，守吏飛奏順帝，順帝又束手無策，忙與老臣伯撒里商議。伯撒里擬出城撫慰，并自請一行，順帝喜甚。忽愛忽喜，好買賣口小兒。當日伯撒里出城，會晤李羅帖木兒，表明朝廷調遣事，山太子非順帝意，李羅因請入覲。伯撒里請留兵城外，方可借入。李羅應允，只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二人，隨伯撒里入朝。既見帝，並陳無罪，且訴且泣，順帝也爲淚下。嘗謂婦人多淚，不意馬半通臣，亦復如是。當下賜宴犒軍，并授李羅帖木兒爲左丞相，老的沙爲平章政事，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，尋復進李羅爲右丞相，節制天下軍馬。

李羅既專政，將所有部屬，布列省臺，遂宮中西番僧，誅禿魯帖木兒等十餘人。此舉差快人心。且遣使請太子還京，并贊詔奪擴廓官，擴廓拘留京使，奉太子名號，檄召各路人馬，入討李羅帖木兒。李羅大怒，帶劍入宮，硬要順帝纒出奇后，順帝只是發抖，不能出言。李羅彷彿曹阿瞞，順帝彷彿漢獻帝。惹得李羅性起，指揮宦官宮女，擄奇后出宮，幽禁



諸色總管府，並調也速禦擴廓軍。也速以字羅悖逆不法，陽爲奉命，陰遣人連結擴廓，並及遼陽諸王。待至安排妥當，竟聲明字羅罪狀，倒戈相向。

字羅帖木兒聞警，忙遣驍將姚伯顏不花，出拒通州。適遇河溢，留駐虹橋，不意夜間河水灌入，倉猝警醒，幾已不及逃生。姚伯顏還侍着驍勇，見水出營，突來了許多小筏，分載軍士，首先一筏，上立大將，挺鎗來刺。姚伯顏忙忙躲入水中，誰知下面已伏着水手，竟將他一把抓住。看官道：這大將爲誰？就是知院也。速他乘舟水漲，來襲姚伯顏營，順流決瀆，淹入營中，以致姚伯顏中計，被他擒去受擒以後，那裏還能活命。字羅帖木兒憤甚，自將兵出通州，途遇大雨三日不止，只得還都。

湊巧來了一個宦官，帶着美女數人，入府進獻。字羅瞧着，統是亭亭弱質，楚楚丰姿，不由的喜笑眉開，忙問宦官道：「何人有此雅意，送我許多美姬？」宦官答說：「是由奇皇后遣送，爲丞相解憂。」字羅大悅道：「難得奇后這般好心，你去爲我代謝，且致意奇后，儘可即日還宮。」奸雄如曹阿瞞，尚能強濟之妻，何況字羅。宦官受命去訖。字羅帖木兒忙去邀請老的沙，來府宴飲。老的沙即刻赴召，主賓入席，美女盈前，正是花好月圓，金迷紙醉。迨至半酣，那美女起舞歌舞，珠喉宛轉，玉佩鏗鏘，差不多與飛燕、玉環一般神妙。怕就是學天寶舞的宮女。待酒闌客去，字羅帖木兒任意交權，自不必說。嗣是連日沈迷，厭聞外事，到了警報四至，乃遣秃堅帖木兒出禦，自己仍淫樂如常。一日奉到急詔，促他入宮，不得已跨馬馳入，甫到宮門，放轡下馬，猛見數勇士持刀出來，方欲啓問，刀鋒已刺入腦中，腦漿直流，倒地而亡。作爲多端，總難逃過此關。原來威順王子和尙，恨字羅無君，密稟順帝，結連勇士上都馬金那、海伯達兒等，暗伏宮門，一面召他入宮，乘便下手。字羅果然中計，遂被斫死。老的沙聞字羅被殺，急至字羅家中，挈他眷屬，出都北遁。伯達兒等復奉旨趕殺，中途追及，一陣亂剝，不分男女老幼，盡行殺死。連老的沙也化作肉糜。老的沙等不必惜，只惜美女數人，也同受死。秃堅帖木兒接着京報，引兵自遁，到八思兒地方，亦爲守兵所殺。

順帝乃幽李羅首，遣使齎往冀寧，召太子還。擴廓帖木兒扈從至京師，途次忽接奇后密諭，令他率兵擁太子入城，脅帝內禪。奇后又出風頭，擴廓意不謂然，將到京城，即遣選隨軍，只帶數騎入朝。奇后母子復怨及擴廓，獨順帝見了太子，很是喜憐。尚在夢中，并嘉諭擴廓，令爲右丞相，擴廓面辭，乃以伯撒里爲右丞相，擴廓爲左丞相。伯撒里是累朝老臣，擴廓係後生晚進，兩下意見，未能融洽。過了兩月，擴廓即請出外視師。是時江淮川蜀已盡陷沒，皇太子屢擬往討，爲帝所阻，至擴廓奏請視師，遂加封太傅河南王，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，並薊南一應軍馬，所有黜陟予奪，悉應便宜行事。擴廓拜辭去訖。

會皇后弘吉剌氏去世，順帝即册立次皇后奇氏爲皇后。又因奇氏系出高麗，立爲正后，未免有背祖制，當由廷臣會議，於沒法中想出一法，改奇氏爲肅良台氏，算做蒙族的遺裔，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爲王爵。小子有詩咏奇后道：

果然哲婦足傾城，外患都從內釀生。我讀殘元奇氏傳，悍妃罪重悍臣輕。

奇氏既立爲正后，母子權勢益盛，免不得愈鬧愈壞。有元一代，從此收場，請看下回交代。

女寵也，宦官也，權臣也，強藩也，此四者皆足以亡國。順帝之季，蓋兼有之。而禍本則基於女寵。看此回陸續敘來，有宦官朴不花，有權臣搠思監，有強藩孛羅帖木兒及擴廓帖木兒，彼此迭起，如層疊疊嶂，目不勝接，而最要樞素，則覲定命后母了。奇后母子謀內禪，於是朴不花搠思監，表裏爲姦，乘間希寵。於是孛羅擴廓，先後入犯，藉口姦奸。倘非順帝之素耽女寵，何自致此奇禍耶？哲婦傾城，我亦云然。

## 第六十回 羣寇盪平明祖即位 順帝出走元史告終

却說奇后母子，既怨恨擴廓，自然專伺擴廓的間隙，以便下手。擴廓尚不及防，出都南下，軍容甚盛，鹵簿甲仗，亘數十里。既到河南，便傳檄各路將帥會師大舉。是時兩河南北，總算平靖，前時受調的軍馬，多半還鎮，如咬住亦憐真班月魯帖木兒等，死的死，老的老，或內用，或罷官，收束第五十五回的將官。只關陝一帶，尚有李思齊、張良弼、孔興、

脫列伯諸人，擁兵自固，隱蓄異圖。會接擴廓帖木兒檄文，張良弼首先拒命。良弼曾為陝西參政，駐兵藍田，當察罕帖木兒奉命總軍，良弼已不受節制。察罕與李思齊聯兵往攻，經元廷遣使調解，方纔罷手。看官！你想察罕是擴廓的父親，良弼尚欲抗拒，況輪到擴廓身上，那裏肯低頭忍受？擴廓帖木兒以鐵將未受調遣，不便討賊，遂遣關保、虎林赤等，西攻良弼，一面遣人與李思齊聯盟。思齊與察罕為老友，至是要受制擴廓，意亦不平。良弼又結懽思齊，願遣子弟為質，連兵拒守，因此思齊却擴廓使，竟與良弼相連。諺有私黨用事，如何可以保國。關保等進戰不利，擴廓帖木兒遂親自往攻，留弟脫因帖木兒駐濟南，防退兩軍。良弼聞擴廓自至，忙邀同孔興、脫列伯等會議，推思齊為盟主，合兵防禦。兩下角逐，互有勝負。皇太子乘隙進言，謂擴廓奉命南征，反行西進，顯有跋扈情狀。順帝乃遣使馳諭擴廓，令他速即罷兵，專事江淮。擴廓覆奏，須平定關陝，然後東行。廷臣大譁，太子亦自請出征，遂由順帝下詔道：

曩者障塞決河，本以拯民昏墊，豈期妖盜橫造，詭言贊鼓，愚頑塗炭郡邑。前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，獻功敵愾，迅掃汴洛，克平青齊，為國指軀，深可哀悼。其子擴廓帖木兒，克繼先志，用成駿功。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，計安宗社，累請出師，朕以國本至重，詎宜輕出。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，畀以王爵，俾代其行。李思齊、張良弼等，各懷異見，搆兵不已，以致盜賊愈熾，深貽朕憂。詢諸衆謀，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，文武兼資，聿遵舊典，奚命以中書令樞密使，悉總天下兵馬，一應軍機政務，如出朕裁。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，自涼關以東，肅清江淮。李思齊、張良弼統本部軍馬，自鳳翔以西，進取川蜀，以少保秃魯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，總本部及張良弼、孔興、脫列伯各支軍馬，進取襄樊。詔書到日，宜洗心滌慮，共濟時難，毋負朕命！

此詔下後，擴廓帖木兒及李思齊、張良弼等，俱不受詔，仍是互相殘殺。皇太子亦留都不行，但遣人運動擴廓麾下，陰使脫離關係，自歸朝廷。於是關保、顏高等，都叛了擴廓，願從朝命。皇太子稟准順帝，罷擴廓兵柄，削太傅左丞相職銜，仍前河南王、食邑汝州。所有前統各軍，概派別將分領。擴廓帖木兒仍不受命，惟退軍還澤州。順帝又命李思齊、張良弼等，東向出關，關保、顏高等，西向進逼，兩路夾攻擴廓。擴廓大憤，竟引兵據太原，盡殺元廷所置官吏，居然行逆。坐實一個逆字，共法諸賊。順帝再削他爵邑，令諸軍四面進蹙，擴廓也覺勢孤，由太原退守平陽。

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，忽然霹靂一聲，各軍互解，把紛紛擾擾的江山，盡行掃淨，發現一個大明帝國出來！又作驚人筆。原來河北諸將，自相爭戰，無暇顧及南方。那時吳國公朱元璋，蒐集人材，招募兵士，武有徐達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俞通海、李文忠等，文有李善長、劉基、宋濂、葉琛、章溢、王禕等，先略浙東，次平江表，所經各地，秋毫無犯，人心相率歸附，望風投誠。帝王之師，比衆不同。

元廷會遣戶部尚書張昶至江東，授元璋爲江西平章政事，元璋極陳元廷失政，難與共事，說得張昶亦被感動，竟留住元璋營中，願佐戎幕。就是海上魔王方國珍，也因他威德服人，遣使奉書，願獻溫、台、處、元三郡，只陳友諒與張士誠勾結，其抗元璋。士誠遣將呂珍攻入安豐，殺劉福通，拘韓林兒。元璋率徐達、常遇春等，倍道赴援，擊走呂珍，迎林兒歸居潞州。友諒聞元璋救安豐，大興水師，來圍洪都。洪都係龍興改名，元璋留從子文正及偏將劉愈等協守。至友諒進攻，一面率兵備禦，一面飛書告急。元璋親率大兵往援，師至湖口，友諒亦撤圍東行，渡鄱陽湖，至康郎山，遇着元璋軍。元璋督兵死戰，縱火焚友諒舟，友諒大敗，中矢而死。是戰爲朱兵興亡關鍵，因與元史無甚關係，應另詳明史，讀義中，故敘述從略。

友諒驍將張定邊，挾友諒次子陳理，遁還武昌。元璋遣常遇春督軍進攻，自還應天，稱爲吳王，復率軍自擣武昌，降陳理及張定邊，湖廣江西諸郡縣次第盡平。友諒了。

再下令討張士誠，時士誠所據地南至紹興，北有通泰高郵淮安濠泗，直達濟寧，徐達常遇春等奉元璋命，攻取淮安諸路，連敗士誠軍，濠徐宿諸州相繼攻下。又分兵徇浙西，拔湖州嘉興杭州，東入紹興。會韓林兒死，乃除去龍鳳年號。韓林兒建國號吳，立宗廟社稷，復命徐達等進逼平江，士誠固守數月，搜盡力窮，城遂陷沒，執士誠歸應天，士誠自縊死。士誠

方國珍前降元璋，後又據境稱雄，經元璋將湯和廖永忠等，水陸夾攻，國珍乃窮蹙乞降。湯和以國珍歸應天，未幾病歿。國珍

嗣是取福州，拔永平，殺福建平章陳友定，復進徇廣州，降廣東行省左丞何真，誅海寇邵宗懋，各郡縣相繼歸降。連九竄日南朱崖儋耳諸城，亦俱納印請吏，心悅誠服。於是南方大定，吳相國李善長等連表勸進，奉吳王朱元璋爲帝。當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，統明年月日爲元明總攬之界限。行即位禮，國號明，建元洪武。一個禿頭龜尙尊嚴敬到皇帝，可見天下無難事，總教有心人。一班開國功臣，於是日辰刻，簇擁吳王朱元璋，出應天城，先至南郊，祭告天地，由太史官劉基代讀祝文。其文云：

惟大明洪武元年歲次戊申，正月壬辰朔，越四日乙亥，皇帝臣朱元璋，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曰：伏以上天生民，俾以司牧，是以聖賢相承，繼天立極，撫臨億兆，堯舜禪讓，湯武弔伐，行雖不同，受命則一。今胡元亂世，宇宙洪荒，四海有蠶蠻之憂，八方有蛇蝎之禍，羣雄並起，使山河瓜分，寇盜齊生，致乾坤棄滅。臣生於淮河，起自濠梁，提三尺以聚英雄，統一旅而救困苦。託天之德，驅陸軍以破肆毒之東吳；仗天之威，連戰艦以誅梟雄之北漢。因蒼生無主，爲羣臣所推，臣承天之基，卽帝之位，恭爲天吏，以治萬民。今改元洪武，國號大明，仰仗明威，掃盡中原，肅清華夏，使乾坤一統，萬姓咸寧。沐浴虔誠，齋心仰告，專祈默佑，永荷洪庥。尙鑒！

讀祝畢，吳王朱元璋，率羣臣行九叩禮。禮成，乃移就黃輦，南面稱尊。文武百官，及都城父老，揚塵舞蹈，三呼萬

歲。但見天朗氣清，風和景霽，居然現出一番昇平氣象。自是吳王朱元璋便成了明太祖高皇帝。標濟眉目即位後，返都升殿，又受羣臣朝賀，追尊列祖爲皇帝。冊馬氏爲皇后，世子標爲皇太子，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，諸功臣亦進爵有差。

越日卽下詔伐元，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，常遇春爲副將軍，率師二十五萬，卽日北行。大軍由淮入河，直趨山東，勢如破竹，陷沂州，下嶧州，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，迎刃卽解。轉旆河南，入虎牢關，大破元將脫因帖木兒卽驪弟。乘勝攻入汴梁。元將李思齊張良弼等屢接順帝詔勅，令出潼關禦南軍，他偏遷延不發。至明軍已入河南，不得已率兵駐潼關。派人到了，驀忽危矣。不防明軍煞是利害，數日卽至，放起一把大火，將張良弼營兵燒得焦頭爛額。良弼遁去，思齊亦奔還鳳翔。大好一座潼關，被明軍占據去了。

擴廓帖木兒聞思齊等爲明軍所困，乘隙東出，來襲關保額高，兩人不及防備，都被他生擒了去。還要驅兵內犯，險些兒逼入京畿。順帝大恐，忙下詔歸罪太子。復擴廓帖木兒官爵，仍前河南王左丞相，統軍南下，截擊明軍。擴廓乃退屯平陽，逗留不發。

明將徐達已進下衛輝彰德廣平，進次臨清，大會諸將，分道北攻。至德州，復合車長驅。元兵水陸俱潰，遂進陷通州。元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被擒，不屈遇害。元廷大震。順帝無法可施，只得集三宮后妃及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。左丞相失列門暨知樞密院事黑斯官官趙伯顏不花等極力諫阻，順帝不從。伯顏不花慟哭道：「天下係世祖的天下，陛下當以死守，奈何輕出？臣願率軍民出城拒戰，請陛下固守京都。」元未有此宦官，可謂庸中佼佼。順帝尙是沈吟，偏偏警信又到，報稱明軍將抵京城。那時順帝手忙腳亂，急令后妃太子等收拾行裝，一面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，以慶童爲左丞相，同守京師。挨過黃昏，便挈后妃太子等開健德門北去，待明軍抵齊化門，都中已倉皇萬狀。淮王率着殘兵，守禦數日，那裏當得住百戰百勝的明軍。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，明軍入城，淮王帖

木兒不花，左丞相慶童，及右丞相張康伯，平章政事迭兒必失，朴賽因不花，御史中丞滿川，都路總管郭允中，皆死。不該死事之臣。元亡統計元自太祖開國至順帝北奔，共一百六十二年。自世祖混一中原，至順帝亡國，只八十九年。

徐達督諸軍入城後，禁士卒侵暴，封府庫及圖籍寶物，令指揮張勝監守宮門，不得妄入。吏民安堵，市肆無驚，當下露布告捷。由太祖傳旨獎賞，并命出師西路，徐達復率常遇春等入山西，逐獮帖木兒，順道趨關中，降李思齊等。尋聞元兵猶出沒塞外，乃趨還燕都，准備北伐。至洪武二年，出師拔開平，元帝奔和林，三年復北伐，元帝奔應昌。未幾元帝逝世，元人謚爲惠宗。明太祖以元帝順天退位，謚爲順帝。明軍又進克應昌，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倉猝北竄，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等不及隨行，皆被獲。未知奇后亦受擒否。送至應天，明太祖下詔特赦，且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。元參政劉益亦以遼陽降，朔漠又定，頒詔天下。四年，復遣湯和傅友德進軍四川，時明玉珍已死，子昇襲位，發兵拒敵，屢戰屢敗，沒奈何面縛輿櫬，出降軍前。明玉珍父子又了。明太祖封爲歸義侯。於是蕩蕩中華，盡入大明。元史演義，可從此告終了。惟還有一段尾聲，不能不補敘出來，歸結全書正傳。

先是西域分封，共有四國，自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併有窩闊台汗地，却成了鼎足三分。應二十二回。也先不花死後，國勢漸衰，至元順帝至正十九年，察合台後裔特庫爾克嗣位，復簡閱軍馬，征服叛亂，麾下有屬酋帖木兒，係蒙古疎族，強健善戰，所向有功。特庫爾克死，子愛里阿司嗣，與帖木兒不協。帖木兒遂佔據中央亞細亞，自行建國，奠都撒馬兒罕。嗣復逐愛里阿司，併有察合台汗國全土。適伊兒國汗亞爾巴孔，係旭烈兀弟阿里不哥遺孫。庸弱不振，部下多分據獨立，互爭不已。帖木兒又代爲討平，乘勢佔領兩國併合爲一。只有一欽察汗國，與他抗衡。欽察汗統轄阿羅思各部，威振西方。拔都遠孫月即別汗及子札尼別汗二代，驅役阿羅思諸侯，氣餒尤盛。莫斯科大公宜萬一世，最得欽察汗信任，藉勢營殖，後來俄羅斯肇興，實基於此。札尼別死，篋弒相繼，國又大亂，阿羅思諸侯亦各圖分

立。帖木兒引軍入援，鎮定全境，扶立脫克達米昔，爲欽察汗。及帖木兒還軍，脫克達米昔別圖拓地，侵入帖木兒境內。帖木兒怎肯下休，即親率大軍問罪，逐去脫克達米昔，另立一汗，叫作可里的克。表面上令他管轄，實際上仍歸自己節制，彷彿近今國際法上，所稱的被保護國。

帖木兒既併吞西域，復南略印度，侵母兒坦，陷蘇爾黑。旋因突厥遺種阿斯曼國，即今土耳其國。部長名巴賈塞，連結阿非利加洲的埃及國，夾擊帖木兒屬地。帖木兒即還軍拒戰。一戰破埃及軍，再戰擒巴賈塞，略定小亞細亞全境。兵威大震，遂招集蒙古各王族，大舉而東，竟欲規復中原。混一區宇，仍追效那元太臘的雄圖。元世祖的宏業，無如天已厭元，不使再振。這位大名鼎鼎的帖木兒，竟中道病亡，未損明朝片土。此事已在永樂年間，他日演述明史，再當詳細交代。本書至元亡爲止，不過應二十四回，及三十二回中，曾敘及西域四汗國事，若非補入此段，反似上文虛懸，無所歸結。看官如嫌簡略，請看日後出版的明史演義，自知分曉。小子欲就此擱筆，惟尚有俚句四首，錄述于後，作爲全書的總束，看官不要謂我畫蛇添足哩！詩曰：

開疆容易守疆難，文治無聞運已殘。  
八十九年元社稷，徒留戰史付人看！  
累朝佞佛太無知，釋子居然作帝師。  
果有如來應一笑，百年幻夢被僧欺。  
到底華夷俗不同，上添下亂竟成風。  
濛梁幸有真人出，纔把腥羶一掃空。  
大好江山付劫灰，前車已覆後車來。  
須知殷鑒原非遠，試看全書六十回。

本回爲結束文字，故於元末各將帥，及東南諸寇盜，一齊敘過，如風掃殘雲，倏然而盡。至後段述及四汗國事，亦隨敘隨略，傳所謂其興也勃，其亡也忽者，文境殆似之矣。或謂如許大事，一回了畢，究嫌太簡，不知宋明之平定南方，應屬諸明史中，細評中已屢次說明。至若帖木兒之奄有西域，亦在元亡後數十年間，必欲于此詳述，試問元明兩代，將從何處分界耶？故宜詳者不顯其煩，宜簡者不嫌其略，著書人固自有深意也。



